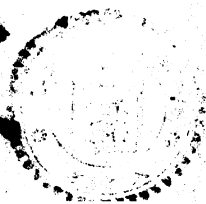


曾國藩名言類鈔

- | | | |
|----|----|----|
| 5. | 3. | 1. |
| 治政 | 治家 | 治身 |
| 6. | 4. | 2. |
| 治軍 | 治世 | 治學 |

上海啓智書局印行



曾國藩先生像



曾文正公名言類鈔序

(即曾國藩)

曾文正公之爲人，說舊，不能夠入於孔孟之林；說新，又不能夠入於馬克思恩格斯之列，而我們現在要把他說的話，恭而且敬的又選抄下來，並且還要把它分門別類的加以編製，名之爲：「名言類鈔，要想使國人，——官吏以至平民，老人以至青年，守舊者以至維新者，——大家精心的去閱讀，誠心的去摹倣，定不免要令人異。但我們也有相當的理由。我們覺得：無論是民治也罷，革命也罷，以言於個人，總不能沒有一種高尚的人格，偉大的精神，以言於爲政，總不能不顧全人民的休咎，國家的利害。曾國藩氏在這兩方面，不但有原則的確立，而且有具體的，切於事際的方法宣示。我們要修養人格，他是我們的嚴師：我們要負擔政治使命，他又是我們的南針。

他在修身方面，平日用以自勵者，共有以下數點：

- 一、平淡 他說：「凡人我之際，須看得平；功名之際，須看得淡，庶幾胸懷日闊。」
 - 二、耐煩 他說：「遇棘手之際，須從耐煩二字痛下功夫」。
 - 三、樸實 他說：「天下事，那一件不是樸實做成，那一件不是機巧弄壞。」
- 又說：「將領之浮滑者，一遇危險之際，其神情之浮動，足以搖動軍心；其言詞之圓滑，足以淆亂是非，……專從危難之際，默察樸拙之人，則庶幾矣。」
- 四、忠誠 他說：「一縣之人，征伐徧於十八行省，近古未嘗有也。……然而前者覆

亡，後者繼往……而不悔者何哉？……亦由前此死事諸君子者爲之倡，忠誠所感，氣機鼓動，而不能自己也。君子之道，莫大乎以忠誠爲天下倡。」又說：「馭將之道，最貴推誠，不貴權術」。

此外於愛人，克己，勤儉，廉明，改過不吝，虛懷若谷諸德，無不兢兢業業，躬行實踐。這平淡耐煩等等德性，看起來固極容易，但事實上有幾個人能夠做到，尤其晚近，個人主義蔓延了全國，朝野上下，大家相感召者，都不外投機取巧，姦僞變詐，貪污風行，驕奢成習，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，那裏去找像曾國藩氏這樣的呆子人物。然而在此舉世溷濁之際，所急急需要者，亦即此類呆子人物，否者，國固不國，人民又何能不「老弱轉於溝壑，壯者散而爲匪」！

曾氏說：

「今日百廢莫舉，千瘡並潰，無可收拾，獨賴此耿耿精忠之寸衷，與斯民相對於骨嶽血淵之中，冀其塞絕橫流之人欲，以挽回歷亂之天心，庶幾萬一有補。不然，但就時局而論之，則滔滔者吾不知其所以也」。

現在，我們再來說一說曾氏在政治方面之貢獻。

第一、挽回頹風。他說：「君子之道，莫大乎忠誠，爲天下倡。世之亂也，上下縱於亡等之欲，姦僞相吞，變詐相角，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，畏難避害，曾不肯捐絲毫之力，以拯天下。得忠誠者起而矯之，……由是衆人效其所爲，亦皆以苟活爲羞，以避事爲

恥。嗚呼，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羣倫，歷九州而勸大亂，非拙且誠者之效歟！？」

第二、作育人材。薛福成評曾氏，嘗說：「曾國藩……平日持議，常謂天下至大，事變至殷，決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維持，故其振拔幽滯，宏獎人材，尤屬不遺餘力。」至其作育之方，則分（一）激勵，（二）保育，（三）磨練，（四）博訪，（五）知人善任，（六）賞罰嚴明。

第三、改良軍紀。對於軍旅的訓練，他的惟一原則就是要使軍士由不擾民，而愛民，而與人民合作。不擾民，就是軍官異於匪，官軍優於匪的標記，否者與匪無別，何以博得人民之同情，又何能取得人民之合作。

第四、整飭吏治。薛福成說：「政治之要，莫先於察吏。……曾國藩集思廣益，手定章程，期可行之經久。勸農課桑，修文興教，振窮戢暴，獎廉去貪，不數年間，民氣大蘇，而官場浮滑之習，亦爲之一變。」至其清吏之方，可引其州縣委員兩誡原則爲證。在州縣誡中，分「治署內以端本，明刑法以清訟，重農商以厚生，崇儉樸以養廉」四點。在委員誡中，分：「習勤勞以盡職，崇儉約以養廉，勤學問以廣才，戒傲惰以正俗」四點。

以上不過就其要者大者而言，已足見其爲現狀下對症的良藥了。就挽回頹風一點來說，今之人，只知推波助浪，與世浮沈，幾個拿出人格來感化人呢！至於作育人材，更不要去說。一登龍門，身價十倍，親戚故舊，彈冠相慶，又有何人想到人才的博訪，保育，激勵和磨練呢！此外，如軍紀的改良，吏治的整飭，沒有那一樣不是痛切時弊。

曾國藩氏，因為有上述各種偉大的貢獻，當然值得我們去尊敬，去做效，所以節錄嘉言，編製成箴，不能說不是有益於人心及世道，有補於國家或民族的一件事。是爲序。

新式
標點
曾國藩名言類鈔

治身

師友夾持，雖懦夫亦有立志。予思朱子言：「爲學譬如熬肉，先須用猛火煮，然後用慢火溫。」予生平工夫，全未用猛火煮過，雖略有見識，乃是從悟境得來；偶用功，亦不過優游玩索已耳。如未沸之湯，遽用慢火溫之，將愈煮愈不熟矣！

君子之立志也；有「民胞物與」之量，有「內聖外王」之業，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，不愧爲天地之完人。故其爲憂也；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爲憂也，以德不修，學不講爲憂也。是故「頑民梗化」則憂之，「蠻夷猾夏」則憂之，「小人在位」「賢才否閉」則憂之，「匹夫匹婦不被己澤」則憂之；所謂「悲天命而憫人窮」此君子之所憂也。若夫一身之屈伸，一家之飢飽，世俗之榮辱得失，貴賤毀譽，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。

余向來有無恆之弊，自此次寫日課本子起，可保終身有恆矣！蓋明師益友，重重夾持，能進不能退也！

士人讀書，第一要有志，第二要有識，第三要有恆。有志，則斷不甘爲下流；有識，則知學問無盡，不敢以一得自足，如河伯之觀海，如井蛙之窺天，皆無見識也；有恆，則斷無不成之事。此三者，缺一不可；諸弟此時，惟有識不可以驟幾。至於有志，有恆，則諸弟勉

之而已！

凡盛衰在氣象：氣象盛，則雖飢亦樂；氣象衰，則雖飽亦憂。今我家方全盛之時，而賢弟以區區數百金爲極少，不足比數；設以賢弟處楚善寬五之地，或處葛熊二家之地，賢弟能一日以安乎？凡遇之豐齋順舛，有數存焉；雖聖人不能自爲主張。天可使吾今日處豐亨之境，即可使吾明日處楚善寬五之境。君子之處順境，兢兢焉常覺天之過厚於我，我當以所餘補人之不足；君子之處齋境，亦兢兢焉常覺天之厚於我——非果厚也，以爲較之尤齋者，而我固已厚矣。——古人所謂「境地須看不如我者」此之謂也。來書有「區區千金」四字，其毋乃不知天之已厚於我兄弟乎？兄嘗觀易之道，察盈虛消長之理，而知人不可無缺陷也；日中則昃，月盈則虧，天有孤虛，地闕東南；未有常全而不缺者。剝也者，復之幾也，君子以爲可喜也；夬也者，垢之漸也，君子以爲可危也。是故旣吉矣，則由吝以趨於凶，旣凶矣，則由悔以趨於吉。君子但知有悔耳；悔者，所以守其缺，而不敢求全也。小人則時時求全；全者旣得，而吝與凶隨之矣。衆人常缺而一人常全，天道屈伸之故，豈若是不公平乎？今吾家椿萱重慶，兄弟無故，京師無比美者，亦可謂至萬全者矣；故兄但求缺陷，名所居曰：「求缺齋。」蓋求缺於他事，而求全於堂上，此則區區之至願也；家中舊債不能悉清，堂上衣服不能多辦，諸弟所需不能一給，亦求缺陷之義也。內人不明此意，時時欲置辦衣服，兄亦時時教之；今幸未全備，待其全時，則吝與凶隨之矣。此最可畏者也！賢弟夫婦訴怨於房闈之間，此是缺陷；吾常常思所以彌其缺，而不可盡給其求。蓋盡給，則漸幾於全矣。吾弟聰明

絕人，將來見道有得，必且肆余之言也。

凡仁心之發，必一鼓作氣，盡吾力之所能爲；稍有轉念，則疑心生，私心亦生，疑心生則計較多，而出納吝矣；私心生，則好惡偏，而輕重乖矣。

五箴

少不自立，在苒遂洎今茲；蓋古人學成之年，而吾碌碌尙如斯也。不其戚矣！繼是以往，人事日紛，德慧日損，下流之赴，抑又可知！夫痰疾所以益智，逸豫所以亡身；僕以中材而履安順，將欲刻苦而自振拔。諒哉！其難之與？作五箴以自創云：

立志箴

煌煌先哲，彼不猶人；藐焉小子，亦父母之身。聰明福祿，予吾者厚哉！棄天而伏，是及凶災；積悔累子，其終也已！往者不可追，請從今始；荷道以躬，與之以言。一息尙活，永矢弗諼！

居敬箴

天地定位，二五胚胎；鼎焉作配，實曰「三才」。儼恪齋明，以凝汝命；汝之不莊，伐生伐性。誰人可慢？何事可弛？弛事者無成，慢人者反爾；縱彼不反，亦長吾驕。人則下汝，天罰昭昭！

主敬箴

齋宿日觀，天鷄一鳴；萬籟俱息，但聞鐘聲。後有毒蛇，前有猛虎；神定不懼，誰敢余

悔？豈伊避人，日對三軍；我慮則一，彼紛紛。馳騫字生，曾不自主；今其老矣，殆擾擾以終古！

謹言箴

巧語悅人，自擾其身；閒言送日，亦擾汝神。解人不誇，誇者不解；道聽途說，智笑愚駭。駭者終明，謂汝實欺；笑者鄙汝，雖矢猶疑。尤悔既叢，銘以自攻；銘而復蹈，嗟汝既耄！

有恆箴

自吾識字，百歷泊茲；二十有八載，則無一知。曩以所忻，閱時而鄙；故者既拋，新者旋徙。德業之不當，日爲物牽；爾之再食，曾未聞或愆。黍黍之增，久乃盈斗；天君司命，敢告馬走。

養身要言——癸卯入蜀道中作——

一陽初動處，萬物始生時；不藏怒焉，不宿怨焉。

(右「仁」所以養肝也)

內而整齊思慮，外而敬慎威儀；泰而不驕，威而不猛。

(右「體」所以養心也)

飲食有節，起居有常；作事有恆，容止有定。

(右「信」所以養脾也)

擴然而大公，物來而順應；裁之吾心而安，揆之天理而順。

(右「養」所以養肺也)

心欲其定，氣欲其定；神欲其定，體欲其定。

(右「智」所養腎也)

大抵第一要除驕傲氣習；中無所有，而夜郎自大，此最壞事。

吾人只有進德，修業，兩事靠得住：進德，則孝弟仁義是也；修業，則詩文作字是也。此二者，由我作主；得尺，則我之尺也，得寸，則我之寸也。今日進一分德，便算積了一升穀；明日修一分業，又算餘了一文錢。德業並增，則家私日起。至於功名富貴，悉由命定，絲毫不能自主。

早遲之際，時刻皆有前定。盡其在我，聽其在天，萬不可稍生妄想！

今折受黜，未免憤怨；然及此正可因心積慮，大加「臥薪嘗膽」之功，切不可因憤廢學。愧奮直前，有破釜沉舟之志，則遠遊不負；若徒悠悠因循，則近處儘可度日。何必遠行百里外哉？

人苟能自立志，則聖賢豪傑，何事不可爲，何必借助於人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；我欲爲孔孟，則日夜孜孜，惟孔孟之是學，人誰得而禦我哉？若自己不立志，則雖日與堯舜禹湯同住，亦彼自彼，我自我矣；何與於我哉？

吾人爲學，最要虛心。嘗見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，動謂人不如己。見鄉墨，則

罵鄉墨不通；見會墨，則罵會墨不通；既罵房官，又罵主考；未入學者，則罵學院。平心而論，己之所爲詩文，實亦無勝人之處；不特無勝人之處，而且有不堪對人之處；只爲不肯反求諸己，便都見得人家不是。既罵考官，又罵同考而先得者。傲氣既長，終不進功，所以潦倒一生，而無寸進也！

當名士者，鄙科名爲糞土，或好作詩古，或好講考據，或好談理學，囂囂然自以爲壓倒一切矣；自識者觀之，彼其所造，曾無幾何，亦足發一冷笑而已！故吾人用功，力除傲氣，力戒自滿，毋爲人所冷笑，乃有進步也。

此次升官，尤出意外；日夜恐懼修省，實無德足以當之。諸弟遠隔數十里外，必須匡我之不逮，時時寄書規我之過；務使累世積德，不自我一人而墮，庶幾持盈保泰，得免速致顛危。諸弟能常進箴規，則弟即吾之良師益友也！而諸弟亦宜常存敬畏，勿謂有家人作官，而遂敢於侮人；勿謂已有文學，而遂敢於恃才傲人。常存此心，則是載福之道也。

若非道義可得者，則不可輕易受金。要做好人，第一要從此處下手，能令鬼服神欽，則自然識日進，氣日剛；否則不覺墮入卑汗一流，必有被人看不起之日，不可不慎！諸弟現處極好之時，家事有我一人擔當，正好做個光明磊落，神欽鬼服之人；名聲既出，信義既著，隨便答言，無事不成，不必愛此小便宜也。

無故而怨天，則天必不許；無故而尤人，則人必不服。感應之端，自然隨之。

凡遇牢騷欲發之時，則反躬自思：吾果有何不足，而蓄此不平之氣？猛然內省，決然去

之，不惟平心謙抑，可以早得科名；亦且養些和氣，可以消滅病患。

吾惟盡一分心，作一日事；至於成敗，則不能復計較矣！

不能威猛，由於不能精明；事事被人欺侮，故人得而翫易之也。

諸弟不好收拾潔淨，比我尤甚，此是敗家氣象；嗣後務宜細心收拾。卽一紙一縷，竹頭木屑，皆宜檢拾伶俐，以爲兒姪之榜樣。一代疎懶，二代淫佚，則必有晝睡夜坐，吸食鴉片之漸矣！以後勤者愈勤，懶者痛改，莫使子姪學得怠惰樣子。至要！至要！子姪除讀書外，勑之掃屋抹桌凳，收糞鋤草，是極好之事，切不可爲有損架子而不爲也。

處茲大亂未平之際，惟當藏身匿迹，不可稍露圭角於外。至要！至要！古人云：『勞則善心生，佚則淫心生。』孟子云：『生於憂患，死於安樂。』吾慮爾之過於佚也。

世家子弟，最易犯一「奢」字，「傲」字。不必錦衣玉食，而後謂之奢也；但使皮袍呢褂，俯拾卽是，輿馬僕從，習慣爲常，此卽日趨於奢矣！見鄉人則嗤其樸陋，見雇工則頭指氣使，此卽日習於傲矣！書稱：「世祿之家，鮮克由禮。」傳稱：「驕，奢，淫，佚，寵祿過也。」京師子弟之壞，未有不由於「驕」「奢」二字者，爾弟與諸弟其戒之。至囑！至囑！

蓋凡帶勇之人，皆不免稍肥私橐；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，但求我身不苟取，以此風示僚屬。

講闊大者，最易混入散漫一路；遇事顛頂，毫無條理；雖大亦奚足貴？等差不紊，行之

可久，斯則器局宏大，無有流弊者耳！

肝鬱最易傷人，余生平受累以此，宜和易以調之也。

各處寫信，自不可少；辭氣須不亢不卑，平穩愜適。余生平以懶於寫信，開罪於人，故願弟稍變塗轍。

宜以真心相向，不可常懷智術，以相迎距。凡人以偽來，我以誠往，久之，則偽者亦共趨於誠矣。

一味渾厚，絕不發露；將來養得純熟，身體也健旺，子孫也受用；無慣習機械變詐，恐愈久而愈厚耳。

凡人作一事，便須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，首尾不懈。不可見異思遷，做這樣，想那樣，坐這山，望那山；人而無恆，終身一無所成。我生平坐犯無恆的弊病，實在受害不小；當翰林時，應留心詩字，則好涉獵他書，以紛其志；讀性理書時，則雜以詩文各集，以岐其趨。在六部時，又不甚實力講求公事；在外帶兵，又不能竭力專治軍事，或讀書寫字，以亂其志。坐是垂老，而百無一成！即水軍一事，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，弟當以為鑒戒。現在帶勇，即埋頭盡力，以求帶勇之法；早夜孳孳，日所思，夜所夢，舍帶勇以外，則一概不管；不可又想讀書，又想中舉，又想做州縣，紛紛擾擾，千頭萬緒，將來又蹈我之覆轍，百無一成，悔之晚矣！

身體雖弱，卻不宜過於愛惜；精神愈用則愈出，陽氣愈提則愈盛。每日作事愈多，則夜

間臨睡愈快活；若存一愛惜精神的意思，將前將卻，奄奄無氣，決難成事。

吾自信亦篤實人，只爲閱歷世途，飽更事變，略參些機權作用。把自家學壞了！實則作用萬不如人，徒惹人笑，教人懷憾，何益之有？近日憂居猛省，一味向平實處用心，將自家篤實的本質，還我真面，復我固有；賢弟此刻在外，亦急須將篤實復還，萬不可走入機巧一路，日趨日下也。縱人以巧詐來，我仍以含渾應之，以誠愚應之；久之，則人之意也消。若鉤心鬥角，相迎相距，則報復無已時耳！至於強毅之氣，決不可無；然強毅與剛愎有別。古語云：『自勝之謂強。』曰「強制，」曰「強恕，」曰「強爲善，」皆自勝之義也。如不慣早起，而強之未明即起；不慣莊敬，而強之尸坐立齋；不慣勞苦，而強之與士卒同甘苦，強之勤勞不倦，是即強也。不慣有恆，而強之貞恆；即毅也。舍此而求，以客氣勝人，是剛愎而已矣！二者相似，而其流相去霄壤。不可不察！不可不謹！

余生平之失，在志大而才疎，有實心而乏實力；坐是百無一成。

弟年紀較輕，精力略勝於我；此際正宜提起全力，早夜整刷。昔賢謂：『宜用猛火煮，漫火溫。』弟今正用猛火之時也。

凡人爲一事，以專而精，以紛而散。荀子稱：『耳不兩聽而聰，目不兩視而明。』莊子稱：『用志不紛，乃凝於神。』皆至言也！

古來言凶德致敗者，約有二端：曰，長傲；曰，多言。丹朱不肖，曰傲，曰嚚訟，即多言也；歷觀名公鉅卿，多以此二端敗家喪身。余生平頗病執拗，德之傲也；不甚多言，而筆

下亦略近平語。靜中默省魯尤，我之處處獲戾，其原不外此二者。凡傲之凌物，不必定以言語加人；有以神氣凌之者矣，有以面色凌之者矣。稍有英發之姿，面色間有蠻很之象，最易凌人。凡中心不可有所恃；心有所恃，則達於面貌。只宜抑然自下，一味言忠信，行篤敬，庶幾可以遮護舊失，整頓新機；否則人皆厭薄之矣！

「長傲」多言」二弊，歷觀前世卿大夫興衰，及近日官場所以致禍福之由，未嘗不視此二者爲樞機，故願與諸弟共相鑑誡。第能懲此二者，而不能勤奮以圖自立，則仍無以興家而立業；故又在乎振刷精神，力求「有恆。」以改我之舊轍，而振家之丕基。

溫弟丰神較峻，與兄之亢直簡澹，雖微有不同；而其難於諧世，則殊途而同歸，余常用爲慮。大抵胸多抑鬱，怨天尤人，不特不可以涉世，亦非所以養德；不特無以養德，亦非所以保身。中年以後，則肝腎交受其病，蓋鬱而不暢，則傷木，心火上燦，則傷水；余今日之目疾，及夜不成寐，其由來不外乎此，故於兩弟，時時以「平和」二字相勗，幸勿視爲老生常談，至要！至要！

精神愈用而愈出，不可因身體素弱，過於保惜；智慧愈苦而愈明，不可因境遇偶拂，遽爾摧沮。

日慎一日，以求其事之濟；一懷焦憤之念，則恐無成耳。千萬忍耐！「久而敬之」四字，不特處朋友爲然；卽凡事亦莫不然。至囑！

達生編六字訣，有時可施之行軍者，戲書以佐吾弟之莞爾！余向來雖處順境，寸心每多

沈悶鬱抑，在軍中尤甚。此次專求怡悅，不復稍存鬱損之懷，視初爻所謂「裕无咎」者也。望吾弟亦從「裕」字上打疊，此心安安穩穩。

吾生平頗講求「惜福」二字之義。近來補藥不斷，且菜蔬亦較奢，自媿享用太過；然亦體氣太弱，不得不爾！

家中後輩子弟體弱，學射最足保養；起早，尤千金妙方，長壽金丹也。

此總以戒酒爲第一義。起早亦養身之法，且係保家之道；從來早起之人，無不壽高者。吾近有二事法祖父：一曰，起早；二曰，勤洗脚；似於身體大有裨益。

天下古今之庸人，皆以一「惰」字致敗；天下古今之才人，皆以一「傲」字致敗。

十月二十八早侍祖父星岡公於階前，請曰：「此次進京，求公教訓。」星岡公曰：「爾的官是做不成的；爾的才是好的。但不傲。」滿招損，謙受益。「爾若不傲，更好全了。」遺訓不遠，至今尙如耳提面命。今吾謹述此語，誥誡兩弟，總以除「傲」字爲第一義。唐虞之惡人，曰，丹朱傲，曰，象傲。桀紂之無道，曰，強足以拒諫，辨足以飾非；曰，謂己有天命，謂敬不足行，皆傲也。吾自八年六月再出，卽力戒「惰」字，以傲無恆之弊；近來又力戒「傲」字。昨日徽州未敗之前，次青心中不免有自是之見；既敗之後，余益加猛省。大約軍事之敗，非「傲」卽「惰」，二者必居其一。巨室之敗，非「傲」卽「惰」，二者必居其一。

澤兒雖體弱，而保養之法，亦惟在慎飲食，節嗜欲；斷不在服藥多也。

天地間惟「謙謹」是載福之道；驕則滿，滿則傾矣！凡動口動筆，厭人之俗，嫌人之鄙，議人之短，發人之覆，皆驕也；無論所指，未必果當，即使一切當，已爲天道所不許。吾家子弟，滿腔驕傲之氣，開口便道人短長，笑人鄙陋，均非好氣象。賢弟欲戒子姪之驕，先須將自己好議人短，好發人覆之習氣，痛改一番，然後令後輩事事警改。欲去「驕」字，總以不輕非笑人爲第一義；欲去「惰」字，總以不晏起爲第一義。弟能謹守星岡公之八字（考寶早掃書蔬魚豬，）三不信（不信僧道，不信醫藥，不信地仙；）又謹記愚兄之去驕，去惰，則家中子弟，日趨於恭謹而不自覺矣！

余自咸豐三年冬以來，久已以身許國，願死疆場，不願死牖下，本其素志。近年在軍辦事，盡心竭力，毫無愧怍；死即瞑目，毫無悔憾！

凡目能見千里而不能自見其睫；聲音笑貌之拒人，每苦於不自見，苦於不自知。

外間指摘吾家昆弟過惡，吾有所聞，自當一一告弟；明責婉勸，有則改之，無則加勉，豈宜祕而不宣？

衆口悠悠，初不知其所自起，亦不知其所由止。有才者忿疑謗之無因，而悍然不顧，則謗且日騰；有德者畏疑謗之無因，而抑然自修，則謗亦日熄。吾願弟等之抑然，不願弟等之悍然；願弟等敬聽吾言，手足式好，同禦外侮，不願弟等各逞己見，於門內計較雌雄，反忘外患。至阿兄忝竊高位，又竊虛名，時時有顛墜之虞。吾通閱古今人物，似此名位權勢，能保全善終者極少。深恐吾全盛之時，不克庇蔭弟等；吾顛墜之際，或致連累弟等。惟於無事

時常以危言苦詞，互相勸誡，庶幾免於大戾。

治心，以「廣大」二字爲藥；治身，以「不藥」二字爲藥。

危急之際，莫靠他人，專靠自己，乃是穩者。

傷寒而反覆者，每以服藥致誤；服補藥則更易誤。欲求病之有轉機，弟須堅持不復服藥。今年吳彤雲之病，余堅持不服藥之說，果得痊愈，雖不可一概而施，然亦可見病情反覆之時，惟不服藥，而症乃有定象也。

肝氣旺，最易傷人。余兄弟皆稟母體，本難強制；然不可不以靜坐制之。

余漸衰老，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；但強自禁制，降伏此心，釋氏所貴降龍伏虎。龍，卽相火也；虎，卽肝氣也。多少英雄豪傑，打此兩關不過，亦不僅余與弟爲然。要在稍稍遏抑，不令過熾；降龍以養水，伏虎以養火。古聖所謂窒慾，卽降龍也；所謂懲忿，卽伏虎也，釋儒之道不同，而其節制血氣，未嘗不同，總不使吾之嗜欲，害吾之軀命而已。至於「倔強」二字，卻不可少。功業文章，皆須有此二字貫注其中；否則柔靡不能成一事。孟子所謂「至剛」，孔子所謂「貞固」，皆從倔強二字做出。吾兄弟皆稟母德居多，其好處亦正在「倔強」。若能去忿慾以養體，存倔強以勵志，則日進無疆矣。

弟病在水不能生木，余亦夙有此疾，非藥物所能爲力。每日無論如何怕忙，總須略有抽閒之時，靜坐，或渴睡，或散步，火不動，則水得所養矣。

心肝兩家之病，究以自養自醫爲主，非藥物所能爲力。今日偶過裱畫店，見弟所寫對

聯，光彩煥發，精力似甚完足。若能認真調養，不過焦灼，必可漸漸復元。

何必全克而後爲美名哉？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哉？如弟必不求助於人，遷延日久，肝愈燥，脾愈弱，必成內傷；兄弟二人，皆將後悔。不如及今決計，不著痕跡。

弟以倔強之性，值久勞仰鬱之後，一見親人，泣涕一場，大鬧一場，皆意中所有之事；然爲涕爲鬧，皆可以發摠積鬱，皆可以暗調肝疾。

弟近年於阿兄忿激之時，輒以嘉言勸阻；卽弟自發忿激之際，亦能有發有收，以此卜弟之德器不可限量，後福當亦不可限量。大抵任天下之大事以氣；氣之忿積於中者厚，故倔強之極，不能不流爲忿激。以後吾兄動氣之時，彼此互相勸誡，存其倔強而去其忿激斯可耳。

古來豪傑，吾家祖父教人，以「懦弱無剛」四字爲大恥；故男兒自立，必須有倔強之氣。惟數萬人困於堅城之下，最易暗銷銳氣；弟能養數萬人之剛氣而久不銷損，此是過人之處，更宜從此加功。

古人稱立德，立功，立言爲三不朽。立德最難；自周漢以後，罕見以德傳者。立功如蕭曹房杜郭李韓岳；立言如馬班韓歐李杜蘇黃，古今曾有幾人？吾輩所可勉者，但求盡吾心力之所能及，而不必遽希千古萬難攀躋之人。弟每取立言之萬難攀躋者；而將立功中之稍次者，一概抹殺。是孟子「鉤金與羽，食重禮輕」之說也。烏乎可哉？不若就現有之功，而加之以讀書養氣，小心大度，以求德日進，言日醇。譬如築室，譬之立功，弟有絕大基址，絕好結構；以後但加裝修工夫，何必汲汲皇皇，茫若無主乎？

弟肝氣未痊，全靠自己以心醫之。弟若不知自愛，懊怒不已，剝喪元氣，則真太愚矣！濕毒因太勞之故，肝疾則沅心太高之故。立此大功，成此大名，而猶懷鬱鬱，天下何一乃爲快意之事？何年乃是快意之時哉？

凡後天以脾爲主；脾以穀氣爲本，以有信爲用。望兩弟常告鼎三，每日多吃飯粥，少吃雜物。無論正餐及點心，守定一個時辰，日日不差。若有小小病症，堅守星岡公之教，不輕服藥。

吾閱歷極久，但囑家中老幼，不輕服藥；尤不輕服尅伐之藥，卽是善於養生之道。

養生之法，約有五事：一曰，眠食有恆；二曰，懲忿；三曰，節慾；四曰，每夜臨睡洗脚；五曰，每日兩飯後，各行三千步。懲忿，卽余篇中所謂「養生以少惱怒爲本」也。眠食有恆，及洗脚二事，星岡公行之四十年，余學行七年矣。飯後三千步，近日試行，自矢永不间断。弟從前勞苦太久，年近五十，願將此五事立志行之。

謂自強者每勝一籌，則余不甚深信。凡國之強，必須多得賢臣，凡家之強，必須多出賢子弟；此亦關乎天命，不盡由於人謀。至一身之強，則不外乎北宮黝孟施舍曾子三種。孟子之「集義而慊」，卽曾子之「自反而縮」也。惟曾孟與孔子告仲由之強，略爲可久可常，此外圖智圖力之強，則有因強而大興，亦有因強而大敗。古來如李斯曹操董卓楊素，其智力皆橫絕一世，而其禍敗亦迥異尋常；近世如陸何蕭陳，皆予知自雄，而俱不保其終。故吾輩在白修處求強則可；在勝人處求強則不可。若專在勝人處求強，其能強到底與否，尙未可知；

即使終身強橫安穩，亦君子所不屑道也！

余現在調養之法，飯必精鑿，蔬菜以肉湯羹之；鷄鴨魚羊豕，炖得極爛；又多辦醬菜，鹹菜之屬。以爲天下之至味大補，莫過於此。孟子及禮記所載養老之法，事親之道，皆不出乎此。豈古之聖賢皆愚，必如後世之好服參茸燕菜魚翅海參，而後爲智耶？

因心橫慮，正是磨鍊英雄，玉汝於成。李申夫嘗謂余慍氣，狃不說出，一味忍耐，徐圖自強。因引諺曰：「好漢打脫牙，和血吞。」此二語，是余生平敲牙立志之訣。余庚戌辛亥間，爲京師權貴所唾罵；癸丑甲寅，爲長沙所唾罵；乙卯丙辰，爲江西所唾罵；以及岳州之敗，靖江之敗，湖口之敗。蓋打脫牙之時多矣，無一次不和血吞之。

來信每怪運氣不好，便不似好漢聲口；惟有一字不說，敲定牙根，徐圖自強而已。辛苦半身，不肯於老年博一取巧之名，巧被人竊笑也。

申甫所謂「好漢打脫牙，和血吞；」星岡公所謂「有福之人善退財，」真處逆境者之良法也。弟求兄隨時訓示申儆，兄自問近年得力，惟有一「悔」字訣。

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，可屈可伸，可行可藏，又每見得人家不是。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，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。故自戊午至今九載，與四十歲以前，迥不相同。大約以能立能達爲體，以不怨不尤爲用。立者，發奮自強，站得住也；達者，辦事圓融，行得通也。吾九年以來，痛戒無恆之弊，看書寫字，從未間斷，選將練兵，亦常留心。此皆自強能立功夫。奏疏公牘，再三斟酌，無一過當之語，自誇之詞。此皆圓融

能達工夫。至於怨天，本台所不敢；尤人，則常不能免。亦皆隨時強詞，而克去之。弟若欲自儆惕，似可學阿兄丁戊二年之悔，然後痛下鍼砭，必有大進。「立達」二字，吾於己未年曾寫於弟之手卷中，弟亦刻刻思自立自強；但於能達處，尙欠體驗，於不怨尤處，尙難強制。吾信中言，皆隨時指點，勸弟強制也。

趙廣漢本漢之賢臣，因星變而劾魏相，後乃身當其災，可爲殷鑒。默存一悔字，無事不可挽回也。

袁了凡所謂「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，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。」另起鐘龜，重開世界；安知此兩番之大敗，非天之磨鍊英雄，使弟大有長進乎？諺云：「吃一塹，長一智。」吾生平長進，全在受挫折之時。務須敵牙勵志，蓄其氣而長其智，切不可茶然自餒也！

朱子嘗言：「悔字如春，萬物蘊蓄初發；吉字如夏，萬物茂盛已極；吝字如秋，萬物始落；凶字如冬，萬物枯凋。」又嘗以元字配春，亨字配夏，利字配秋，貞字配冬。兄意「貞」即「硬」字訣也；弟常艱危之際，若能以「硬」字法冬藏之德，以「悔」字啓春生之機，庶幾可挽回一二乎！

余生平吃數大塹：——而癸丑六月不與焉——第一次，壬辰年發俗生，學臺懸牌，責其文理之淺；第二庚戌年，上日講疏內，畫一圖甚陋，九卿中無人不冷笑而薄之；第三甲寅年岳州靖港敗後，棲於高峯寺，爲通省官紳所鄙夷；第四乙卯年九江敗後，赧顏走入江西，又參撫臬；丙辰被困南昌，官紳人人目笑存之；喫此四塹，無地自容。故近雖委藉大名，而不

敢自詡爲有本領，不敢自以爲是；俯畏人言，仰畏天命，皆從磨鍊後得來。

弟之病痛，尙未及遽成痼疾之年，只要弟心寬和，肝鬱稍紓；即可日就康復。古語云：「心病還須自心醫。」

凡富貴功名，皆有命定，半由人力，半由天事。惟學作聖賢，全由自己作主，不與天命相干涉；吾有志學爲聖賢，少時欠居敬工夫，至今猶不免偶有戲言過動。爾宜舉止端莊，言不妄發，則入德之基也。

作人之道，聖賢千言萬語，大抵不外「敬」「恕」二字。仲弓問仁一章，言敬恕最爲親切。自此以外，如「立，則見其參於前也；在輿，則見其倚於衡也。」「君子無衆寡，無小大，無敢慢，斯爲泰而不驕。」「正其衣冠，儼然人望而畏，斯爲威而不猛。」是皆言敬之最好下手者。孔言「欲立立人，欲達達人。」孟言「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，以仁存心，以禮存心；有終身之憂，無一朝之患。」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。

「涵」「泳」二字，最不易識。余嘗以意測之曰，涵者如春雨之潤花，如清渠之溉稻，雨之潤花，過小則難透，過大則離披，適中則涵濡而滋液；清渠之溉稻，過小則枯槁，過多則傷澇，適中則涵養而勃興。泳者，如魚之游水，如人之濯足；程子謂「魚躍於淵，活潑潑地；」莊子言「梁濠觀魚，安知非樂。」此魚水之快也。左太冲有「濯足萬里流」之句，蘇子瞻有「夜臥濯足詩」，有「浴罷詩」，亦人性樂水者之一快也。善讀書者須視書如水，而視此心如花；如稻，如魚，如濯足，則「涵泳」二字，庶可得之於意言之表。

余生平有三恥：學問各塗，皆略涉其涯涘，獨天文、算學，毫無所知，雖恆星、五緯，亦不識認，一恥也；每作一事，治一業，輒有始無終，二恥也；少時作字，不能臨摹一家之體，遂致屢變而無所成，遲鈍而不適於用；近歲在軍，因作字太多，廢擱殊多，三恥也。

身體雖弱，處多難之世，若能風霜鍛鍊。苦心勞神，亦自足堅筋骨而長識見。洗甫叔向最羸弱，近日從軍，反得壯健，亦其證也。

余生平坐無恆之弊，萬事無成；德無成，業無成，已可深恥矣！逮辦理軍事，自矢靡他，中間本志變化，尤無恆之大者，用爲內恥。爾欲稍有成就，須從「有恆」二字下手。余嘗細觀星岡公儀表絕人，全在一重字；余行路容止亦頗重厚，蓋取法於星岡公。爾之容止甚輕，是一大弊病；以後宜時時留心，無論行坐均須重厚。早起也，有恆也，重也，三者皆最要之務。

余寸心坦坦蕩蕩，毫無疑怖。人誰不死，只求臨終心無愧悔耳！

每日飯後，走數十步，是養生家第一祕訣。爾每餐食畢，可至唐家鋪一行，或至澄叔家一行，歸來大約可三千餘步。三箇月後，必有大效矣！

爾看書天分甚高，作字天分甚高，作詩文天分略低。若在十五六歲時，教導得法，亦當不止於此。今年已廿三歲，全靠爾自己紮掙發憤，父兄師長不能爲力，作詩文是爾之所短，即宜從短處痛下工夫。看書寫字，爾之所長，即宜拓而充之。走路宜重，說話宜遲，常常記憶否？

余自從軍以來，卽懷見危授命之志：丙戌年在家抱病，常熱溘逝牖下，淪我初志，失信於世；起復再出，意尤堅定。此次若遂不測，毫無牽戀。自念貧窶無知，官至一品，壽逾五十，薄有浮名。兼秉兵權，忝竊萬分，夫復何憾？惟古文與詩二者，用力頗深，探索頗苦，而未能介然用之，獨關康莊——古文尤確有依據——若遽先朝露，則寸心所得，遂成廣陵之散！作字用功最淺，而近年略有入處；三者一無所成，不無耿耿！至行軍本非余所長：兵貴奇而余太平，兵貴詐而余太直，豈能辦此滔天之賊？卽前次屢有克捷，已爲僥倖，出於非望矣！爾等長大之後，切不可涉歷兵間。此事難於見功，易於蕘孽，尤易於貽萬世口實。余久處行間，日日如坐鍼氈；所差不負吾心，不負所學者，未嘗須臾忘愛民之意耳！近來閱歷愈多，深諳督師之苦。爾曹惟當一意讀書，不可從軍，亦不必作官。

人生惟有「常」是第一美德。余早年於作字一道，亦嘗苦思力索，終無所成；近日朝朝摹寫，久不間斷，遂覺月異而歲不同。可見年無分老少，事無分難易，但行之有「恆」，「自如種樹養畜，日見其大而不覺耳。

古之精相法，并言讀書可以變換骨相；欲求變化之法，總須先立堅卓之志。卽以余生平言之，三十前最好喫煙，片刻不離；至道光壬寅十一月廿一日立志戒煙，至今不再喫。四十六歲以前作事無恆，近五年深以爲戒，現在大小事均尙有恆。卽此二端，可見無事不可變也。

禮云：「道而不徑，舟而不遊。」古之言孝者，專以保身爲重。鄉間斷窄橋孤，嗣後壽

家子姪，凡遇過橋，無論騎馬，均須下而步行。

吾於凡事皆守「盡其在我，聽其在天」二語。即養身之道亦然。體強者如富人，因戒奢而益富；體弱者如貧人，因節蓄而自全。節蓄，非獨食色之性也；即讀書用心，亦宜檢約，不使太過。余八本篇中，言養生以少惱怒爲本。又嘗教胸中不宜太苦，須活潑潑地，養得一段生機，亦去惱怒之道也。既戒惱怒，又知節蓄，養生之道，盡其在我者矣！此外壽之長短，病之有無，一概聽其在天，不必多生妄想去計較他。凡多服藥餌，求禱神祇，皆妄想也；吾於醫藥禱祀等事，皆記星岡公之遺訓，而稍加推闡，教爾後輩。

張文端公英所著聰訓齋語，皆教子之言。其中言養身，擇友，觀玩山水花竹，純是一片太和生機。

吾教爾兄弟不在多書，但以聖祖之庭訓格言（家中尙有數本）張公之聰訓齋語（莫宅有之，申夫有刻於安慶），二種爲教；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。以後在家則蒔養花竹，出門則飽看山水，環金陵百里內外，可以徧遊也。算學者，切不可再看；讀他書，亦以半日爲率。未刻以後，即宜歇息游觀。古人以懲忿窒慾，爲養生要訣。懲忿，即吾前信所謂少惱怒也；窒慾，即吾前信所謂知節蓄也。因好名好勝，而用心太過，亦慾之類也。藥雖有利，害亦隨之，不可輕服。切囑！

莊生云：「聞在宥天下。不聞治天下也。」東坡取此二語，以爲養生之法。熟於小學，試取「在宥」二字之訓話，體味一番，則知莊蘇皆有順其自然之意；養生亦然，治天下亦然。

若服藥而日更數方，無故而終年峻補，病輕而妄施攻伐，強求發汗，則如商君治秦，荆公治宋，全失自然之妙；柳子厚所論「名爲愛之，其實害之」，陸務觀所謂「天下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。」皆此義也。東坡游羅浮詩云：「小兒年少有奇志，中宵起坐存黃庭。」下一存字，正合莊子「在宥」二字之意；蓋蘇氏兄弟父子，皆講養生，竊取黃老微旨，故稱其子爲有奇志。以後不輕服藥，自然日就壯健矣！

余近年默省之勤，儉，剛，明，忠，恕，謙，渾八德，曾爲澤兒言之，宜轉告與鴻兒；就中能體會一二字，便有日進之象。澤兒天質聰穎，但嫌過於玲瓏剔透，宜從「渾」字上用些工夫。鴻兒則從「勤」字上用些工夫。用工不可拘苦，須探討些趣味出來。

然老年篤畏天命，力求克去褊心忮心，爾輩少年，尤不宜妄生意氣，著不得絲毫意見。切記！切記！爾稟氣太清，清則易柔；惟志趣高堅，則可變柔爲剛。濬則易刻；惟襟懷闊遠，則可化刻爲厚。余字汝曰劼剛，恐其稍涉柔弱也；教汝讀書，須具大量，看陸詩以導閒適之抱，恐其稍涉刻薄也。爾天性淡於榮利，再從此二字用功，則終身受用不盡矣！

余生平略涉先儒之書，見聖賢教人修身，千言萬語，而要以不忮不求爲重。忮者，嫉賢害能，妒功爭寵，所謂「怠者能修，忌者畏人修」之類也。求者，貪利貪名，懷土懷惠，所謂「未得懷惠，既得患失」之類也。忮不常見，每發露於名業相侔，勢位相埒之人；求不常見，每發露於貨財相接，仕進相妨之際。將欲造福，先去忮心，所謂「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，而仁不可勝用」也；將欲立品，先去求心，所謂「人能無穿窬之心，而義不可勝用也。」忮

不去，滿懷皆是荆棘；求不去，滿腔日即卑汗。余於此二者，常加克治，恨尙未能掃除淨盡。附作伎求詩二首錄後：

歷覽有國有家之興，皆由克勤克儉所致；其衰也，則反是。余生平亦頗以勤字自勵，而實不能勤。故讀書無手鈔之冊，居官無可存之牘；生平亦好以儉字教人，而自問實不能儉。今署中內外服役之人，廚房日用之數，亦云奢矣！其故由於前在軍營，規模宏闊，相沿未改；近因多病，醫藥之資，漫無限制。由儉入奢，易於下水；由奢反儉，難於登天。在兩江交卸時，尙存養廉二萬金，在余初意，不料有此。然似此放手用去，轉瞬卽已立盡。爾輩以後居家，須學陸梭山之法，每月用銀若干兩，限一成數，另封秤出。本月用畢，只准贏餘，不准短欠。衙門奢侈之習，不能不澈底痛改。余初帶兵之時，立志不取軍營之錢，以自肥其私。今日差幸，不負始願。然亦不願子孫過於貧困，低顏求人；惟在爾輩力崇儉德，善持其後而已。

伎求詩二首

善莫大於恕，德莫凶於妒；妒者妾婦行，瑣瑣奚比數？己拙忌人能，己塞忌人遇。己若無事功，忌人得成務；己若無黨援，忌人得多助。勢位苟相敵，畏偏又相惡。己無好聞望，忌人文名著；己無賢子孫，忌人後嗣裕。爭名日夜奔，爭利東西驚。但期一身榮，不惜他人汗。聞災或欣幸，聞禍或悅豫。問渠何以然？不自知其故。爾室神來格，高明鬼所妬。天道常好還，嫉人還自誤。幽明叢詭忌，乘氣相倚伏。重者裁汝躬，輕亦減汝祚。我今告後生，

悚然大覺寤，終身讓人道，曾不失寸步，終身祝人善，曾不損尺布。消除嫉妒心，普天零甘露。家家獲吉祥，我亦無恐怖。（右不忤）

知足天地寬，貪得宇宙隘。豈無過人姿？多欲爲患害。在約每思豐，居困常求泰。富求千乘車，貴求萬釘帶，未得求速償，既得求勿壞。芬馨比椒蘭，馨固方泰岱。求榮不知壓，志亢神愈振。歲燠有時寒，月明有時晦。時來多善緣，運去生災怪。諸福不可期，百殃分來會。片言動招尤，舉足便有礙。戚戚抱殷憂，精爽日凋瘵。矯首望八荒，乾坤一何大？安榮無遠欣，患難無遠慙；君看十人中。八九無倚賴。人窮多過我，我窮猶可耐。而况處夷塗，奚事生嗟悔？於世少所求，俯仰有餘快；俟命堪終古，曾不顧乎外。（右不求）

日課四條

一曰，慎獨則心安。自修之道，莫難於養心。心既有善，知有惡，而不能實用其力，以爲善去惡，則謂之自欺。方寸之自欺與否，蓋他人所不及知，而已獨知之。故大學之誠意章，兩言慎獨。果能好善如好好色，惡惡如惡惡臭，力去人欲以存天理，則大學之所謂自慊，中庸之所謂「戒慎恐懼」，皆能切實行之。即曾子所謂「自反而縮」，孟子所謂「俯不愧，俯不忤，所謂養心莫善於寡欲」，皆不外乎是。故能慎獨，則內省不疚，可以對天地，質鬼神，斷無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之時。人無一內愧之事，則天君泰然，此心常快足寬平。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，第一尋樂之方，守身之先務也。

二曰，主敬則身強。敬之一字，孔門持以教人，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。至程朱則千言萬

語，不離此旨。內而專靜純一，外而整齊嚴肅，敬之工夫也；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，敬之氣象也；修己以安百姓，篤恭而天下平，敬之効驗也；程子謂上下一於恭敬，則天地自位，萬物自育，氣無不和，四靈畢集，聰明睿智，皆由此出，以此事天饗帝，蓋謂敬則無美不備也！吾謂敬字切近之効，就在能固人肌膚之會，筋骸之束。莊敬日強，安肆日偷，皆自然之徵應；雖有衰年病軀，一遇壇廟祭獻之時，戰陣危急之際，亦不覺神爲之悚，氣爲之振。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強矣！若人無寡業，事無大小，一一恭敬，不敢怠慢，則身體之強健又何疑乎？

三曰，求仁則人悅。凡人之生，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。我與民物，其大本乃同出一源。若但知私己，而不知仁民愛物，是於大本一源之道，已悖而失之矣！至於尊官厚祿，高居人上，則有拯民溺救民飢之責；讀書學古，粗知大義，即有覺後知覺後覺之責。若但知自了，而不知教養庶彙，是於天之所以厚我者，辜負甚大矣！孔門教人，莫大於求仁，而其最切者，莫要於「欲立立人，欲達達人」數語。立者，自立不懼，如富戶百物有餘，不假外求。達者，四達不悖，如貴人登高一呼，羣山四應。人孰不欲己立己達，若能推以立人達人，則與物同春矣。後世論求仁者，莫精於張子之西銘，彼其視民胞物與，宏濟羣倫，皆事天者性分當然之事。必如此，乃可謂之人；不如此，則曰悖德，曰賊。誠如其說，則雖盡立天下之人，盡達天下之人，而曾無善勞之足言，人有不悅而歸之者乎？

四曰，習勞則神斂。凡人之情，莫不好逸而惡勞。無論貴賤智愚老少，皆貪於逸而憚於勞，古今之所同也。人一日所著之衣，所進之食，與一日所行之事，所用之力相稱，則旁人譴之，鬼神許之，以爲彼自食其力也；若農夫織婦，終歲勤動，以成數石之粟，數尺之布，而富貴之家，終歲逸樂，不管一業，而食必珍羞，衣必錦繡，酣豢高眠，一呼百諾，此天下最不平之事；鬼神所不許也，其能久乎？古之聖君賢相，若湯之味且不顯，文王日昃不遑；周公夜以繼日，坐以待旦，蓋無時不以勤勞自勵。無逸一篇，推之於勤則壽考，逸則夭亡，歷歷不爽。爲一身計，則必操習技藝，磨練筋骨，困知勉行，操心危慮，而後可以增智慧而長才識。爲天下計，則必己飢己溺，一夫不獲，引爲余辜。大禹之周乘四載，過門不入；墨子之摩頂放踵，以利天下，皆極儉以奉身，而極勤以救民。故荀子好稱大禹墨翟所行，以其勤勞也。軍興以來，每見人有一材一技，而耐艱苦者，無不見用於人，見稱於時；其絕無材技，不慣作勞者，皆睡乘於時，饑凍就斃。故勤則壽，逸則夭；勤則有材而見用，逸則無能而見棄；勤則博濟斯民，而神祇欽仰；逸則無補於人，而神鬼不歆。是以君子欲爲人所憑依，莫大於習勞也。

余衰年多病，目疾日深，萬難挽回。汝及諸姪輩，身體強壯者少。古之君子。修己治家，必能心安身強，而後有振興之象；必使人悅神欽，而後有駢集之祥。今書此四條，老年用自儆惕，以補昔歲之愆；并令二子各自黽勉。每夜，以此四條相課；每月終，以此四條相

稽，轉寄諸姪共守，以期有成焉（以上家訓）

靜坐思：心正氣順，必須到「天地位，萬物育」田地，方好。

默坐思：此心須常有滿腔生意；雜念憧憧，將何以極掃卻？勉之！

吳竹如言：「敬」字最好。」予謂須添一「和」字；則所謂敬者，方不是勉強操持，即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意。

誦養氣章，似有所會，願終身私淑孟子，雖造次顛沛，皆有孟子在前，須臾不離，或到死之日，可以仰希萬一。

心得語，一經說破，胸中便無餘味，所謂「德之棄」也。况無心得而有掠影之談乎？
易大壯卦象大衆，正與養氣章通。

「靜」字全無工夫，欲心之凝定，得乎？

晉卦，「罔孚裕，無咎。」裕，難矣！中庸明善誠身一節，其所謂裕者乎？精神要常令有餘，於事則氣充，而心不散漫。

凡事之須逐日檢點者，一日姑待後來補救，則難矣！况進德修業之事乎？海秋言：「人處德我者，不足觀心術；處相怨者而能平情，必君子也。」

讀書窮理；不辨得極虛之心，則先自窒矣！

「咸恆損益」四卦，可合之得虛心實心之法。

不能主一之咎，由於習之不熟，由於志之不立，而由於知之不真。若真見得不主一之

害心廢學，便如食烏啄之殺人，則必主一矣。不能主一，無擇無守，則雖念念在四書五經上，亦只算游思雜念；心無統攝故也。

巽乎水而上水，頗悟養生家之說。

良峯前輩言：「無間最難，聖人之純一不已。顏子之三月不違，此不易學；即日月之至，亦非諸賢不能。」至「字繁宜體會，我輩但宜繼續續，求其時習而說。」

存心，則緝熙光明，如日之升；修容，則正位凝命，如鼎之鎮。內外交養，敬義夾持，何患無上達？

至岱雲處，看渠日課。岱雲近日志日堅而識日卓越，閱之喜不可言。平日好善之心，頗有「若己有之」之誠。而前日讀篤仙詩，本日觀岱雲日課，尤中心好之也！

樹堂來，與言養心養體之法。渠言：「舍靜坐，更無下手處，能靜坐；而天下之能事畢矣！」因教焚香靜坐之法；所言皆閱歷語。靜中真味，靜能領取。又言：「心與氣總拆不開。心微浮，則氣浮矣；氣散，則心亦散矣。」此即孟子所謂「志壹則動，氣壹則動」也。

「神明則如日之升，身靜則如鼎之鎮；」此二語可守者也。惟心到靜極時，所謂未發之中，寂然不動之體，畢竟未能驗出真境來。意者只是閉藏之極，逗出一點生意來，如冬至一陽初動時乎？貞之固也，乃所以爲元也；蟄之坏也，乃所以爲啓也；穀之堅實也，乃所以爲始播之種子也；然則不可以爲種子者，不可謂之堅實之穀也；此中無滿腔生意。著萬物皆

資始於我心者，不可謂之至靜之境也。然則靜極生陽，蓋一點生物之仁心也。息慮靜極，仁心之不息，其參天兩地之至誠乎？顏子三月不違，亦可謂洗心退藏，極靜中之真樂者矣；我輩求靜，欲異乎禪氏入定，冥然罔覺之旨。其必驗之此心，有所謂一陽初動，萬物資始者，庶可謂之靜極，可謂之未發之中，寂然不動之體也。不然，深閉固拒，心如死灰，自以為靜；而生理或幾乎息矣！況乎其並不能靜也！有或擾之，不且憧憧往來乎？深觀道體，蓋陰先於陽信矣；然非實由體驗得來，終掠影之談也。

人必中虛，不著一物，而後能真實無妄，蓋實者，不欺之謂也。人之所以欺人者，必心中別著一物，心中別有私見，不敢告人，而後造僞言以欺人；若心中了不著私物，又何必欺人哉？其所以自欺者，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；所知在好德，而所私在好色，不能去好色之私，則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。是故誠者，不欺者也；不欺者，心無私著也；無私著者，至虛者也。是故天下之至虛，天下之至誠者也；當讀書，則讀書，心無著於見客也；當見客，則見客，心無著於讀書也；一有著，則私也。靈明無著，物來順應，未來不迎，當時不雜，既過不戀；是之謂虛而已矣，是之謂誠而已矣。以此讀無妄咸中孚三卦，蓋扞格者鮮矣。

凡作文詩，有情極真摯，不得不一傾吐之時；然必須平日積理既富，不假思索，左右逢原，其所言之理，足以達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。作文時無鑄刻字句之苦，文成後無鬱塞不吐之情，皆平日讀書，積理之功也；若平日醞釀不深，則雖有真情欲吐，而理不足以達之，不得不隨時尋思義理。義理非一時所可取辦，則不得不求工於字句。至於雕飾字句，則巧言取

悅，作僞日拙；所謂修辭立誠者，蕩然失其本旨矣！以後真情激發之時，則必視胸中義理何如，如取如攜，傾而出之可也；不然，而須臨時取辦，則不如不作，作則必巧僞媚人矣！

在何宅聽唱崑腔，我心甚靜且和；因思古樂陶情淑性，其入人之深，當何如？禮樂不興，小學不明，天下所以少成材也。

竹如教我曰：「耐」。予嘗言竹如「貞」足幹事，予所闕者「貞」耳！竹如以一「耐」字教我，蓋欲我鎮蹙以歸於靜，以漸幾於能「貞」也。此一字，足以醫心病矣！

寫字時，心稍定，便覺安恬些；可知平日不能耐，不能靜，所以致病也。寫字可以驗精力之注否，以後卽以此養心。

萬事付之空寂，此心轉覺安定；可知往時只在得失場中過日子，何嘗能稍自立志哉？

記云：「君子莊敬，日強。」我日日安肆，日日衰薺，欲其強，得乎？譬諸草木，志之不立，本則撥矣；是知千言萬語，莫先於立志也。

唐先生言：「國朝諸大儒，推張楊園陸稼書兩先生，最爲正大篤實，雖湯文正猶或小遜；李厚庵方望溪，文章究優於德行。」

夜讀楊園先生集，中有數條，如破我伎求之私，當頭棒喝。

讀楊園近古錄，真能使鄙夫寬，薄夫敦。

因作字，思用功所以無恆者，皆助長之念害之也。本日因聞竹如言，知此事萬非疲輓人所能勝；須是剛猛，用血戰功夫，斷不可弱。二者，不易之理也，時時謹記；朱子語類：「

雞伏卵」及「猛火煮」二條，刻刻莫忘。

凡讀書，有爲人爲己之分；爲人者，縱有心得，亦已「的然日亡」。予於杜詩，不無一隙之見；而批點之時，自省良有爲人之念，雖欲蘊蓄而有味，得乎？

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，無少偏倚，而其守不失，則極其中而天地位。

此綿綿者，由動以之靜也；自謹獨而精之，以至於應物之處，無少差謬，而無適不然，則極其和，而萬物育。此穆穆者，由靜以之動也；由靜之動，有神主之，由動之靜，有鬼司之，終始往來，一敬貫之。

莊子曰：「美成在久。驟而見信於人者，其相信必不固；驟而得名於時者，其爲名必過情。君子無赫赫之稱，無驟著之美；猶四時之運，漸成歲功。使人不覺。」則人之相孚如桃李，不言下自成蹊矣。

有蓋寬饒諸葛豐之勁節，必兼有山巨源謝安石之雅量，於是乎言足以興，默足以容；否則，嶢嶢易缺，適足以取禍也！雅量雖由於性生，然亦恃學力以養之；惟以聖賢律己，躬自厚而薄責於人，則度量闔深矣。

知己之過失，卽自爲承認之地，改去豪無吝惜之心；乃最難事。豪傑之所以爲豪傑，聖賢之所以爲聖賢，便是此等處，磊落過人；能透過此一關，寸心便異常安樂，省得多少膠葛，省得多少遮掩裝飾醜態。

有義理之學，有詞章之學，有經濟之學，有考據之學。義理之學，卽宋史所謂道學也！

在孔門爲德行之科；詞章之學，在孔門爲言語之科；經濟之學，在孔門爲政事之科；考據之學，卽今世所謂「漢學」也。在孔門爲文學之科。此四者，闕一不可；予於四時，略涉津涯，天質魯鈍，萬不能造其奧窔矣。惟取其尤要者，而日日從事，庶以漸磨之久，而漸有所開。義理之學，吾之從事者，二書焉：曰四子書，曰近思錄。詞章之學，吾之從事者，二書焉：曰曾氏讀古文鈔，與曾氏讀詩鈔；二書皆尙未纂集成帙，然胸中已有成竹矣。經濟之學，吾之從事者，二書焉：曰會典曰皇朝經世文編；考據之學，吾之從事者，四書焉：曰易經，曰詩經，曰史記，曰漢書。此十種者，須要爛熟於心中；凡讀書者，能附於此十書。如室有基而丹牖附之；如木有根而枝葉附之；如雞伏卵，不稍歇而使冷；如蛾成蛻，不見異而思遷。其斯爲有本之學乎？

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；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。頤，君子以慎言語，節飲食；損，君子以懲忿窒慾；益，君子以見善則遷，有過則改；鼎，君子以正位凝命。此六卦之大象，最切於人；頤以養身養德，鼎以養心養腎，尤爲切要。

座右爲聯語以自箴云：「不爲聖賢，便爲禽獸！莫問收穫，但問耕耘。」除却進德修業，乃是一無所恃；所謂「把截四路頭」也。若不日日向上，則人非鬼責，身敗名裂，不旋踵而至矣！可不畏哉？

治心之道，先去其毒：陽惡曰忿，陰惡曰慾。治身之道，必防其患：剛惡曰暴，柔惡曰慢。治口之道，二者交惕：曰慎言語，曰節飲食。凡此數端，其樂維何？禮以居敬，樂以導

和。陽剛之惡，和以宜之；陰柔之惡，敬以持之；飲食之過，敬以檢之；言語之過，和以斂之。敬極肅肅，和極雍雍，穆穆縣縣，斯爲德容。容在於外，實根於內；動靜交養，睟而盎皆。

余生平雖頗好看書，總不免好名好勝之見，參預其間；是以無孟子深造自得一章之味；無杜元凱優柔，饜飮一段之趣。故到老而無一書可恃，無一事有成；今雖暮齒衰邁，當從「敬靜純淡」四字上痛加工夫。縱不能如孟子元凱之所云，但養得胸中一種恬靜書味，亦稍足自適矣！

處逆境之道，惟西銘「無所逃而待烹，申生其恭也；勇於從而順令者，伯奇也。」等句，最爲親切。

偶作聯語以自箴云：「禽裏還人，靜由敬出；死中求活，淡極樂生。」一本孟子夜氣章之意，一本論語蔬水曲肱章之意，以絕去枯亡營擾之私。

本朝博學之家，信多閎儒碩士，而其中爲人者多，爲己者少。如顧閎並稱；顧則爲己，閎則不免人之見者存。江戴並稱；江則爲己，戴則不免人之見者存。段王并稱；王則爲己，段則不免人之見者存。方劉姚并稱；方姚爲己，劉則不免人之見者存——其達而在上者，李厚庵朱可亭秦味經，則爲己之數多；紀曉嵐阮芸台則不免人之見者存；學者用力，固宜於幽獨中，先將爲己爲人之界，分別明白；然後審端致力，種桃得桃，種杏得杏。未有根本不在，而枝葉發生，而自豐茂者也。

邵子所謂觀物，莊子所謂觀化，程子所謂觀天地生物氣象；須要放大胸懷，游心物外，乃能絕去一切繳繞，鬱悒，煩悶，不甯之習，

讀書之道，朝聞道而夕死，殊不易易；聞道者，必真知而篤信之。吾輩自己不能自信，心中已無把握，焉能聞道？

胸襟廣大，宜從「平」「淡」二字用功；凡人我之際，須看得平，功名之際，須看得淡，庶幾胸懷日闊。

傍夕，與子序登樓，論老年用功，不可有驕氣，暮氣。

念不知命，不知禮，不知言三者，論語以殿全篇之末，良有深意。若知斯三者，而益之以孟子取人爲善，與人爲善之義，則幾庶可爲完人矣！

聞子序談養氣章末四節，言孔子之所以異於伯夷伊尹者，不在高處，而在平處；不在隆處，而在汗處。汗者，下也；平者，庸也；夷尹之聖，以其隆高而異於衆人也。宰我之論堯舜以勳業而隆，孔子以並無勳業而汗，子貢之論百王以禮樂而隆，孔子以并無禮樂而汗，有若之論他聖人以出類拔萃而隆，孔子以即在類萃之中不出不拔而自處於汗；而汗下而同於衆人，此其所以異於夷尹也，此其所以爲生民所未有也！

爲人之道有「四知」，「天道有「三惡」。「三惡之目：曰天道惡巧，天道惡盈，天道惡貳。貳者，多猜疑也；不忠誠也；無恆心也。四知之目：卽論語末章之知命，知禮，知言，而吾更加以知仁。仁者，恕也；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，恕道也。立者，足以自立也；達

者、四達不悖，遠近信之，人心歸之。詩云：『自西自東，自南自北，無思不服。』禮云：『推而放諸四海而準。』達之謂也。我欲足以自立，則不可使人無以自立，我欲四達不悖，則不可使人一步不行，此立人達人之義也。孔子所云『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』孟子所云：『取人爲善，與人爲善。』皆恕也，仁也。知此則識大量大；不知此則識小量小。故吾於三知之外，更道知仁。

讀書之道，杜元凱稱若江海之浸，膏澤之潤。若見聞太寡，蘊蓄太淺，譬猶一勺之水，斷無轉相灌注，潤澤豐美之象。故君子不可以小道自域也。

與子序言聖人之道，亦曰：『學問閱歷，漸推漸廣，漸習漸熟，以至於四達不悖。』因戲稱曰：『鄉人有終年賭博，而破家者。語人曰：『吾賭則輸矣，而賭之道精矣！』從來聖賢未有不由勉強以幾自然，由閱歷悔悟以幾成熟者也。程子解孟子苦，勞，乏，拂，亂，動，忍，等語曰：『若爲熟也，須從這裏過。』亦與賭輸而道精之義爲近。』子序笑應之。

余近日常寫大字，微有長進，而不甚貫氣；蓋緣結體之際，不能字字一律，如：或上鬆下緊，或上緊下鬆，或左大右小，或右大左小，均須始終一律，乃成體段。余字取勢，本係左大右小，而不能一律，故恆無所成。推之作古文辭，亦自有體勢，須篇篇一律，乃爲成家；辦事亦自有體勢，須事事一律，乃爲成章；言語動作，亦自有體勢，須日日一律，乃爲成德。否則載沈載浮，終無所成矣！

作者者宜臨帖摹帖；作文作詩，皆宜專學一家，乃易長進。然則作人之道，亦宜專學一

古人，或得今人之賢者，而師法之，庶易長進。

德成以謹言慎行爲要，而敬，恕，誠，靜，勤，潤，六者闕一不可。學成以三經，三史，三子，三集爛熟爲要；而三者亦須提其要而鉤其元。藝成以多作，多寫爲要；亦須自關門徑，不依傍古人格式。功成以開疆安民爲要，而亦須能樹人，能立法；能是二者，雖不拓疆，不澤民，不害其爲功也。四者能成其一，則足以自怡。此雖近於名心，而猶爲得其正。念天道三惡之外，又覺好露而不能渾，亦天之所惡也。

余復讀中溪信中有云：「惟忘機可以消衆機，惟懵懂可以祓不祥。」似頗有意義，而婉未能自體行之。

凡人涼薄之德，約有三端最易觸犯：聞有惡德敗行，聽之娓娓不倦，妒功忌名，幸災樂禍。此涼德之一端也。人受命於天，如臣受命於君，子受命於父；而或不能受命，居卑思尊，日夜自謀，置其身於高明之地，譬諸金躍冶而以鑄錙于將自命。此涼德之二端也。

胸包清濁，口不臧否者，聖哲之用心也；強分黑白，過事激揚者，文士輕薄之習，優伶風切之態也。而吾輩不察而效之，動輒區別善惡，品第高下，使優者未必加勸，而劣者幾無以自處。此涼德之三端也。余今老矣！此著，尙加戒之。

君子有三樂：讀書聲出金石，飄飄意遠一樂也；宏獎人才，誘人日進，二樂也；勤勞而後憩息，三樂也。

孔子所謂：「性相近習相遠上智下愚不移」者，凡事皆然。即以圍棋論，生而爲國手者，

上智也；屢學而不知局道，不辨死活者，下愚也。此外皆相近之資，視乎教者何如；教者高，則習之而高矣，教者低，則習之而低矣。以作字論，生而筆姿秀挺者，上智也；屢學而拙如蠶芽者，下愚也。此外則皆相近之資，視乎教者何如。教者鍾王，則兼習於鍾王矣，教者蘇米，則兼習於蘇米矣；推而至於作文亦然，打仗亦然，皆視乎在上者一人之短長，而衆人之習，隨之爲轉移。若在上者不自咎其才德之不足以移人，而徒致慨上智之不可得，是猶執策而嘆無馬，真是無馬哉？

李申甫黃州歸來，稍論時事：余謂當豎起骨頭，竭力撐持。三更不眠，因作一聯云：「養活一團春意；撐起兩根窮骨頭。」用自警也。余生平作自箴聯句頗多，惜皆未寫出！丁未年在家作一聯云：「不怨不尤，但反身爭箇一壁靜；勿忘勿助，看平地長得萬丈高。」曾用木板刻出，與此聯意相近，因附識之。今夜醒後，心境不甚恬適，於愛憎恩怨，未能悉化，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蕩遠甚。夫子所稱：「日月至焉」者，或亦似此乎？

近日之失，由於心太弦緊，無舒和之意；以後作人，當得一「鬆」字意味。日來每思吾身能於十三字者用功，尙不失晚年進境；十三字者：謂三經，三史，三子，三集，三實，三忌，三薄，三知，三樂，三寡也。三經，三史，三子，三集，三實，余在京師嘗以扁其室，在江西曾刻印章矣。三忌者，即所謂天道忌巧，天道忌盈，天道忌貳也；三薄者：幸災樂禍，一薄德也；逆命億數，二薄德也；臆斷皂白，三薄德也。三知者：論語末章所謂知命，知禮，知言也。三樂者，即前所記，讀書聲出金石，一樂也；宏獎人材，誘人日進，二

樂也；勤勞而後憩息，三樂也。三寡者：寡言養氣，寡視培神，寡欲養精。十三字者，時時省察，其猶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者乎？

聖人所言，有所不言；積善餘慶，其所言者也；萬事由命不由人，其所不言者也。禮樂政刑，仁義忠信，其所言者也；虛無清靜，無爲自化，其所不言者也。吾人當以不言者爲體，以所言者爲用；以不言者存諸心，以所言者勉諸身；以莊子之道自怡，以荀子之道自克，其庶爲聞道之君子乎？

日來心緒總覺不自在，殆孔子所謂「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也？」軍中乃爭權繁勢之場，又實非處約者所能濟事；求其貞白不移，淡泊自守，而又足以驅使羣力者，頗難其道爾！

孔子所謂「下學上達」達字中必自有一種「洞澈無疑」意味，卽蘇子瞻晚年意思深遠，隨處自得；亦必有脫離塵垢，卓然自立之趣。吾困知勉行，久無所得；年已五十，胸襟意識猶未免爲庸俗之人。可愧也已！

此身無論處何境遇，而「敬」「恕」「勤」字無片刻可弛；苟能守此數字，則無入不自得，又何必斤斤計較得君與不得君，氣誼孤與不孤哉？

凡事皆有至淺至深之道，不可須臾離者，因欲名其堂曰：「八本堂。」其目曰：讀書以訓詁爲本，詩文以聲調爲本，事親以歡心爲本，養生以少惱怒爲本，立身以不妄語爲本，居家以不晏起爲本，居官以不要錢爲本，行軍以不擾民爲本；古人格言儘多，要之每事有第一義，必不可不竭力爲之者；覺之如探驪得珠，失之如舍根本而圖枝葉。古人格言雖多，亦在乎吾

人之慎擇而已矣。

九弟諫余數事，余亦教九弟「靜虛涵泳，蕭然物外。」

余身旁須有一胸襟恬淡者，時時伺吾之短，以相箴規，庶不使「矜心」生於不自覺。

憶八年所定「敬」「怒」「誠」「靜」「勤」「潤」六字，課心課身之法，實爲至要至該。吾近於靜字欠工夫耳！

東坡「守駿莫如跛」五字，凡技皆當知之。若一味駿快奔放，必有顛躓之時；一向貪美名，必有大污辱之事。余以「求闕」名齋，即求自有缺陷不滿之處，亦「守駿莫如跛」之意也。

古人「修身」「治人」之道，不外乎「勤」「大」「謙」。勤者文王之不遑，大若舜禹之不與，謙若漢文之不勝。而勤謙二字，尤爲徹始徹終，須臾不可離之道。勤所以儆惰也，謙所以儆傲也；能勤且謙，則大字在其中矣。千古之聖賢豪傑，即奸雄，欲有立於世者，不外一勤字，千古有道自得之士，不外一謙字。吾將守此二字以終身，儻所謂「朝聞道夕死可矣」者乎？

勞謙二字，受用無窮，勞所以戒惰也；謙所以戒傲也；有此二者，何惡不去，何善不臻？

立身之道，以禹墨之「勤」「儉」兼老莊之「靜」「虛」，庶於「修己」「治人」之術，兩得之矣。

周末諸子各有極至之詣；其所以不及孔子者。此有所偏至，即彼有所獨缺，亦猶夷惠之不及孔子耳！若游心能如老莊之虛靜，治身能如墨翟之勤儉，齊民能如管商之嚴整，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，偏者裁之，缺者補之，則諸子皆可師，不可棄也。

修己治人之道，止「勤於邦，儉於家，言忠信，行篤敬」四語，終身用之有不能盡；不在多，亦不在深。

天下凡物，加倍磨治，皆能變換本質，別生精彩，何況人之於學；但能日新又新，百倍其功，何患不變化氣質，超凡入聖？

閱王而農所注張子正蒙，於盡性，知命之旨，略有所會。蓋盡其所可知者，於己性也；聽其不可知者，於天命也。易繫辭「尺蠖之屈」八句，盡性也；「過此以往」四句，知命也。農夫之服田力穡。勤者有秋，惰者歉收，性也；爲稼湯世，終歸燹爛，命也。愛人，治人，禮人，性也；愛人而不親，治人而不治，禮人而不答，命也。聖人之不可及處，在盡性以至於命。盡性猶下學之事；至於命，則上達矣；當盡性之時，功力已至十分，而効驗或有應不應。聖人於此淡然，泊然；若知之，若不知之，若著力，若不著力。此中消息，最難體認。若於性分當盡之事，百倍其功以赴之；而俟命之學，則以淡如泊如爲宗；庶幾其近道乎？

古聖人之道，莫大乎與人爲善。以言誨人，是以善教人也！以德薰人，是以善養人也！皆與人爲善之事也！然徒與人，則我之善有限，故又貴取諸人以爲善。人有善則取以益我；我有善則與以益人。連環相生，故善端無窮；彼此挹注，故善源不竭。君相之道，莫大乎此；

師儒之道，亦莫大乎此。仲尼之學，無常師，即取人爲善也！無行不與，即與人爲善也！爲之不厭，即取人爲善也！誨人不倦，即與人爲善也！念忝竊高位，劇寇方張，大難莫平，惟有就吾之所見，多教數人；因取人之所長，還攻吾短。或者鼓盪斯世之善機，因以挽回天地之生機乎？

處人處事之所以不當者，以其知之不明也；若巨細周知，表裏洞澈，則處之自有方術矣。吾之所以不能周知者，以不好問，不善問耳！

修己治人之道，吳能常守「勤」「儉」「謹」「信」四字，而又能取人爲善，與人爲善，以禮自治，以禮治人，自然寡尤寡悔，鬼伏神欽，特恐言道不篤，問或客氣用事耳！

溫孟子分類記出，寫於每章之首，如言心，言性之屬，曰：「性道至言；」言取與出處之屬，曰：「廉節大防；」言自况自許之屬，曰：「抗心高望；」言反躬刻厲之屬，曰：「切己反求。」

百種弊病，皆從懶生。懶則弛緩；弛緩則治人不嚴，而趨功不敏。一處遲則百處懈矣！前以八德自勉，曰：勤，儉，剛，明，孝，信，謙，渾。近日於勤字不能實踐；於謙，渾二字，尤覺相遠，悚愧無已。勤，儉，剛，明四字，皆求諸己之事；孝，信，謙，渾四字，皆施諸人之事。孝以施於上，信以施於同列，謙以施於下，渾則無往不宜。大約與人忿爭，不可自求萬全處；白人是非，不可過於武斷，此渾字之最切於實用者耳！

閱劉石菴清愛堂帖，其起筆多師晉賢，及智永千文，用逆就之法，故能藏鋒。張得天之

筆，多師褚顏兩家，用直來橫受之法，故不藏鋒，而聯絲縈帶，以發其機趣。二者其理本一貫，特逆蹴與直來橫受，形迹判然難合而爲一耳。

看劉文清公清愛堂帖，留得其自然之趣，方悟文人技藝，佳境有二；曰雄奇；曰淡遠。作文然，作詩然，作字亦然；若能含雄奇於淡遠之中，尤爲可貴。

作字之法，險字和字，二者缺一不可。本日閱王箬林騰語，亦於此二字三致意焉。

偶思作字之法，可爲師資者，作二語云：『時賢一石兩水；古法二祖六宗。』一石謂劉石菴，兩水謂李春湖程春海。二祖謂羲獻；六宗謂歐虞褚李柳黃也。

日內頗好寫字，而年老手鈍，毫無長進，故知此事須於三十歲前寫定規模。自三十歲以後，只能下一熟字工夫；熟極則巧妙出焉。筆意閒架，梓匠之規矩也；由熟而得妙，則不能與人之巧也。吾於三四十歲時，規矩未定，故不能有所成。人有恆言曰：『妙來無過熟。』又曰：『熟能生巧。』又曰：『成熟故知妙也。』巧也，成也，皆從極熟之後得之者也。不特寫字然，凡天下庶事百技，皆先立定規模，後求精熟。即人之所以爲聖人，亦係先立規模，後求精熟，即顏淵未達一間，亦只是欠熟耳！故曰：『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！』

觀何廉舫書扇頭小字，個個權奇，自成風格。余年已五十，而作書無一定之風格，屢有遷變，殊爲可愧。古文一事，寸心頗有一定之風格，而作之太少，不足以自證自慰。至於居家之道，治軍之法，與人酬應之方，亦皆無一定之風格，傳曰：『君子也者，人之成名也。』又曰：『君子成德之稱。』余一無所成，其不足爲君子也明矣！

余往年在京，深以學書爲意，苦思力索，幾於困心衡慮；但胸中有字，手下無字。近歲在軍不甚思索，但每日筆不停揮，除寫字及辦公事外，尙習字一張，不甚間斷，專從間架上用心，而筆意筆力，與之俱進；十年前胸中之字，今竟能達之腕下；可見思與學不可偏廢。作字之道，剛健婀娜，二者闕一不可。余奉歐陽率更，李北海，黃山谷三家，以爲剛健之宗。昔年於慎獨居敬等事，全未用功，至今衰老，毫無把握，悔之晚矣！

記性日壞，過目之事，頃刻即忘，因立記事冊；於應記者，逐日略記一二，從本日爲始。

古來聖哲，胸懷極廣，而可達天德者，約有四端：如篤恭，修己，而生睿智，程子之說也；至誠感神，而致前知，子思之訓也；安貧，樂道，而潤身，晬面，孔顏曾孟之旨也；觀物，閒吟，而意適，神恬，陶白蘇陸之趣也。自恨少壯不知努力，老年常多悔懼，於古人心境，不能領取一二；反復尋思，歎喟無已！

近年焦慮過多，無一日遊於坦蕩之天，總由於名心大切，俗見太重二端。名心切，故於學問無成；德行未立，不勝愧其餒。俗見重，故於家人之疾病，子孫及兄弟子孫之有無賢否強弱，不勝縈擾；用是憂慚踟躕，如繭自縛。今欲去此二病，須在一「淡」字上著意。不特富貴，功名，及身家之順逆，子孫之旺否，悉由天定；即學問德行之成立與否，一大半關乎天事，一概淡而忘之，庶此心稍得自在。

近來每苦心緒鬱悶，毫無生機，因思尋樂約有三端：勤勞而後憩息，一樂也；至淡以消

伎心，二樂也；讀書聲出金石，三樂也。一樂三樂，是咸豐八年所曾有志行之，載於日記者；二樂則近日搜求病根，迄未拔去者，必須於未死之前，拔除淨盡，乃稍安耳。

閱理學宗傳中朱子，陸子，孫氏所錄。朱子之語，多取其與陸子相近者；蓋偏於陸王之途，去洛閩甚遠也！

將周易之象及常用之字，分爲條類，別而錄之，庶幾取象於天文，地理；取象於身，於物者，一目了然。少壯不學，老年始爲此蹇淺之舉，抑何陋也？

前曾以四語自傲：曰，慎獨則心安，主敬則身強，求仁則人悅，習勞則神欽。近日又添四語：曰，內訟以去惡；曰，日新以希天；曰，宏獎以育才；曰，貞勝以蒙難。與前此四語互相表裏。而下手工夫，各有切要之方，不知垂老尙能實踐一二否？

憶自辛卯年改號滌生。滌者，取滌其舊染之污也；生者，取明袁了凡之言，「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，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」也。改號至今九年，而不學如故，豈不可歎？余今年已三十，資稟頑鈍，精神虧損，此後豈復能有所成？但求勤儉有恆，無縱逸欲，以喪先人元氣；困知勉行，期有寸得，以無失詞臣體面；日日自苦，不至佚而生淫。如種樹然，斧斤縱尋之後。無使牛羊又從而牧之；如薰燈然，膏油欲盡之時，無使微風乘之，庶幾稍稍培養精神，不至自速死。誠能日用功有常，則可以保身體，可以自立，可以仰事俯畜，可以惜福，不使祖宗積累，自我一人享用而盡；可以無愧詞臣，尙能以文章報國。

與小岑譚，有不合處。自念一二知心，亦復見疑，則平日之不自修，不見信於人，亦可

知矣！可不傲懼乎？

三十年爲一世。吾生以辛未十月十一日，今一世矣；聰明日減，學業無成，可勝慨哉！語不云乎：「往者不可諫，來者猶可追？」自今以始，吾其不得自逸矣！

接家信，大人教以保身三要：曰，節欲，節勞，節飲食。又言：「凡人交友，祇見得友不是而我是，所以今日管鮑，明日秦越。」謂我與小珊有隙，是盡人歡，竭人忠之過，宜速改過；走小珊處，當面自認不是。又云：「使氣亦非保身體之道。」小子讀之悚然！小子一喜一怒，勞逸疴癢，無刻不繫於大人之懷也；若不敬身，真禽獸矣！

自戒潮煙以來，心神徬徨幾若無主；渴欲之難，類如此矣。不挾破釜沈舟之勢，詎有濟哉？

竇蘭泉來，言理見商，余實未能心領其語意，而妄有所陳；自欺欺人，莫此爲甚！總由心有不誠，故詞氣虛憊。卽與人談理，亦是自文淺陋，徇外爲人，果何益哉？

馮樹堂來——渠近日養得好靜氣迎人——談半時；邀余同至岱雲處久談，論詩文之業，亦可因以進德。彼此持論不合，反覆辯詰。余內有矜氣，自是特甚，反疑人不虛心。何明於責人而闕於責己也？

此刻下手工夫，除謹言，修容，靜坐三事，更從何處下手。每日全無切實處，尙嘵嘵與人說理，說他何益？

是鄙夫之見。於應酬小處計較，遂以小故引伸成忿；懲之不暇，而更引之，是引盜入室矣！

所以須日課冊者，以時時省過，立即可去耳！今五日一記，則所謂省察者，安在？所謂自新者，安在？吾誰欺乎？真甘爲小人，而絕無羞惡之心者矣！

早起吐血數口；不能靜養，遂以斲喪父母之遺體，一至於此。再不保養，是將限入大不孝矣！將之膏，豈可速之以風？萌蘖之木，豈可牧之以牛羊？苟失其養，無物不消，況我之氣血素虧者乎？今惟有日日靜養，節嗜欲，慎飲食，寡思慮而已。

不敬身之罪大矣！高景逸先生云：『接教言，連日精神不暢，此不可放過。凡天理自然通暢和樂；不通暢處，皆私欲也。當時刻喚醒，不令放倒。』然則人之精神短弱，皆自己有致之也。

凡辦公事，須視如己事；將來爲國爲民，亦宜處處視如一家一身之圖，方能親切。予今日愧無此見，致用費稍浮；又辦事有要譽的意思。此兩者，皆他日大病根，當時時猛省！

赴張雨農飲約，更初方歸。席間面諛人，有要譽意思；語多諧謔，便涉輕佻，所謂「君子不重則不威」也。歸途便至杜蘭溪家商事；又至竺度處久談。多言不知戒，絕無所謂省察者。志安在邪？恥安在邪？

余體不舒暢，悶甚不適。高景逸云：『凡天理自然通暢。』予今悶損至此。蓋身被私意私欲纏擾矣！尙何自拔哉？立志今年自新。重起爐冶、痛與血戰一番；而半月以來，暴棄一至於此！何以爲人？何以爲子？

日來居敬窮理，并無工夫，故聞人說理，聽來都是隔膜，都不真切。愧恥孰甚。

飯後無所事事，心如懸而不降者，知其不能定且靜也久矣！

早在朝房言一事，謂無樣。子失言欲以口舌勝人，轉爲人所不服也！

孫高陽史道鄰皆極耐得苦，故能艱難馳驅，爲一代之偉人，今只養成膏梁安逸之身，他日何以肩得大事？

凡事豫則立。本日下午天，因明日有天壇興工，監視，行禮，及製造神牌行禮等事，日內未經慮及，頗覺心中不定，懼致貽誤。皆不豫之故也！

是日因早間聞人言，刑部同堂諸君子，疑我去年所上摺，有參劾刑部之言，心不怡者一二。以平日不見信於人，遂招此羣疑衆謗也。

是日「忿」「慾」二念皆大動，竟不能止，恐遂成內傷病矣！
心生忿憾，蓋無養之故也。

子序之言，欲余捐除雜念，輕視萬事，淡泊明志；信良友之言！余今老矣！忿不能慾，慾不能窒，客氣聚於上焦，深用愧憾！古人所以貴於爲道日損也。

捐忿之心，著於方寸，自咎局量太小，不足任天下之大事。

心緒作惡，因無耐性，故刻刻不自安適；又以心中實無所得，不能輕視外物；成敗毀譽，不能無所動於心，甚愧淺陋也！

寫字略多，困倦殊甚，眼花而疼，足輒若不能立者，說話若不能高聲者，衰憊之狀，如七十許人。蓋體質本薄，而疾病憂鬱，多年纏綿，既有以撼其外；讀言學道，志亢而力不副

，識遠而行不逮，又有以病其內，故不覺衰困之日逼也。

至老湖頭登大舟；舟僮吳城船廠爲余新造者，極堅實，極華麗。因慨然曰：「誦章公『自慚居處崇，未覩斯民康』之句，爲之愧悚不已！」

恭讀硃批余之師心自用。余昔己亥年進京，臨別求祖父教訓，祖父以一「傲」字戒我；今上又以師心戒我，常刻圖書一方，記此二端。

與作梅圍棋一局，旋復鬯論人情之厚薄，讀書人之多涉於虛浮。作梅所陳，多見道之言；余所發，多有激之詞。

比來每以說話微多，遂覺神氣疲茶不支。甚矣，吾衰！身膺重任，大懼隕越，實深惴惴！

自省自病之源，在肝；肝病之源，則由於忤心，名心，不能克盡之故。在室中反復自訟，不能治事。

精神委頓之至，年未五十，而早衰如此；蓋以稟賦不厚；而又百憂摧撼，歷年鬱抑，無悶損。此後每日須靜坐一次，庶幾等一概於湯世也！

夜洗澡；近製一大盆，盛水極多，洗澡後至爲暢適。東坡詩所謂「淤槽漆斛江河傾，本來無垢洗更輕。」頗領略得一二。

石芸齋言：「養目之法，早起洗面後，以水泡目；目屬肝，以水養之，以凝熱之氣，祛散寒翳，久必有效，」云云，而後漢書方術傳云：「愛蓄精神，不極視大。」二語亦養目之

法。

放翁每以美睡爲樂。蓋必心無愧怍，而後睡夢皆恬，故古人每以此自課也。

放翁胸次廣大，蓋與陶淵明，白樂天，邵堯夫，蘇子瞻……等，同其曠逸；其於滅虜之意，養生之道，千言萬語，造次不離，真可謂有道之士！惜余備員兵間，不獲於閒靜中，探討道義；夜睡頗成寐，當思玩索陸詩，少得裨補乎！

務觀言：「養生之道，以目光爲驗。」又言：「『忿』『怒』二字，聖賢亦有之；特能少忍須臾，便不傷生。」可謂名言至論！

養生家之法，莫大於「懲忿，窒慾，少食，多動」八字。

梁茵林中丞歸田瑣記言：「養生之道，不特食宜少，眠亦宜少。」可謂名言！

余少時每遇困乏，卽夢魘；道光十二年間，先大夫數數呼喚不醒，每以爲憂。今三十年矣；而此病如昔，精神亦似未甚衰減者。

癢痒異常，手不停爬。左腿已爬搔糜爛，皮熱作疹；夜用水晶界尺感貼，取其寒而潤也。

養生之道，當於「眠」「食」二字，悉心體驗；食卽平日飯菜，但食之甘美，卽勝於珍藥也。眠亦不在多寢，但實得神凝夢甜，卽片刻亦足攝生矣。

養生之道，莫大於眠食；眠不必甜寢，而後爲佳，但能淡然無欲，曠然無累；閉目存神，雖不成寐，亦尙足以養生。余多年不獲美睡，當於此加之意而已。

日來癱瘓異常，徧身若有芒刺者然，數夜不能成寐；本日尤不耐煩，因服「歸脾湯」一帖。睡後竟能酣睡，至五更方醒，近數月所未嘗有也。

累年不能成寐之病，今春忽得痊愈；連宵多得美睡，殊不可解。豈俗所謂時好，運好，百病除耶？抑憂勤變爲逸豫，清明變爲昏溺，爲衰耗之徵耶？

余自三十時，卽不能多說話；至數十句，便氣不接續，神尤困倦。今已三十餘年，故態不改，亦不加甚。故知身體之強弱，千態萬變，未可以一事之偶強，而違信爲壽徵；一事之偶弱，而違信爲敗徵也。

余少時讀書，見先君子於日入之後，上燈之前，小睡片刻，夜則精神百倍。余近日亦思法之，日入後於竹牀小睡，燈後治事，果覺清爽。余於起居飲食，按時按刻，各有常度；一皆法吾祖，吾父之所爲，庶冀不墜家風。

細思近日之所以衰頹，固由年老精力日衰之故；亦由圍棋太多，讀書太久，目光昏澀，精神因之愈困也。嗣後當戒圍棋；卽看書亦宜少減。每日靜坐時許，以資調攝。

因咳嗽勉強靜坐數息，果有效驗，可停一二刻不咳；靜坐良久，間以偃臥，直至燈時，覺咳痰微減矣。

近來因眼障，常有昏曠氣象，計非靜坐，別無治法，作一聯以自警云：「一心履薄臨深，畏天之鑒，畏神之格；兩眼沐日浴月，由靜而明，由敬而強。」

日內因眼病日篤，老而無成。焦灼殊甚！究其所以鬱鬱不暢者，總由名心未死之故；當

痛懲之，以養餘年。

閱范文正集，尺牘，年譜中有云：『千古聖賢，不能免生死，不能管後事；一身從無中來，卻歸無中去，誰是親疎？誰能主宰？既無奈何，即放心逍遙，任委來往，如此既心氣漸順，五臟亦和，藥方有效，食方有味也。只如安樂人忽有憂事，便喫食不下；何況久病，更憂生死，更憂身後，乃在大怖中，飲食安可得下？請寬心將息。』云云。乃勸其中舍三哥之書。余近日多憂，多慮，正宜讀此一段。

日內寸心憂灼，迄無寬舒之時，以是病愈難減。總由少壯不努力，老大悔憾甚多，致心境愁悶異常耳！

黃靜軒勸我靜坐凝神，以目光內視丹田，因舉四語要訣曰：『但凝空心，不凝住心；但滅動心，不滅照心。』又稱二語曰：『未死先學死；有生即殺生。』有生，謂妄念初生；殺生，謂立予鏟除也。又謂此與孟子「勿忘勿助」之功相通。吾謂與朱子致中和一節之注亦相通。

閱福壽金鑑，午正數息靜坐，仿東坡養生頌之法；而心粗氣浮，不特不能攝心，並使身不少動搖而不能。酉刻服藥後，行「小週天」法，靜坐半時許。

丁雨生力勸余不看書；不寫字，不多閱公牘，以保將盲之左目。其言懇惻深至，余將遵而行之。

許仙屏送有瑪瑙，中空積水者，與空青相類。紀澤命匠以金剛鑽鑽之，取水點於余右目

中，閉目少頃，傍夕小睡。

吳竹如爲余診脈。渠謂余病在心肝，虛火上炎，宜靜坐以養之，非藥所能爲力。

聞翰仙言，何鏡海得靜坐之法，於熊襲隱賀劬黼學之，自己善而復明，余亦思一試也。

楊芋庵寄信，言治目方，每早黎明未起時，以兩手掌之根擦極熱，加以舌尖之津，閉目擦八十一下，久則有效。日內試爲之，而初睡時擦一次，黎明又擦一次，不知果有益否？

近來每日圍棋二局，耗損心力。日中勤念之時，夜間初醒之時，皆縈繞於楸枰黑白之上。心血因而愈虧，目光因而愈蒙。欲病體之漸痊，非戒棋不爲功。

有一守備馬昌明善於道家內功，云「能爲余治目疾，與余對坐，渠自運氣能移於吾身五臟」云云，因與對坐三刻許。

竹如處坐甚久，燈後歸，脚腫愈甚。常服之靴已不能入，肥而復硬，且似已腫過膝上者。大約作文及看生書，俱嫌用心太過，有損於血，而氣不能運化，故至於此。以後當不作文，不看生書。

養生之道，「視」「息」「眠」「食」四字最爲要緊；息必歸海，視必垂簾，食必淡節，眠必虛恬。歸海，謂藏息於丹田氣也；垂簾，謂半視不全開，不苦用也；虛，謂心虛而無營，腹虛而不滯也；謹此四字，雖無醫藥丹訣，而足以卻病矣。

日內眼蒙益甚，或謂調息養神，尚可補救，因試爲之。捧土而塞孟津，深恐其無當也！

(以上日記)

讀書之道，博學詳說；經世之才，偏采廣詢。自度智慧精神，終恐有所不逮；惟當謹守繩墨，不敢以浮夸導子弟，不敢以暴棄殆父母之遺體。其有所進，幸也；無所進，終吾身而已矣！

凡人材高下，視其志趣；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規而日趨汚下，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軌而日即高明，賢否，智愚，所由區矣。

君子之立身，在審其所處；誠內度方寸，靡所於疚，則仰對昭昭，俯視倫物，寬然不作。故治長無愧於其師，孟博不慚於其母，彼誠有以自伸於內耳。

君子之學道，尤病於近名。人稟氣於天地，受形於父母，苟官骸得職，作事有倫，雖一字不識，闕寂無聞，於我乎無損也；雖著述萬卷，譽滿天下，於我乎無加也。世士不察，乃欲舍此之由，急彼之驚；校經則漢宋分門，論文則奇偶異幟。小學，金石，算術，輿地，之事；名目既繁，風尚日新，窮年而殫日，悴力敝身。則足以熾其好名爭勝之私已矣！豈篤於爲己者哉？僕之往歲，亦嘗馳逐衆說，昏庸作輟，百無一成；窮而思返，恍若有悟。乃知德性未尊，則問學適以助長；德性既尊，然後吾之知識，少焉而不足恥，多焉而不足矜。周公之材藝，孔子之多能，吾不如彼，非吾疚也；若其踐形盡性，彼之所稟，吾亦稟焉，一息尙存，不敢不勉。是以邇日業術雖無寸進，而心志大定，寤寐安恬。

曩昔欲有所鑽仰於作者之林，近亦知難而退，不敢復有意矣！惟思謹守大閑，不欲脂韋以規時利，寸心耿耿，獨此之執。

自度才能淺薄，不足謀事；惟有「不要錢不怕死」六字，時時自矢，以質鬼神，以對君，父，即藉以號召吾鄉之豪傑。

君子欲有所樹立，必自「不妄求人知」始。

古人謂齊桓葵邱之會，微有振矜，而叛者九國；亢盈梅客之際，不可以不慎也！

我輩辦事，成敗聽之於天，毀譽聽之於人；惟在己之規模氣象，則我有可以自主者。亦曰：「不隨衆人之喜懼爲喜懼耳」！

貴精不貴多，積小以高大；戒維莠之桀桀，法桃李之不言。當茲艱貞之際，尤不能不進此迂拙之言也。

勳位並隆，務宜敬以持躬，恕以待人。敬則小心翼翼，事無巨細，皆不敢忽；恕則凡事留餘地以處人，功不獨居，過不推諉，常常記此二字，則長履大任，福祿無量矣！

鄙人在外，毀譽互見；然究係毀者少而譽者多，清夜自思，尙覺名浮於實十倍百倍也！吾輩互相砥礪，要當以聲聞過情爲切戒。

「敬」恕二字，細加體認，實覺刻不可離；敬則心存而不放，恕則不蔽於私。孟子所謂「推」，所謂「達」，所謂「擴充」，指示至爲切近；中庸之十三章，論語之告子貢，告仲弓，皆以「恕」字爲開宗要義。大抵接人處事，於見得他人不是，極怒之際，能設身易地以處，則意氣頓平；故恕字爲求仁極捷之徑。來示以「致知」爲大頭腦工夫；鄙意，敬是平日涵養之道，恕是臨時應事之道；致知，則所以講求此敬講求此恕者也。

軍中稍暇，尙親書籍，不敢盡廢故業；又樂近正士，喜聞迂直之言以自警。此二者尙頗兢兢，冀不終爲君子所棄。

以至交而兼姻戚，尙不肯而進箴規，欲吐還茹；豈吾固拒人千里耶？愧甚！昌黎所謂：『中朝大官老於事，詎肯感激徒媿媿！』吾非大官，亦漸老於事，鋒銛鈍矣！

巧言，令色，足恭，三者有志學步；質既魯鈍，學又作輟。數月以來，毫無效驗；或勸先難後獲，宜再卑抑以俟大效。僕則抱七必不堪，仍將修吾初服，免使陳咸頭觸扉風耳！惠箴，不誠不敬之弊，敢不銘佩。惟頻年鬱結之懷，紙墨難罄；非少佐以談諧，則滿腔秋意，無復生機。張籍昔以此規退之，韓公亦以善戲不虐答之。

人言陰陽俱虧，須施峻補之劑；鄙意閣下春秋方盛，當非純補所能奏功，恐有風寒憂鬱夾雜其中。久病之後，自未可用克伐寒涼之品；何不概停百藥，靜養數月？徐察端倪，宜占勿藥之喜。

吾輩讀書，惟「敬」字「恆」字二端，是徹始徹終工夫。去歲揖別時，曾以「敬」字相助；今年致芝生書，亦以有恆爲告。蓋鄙人生平欠此二字工夫，至今老而無成，深自悔憾！故凡友人有下問者，輒以己之所悔爲言，勸人及時自勉。

致舍沅弟於惡巧惡盈之外，又曰：天道惡貳；貳者，多猜忌也，不忠誠也，無恆心也。趨時之效，茫如捕風，亦稍稍倦矣！歷年疚心之端，逐一補救，十已得其七八。

來示：『趨時者博無識之喜，損有道之真。』謹當書紳銘佩。吾齒髮已老，乃欲俛仰一

效枯樺；所謂『未得國能，徒失故步』者也！自宜仍守吾拙，不妄悅人，以副國志期待之厚。

前絨所稱大處著眼，小處下手；閣下推廣其義，引朱子所謂真正大英雄，須從臨深履薄做出，暨浩然之氣，斂然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。鄙人淺陋，何足語此？惟閱歷日久，險艱備嘗，覺心目中所規畫以爲高遠者，畢竟手之所持，足之所踐，何嘗做得到三四分？

革薄從忠，鄙意亦夙懷此志。特有天質本來之薄，有外物激之使薄；本來之薄，革之已極不易；激之使薄，尤覺旋革旋萌，毫無長進。深以爲愧！

古人謂寡言養氣，寡視養神，寡思養精；尊處勝友如雲，難以寡言，簿書如麻，難以寡視，或請寡思，以資少息乎？

閣下尙能黎明即起否？不可間斷。一事有恆，則萬事皆可漸振，毋以爲小端而忽之。至囑！

英年秀挺，自以專心讀書，不染官場氣習爲妥；卽世態人情，亦不宜遽令識透，早透則滴其本質而日趨於薄。既薄而返之醇厚，千難萬難！

居今之世，要以言遜爲宜；有過人之行而口不自明，有高世之功而心不自居，乃爲君子自厚之道。

國藩才知本拙，今精力憊甚，忽膺此重任，大懼隕越，爲天下笑，爲鄉里羞；請閣下側聽清議，如有顯然過失，大拂輿情者，卽祈立刻飛緘詳示。如其力不能改，別徐圖之；若此

心；則決不文過而憚改也。

位愈高則譽言日增，箴言日寡；望愈重則責之者多，恕之者少。閣下愛我，迥越恆俗，
以藥石之言相繩。弟每日行事，有日記一冊，附家報中；閣下如有不謂爲然之處，卽懇
逐條指示，不勝銘感！

凡沈疴在身，而人力可以自爲主持者，約有二端：一曰，以志帥氣；一曰，以靜制動。
人之疲憊不振，由於氣弱；而志之強者，氣亦爲之稍變。如貪早睡，則強起以興之；無聊賴
，則端坐以凝之；此以志帥氣之說也。久病虛怯，則時時有一畏死之見，憧擾於胸中，卽魂
夢亦甚不安恬，須將生前之名，身後之事，與一切妄念，剷除淨盡，自然有一種恬淡意味。
而寂定之餘，真陽自生。此以靜制動之法也。

方今天下大亂，人人皆懷苟且之心；出範圍之外，無過而問焉者。吾輩當自立準繩，自
爲守之，并約同志者共守之；無使吾心之賊，破吾心之牆子。

再出視師，痛改前此客氣用事之弊，以一勤字自勸；仰希仲山甫夙夜匪懈，陶桓公分陰
是惜之風。來示所引先勞之訓，蓋嘗有志焉而未逮

常守「花未全開月未圓滿」之戒，不稍涉驕矜之氣，則名位日隆矣。

公生平最好用心，尤好用心於無可如何之地。莊子有言：「達命之情者，不務知之所無
可奈何。」假如目下武漢江西，條有大變，是雖知之而無可奈何者也；假如吾輩三日不汗，
溘先朝露，是雖知之而無可奈何者也。願公於人力所能爲者，則略加思慮；於天命之無可奈

何者，則冥然不顧。

近惡聞高言深論，但好庸言庸行；雖以作梅之樸實，亦嫌其立論失之高深。其論公之病，侍亦虞其過於幽渺；願公從庸處淺處著想。聖人言不逆詐不億不信，吾輩且當不逆，死不億不起，以爲養生之法，不逆敗，不億不振，以爲行軍之法。

（以上書札）

（勉強）孟子曰：『口之於味也，目之於色也，耳之於聲也，鼻之於臭也，四肢之於安佚也，性也；有命焉。』君子不謂性也，人性本善，自爲氣稟所拘，物欲所蔽，則本性日失；故須學焉而後復之，失又甚者，須勉強而後復之。喪之哀也，不可以僞爲者也；然衰麻苦塊，觀物而痛創，自至蹙踊號呼，變節而涕洟隨之，是亦可勉強而致哀也。祭之敬也，不可以僞爲者也；然自盟至薦，將之以盛心，自朝至辰，勝之以強力，是亦可以勉強而致敬也。與人之和也，不可以僞爲者也；然揖讓拜跪，人不得而已則下之，筐篚豆籩，意不足而文則先之，是亦可以勉強而致和也。凡有血氣，必有爭心；人之好勝，誰不如我？讓諸己而不願，亦勿施於人，此強恕之事也；一日強恕，日日強恕，一事強恕，事事強恕，久之則漸近自然。以之修身，則順而安；以之涉世，則諧而祥。孔子之告子貢仲弓，孟子之言求仁，皆無先於此者。若不能勉強，而聽其自至，以頓鈍之質而希生安之效；見人之氣類與己不合，則隔膜棄置，甚或加之以不能堪，不復能勉強自抑，舍己從人，傲惰彰於身，乖戾著於外，鮮不及矣！莊子有言：『刻核太甚，則人將以不肖之心應之。』董生有言『強勉強問，則聞見博而

知益明；強勉行道，則德日進而大有功。」至哉言乎！故勉強之爲道甚博，而端自強恕始。

（君子小人）陳容有言曰：『仁義豈有常；蹈之則爲君子，違之則爲小人。』大哉言乎！仁者，物我無間之謂也；一有自私之心，則小人矣。義者，無所爲而爲之謂也；一有自利之心，則小人矣。同一日也，朝而公正則爲君子，夕而私利則爲小人；同一事也，初念公正則爲君子，轉念私利則爲小人。惟聖罔念作狂，惟狂克念作聖，所爭祇在幾微；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，造次必如是，顛沛必如是，一不如是，則流入小人而不自覺矣！所謂小人者，識見小耳，度量小耳。井底之蛙，所窺幾何？而自以爲絕倫之學；遼東之豕，所異幾何？而自以爲蓋世之勳。推以子子爲義，以硜硜爲信，以齷齪爲廉，此皆識淺而易以自足者也。君臣之知，須積誠以相感，而動疑主恩之過薄；朋友之交，貴積漸以相孚，而動怨知己之罕觀。其或兄弟不相容，夫婦不相信，父子不相亮，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。君子則不然，廣其識，則天下之大，棄若敝屣；堯舜之業，視若浮雲。宏其度，則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；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烏有所謂自私自利者哉？不此之求，而詭詭然號於衆曰：『吾，君子也。』當其自詡君子，深信不疑之時，讒者已嗤其爲小人矣！

（克勤小物）古之成大業者，多自克勤小物而來；百尺之樓，基於平地。十丈之帛，一尺一寸之所積也；萬石之鍾，一銖一兩之所累也。文王之聖，而自朝至於日中昃，不遑暇食；周公仰而思之，夜以繼日，幸而得之，坐以待旦；仲山甫夙夜匪懈，其勤若此，則無小無大，何事之敢慢哉？諸葛忠武爲相，自杖罪以上，皆親自臨決；杜慧度爲政，纖密一如治家；陶

侃綜理密微，雖竹頭木屑，皆儲爲有用之物。朱子謂：『爲學須銖積寸累。』爲政者，亦未不由銖積寸累，而克底於成者也。秦始皇石量書，魏明帝自案行尙書事，隋文帝衛士傳餐；皆爲後世所譏，以爲天子不當親理細事。余謂天子或可不親細事，若爲大臣者，則斷不可不親；陳平之問錢穀不知，問刑獄不知，未可以爲人臣之法也。凡陳功立事，必以目所共見者爲效；苟有車，必見其軾；苟有衣，必見其敝；苟爲博物君子，必見其著述滄家，抄撮累篋；苟爲躬行君子，必見其容色之碎盞，徒黨之感慕；苟善治民，必見其所居民悅，所去見思，苟善治軍，必見其有戰則勝。有攻則取；若不以目所共見者爲效，而但憑心所懸揣者爲高，則將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，以望空爲賢而笑勤恪；何晏鄧颺之徒，流風相扇，高心而空腹，尊己而傲物，大事細事，皆墮壞於冥昧之中，親者賢者，皆見拒於千里之外。以此而冀大業之成，不亦悖哉！孔子許仲弓南面之才，而雍以居敬爲行簡之本；蓋必能敬，乃無廢事也。

（才德）司馬溫公曰：『才德全盡，謂之聖人；才德兼亡，謂之愚人；德勝才謂之君子，才勝德謂之小人。』余謂德與才不可偏重；譬之於水，德在潤下，才即其載物溉田之用；譬之於木，德在曲直，才即其舟楫棟梁之用。德若水之源，才即其波瀾；德若木之根，才即其枝葉。德而無才以輔之，則近於愚人；才而無德以主之，則近於小人。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，故自命每願爲有才者；世人多不欲與小人爲緣，故觀人每好取有德者；大較然也。二者既不可兼，與其無德而近於小人，毋甯無才而近於愚人；自修之方，觀人之術，皆以此爲衡可矣。吾生平短於才，愛我者或謬以德器相許；實則雖曾任艱鉅，自問僅爲愚人。幸不以私智詭

謫鑿其愚，尚可告後昆耳。

（誠神）大聖固由生知，而其平生造次克念精誠，亦迥異於庸衆。聞韶盡善，則亡味至於三月；讀易寡過，則韋編至於三絕；文王則如見於琴，周公則屢入於夢；至誠所積，神奇應焉。故麟見郊而增感，鳳不至而興嘆；蓋其平日力學所得，自信爲天地鬼神所不違也。卽至兩楹夢奠之際，禱神爲臣之請，亦皆守禮循常，較然不欺其後；曾子易簣，誦戰兢之詩而自幸知免，猶有聖門一息不懈之風。後世若邵子之終，馬程諸人咸集；朱子之沒，黃蔡諸子并臨；亦皆神明朗徹，不負所學。昔人云：『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也。』若非精誠積於畢生，神志甯於夙昔，豈能取辦於臨時哉？

（兵氣）田單攻狄，魯仲連策其不能下，已而果三月不下；田單問之，仲連曰：『將軍之在卽墨，坐則織黃，立則仗鍤，爲士卒倡，將軍有死之心，士卒無生之氣。聞君言莫不揮涕奮臂而欲戰，此所以破燕也。當今將軍，東有掖邑之奉，西有淄上之娛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，有生之樂，無死之心，所以不勝也。』余嘗深信仲連此語，以爲不刊之論；同治三年，江甯克復後，余見湘軍將士，卽驕盈娛樂，慮其不可復用，全行遣撤歸農；至四年五月，余奉命至河南山東勦捻，湘軍從者極多，專用安徽之淮勇。余見淮軍將士，雖有振奮之氣，亦乏憂危之懷；竊用爲慮，恐其不能平賊。莊子云：『兩軍相對，哀者勝矣。』仲連所言，以憂勤而勝，以娛樂而不勝，亦卽孟子「生於憂患，死於安樂」之旨也。其後，余因疾病疏請退休，遂解兵柄；而合肥李相國，卒用淮軍以削平捻匪。蓋淮軍之氣尙銳，憂危以感士卒

之情，振奮以作三軍之氣，二者皆可以致勝，在主帥相時而善用之已矣。余專主愛勤之說，殆知其一，而不知其二也。聊志於此，以識吾見理之偏；亦見古人格言至論，不可舉一概百，言各有所當也。

〔勉強〕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，子順以魯仲連對；王曰：「魯仲連強作之者，非體自然也。」子順曰：「人皆作之，作之不止，乃成君子，作必不變，習與體成，則自然也。」余觀自古聖賢豪傑，多由強作而臻絕詣；淮南子曰：「功可強成，名可強成。」中庸曰：「或勉強而行之，及其成功一也。」近世論人者，或曰：「某也，向之所爲不如是，今強作如是，是不可信。」沮自新之途，而長儉惰之風，莫大乎此。吾之觀人，亦嘗有因此而失賢才者，追書以志吾過。

〔忠勤〕開國之際，若漢唐之初，異才畸士，大功偉烈，飄舉雲興，蓋全係乎天運，而人事不得與其間；至中葉以後，君子欲有所建樹以濟世而康屯，則天事居其半，人事居其半。以人事與天事爭衡，莫大乎「忠勤」二字；亂世多尚巧僞，惟忠者可以革其習；末俗多儉惰，惟勤者可以遏其流。忠不必有過人之才智，盡吾心而已矣；勤不必有過人之精神，竭吾力而已矣。能剖心肝以奉至尊，忠至而智亦生焉；能苦筋骨以捍大患，勤至而勇亦出焉。余觀近世賢哲，得力於此二字者，頗不乏人；余亦忝附諸賢之後，謬竊虛聲，而於「忠勤」二字，自愧十不逮一。吾家子姪，儻將來有出任艱鉅者，當勵忠勤以補吾之闕憾。忠之積於平日者，則自不妄語始；勤之積於平日者，則自不晏起始。

〔才用〕雖有良藥，苟不當於病，不逮下品；雖有賢才，苟不當於用，不逮庸流。梁麗可以衝城，而不可以窒穴；犛牛不可以捕鼠，騏驎不可以守閭，千金之劍，以之析薪，則不如斧；三代之鼎，以之墾田，則不如耜；當其時，當其事，則凡材亦奏神奇之效；否則鉏耨而終無所成。故世不患無才，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適宜也。魏無知論陳平曰：『今有尾生，孝已之行，而無益勝負之數，陛下何暇用之乎？』當戰爭之世，苟無益勝負之數，雖盛德亦無所用之。余生平好用忠賢者流，今老矣，始知樂之多不當於病也。

〔史書〕史記叙韓信破魏豹，以木罌渡軍；其破龍且，以囊沙壅水；竊嘗疑之。魏以大將柏直當韓信，以騎將馮敬當灌嬰，以步將項它當曹參，則兩軍之數，殆亦各不下萬人。木罌之所渡幾何，至多不過二三百人，豈足以制勝乎？沙囊壅水，下可滲漏，旁可橫溢；自非與工嚴塞，斷不能築成大堰，壅之使下流竟絕。如其寬河盛漲，則塞之固難，決之亦復不易；若其小港微流，易塞易決，則決後未必遂不可涉渡也。二者揆之事理，皆不可信。敍兵事莫善於史記，史公敍兵，莫詳於淮陰傳，而其不足據如此。孟子曰：『善信書，則不如無書。』君子之作事，既徵諸古籍，諏諸人言；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，庶不至冒昧從事耳。

〔陽剛〕漢初功臣，惟樊噲氣質較粗，不能與諸賢並論；淮陰侯所差與爲伍者也。然吾觀其人，有不可及者二：沛公初入咸陽，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千數，意欲留居之，噲輒諫止，謂：『此奢麗之物，乃秦之所以亡；願急還霸上，無留宮中。』一也。高祖即病臥禁中，詔戶者無得入羣臣；噲獨排闥直入，諫之以：『昔何其勇？今何其憊？』且引趙高之事

以爲鑒。二也。此二事者，乃不愧大人格君心者之所爲。蓋人稟陽剛之氣最厚者，其達於事理，必有不可掩之偉論；其見於儀度，必有不可犯之英風。噲之鴻門拔帷拔劍割彘，與夫霸上還軍之請，病中排闥之諫，皆陽剛之氣之所爲也；未有無陽剛之氣而能大有立於世者。有志之君子，養之無害可耳。

（漢文帝）天下惟誠不可掩；漢文帝之謙讓，其出於至誠者乎！自其初至代邸，西鄉讓三南鄉讓再，已歉然不敢當帝位之尊；厥後不肯建立太子，增祀不肯祈福，與趙佗書曰：『側室之子。』曰：『棄外奉藩。』曰：『不得不立。』臨終遺詔，戒重服，戒久臨，戒厚葬；蓋終始自覺不稱天子之位，不欲享至尊之奉。至於馮唐，衆辱而卒使盡言；吳王不朝而賜以几杖；句羣臣言朕過失，匡朕不逮；其謙讓發於中心惻怛之誠，蓋其德爲三代後僅見之賢主，而其心則自愧不稱帝王之職而已矣。夫使居高位者而常存愧不稱職之心，則其過必鮮；況大君而存此心乎？吾嘗謂，爲大臣者，宜法古帝王者三事：舜禹之不與也，大也；文王之不遑也，勤也；漢文之不稱也，謙也。師此三者，而出於至誠，其免於戾矣乎？

（周亞夫）周亞夫剛正之氣，已開後世言氣節者之風；觀其細柳勞軍；天子改容，已凜然不可犯。厥後將兵不救梁王之急，不肯侯王信，不肯王匈奴，六人皆秉剛氣而持正論，無所瞻顧，無所屈撓。後世西漢，若蕭望之朱雲；東漢，若楊震孔融之徒，其風節略與相近。不得因其死於非命而薄之也。惟其神鋒太雋，瞻矚太尊，亦頗與諸葛恪相近；是乃取响之道。君子師其剛而去其傲可耳。

〔言命〕孟子言治亂興衰之際，皆由人事主之，初不關乎天命；故曰，以齊王由反手也；曰，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；皆以人謀而操必勝之權，所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也。董子亦曰：「治，亂，興，廢，在於己，非天降命，不可得反。」與孟子之言相合矣。孔子曰：「天生德於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？天之未喪斯文，匡人其如予何？」亦似深信在己者之有權；然鳳鳥不至，河不出圖，有「吾已矣夫」之歎，又似以天命歸諸不可知之數。故答子服景伯曰：「道之將行，命也；道之將廢，命也。」語南宮适曰：「君子若人，尚德若人。」其隱然以天命爲難測。聖賢之言，微旨不同，在學者默會之焉耳。

〔功效〕苟有富，必能潤屋；苟有德，必能潤身。不必如孔子之溫良恭儉，孟子之睟面盎背，而後爲符驗也。凡盛德之君子，必有非常之儀範。是真龍，必有雲，是真虎，必有風。不必如程門之游楊尹謝，朱門之黃蔡陳李而後爲響應也。凡修業之大人，必有景從之徒黨；斯二者，其幾甚微，其效甚著，非實有諸己，烏可倖致哉？

一曰，慎獨則心安。自修之道，莫難於養心；心既知有善有惡，而不能實用其力以爲善去惡，則謂之自欺，方寸之自欺與否，蓋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；故大學之誠意章，兩言慎獨，果能好善如好好色，惡惡如惡惡臭，力去人欲以存天理，則大學之所謂「自慊」，中庸之所謂戒慎恐懼，皆能切實行之。即曾子之所謂：「自反而縮。」孟子之所謂：「仰不愧，俯不怍。」所謂：「養心莫善於寡欲。」皆不外乎是。故能慎獨，則內省不疚，可以對天地質鬼神，斷無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之時；人無一內愧之事，則天君泰然，此心常快足寬

平。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，第一尋樂之方，守身之先務也。

二曰，主敬則身強。敬之一字，孔門持以教人；春秋士大夫，亦常言之。至程朱，則千言萬語，不離此旨：『內而專靜純一，外而整齊嚴肅。』敬之工夫也。『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。』敬之氣象也。『修己以安百姓，篤恭而天下平。』敬之效驗也。程子謂：『上下於恭敬，則天地自位，萬物自育，氣無不和，四靈畢至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；』蓋謂敬則無美不備也。吾謂敬字切近之效，尤在能固人肌膚之會，筋骸之束；莊敬日強，安肆日偷，皆自然之徵應。雖有衰年病軀，一遇壇廟祭獻之時，戰陣危急之際，亦不覺神爲之悚，氣爲之振；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強矣。若人無衆寡，事無大小，一一恭敬，不敢懈怠；則身體之強健，又何疑乎？

三曰，求人則人悅。凡人之生，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；我與民物，其大本乃同出一源。若但知私己，而不知仁民愛物，是於大本一源之道，已悖而失之矣。至於尊官厚祿，高居人上，則有拯民溺救民飢之責；讀書學古，粗知大義，即有覺後知覺後覺之責；若但知自了，而不知教養庶彙，是於天之所以厚我者，辜負甚大矣。孔門教人，莫大於求仁，而其最切者，莫要於『欲立立人，欲達達人』數語；立者，自立不懼，如富人百物有餘不假外求，達者，四達不悖，如貴人登高一呼，羣山四應。人孰不欲己立己達？若能推以立人達人，則與物同春矣。後世論求仁者，莫精於張子之西銘；彼其視民胞物與，宏濟羣倫，皆事天者性分當然之事，必於此乃可謂之人，不如此，則曰悖德，曰賊。誠如其說，則雖盡

立天下之人，盡達天下之人，而曾無善勞之足言，人有不悅而歸之者乎？

四曰，習勞則神欽。凡人之情，莫不好逸而惡勞；無論貴賤智愚老少，皆貪於逸而憚於勞，古今之所同也。人一日所著之衣，所進之食，與一日所行之事，所用之力相稱，則旁人韙之，鬼神許之，以爲彼自食其力也；若農夫織婦，終歲勤動，以成數石之粟，數尺之布，而富貴之家，終歲逸樂，不營一業，而食必珍羞，衣必錦繡，酣豢高眠，一呼百諾，此天下最不平之事，鬼神所不許也。其能久乎？古之聖君賢相，若湯之味且不顯，文王日昃不遑，周公夜以繼日，坐以待旦；蓋無時不以勤勞自勵。無逸一篇，推之於勤則壽考，逸則天亡，歷歷不爽；爲一身計，則必操習技藝，磨鍊筋骨，困知勉行，操心危慮，而後可以增智慧而長才識。爲天下計，則必已飢已溺，一夫不獲，引爲余辜；大禹之周乘四載，過門不入，墨子之摩頂放踵，以利天下，皆極儉以奉身，而極勤以救民。故荀子好稱大禹墨翟之行，以其勤勞也。軍興以來，每見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艱苦者，無不見用於人，見稱於時；其絕無材技，不慣作勞者，皆唾棄於時，飢凍就斃。故勤則壽，逸則夭；勤則有材而見用，逸則無能而見棄；勤則博濟斯民，而神祇欽仰；逸則無補於人，而神鬼不歆。是以君子欲爲人神所憑依，莫大於習勞也。

格言四幅書贈李芋仙

身到，心到，眼到，手到，口到。

身到者：如作吏，則親驗命盜案，親查鄉里；治軍，則親巡營壘，親冒矢石是也。心到者，凡事苦心剖晰；大條理，小條理，始條理，終條理，先要孽得開，後要括得攏是也。眼

到者，著意看人，認真看公牘是也。手到者，於人之短長，事之關鍵，隨筆寫記，以備遺忘是也。口到者，於使人之事，繁衆之辭，既有公文，又不憚再三苦口丁寧是也。余近與寮友論治事之法，錄貽芋仙共證之。

讀古書，以訓詁爲本；作詩文，以聲調爲本；事親，以得歡心爲本；養生，以少惱怒爲本；立身，以不妄語爲本；治家，以不晏起爲本；居官，以不要錢爲本；行軍，以不擾民爲本。右八者，余庚申六月書於日記冊中，用以自警；厥後軍事無利，每於家言中錄此以誡子弟。芋仙屬書居官格言，因錄一通。此八者，後四語尤爲吃緊，或出或處，不可離也。以才自足，以能自矜；則爲小人所忌，亦爲君子所薄。

老莊之旨，以此爲最要，故再三言之而不可已。南榮、魋、臯、穀至老子之所，老子曰：『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？』國藩每讀之，不覺失笑；以仲尼之溫恭儉讓，常以周公才美驕吝爲戒。而老子猶曰：『去汝之躬，矜與容智。』雖非事實，而老子之所惡於儒術者，舉可知已。莊生尤數數言此，吾最愛徐無鬼篇中語曰：『學一先生之言，則暖曖姝姝而私自悅也。』又曰：『以賢臨人，未有得人者也；以賢下人；未有不得人者也。』

古之善爲詩古文者其工夫皆在詩古文之外；若尋行數墨以求之索之愈迫，則去之愈遠矣。余好讀歐陽公送徐無黨南歸序，乃知古之賢者，其志趣殊不願以文人自命；東坡讀少陵『許身稷契及舜皋十六相』等句，以謂此老胸中大有事在。大抵經綸雷雨，關乎遺際，非人力所能強；至於襟期澹泊，遺外聲利，則學者人人可勉也。

書贈弟六則

〔清〕記曰：『清明在躬。』吾人身心之間，須有一種清氣；使子弟飲其和，鄉黨薰其德，庶幾積善可以致祥。飲酒太多，則氣必昏濁；說話太多，則神必躁擾。弟於此二弊，皆不能免，欲葆清氣，首貴飲酒有節，次貴說話不苟。

〔儉〕凡多欲者，不能儉；好動者，不能儉。多欲，如好衣，好聲色，好書畫古玩之類，皆可浪費破家；弟向無癖嗜之好，而頗有，好動之幣。今日思作某事，明日思訪某客；所費日增而不覺。此後講求儉約，首戒好動，不輕出門，不輕舉事；不特不作無益之事，即修理橋梁道路寺觀善堂，亦不可輕作舉動，多則私費大矣。其次，則僕從宜少，所謂「食之者寡」也；其次，則送情宜減，所謂「用之者舒」也。否則，今日不儉，異日必多欠債；既負累於親友，亦貽累於子孫。

〔明〕三達德之首曰智；智，即明也。古來豪傑，動稱英雄，英，即明也。明有二端：人見其近，吾見其遠，曰高明；人見其粗，吾見其細，曰精明。高明者，譬如室中所見有限，登樓則所見遠矣；登山則所見更遠矣，精明者，譬如至微之物，以顯微鏡照之，則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；又如粗糙之米，再春則粗糠全去，三春四春則精白絕倫矣。高明由於天分，精明由於學問；吾兄弟忝居大家，天分均不甚高明，專賴學問以求精明。好問若買顯微之鏡，好學者春上熟之米，總須心中極明，而後口中可斷。能明而斷，謂之英斷；不明而斷，謂之武斷。武斷自己之事，為害猶淺，武斷他人之事，招怨實深；惟謙退而不肯輕斷，最足養福。

(慎) 古人曰欽，曰敬，曰謙，曰虔恭，曰謹，曰祇懼；皆慎字之義也。慎者，有所畏憚之謂也。居心不循天理，則畏天怒；作事不順人情，則畏人言；少賤，則畏父師畏官長；老年，則畏後生之竊議；高位，則畏僚屬之指摘。凡人方寸有所畏憚，則過必不大，鬼神必從而原之；若嬉遊鬪牌等事而毫無忌憚，壞鄰黨之風氣，作子孫之榜樣，其所損者大矣。

(怒) 聖門好言仁，仁，卽恕也。曰富，曰貴，曰成，曰榮，曰譽，曰順，此數者，我之所喜，人亦皆喜之；曰貧，曰賤，曰敗，曰辱，曰毀，曰逆，此數者，我之所惡，人亦皆惡之。吾輩有聲勢之家，一言可以榮人，一言可以辱人。榮人則得名得利得光耀；人尙未必感我；何也？謂我有勢幫人不難也。辱人，則受刑受罰受苦惱，人必恨我刺骨；何也？謂我倚勢欺人太甚也。吾兄弟須從「恕」字痛下工夫，隨在皆設身以處地，我要步步站得穩，須知他人也要站得穩，所謂立也；我要處處行得通，須知他人也要行得通，所謂達也。今日我處順境，預想他日也有處逆境之時；今日我以盛氣凌人，預想他日人亦以盛氣凌我之身，或凌我之子孫。常以恕字自惕，常留餘地處人，則荆棘少矣。

(靜) 靜則生明，動則多咎，自然之理也；家長好動，子弟必紛紛擾擾，朝生一策，暮設一計，雖嚴禁之而不能止。欲求一家之安靜，先求一身之清靜。靜有二道：一曰，不入是非之場；二曰，不入勢利之場。鄉里之詞訟曲直，於我何干？我若強爲剖斷，始則賠酒飯，後則惹怨恨；官場之得失升沉，於我何涉？我若稍爲干預，小則招議論，大則挂彈章。不若一概不管，可以斂後輩之躁氣，卽可保此身之清福，

(以上雜著)

新式標點 曾國藩名言類鈔

治 學

子序之爲人，予至今不能定其品；然識見最大且精，嘗教我云：「用功譬若掘井；與其多掘數井而皆不及泉，何若老守一井，力求及泉，而用之不竭乎？」此語正與予病相合，蓋予所謂掘井多而皆不及泉者也！

天下萬事萬理，皆出於「乾」「坤」二卦：卽以作字論之，純以神行，大氣鼓盪，脈絡周道，潛心內轉，此「乾」道也；結構精巧，向背有法，修短合度，此「坤」道也；凡乾以神氣言，凡坤以形質言，「禮樂不可斯須去身」卽此道也。樂本於乾，禮本於坤。作字而優游自得，真力彌滿者，卽樂之意也；絲絲入扣，轉折合法者，卽禮之意也。

吾輩讀書，只有兩事：一者進德之事，講求乎誠，正，修，齊之道，以圖無忝所生；一者修業之事，操習乎記，誦，詞，章之術，以圖衛其身。進德之事，難以盡言，至於修業以衛身，吾請言之：衛身，莫大於謀食；農，工，商，勞力以求食者也；士，勞心以求食者也。故或食祿於朝，教授於鄉，或爲傳食之客，或爲入幕之賓；皆須計其所業，足以得食而無愧。科名者，食祿之階也；亦須計吾所業，將來不至尸位素餐，而後得科名而無愧。食之不得，窮通由天作主，予奪由人作主；業之精不精，則由我作主。然吾未見業果精而終不得

食者也。農果力耕，雖有饑饉，必有豐年；商果積貨，雖有壅滯，必有通時；士果能精其業，安見其終不得科名哉？即終不得科名，又豈無他途求食者哉？然則特患業之不精耳！求業之精，別無他法，曰「專」而已矣。諺曰：『藝多不養身，』謂不專也，吾掘井多而無泉可飲，不專之咎也。苟能發奮自立，則家塾可讀書，即曠野之地，熱鬧之場，亦可讀書；負薪牧豕，皆可讀書。苟不能發奮自立，則家塾不宜讀書；即清淨之鄉，神仙之境，皆不能讀書。何必擇地？何必擇時？但自問立志之真不真耳！

人不讀書則已，亦既自名曰「讀書人」，則必從事於大學。大學之綱領有三：明德，新民，止至善，皆我分內事也。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，謂此三項，與我身了不相涉，則讀書何用？雖使能文能詩，博雅自詡，亦只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！豈得謂之「明理有用」之人也乎？朝廷以制藝取士，亦謂其代聖賢立言，必能明聖賢之理，行聖賢之行，可以居官蒞民，整躬率物也；若以明德新民爲分外事，則雖能文能詩，而於修己治人之道，實茫然不講；朝廷用此等人作官，與用牧豬奴作官，何以異哉？然則既自名爲讀書人，則大學之綱領，皆己身切要之事，明矣。其條目有八，自我觀之，其致功之處，則僅二者而已。曰「格物」，曰「誠意」。「格物，致知之事也；誠意，力行之事也。物者何，即所謂本末之物也。身，心，意，知，家，國，天下，皆物也；天地萬物，皆物也；日用常行之事，皆物也。格者，即物而窮其理也。如事親定省，物也；究其所以當定省之理，即格物也。事兄隨行，物也；究其所以當隨行之理，即格物也。吾心，物也；究其存心之理，又博究其省察涵養以存心之理，

即格物也。吾身，物也；究其敬身之理，又博究其立齊坐尸以敬身之理，即格物也。每日所看之書，句句皆物也；切己體察，窮究其理，即格物也；——此致知之事也。所謂誠意者，即其所知而力行之，是不欺也；知一句，便行一句，此力行之事也。此二者並進，下學在此，上達亦在此。

諍易旅卦，喪其童僕，象曰：「以旅與下，其義喪也。」解之者曰：「以旅與下者，謂視童僕如旅人，刻薄寡恩，漠然無情，則童僕亦將視主上如逆旅矣！」余待下雖不刻薄，而頗有視如逆旅之意，故人不盡忠；以後余當視之如家人手足也。分雖嚴明，而情貴周通。

課程

主敬 整齊嚴肅，無時不懼；無事時心在腔子裏，應事時專一不雜。

靜坐 每日不拘何時，靜坐一會；體驗靜極生陽，來復之仁心，正位凝命，如鼎之

鎮。

早起 黎明即起，醒後勿沾戀。

讀書不 二 一書未點完，斷不看他書；東繙西閱，都是徇外爲人。

讀史 廿三史每日讀十葉，雖有事不間斷

寫日記 須端楷，凡日間過惡，——身過，心過，口過，——皆記出，終身不間斷。

日知其所亡 每日記茶餘偶談，一則。分爲德行門，學問門，經濟門，藝術門。

月無忘所能 每月作詩文數首，以驗積理之多寡，養氣之盛否。

謹言 刻刻留心。

養氣 無不可對人言之事，氣藏丹田。

保身 謹遵大人手諭，節欲，節勞，節飲食。

作字 早飯後作字，凡筆墨應酬，當作自己功課。

夜不出門 曠功疲神，切戒切戒。

兄意教館之荒功誤事，較之家塾爲尤甚。與其出而教館，不如靜坐家塾。若云一出家塾，便有明師益友，則我境之所謂明師益友者，我皆知之，且已夙夜熟籌之矣。同學之人，類皆庸鄙無志者，又最好訕笑人；其笑法不一，總之不離乎輕薄而已。四弟若到衡陽去，必以翰林之弟相笑。薄俗可惡，鄉間無朋友，實是第一恨事！不惟無益，且大有損。習俗染人，所謂「與鮑魚處，亦與之俱化」也。

凡從師必久而後可以獲益。四弟與季弟，今年從覺菴師，若地方相安，則明年仍可從遊；若一年換一處，是即無恆者見異思遷也！欲求長進難矣。窮經必專一經，不可泛鶩；讀經以「研尋義理」爲本，「考据名物」爲末。讀經有一「耐」字訣，一句不通，不看作句；今日不通，明日再讀；今年不精，明年再讀；此所謂耐也。讀史之法，莫妙於設身處地；每看一處，如我便與當時之人，酬酢笑語於其間。不必人人皆能記也，但記一人，則恍如接其人；不必事事皆能記也，但記一事，則恍如親其事。經以窮理，史以考事，舍此二者，更別無學矣。蓋自西漢以至於今，識字之儒，約有三途：曰，義理之學；曰，考据之學；曰，詞章

之學；各執一途，互相詆毀。兄之私意，以爲義理之學最大。義理明則躬行有要，而經濟有本；詞章之學，亦所以發揮義理者也。考據之學，吾無取焉矣！此三途者，皆從事經史，各有門徑。吾以爲欲讀經史，但當研究義理，則心一而不紛。是故經則專守一經，史則專熟一代，讀經史則專主義理；此皆守約之道，確乎不可易者也。若夫經史而外，諸子百家，汗牛充棟，或欲閱之，但當讀一人之專集，不當東翻西閱。如讀昌黎集，則目之所見，耳之所聞，無非昌黎；以爲天地間，除昌黎集而外，更無別書也。此一集未讀完，斷斷不換他集，亦「專」字訣也。讀經，讀史，讀專集，講義理之學，此有志者，萬不可易者也，聖人復起，必從吾言矣。

近年得一二良友，知有所謂經學者，經濟者，有所謂躬行實踐者，始知范韓可學而至也，馬遷韓愈亦可學而至也，程朱亦可學而至也；慨然思盡滌前日之污，以爲更生之人，以爲父母之肖子，以爲諸弟之先導。無如體氣本弱，耳鳴不止；稍稍用心，便覺勞頓。每日思念，天既限我以不能苦思，是天不欲成我之學問也；故近日以來，意頗疏散。計今年若可得一差，能還一切舊債，則將歸田養親，不復戀戀於利祿矣！竊識幾字，不敢爲非，以蹈大戾已耳；不復有志於先哲矣！

功課無一定呆法，但須專耳。余從前教諸弟，常限功課；近來覺限人以課程，往往強人以所難。苟其不願，雖日日遵照限程，亦復無益。故近來教弟，但有一「專」字耳。

無論何書，總須從首至尾，通看一遍；不然，亂繙幾葉，摘鈔幾篇，而此書之大局精

處，茫然不知也。學詩從中州集入亦好，然吾意讀總集，不如讀專集；此事人人意見各殊，嗜好不同。吾之嗜好，於五古則喜讀文選，於七古則喜讀昌黎集，於五律則喜讀杜集，七律亦最喜杜詩；而苦不能步趨，故兼讀元遺山集。吾作詩最短於七律，他體皆有心得；惜京都無人可與暢語者。爾要學詩，先須看一家集，不要東繙西閱；先須學一體，不可各體同學。蓋明一體，則皆明也。

然吾所教爾楷法者，尚有二事焉：一曰，換筆。古人每筆中間，必有一換，如繩索然；第一股在上，一換則第二股在上，再換則第三股在上也。筆尖之著紙者，僅少許耳；此少許者，吾當作四方鐵筆，用起處，東方在左，西方向右，一換則東方向右矣。筆尖無所謂方也，我心中常覺其方；一換而東，再換而北，三換而西，則筆尖四面有鋒，不僅一面相向矣。二曰，結字有法。結字之法無窮，但求胸有成竹耳；六弟之信，文筆拗而勁；九弟文筆婉而達，將來皆必有成。每日習字不必多，作百字可耳；讀背誦之書不必多，十葉可耳；看涉獵之書不必多，亦十葉可耳。但一部未完，不可看他部，此萬萬不易之道！古文，詩賦，四六，無所不作；行之有常，將來百川分流，同歸於海。則通一藝，即通衆藝；通於藝，即通於道，初不分而二之也。使知大本大原，則心有定向，而不至數搖搖無著。

吾所望於諸弟者，不在科名之有無。第一，則孝弟爲端；其次，則文章不朽。諸弟若果能自立，當務其大者遠者，毋徒汲汲於進學也。

年過二十，總以看書爲主。我境惟彭薄野先生看書格多，自後無一人講究者，大抵爲考

試文章所誤。殊不知看書與考試，全不相礙；彼不看書者，亦仍不利考如故也。我家諸弟，此時無論考試之利不利，無論文章之工不工，總以看書爲急務。不然，則年歲日長，科名無成，學問亦無一可靠，將來求爲塾師而不可得。或經，或史，或詩集，文集，每日總宜看二十葉。

學問之道無窮，而總以『有恆』爲主；兄往年極無恆，近年略好，而猶未純熟。自七月初一起至今，則無一日間斷，每日臨帖百字，鈔書百字，看書少亦須滿二十葉，多則不論。雖極忙，亦須了本日功課；不以昨日耽擱，而今日補做，不以明日有事，而今日預做。

四弟之詩，又有長進；第命意不甚高超，聲調不甚響亮。命意之高，須要透過一層，如說考試，則須說科名是身外物，不足介懷，則詩意高矣；若說必以得科名爲榮，則意淺矣。舉此一端，餘可類推；腔調則以多讀詩爲主，熟則響矣。

論袁詩，論作字，亦皆有所見；然空言無益，須多做詩，多臨帖，乃可談耳。譬如人欲進京，一步不行，而在家空言進京程途，亦何益哉？即言之津津；人誰得而信之哉？

學詩無別法，但須看一家之專集，不可讀選本，以汨沒性靈，至要！至要！吾於五七古學杜韓，五七律學杜；此二家無一字不細看。外此則古詩學蘇黃，律詩學義山；此三家亦無一字不看。五家之外，則用功淺矣。

但須日日用功，萬不必作嘆老嗟卑之想。譬如人欲至京師，一步不動，而長吁短嘆，但曰：「京師之遠，豈我所能到乎？」則旁觀者必笑之矣！吾願吾弟步步前行，日日不止，自

有到期，不必計算遠近，而徒長吁短歎也。

諸弟讀書不可不多，用功不可不勤，切不可時時爲科第仕宦起見。若不能看透此層道理，則雖巍科顯宦，終算不得祖父之賢肖，我家之功臣。若能看透此道理，則我欽佩之至。每日所看之書，句句皆物也；切己體察，窮究其理，卽格物也。此致知之事也。所謂誠意者，卽其所知而力行之，是不欺也；知一句，便行一句，此力行之事也。此二者並進，下學在此，上達亦在此。吾友吳竹如，格物工夫頗深，一事一物，皆求其理。倭良峯先生，則誠意工夫極嚴，有日課冊，一日之中，一念之差，一事之失，一言之默，皆筆之於書；書皆楷字，三月則訂一本，自乙未年起，今三十本矣。蓋其慎獨之嚴，雖妄念偶動，必卽時克治，而著之於書；故所讀之書，句句皆切身之要藥。

凡人無不可爲聖賢，絕不係乎讀書之多寡。吾弟誠有志於此，須熟讀小學及五種遺規二書；此外各書能讀固佳，不讀亦初無所損。可以爲天地之完人，可以爲父母之肖子，不必因讀書，而後有所加於毫末也。匪但四六古詩，可以不看；卽古文爲吾弟所願學者而不看，亦自無妨。但守小學遺規二書，行一句，算一句；行十句，算十句，賢於記誦詞章之學萬萬矣！紀澤兒讀書記性不好，悟性較佳；若令其句句讀熟，或責其不可再生，則愈讀愈蠢，將來仍不能讀完經書。諸子植弟將澤兒未讀之經，每日點五六百字，教一遍，解一遍，令其讀十遍，不必能背誦，不必常溫習；待其草草點完之後，將來看經解，亦可求熟。若疊讀，疊記，疊溫，斷不能久熟，徒耗日功而已！諸弟必以兄言爲不然；吾閱歷甚多，問之朋友皆以

爲然。兒姪輩寫字亦要緊，須令其多臨帖；臨行草字，亦自有益，不必禁之。

紀澤兒記性平常，不必力求背誦；但宜常看生書，講解數遍，自然有益。

紀澤兒讀書，記性平常，讀書不必求熟，且將左傳禮記於今秋點畢，以後聽兒之自讀自思；成敗勤惰，兒當自省而圖自立焉。吾與諸弟，惟以身垂範而教子姪，不在誨言之諄諄也。

凡讀書有難解者，不必遽求甚解；有一字不能記者，不必苦求強記。只須從容涵泳，今日看幾篇，明日看幾篇，久久自然有益。但於已閱過者，自作暗號，略批幾字；否則歷久忘其爲已閱未閱矣。

讀書不求強記，此亦養身之道。凡求強記者，尙有好名之心，橫互於方寸，故愈不能記；若全無名心，記亦可，不記亦可，此心寬然無累，反覺安舒，或反能記一二處，亦未可知。

余在軍中，不廢學問，讀書寫字，未甚間斷；惜年老眼矇，無甚長進。爾今未弱冠，一刻千金，切不可浪擲光陰！

看漢書有兩種難處：必先通於小學訓詁之書。而後能識其假借奇字；必先習於古文辭章之學，而後能讀其奇篇奧句。爾於小學古文，兩者皆未曾入門，則漢書中不能識之字，不可解之句，多矣；欲通小學，須略看段氏說文，經籍纂詁二書。王懷祖（名念孫，高郵州人）先生，有讀書雜誌。中於漢書之訓詁，極爲精博，爲魏晉以來，釋漢書者所不能及。欲明古

文，須略看文選，及姚姬傳之古文辭類纂二書。班孟堅最好文章，故於賈誼，董仲舒，司馬相如，東方朔，司馬遷，楊雄，劉邦，匡衡，谷永諸傳，皆全錄其著作。即不以文章名家者，如賈山鄒陽等四人傳，嚴助朱買臣等九人傳，趙充國屯田之奏，韋元成議禮之疏，以及貢禹之章，陳湯之奏獄，皆以好文之故，悉載鉅篇。如賈生之文，既著於本傳，復載於陳涉傳，食貨志等篇。子雲之文，既著於本傳，復載於匈奴傳，王貢傳等篇。極之充國贊酒箴，亦皆錄入各傳。蓋孟堅於典雅環瑋之文，無一字不甄采。爾將十二帝紀閱畢後，且先讀列傳。凡文之爲昭明暨姚氏所選者，則細心讀之；即不爲二家所選，則另行標識之。若小學，古文二端，略得途徑，其於讀漢書之道，思過半矣。

余性喜讀書，每日仍看數十頁，亦不免拋荒軍務；然非此則更無以自怡也。紀澤看漢書，須以勤敏行之；每日至少亦須看二十頁，不必惑於在精不在多之說，今日半頁，明日數頁，又明日耽擱間斷，或數年而不能畢一部。如煮飯然，歇火則冷，小火則不熟；須用大柴大火，乃易成也。甲五經書已讀畢否？須速點速讀，不必一一求熟；恐因求熟二字，而終身未能讀完經書。

在家無事，每日可仍臨帖一百字，將浮躁處大加收斂。心以收斂而細，氣以收斂而靜；於字也有益，於身，於家皆有益。

作字大約握筆宜高，能握至管頂者爲上；握至管頂之下寸許者次之；握至毫以上寸許者亦尙可習；若握近毫根，則雖寫好字，亦不久必退，且斷不能寫好字。吾驗之於己身，驗之

於朋友，皆歷歷可徵。紀澤以後宜握管略高；縱低亦須隔毫根寸餘。又須用油紙摹帖，較之臨帖勝十倍。

經義述聞，博洽精深，非初學所能看，目下不必看也；看注疏時有不能解者，偶一繙查則可耳。

澤兒問橫筆磔法，如右手擲石以投人。若向左邊平擲，則不得勢；若向右邊往上擲，則與捺末之磔相似，橫末之磔亦猶是也。化度寺碑，磔法最明，家中無之；張猛龍碑同州聖教序，磔法亦明，可細閱。

習大字，總以間架緊爲主。寫成之後，貼於壁上觀之，則妍媸自見矣。

望溪經學，勇於自信，而國朝鉅儒，多不甚推服；四庫書目中，於望溪每有貶詞；最後皇清經解中，並未收其一冊一句。姬傳先生雖推崇方氏，亦不稱其經說；其古文號爲一代正宗，國藩少年好之；近十餘年，亦別有宗尙矣。國藩於本朝大儒學問，則宗顧亭林王懷祖兩先生；經濟則宗陳文恭公。

弟平日寫信，條理清晰，而失之繁冗，往往於業經說明之事，再加一二層，反覺無當。此次一意承接，不漏不蔓，可喜之至！此後弟每動筆，不患其不明，患其太多；意盡則止，辭足則止，不必再添也。

弟讀邵子詩，領得「恬淡冲融」之趣，此是襟懷長進處。自古聖賢豪傑文人才士，其志事不同，而其豁達光明之胸，大略相同。以詩言之，必先有「豁達光明」之識，而後有恬淡

冲融之趣。如李白韓退之杜牧之，則豁達處多，陶淵明孟浩然白香山，則冲淡處多。杜蘇二公，無美不備；而杜之五律最冲淡，蘇之七古最豁達。邵堯夫雖非詩之正宗，而豁達冲淡二者兼全。吾好讀莊子，以其豁達，足益人胸襟也。去年所講「生而美者，若知之，若不知之，若聞之，若不聞之」一段，最爲豁達。推之卽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，亦同此襟懷也。吾輩現辦軍務，係處功利場中，宜刻刻勤勞，如農之力穡，如賈之趨利，如篙工之上灘，早作夜思，以求有濟。而治事之外，此中卻須有一段「豁達冲融」氣象。二者並進，則勤勞而以恬淡出之，最有意味。余所以令刻「勞謙君子」印章與弟者，此也。

弟之文筆，亦不宜過自菲薄，近於自棄。余是壬子出京，至今十二年，自問於公牘，書函，軍事，吏事，應酬，書法，無事不長進。弟今年四十，較我壬子之時，尙少三歲，而謂此後便無長進，欺人乎？自棄乎？弟文有不簡之處，無不暢之處；不過用功一年二載，便可大進。昔溫弟諫余曰：「兄精神並非不足，乃吝惜不用耳。」余今亦以此意諫弟也。

余平日好讀東坡上神宗皇帝書，亦取其軒爽也，弟可常常取閱，多閱數十遍，自然益我神智。譬如飲食，但得一殺適口充腸，正不必求多品也。

鳴原堂論文鈔，東坡萬言書；弟閱之如尙有不能解者，宜寫信來問。弟每次問幾條，余每次批幾條；兄弟論文於三千里外，亦不減對床風雨之樂。弟以不能文爲此生缺憾，宜趁此家居時，苦學二三年，不可拋荒片刻也。

所謂四象者，識度卽太陰之屬，氣勢卽太陽之屬，情韻少陰之屬，趣味少陽之屬。其中

所選之文，頗失之過於高古。弟若依此四門，而另選稍低者，平日所嗜者，鈔讀之，必有進益；但趣味一門，除我所鈔者外，難再多選耳。

曾以爲學四字，勗兒輩：一曰，看生書宜求速，不多閱則太陋；一曰，溫舊書宜求熟，不背誦則易忘；一曰，習字宜有恆，不善寫則如身之無衣，山之無木；一曰，作文宜苦思，不善作則如人之啞不能言，馬之跛不能行。四者缺一不可。蓋閱歷一生，而深悔之者。今亦望家中諸姪力行之。養生與力學，二者兼營并進，則志強而身亦強，或是家中振興之象。

讀書之法：看，讀，寫，作，四者；每日不可缺一。看者，如爾去年看史記，漢書，韓文，近思錄，今年看周易折中之類是也；讀者，如四書，詩，書，易經，左傳，諸經，昭明文選，李杜韓蘇之詩，韓歐曾王之文；非高聲朗誦，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，非密咏恬吟，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。譬之富家居積，看書則在外貿易，獲利三倍者也；讀書則在家慎守，不輕花費者也。譬之兵家戰爭，看書則攻城略地，開拓土宇者也；讀書，則深溝堅壘，得地能守者也。看書，與子夏之「日知所亡」相近，讀書，與「無忘所能」相近，二者不可偏廢。至於寫字，真行篆隸，爾頗好之，切不可間斷一日。既要求好，又要求快；余生平因作字遲鈍，喫虧不少，爾須力求敏捷，每日能作楷書一萬，則幾矣。至於作諸文，亦宜在二三十歲立定規模，過三十後則長進極難；作四書文，作試帖詩，作律賦，作古今體詩，作古文，作駢體文，數者不可不一講求，一一試爲之。少年不可怕醜，須有「狂者進取」之趣；此時不試爲之，則後此將不肯爲矣。

離婁首章「上無道揆，下無法守。」我往年讀之，亦無甚警惕。近歲在外辦事，乃知上之人必揆諸道，下之人必守乎法。若人人以道揆自許，從心而不從法，則下凌上矣！愛人不親章，往年讀之，不甚親切；近歲閱歷日久，乃知治人不治者。智不足也！

凡作詩最宜講究聲調：余所選鈔五古九家，七古六家，聲調皆極鏗鏘，耐人百讀不厭；余所未鈔者，如左太冲江文通陳子昂柳子厚之五古，鮑明遠高逵夫王摩詰陸放翁之七古，聲調亦清越異常。欲作五古，七古，須熟讀五古七古各數十篇，先之以高聲朗誦，以昌其氣；繼之以密咏恬吟，以玩其味。二者并進，使古人之聲調，拂拂然若與我之喉舌相習，則下筆爲詩時，必有句調湊赴腕下；詩成自讀之，亦自覺琅琅可誦，引出一種興會來。古人云：『新詩改罷自長吟。』又云：『煨詩未就且長吟。』可見古人慘淡經營之時。亦純在聲調上下工夫。蓋有字句之詩，人籟也；無字句之詩，天籁也。解此者，能使天籁人籟，湊拍而成，則於詩之道，思過半矣！

作字，須講究墨色：古來書家，無不善使墨者。能令一種神光活色，浮於紙上，固由臨池之勤，染翰之多所致；亦緣於墨之新舊濃淡，用墨之輕重疾徐，皆有精意運乎其間，故能使光氣常新也。

凡作一事，無論大小難易，皆宜有始有終：作字時先求圓勻，次求敏捷。若一日能作楷書一萬，少或七八千，愈多愈熟，則手腕毫不費力。將來以之爲學，則手鈔羣書；以之從政，則案無留牘。無窮受用，皆自寫字之「勻而且捷」生出。

凡漢人傳注，唐人之疏，其惡處在確守故訓，失之穿鑿，其好處在確守故訓，不參私見。釋謂爲勤，尙不數見；釋言爲我，處處皆然。蓋亦十口相傳之話，而不復顧文氣之不安。如伐木爲文王與友人入山，鴛鴦爲明王交於萬物，同一穿鑿。朱子集傳，一掃舊障，專在涵泳神味，虛而與之委蛇。然如鄭風諸什，注疏以爲皆刺忽者固非；朱子以爲皆淫奔者，亦未必是。治經之時，無論看注疏，看朱傳，總宜虛心求之。其愜意者，則以硃筆識出。其懷疑者，則以另冊寫一小條，或多爲辨論，或僅著數字，將來疑者漸晰，又記於此條之下。久久漸成卷帙，則自然日進。

所臨隸書，孔宙碑筆太拘束，不甚鬆活，想係執筆太近毫之故，以後須執於管頂。余以執筆太低，終身喫虧，故教爾趁早改之。

國朝大儒，於天文歷數之學，講求精熟，度越前古。自梅定九王寅旭以至江戴諸老，皆稱絕學；然皆不講占驗，但講推步。占驗者，觀星象雲氣，以下吉凶；史記天官書，漢書天文志是也，推步者，測七政行度，以定授時；史記律書，漢書律歷志是也，秦味經先生之觀象授時，簡而得要。

寫字之中鋒者，用筆尖著紙，古人謂之蹲鋒，如獅蹲，虎蹲，犬蹲之象；偏鋒者，用筆毫之腹著紙，不倒於左，則倒於右，當將倒未倒之際，一提筆則爲蹲鋒；是用偏鋒者，亦有中鋒時也。

大抵寫字只有用筆結體兩端：學用筆，須多看古人墨蹟；學結體，須用油紙摹古帖。此

二者，皆決不可易之理。小兒寫影，本肯用心者，不過學數月，必與其摹本字相肖。吾自三十時，已解古人用筆之意，只爲欠卻閒架工夫，便爾作字不成體段。平生欲將柳誠懸趙子昂兩家合爲一爐，亦爲閒架欠工夫，有志莫遂。爾以後當從閒架用一番苦功，每日用油紙摹帖，或百字，或二百字；不過數月，閒架與古人逼肖，而不自覺。能合柳趙爲一，此吾之素願也。不能，則隨爾自擇一家；但不可見異思遷耳。

不特寫字宜摹仿古人閒架，卽作文亦宜摹仿古人閒架。詩經造句之法，無一句無所本；左傳之文，多現成句調；揚子雲爲漢代文宗，而其太玄摹易，法言摹論語，方言摹爾雅，十

二篇摹虞箴，長楊賦摹難蜀，父老解嘲摹客難，甘泉賦摹大人賦，劇秦美新摹封禪文，諫不許單于朝書摹國策信陵君諫伐韓，幾於無篇不摹。卽韓歐曾蘇諸巨公之文，亦皆有所摹擬，以成體段。

趙文敏集古今之大成，於初唐四家內，師虞永興而參以鍾紹京。以此上窺二王，下法山谷，此一徑也；於中唐師李北海；而參以顏魯公與徐季海之沈著，此一徑也；於晚唐師蘇靈芝，此又一徑也。由虞永興溯二王，及晉六朝諸賢，世所稱南派者也；由李北海以溯歐褚，及魏北齊諸賢，世所稱北派者也。爾欲學書，須窺尋此兩派之所以分。南派以神韻勝，北派以魄力勝。宋四家蘇黃近於南派，米蔡近於北派，趙子昂欲合二派而匯爲一。爾從趙法入門，將來或趨南派，或趨北派，皆可不迷於所往。

買書不可不多，而看書不可不知所擇。以韓退之爲千古大儒，而自述其所服膺之書，不

過數種。曰易，曰書，曰詩，曰春秋，左傳，曰莊子，曰離騷，曰史記，曰相如子雲。柳子厚自述其所得，正者曰易，曰書，曰詩，曰禮，曰春秋；旁者曰穀梁，曰孟荀，曰莊老，曰國語，曰離騷，曰史記，二公所讀之書，皆不甚多。

澤兒若能成吾之志，將四書五經及余所好之八種，一一熟讀而深思之，略作筆記，以志所得，以著所疑，則余歡欣快慰，夜得甘寢，此外別無所求矣！至王氏父子所考訂之書二十八種，凡家中所無者，爾可開一單來，余當一一購得寄回。學問之途，自漢至唐，風氣略同；自宋至明，風氣略同，國朝又自成一種風氣。其尤著者，不過顧閻（百詩）戴（東原）江（慎修）錢（辛楣）秦（味經）段（懋堂）王（懷祖）數人。而風會所至，羣彥雲興。爾有志讀書，不必別標漢學之名目，而不可不一窺數君子之門徑。

阮文達公爲學政時。搜出童生夾帶，必自加細閱。如係親手所鈔，略有條理者，卽予進學，如係請人所鈔，概錄陳文者，照例罪斥，阮公一代宏儒，則知文人不無可手鈔夾帶小本矣。昌黎之記事提要纂言鉤元，亦係分類手鈔小冊也。

書經注疏頗庸陋，不如詩經之該博。我朝儒者，如閻百詩姚姬傳諸公，皆辨別古文尙書之僞。孔安國之傳，亦僞作也。蓋秦燔書後，漢儒伏生所傳，歐陽及大小夏侯所習，皆僅二十八篇，所謂今文尙書者也。厥後孔安國有古文尙書多十餘篇，遭巫蠱之事，未得立於學官，不傳於世，厥後張霸有尙書百兩篇，亦不傳於世；後漢賈逵馬鄭作古文尙書注解，亦不傳於世。至東晉梅頤始獻古文尙書，并孔安國傳；自六朝唐宋以來承之，卽今通行之本也。

自吳才虎及朱子梅鼎祚歸震川，皆疑其爲僞；至閻百詩遂專著一書，以痛辨之，名曰疏證。自是辨之者數十家，人人皆稱僞古文，僞孔氏也；日知錄中略著其原委，王西莊孫淵如江長庭三家皆詳言之。（皇清經解中有江書不足觀。）此亦六經中一大案，不可不知也。

讀書記性平常，此不足慮。所慮者，第一怕無恆；第二怕隨筆點過一遍，并未看得明白，此却是大病。若實看明白了，久之必得些滋味，寸心若有怡悅之境，則自然記得矣。不必求記，卻宜求簡明白。

凡作文，末數句要吉祥；凡作字，墨色要光潤。

爾開五箴末句「敢告馬走。」凡箴以虞箴爲最古（左傳襄公，）其末曰：「獸臣司原，敢告僕夫。」意以獸臣有司郊原之責，吾不敢直告之，但告其僕耳。揚子雲仿之，作州箴，冀州曰：「牧臣司翼，敢告在階。」揚州曰：「牧臣司揚，敢告執籌。」荊州曰：「牧臣司荆，敢告執御。」青州曰：「牧臣司青，敢告執矩。」徐州曰：「牧臣司徐，敢告僕夫。」余之「敢告馬走，」卽此類也。走，猶僕也；（見司馬遷任安書註，班固賓戲註。）朱子作敬箴曰：「敢告靈臺。」則非僕御之類，於古人微有歧誤矣。凡箴以官箴爲本：如韓公五箴，程子四箴，朱子各箴，范浚心箴之屬，皆失本義，余亦相沿失之。

「詩書文義與行，註疏勉強牽合。」二語甚有所見。左疏淺近，亦頗不免。國朝如王西莊（鳴盛）孫淵如（星衍）江長庭（聲）皆注尙書；顧亭林（炎武）惠定宇（棟）王伯申（引之）皆注左傳，皆刻在皇清經解中。書經則孫注較勝。王江不甚足取；左傳，則顧惠王三家

俱精。大抵十三經註疏，以三禮爲最善，詩疏次之；此外皆有醜有駁。

作字換筆之法；凡轉折之處，如「丁」之類，必須換筆，不待言矣；至並無轉折形迹，亦須換筆者；如以一橫言之，須有三換筆；W（末向上挑，所謂磔也；中折而下行，所謂波也；右向上行，所謂勒也。初入手，所謂「直來橫受」也。）以一直言之，須有兩換筆；巳（直橫入，所謂「橫來直受」也；上向左行，至中腹換而右行，所謂努也。）撇與橫相似，特末筆磔處更顯耳；W（磔波直入。）撇與直相似，特末筆更撇向外耳。ㄥ（橫入停。）凡換筆皆以小圈識之，可以類推。凡用筆須略帶欹斜之勢；如本斜向左，一換筆則向右矣；本斜向右，一換筆則向左矣。舉一反三，爾自悟取可也。

吾觀漢魏文人，有二端最不可及：一曰訓詁精確；二曰聲調鏗鏘。說文訓詁之學，自中唐以後，人多不講；宋以後，說經尤不明詁訓；及至我朝鉅儒，始通小學。段茂堂王懷祖兩家，遂精研乎古人文字聲音之本，乃知文選中古賦所用之字，無不典雅精當。爾若能熟讀段王兩家之書，則知眼前常見之字，凡唐宋文人誤用者，惟六經不誤；文選中漢賦，亦不誤也。卽以三都賦言之，如「蔚若相如，嶠若君平」，以一「蔚」字，該括相如之文章，以以一「嶠」字，賅括君平之道德。此雖不盡關乎訓詁，亦足見其下字之不苟矣。至聲調之鏗鏘，如「開高軒以臨山，列倚窗而瞰江。碧出葭宏之血，烏生杜宇之魂。洗兵海島，刷馬江洲。數軍實乎桂林之苑，褻戎旅乎落星之樓。」等句，音響節奏，皆後世所不能及。看文選，能從此二者用心，則漸有入理矣。

「種稷」二字，此字段茂堂辨論甚晰。種，爲栽也；（猶吾鄉言栽也，點也，插也。）
稷，爲後熟之禾，詩之黍稷重稷（七月闕宮），說文作稷種。種，正字也；重，段借字也；稷與種異，同字也。隸書以「稷種」二字互易；今人於耕種概用種字矣。吾於訓詁詞章二端，頗嘗盡心；看書若能通訓詁，則於古人之故訓大義，引伸假借，漸漸開悟，而後人承訛襲誤之習可改。若能通詞章，則於古人之文格文氣，開合轉折，漸漸開悟，而後人硬腔滑調之習可改。

無論古今何等文人，其下筆造句，總以「珠圓玉潤」四字爲主；無論古今何等書家，其落筆結體，亦以「珠圓玉潤」四字爲主。世人論文家之說，圓而藻麗者，莫如徐（陵）庾（信），而不知江（淹）鮑（照）則更圓；進之沈（約）任（昉）則亦圓；進之潘（岳）陸（機）則亦圓；又進而溯之東漢之班（固）張（衡）崔（駟）蔡（邕）則亦圓；又進而溯之西漢之賈（誼）晁（錯）匡（衡）劉（向）則亦圓。至於馬遷相如子雲三人，可謂力趨圓與，不求圓適矣；而細讀之，亦未始不圓。至於昌黎，其志意直欲陵駕長卿子雲三人，憂憂獨造，力避圓熟矣；而久讀之，實無一字不圓，無一句不圓。於古人之文，若能從鮑江徐庾四人之圓，步步上溯，直窺卿雲馬韓四人之圓，則無不可讀之古文矣——即無不可通之經史矣！

文中「雄奇」之道：雄奇以行氣爲上，造句次之，選字又次之。然未有字不古雅，而句能古雅，句不古雅，而氣能古雅者；亦未有字不雄奇，而句能雄奇，句不雄奇，而氣能雄奇

者。是文章之雄奇，其精處在行氣，其麗處全在連句選字也，余好古人雄奇之文，以昌黎爲第一，揚子雲次之；二公之行氣，本之天授；至於人事之精能，昌黎則造句之工夫居多，子雲則選字之工夫居多。

『敘事誌傳之文，難於行氣。』殊不然。昌黎如曹成王碑，韓許公碑，固屬千奇萬變，不可方物；卽盧夫人銘，女誌，寥寥短篇，亦復雄奇倔強。試將此篇熟看，則知二大二小，各極其妙矣。

古人解經，有內傳，有外傳，內傳者，本義也；外傳者，旁推曲衍，以盡其餘義也。孔子繫易，「小象」則本義爲多，「大象」則餘義爲多；孟子說詩，亦本子貢之因貧富而悟切磋，子夏之因素絢而悟禮後，證餘義處爲多。韓詩外傳，盡餘義也；左傳說經，亦以餘義立言者矣。

用油紙摹字，若常常爲之，間架必大進。歐虞顏柳四大家，是詩家之李杜韓蘇，天地之日星江河也。有志學書，須窺尋四人門徑。

大抵有一種學問，卽有一種分類之法；有一人嗜好，卽有一人摘鈔之法。若從本原論之，當以爾雅爲分類之最古者。天之星辰，地之山川，鳥獸草木，皆古聖賢人辨其品彙，命之以名，書所稱『大禹主名山川』，禮所稱『黃帝正名百物』是也。物必先有名而後有是字，故必知命名之原，乃知文字之原。舟，車，弓，矢，俎，豆，鐘，鼓，日用之具，皆先王制器以利民用。必先有器，而後有是字；故又必知制器之原，乃知文字之原。君臣，上下，禮

樂，兵刑，賞罰之法，皆先王立事以經綸天下；或先有名而後有字，或先有事而後有字，故又必知萬事之本，而後知文字之原。此三者，物最初，器次之，事又次之。三者既具，而後有文詞。爾雅一書，如釋天，釋地，釋山，釋水，釋草木，釋鳥獸蟲魚，物之屬也；釋器，釋宮，釋樂，器之屬也；釋親，事之屬也；釋詁，釋訓，釋言，文詞之屬也。爾雅之分類，惟屬事者最略；後世之分類，惟屬事者最詳。事之中又判爲兩端：曰，虛事；曰，實事。虛事者，如經之三禮，馬之八書，班之十志，及三通之區別門類是也；實事者，就史鑑中已往之事蹟分類纂記，如事文類聚，白孔六帖，太平御覽，及我朝淵鑑類函，子史精華等書是也。後世人事日多。史冊日繁，摘類書者，事多而器物少，乃勢所必然。

余久不作詩，而好讀詩。每夜輒取古人名篇，高聲朗誦，用以自娛；今年亦當間作二三首，與爾曹相和答，做蘇氏父子之例。爾之才思，能古雅而不能雄駿，大約宜作五言而不宜作七言。爾要讀古詩，漢魏六朝。取余所選曹阮陶謝鮑謝六家，專心讀之，必與爾性質相近。至於開拓心胸，擴充氣魄，窮極變態，則非唐之李杜韓白，宋金之蘇黃陸元八家，不足以盡天下古今之奇觀。

爾近來寫字總失之薄弱，骨力不堅勁，墨氣不豐腴，與爾身體向來輕字之弊，正是一路毛病。爾當用油紙摹顏字之郭家廟，柳字之琅玕碑，立祕塔，以藥其病，日日留心，專從厚重二字上用工；否則字質太薄，即體質亦因之更輕矣！人之氣質由於天生，本難改變；惟讀書則可變化氣質。

余觀漢人詞章，未有不精於小學訓詁者。如相如子雲孟堅，於小學皆專著一書。文選於此三人之文，著錄最多。余於古文，志在效法此三人，并司馬遷韓愈五家；以此五家之文，精於小學訓詁，不妄下一字也。爾於小學，既粗有所見，正好從詞章上用功。說文看畢之後，可將文選細讀一過；一面細讀，一面鈔記，一面作文以仿效之。凡奇僻之字，雅故之訓，不手鈔則不能記，不摹仿則不慣用。自宋以來，能文章者，不通小學；國朝諸儒，通小學者，又不能文章。余早歲歸其門徑，因人事太繁，又久歷戎行，不克卒業，至今用爲疾憾！

五言詩，若能學到陶潛謝眺一種和淡之味，和諧之音，亦天下之至樂，人間之奇福也。有志於科名祿位，但能多讀古書，時時哦詩作字，以陶冶性情，則一生受用不盡；第宜束身圭壁，法王羲之陶淵明之襟懷瀟灑則可，法嵇阮之放蕩名教，則不可耳。

余近年頗識古人文章門徑，而在軍鮮暇，未嘗偶作，一吐胸中之奇爾；若能解漢書之訓詁，參以莊子之談詭，則余頗償矣。至行氣爲文章第一義：卿雲之跌宕，昌黎之倔強，可爲行氣不易之法：宜先於韓公倔強處，揣摩一番。

小學凡三大宗：言字形者，以說文爲宗；古書惟大小徐二本，至本朝而段氏特開生面；而錢坫王筠桂馥之作，亦可參觀。言訓詁者，以爾雅爲宗，古書惟郭註邢疏，至本朝而邵二雲之爾雅正義，王懷祖之廣雅疏證，郝蘭皋之爾雅義疏，皆稱不朽之作。言音韻者，以唐韻爲宗；古書惟廣韻集韻，至本朝而顧氏音學五書，乃爲不刊之典；而江慎修戴東原

段（茂堂）王（懷祖）孔（巽軒）江（晉三）諸作，亦可參觀。欲於小學鑽研古義，則三宗如顧江段邵郝王六家書，均不可不涉獵而探討之。

四言詩最難有聲響，有光芒。雖文選章孟以後諸作，亦復爾雅有餘，精光不足。揚子雲之州箴，百官箴諸四言，刻意摹古，亦乏作作之光，淵淵之聲。余生平於古人四言，最好韓公之作。如祭柳子厚文，祭張署文，進學解，送窮文諸四言，固皆光如皎日，嚮如春霆。即其他凡墓志之銘詞，及集中如淮西碑，元和聖德各四言詩，亦皆於奇崛之中，迸出聲光。其要不外意義層出，筆仗雄拔而已！外則班孟堅漢書敘傳一篇，亦四言之最雋雅者。

凡詩文欲求雄奇矯變，總須用意有超羣離俗之想，乃能脫去憊蹙。爾前信讀馬沅督誄，謂其沈鬱似史記，極是！極是！余往年亦篤好斯篇。爾若於斯篇及蕪城賦哀江南賦九辨祭張署文等篇，吟翫不已，則生情自茂，文思汨汨矣。

韓分五言詩，本難領會，且先於怪奇可駭處，談諧可笑處，細心領會。可駭處，如詠落葉，則曰：「謂是夜氣滅，望舒實其圓。」詠作文。則曰：「蛟龍弄角牙，造次欲手攬。」可笑處，如詠登科則曰：「儕輩妬且熱，喘如竹筒吹。」詠苦寒，則曰：「羲和送日出，恒怯頻窺覘。」從此等處用心，可以長才力，亦可添風趣。

余嘗怪國朝大儒，如戴東原，錢辛楣。段懋堂，王懷祖諸老，其小學訓詁，實能超越近古，直逼漢唐；而文章不能追尋古人深處，達於本而闕於末，知其一而昧其二，頗覺不解。私竊有志，欲以戴錢段王之訓詁，發爲班張左郭之文章（晉人左思郭璞，小學最深，文章亦

逼兩漢，潘陸不及也。）

當專心壹志，以精確之訓詁，作古茂之文章。由班張左郭，上而揚馬，而莊騷，而六經，靡不息息相通；下而潘陸，而任沈，而江鮑徐庾，則詞愈雜，氣愈薄，而訓詁之道衰矣！至鮑昌黎出，乃由班張揚馬而上躋六經，其訓詁亦甚精當。試觀南海神廟碑，送鄭尚書序諸篇，則知韓文實與漢賦相近；又觀祭張籍文，平淮西碑諸篇，則知韓文實與詩經相近。近世學韓文者，皆不知其與揚馬班張一鼻孔出氣。能參透此中消息，則幾矣！

有氣則有勢，有識則有度，有情則有韻，有趣則有味。古人絕好文字，大約於此四者之中，必有一長。

紀澤於陶詩之識度，不能領會，試取飲酒二十首，擬古九首，歸田園居五首，詠貧士七首等篇，反約讀之。若能窺其胸襟之廣大，寄託之遙深，則知此公於聖賢豪傑，皆已升堂入室。

問有一專長，是否須兼三者，乃爲合作？此則斷斷不能。韓無陰柔之美，歐無陽剛之美，况於他人而能兼之。凡言兼衆長者。皆其一無所長者也！鴻兒言此表範圍曲成，橫豎相合，足見善於領會。至於純熟文字，極力揣摩，固屬切實工夫；然少年文字，總貴氣象崢嶸，東坡所謂蓬蓬勃勃，如釜上氣。古文如賈誼治安策，賈山至言，太史公報任安書，韓退之原道，柳子厚封建論，蘇東坡上神宗書；時文如黃陶庵，呂晚村，袁簡齋，曹寅谷；墨卷如墨選觀止，鄉墨選鏡中所選兩排三疊之文，皆有最盛之氣勢。爾當兼在氣上用功，無徒在

揣摩上用功。大約偶句多，單句少；段落多，分段少。莫拘場屋之格式。或三五百字，長或八九百字；千餘字皆無不可。雖係四書題，或用後世之史事，或論目今之時務，亦無不可。總須將氣勢展得開，筆杖使得強，乃不至於束縛拘滯，愈緊愈呆。

四象表中，惟氣勢之屬太陽者，最難能而可貴。古來文人，雖偏於彼三者，而無不在氣勢上痛下工夫。

近年在軍中閱書，稍覺有恆，然已晚矣！故望爾等於少壯時。即從有恆二字，痛下工夫。然須有情韻趣味，養得生機盎然，乃可歷久不衰。若拘苦疲困，則不能真有恆也。

學柳帖琅琊碑，效其骨力，則失其結構。有其開張，則無其掙搏。古帖本不易學；然爾學之，尚不過旬日，焉能衆美畢備，收效如此神速？余昔學顏柳帖臨摹動輒數百紙，猶且一無所似。余四十以前，在京所作之字，骨力間架，皆無可觀，余自媿而自悲之。四十八歲以後，習李北海嶽麓寺碑，略有進境。然業歷八年之久，臨摹已過千紙。

余於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功夫，爾不可求名太驟，求效太捷也。以後每日習柳字百個；單日以生紙臨之，雙日以油紙摹之。臨帖宜徐，摹帖宜疾。專學其開張處，數月之後，手愈拙，字愈醜，意興愈低——所謂困也——困時切莫間斷。熬過此關，便可少進。再進再困，再熬再奮，自有亨通精進之日。不特習字，凡事皆有極困難之時，打得通的，便是好漢！

凡作字，總要寫得秀。學顏柳，學其秀而能雄；學趙董，恐秀而失之弱耳！爾非下等資質，特從前無善講善誘之師，近來又頗有好高好速之弊。若求長進，須勿忘而兼以勿助，乃

不致走入荆棘耳。

唐詩固宜專讀，唐文除韓柳李孫外，幾無一不四六者，亦可不必多讀。

唐文李孫二家，係指李翱，孫樵。八家始於唐荆川之文編；至茅鹿門，而其名大定；至儲欣同人而添孫李兩家。御選唐宋文醇，亦從儲而增爲十家。以全唐皆尙駢儷之文，故韓柳李孫四人之不駢者，爲可貴耳！

作文以思路宏開，爲必發之品，意義層出不窮，宏開之謂也。

凡大家名家之作，必有一種面貌，一種神態，與他人迥不相同。譬之書家，羲，獻，歐，虞，褚，李，顏，柳，一點一畫，其面貌既截然不同。其神氣亦全無似處，本朝張得天，何義門雖稱書家，而未能盡變古之貌；故必如劉石庵之貌異神異，乃可推爲大家。詩文亦然；若非其神迥絕羣倫，不足以當大家之目。渠既迥絕羣倫矣；而後人讀之，不能辨識其貌，領取其神，是讀者之見解未到，非作者之咎也。讀古文字詩，惟當先認其貌，後觀其神，久之自能分別蹊徑。今人動指某人學某家，大抵多道聽塗說，扣槃捫燭之類，不足信也；君子貴於自知，不必隨衆口附和也。

凡詩文趣味，約有二種：一曰，談諧之趣；一曰，閒適之趣。談諧之趣，惟莊柳之文，蘇黃之詩，韓公詩文，皆極談諧，此外實不多見；閒適之趣，文惟柳子厚遊記近之，詩則韋孟白傳，均極閒適。而余所好者，尤在陶之五古，杜之五律，陸之七絕。以爲人生具此高淡襟懷，雖南面王不以易其樂也。——但不可走入孤僻一路耳！（以上家訓）

學問之事，以「日知月無亡」爲喫緊語；文章之事，以「讀書多，積理富」爲要。讀書之志，須以困勉之功，志大之學。

至鏡海先生處，問檢身之要，讀書之法。先生言：「當以朱子全書爲宗。」時余新買此書問及，因道：「此書最宜熟讀——卽以爲課程，身體力行——不宜視爲瀏覽之書。」又言：「治經宜專一經；一經果能通，則諸經可旁及。若遽求兼精，則萬不能通一經。」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讀易。又言：「爲學只有三門：曰，義理；曰，考核；曰，文章。考核之事，多求粗而遺精，管窺而蠡測；文章之事，非精於義理者不能。至經濟之學，卽在義理內。」又問：經濟宜如何審端致力？答曰：「經濟不外看史。古人已然之迹，法戒昭然；歷代典章，不外乎此。」又言：「近時河南倭良峯——仁——前輩，用功最篤，每日自朝至寢，一言，一動作，飲食，皆有筭記。或心有私欲不克，外有不及檢，皆記出。」先生嘗教之曰：「不是將此心別借他心來把捉才提醒，便是「閑邪存誠」。」又言：「檢攝於外，只有「整齊嚴肅」四字；持守於內，只有「主一無適」四字。」又言：「詩文詞曲，皆可不必用功；誠能用力於義理之學，彼小技亦非所難。」又言：「第一要戒欺，萬不可揜著……」云云，聽之昭然若發矇也。

倭良峯前輩先生言：「研幾工夫最要緊；顏子之有不善，未嘗不知，是研幾也。」周子曰：「幾善惡。」中庸曰：「潛雖伏矣！亦孔之昭。」劉念臺先生曰：「卜動念以知幾。」皆謂此也。失此不察，則心放而難收矣！又曰：「人心善惡之幾，與國家治亂之幾相通。」

諸生呈繳工課，余教以「誠」「勤」「廉」「明」四字；而勸字之要，但在「好問」「好察」云；兩事，反覆開導。

夏穀甫言：「朱子之學，得之艱苦，所以爲百世之師」。二語深有感於余心；天下事未有不從艱苦中得來，而可久可大者也！

夜歸，與九弟言讀書事，九弟悔從前讀得不好。若再不認真教他，愈不能有成矣！余體雖虛弱，此後自己工夫尙可拋棄，萬不可不教弟讀書也！

岱雲來久談，彼此相勸以善，予言皆己所未能而責人者。陳岱雲言余第一要戒「慢」字，謂我無處不著怠慢之氣，真切中肯也；又言予於朋友每相恃過深，不知量而後入，隨處不留分寸，卒至小者齟齬，大者凶隙，不可不慎。又言我處事不患不精明，患太刻薄，須步步留心。此三言者，皆藥石也，直哉！

果能據德依仁，即使游心於詩字雜藝，亦無在不可靜心養氣。如作詩之時，只是要壓倒他人，要取名譽，此豈復有爲己之志？

凡喜譽惡毀之心，卽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！於此關打不破，則一切學問才智，適足以欺世盜名。

言物行恆，誠身之道也——萬化基於此矣！余病根在無恆，故家內瑣事，今日立條例，明日仍散漫，下人無常規可循；將來蒞衆，必不能信，作事必不能成，戒之！

數日心沾滯於詩，總由心不靜，故不專一，當力求主一之法。誠能主一，養得心靜氣

恬，到天機活潑之時，即作詩亦自無妨我；今尙未也。徒以浮躁之故，故一日之間，情志屢遷耳！

吾齒長矣！而詩書六藝，一無所識。志不立，過不改，欲求無忝所生，難矣！

日內不敬不靜，常致勞乏；以後須從「心正氣順」四字上體驗。

每日游思，多半是要人說好。爲人好名，可恥！而好名之意，又自謂比他人高一層；此名心之連結於隱微者，深也！

岱雲每日工夫甚多而嚴，可謂惜分陰者；予則玩泄不振！

日來自治愈疏矣！絕無瑟僂之意，何貴有此日課之冊？看來只是好名。好作詩，名心也；寫此冊而不日日改過，則此冊直盜名之具也！亦既不克痛湔舊習，何必寫此冊？

唐先生言：「最是「靜」字工夫要緊。大程夫子是三代後聖人，亦是靜字工夫足；王文成亦是靜字有工夫，所以他能不動心。若不靜，省身也不密，見理也不明，都是浮的，總是「要靜。」又曰：「凡人皆有切身之病，剛惡，柔惡，各有所偏；溺焉既深，動輒發見。須自己體察所溺之病，終身在此處克治。」余比告先生謂素有忿恨，不願氣習，偏於剛惡；既而自窺所病，只是好動不好靜。先生兩言，蓋對症下藥也！務當力求主靜，使神明如日之升。即此以求其繼續者，即所謂緝熙也！知此而不行，真暴棄矣！真小人矣！

岱雲欲觀余饋食糧本。予以雕蟲瑣瑣，深閉固拒，不欲與之觀；一時揜著之情，自文固陋之情，巧言令色，種種叢集，皆從好名心發出。蓋此中根株，深矣！

凡往日游戲隨和之處，不能遽立崖岸，惟當往還漸稀，相見必敬，漸改徵逐之習；平日辨論誇誕之人，不能遽變豐咄，惟當談論漸卑，開口必誠，力去狂妄之習。

朱廉伯前輩偕蕙西來；二君皆直諒多聞者。廉甫前輩之枉過，說欲引余爲同志，謂可與適道也。豈知余絕無改過之實，徒有不忤之言，竟爾盜得令聞，非穿窬而何？

自立志自新以來，至今五十餘日，未曾改得一過。此後直須徹底盪滌，一絲不放鬆。從前種種，譬如昨日死；以後種種，譬如今日生。務使息息靜極，使此生意不息。

至岱雲處，與之談時，傾筐倒篋，言無不盡；至子初方歸。此時自謂與人甚忠；殊不知已認賊作子矣！日內耽著詩文，不從戒懼謹獨上切實用功，已自誤矣！更以之誤人乎？

馮樹堂來，因約岱雲來，三人暢談小酌。二君皆有節制，惟予縱論無閒，仍不出昨夜談議，而往復自意。自謂忠於爲人，實以重外而輕內，且昧昌黎知名箴之訓。總之每日不外乎多言，不外乎耍人說好。

考試之有得失，猶歲之有豐歉也；有耕而卽期大有，是貪天也；然絕不施耕耨之功，不己棄天乎？我則身爲惰農，而翻笑種麥爲多事，慎孰甚焉？

蕙西面責予數事；一曰，「慢」，謂交友不能久而敬也。二曰，「自是」，謂看詩文多執己見也。三曰，「僞」，謂對人顰作幾副面孔也。直哉，吾友！吾日蹈大惡而不知矣！

季師意欲余致力於考試工夫，而余以身弱爲辭。豈欺人哉？自欺而已！暴棄至此，尙可救藥乎？

竹如言及渠生平交道，而以知己許余。且曰：『凡閣下所以期許下走之言，循之則足以長自是之私，辭之而又恐負相知之真，吾惟有懼以終始而已！』云云。予聞此戲語，悚然汗下。竹如之敬我，直乃神明內斂，我何德以當之乎？日來安肆如此，何以爲竹如知己？是汚竹如也！

處衆人中，孤另另若無所許可者，自以爲人莫予知。不知在己，本一無足知也！何尤人爲？

今年忽忽已過兩月，自新之志，日以不振；愈昏愈頹，以至不如禽獸。昨夜痛自猛省，以爲自今日始，當斬然更新，不終小人之歸。不謂雲階招與對奕，仍不克力卻。日日如此，奈何！

何丹畦請余爲是正文字，儼然自任；蓋於心之內伏者，深矣！

日內沾滯於詩。明知詩文以積久勃發爲佳，無取乎強索；乃思之不得，百事俱廢。是所謂溺心者也！戒之！

余在軍中，頗以詩文廢正務，後當切戒！

思人心所以擾擾不定者，只爲不知命；陶淵明白香山蘇子瞻所以受用者，只爲知命。吾涉世數十年，而有時猶起計較之心，若信命不及者，深可媿也！

閱日知錄，易經有曰：『易六十四卦，三百八十四爻；一言以蔽之曰：「不恆其德，或承之羞。」』讀之不覺愧汗。

此心褊急清介，殊非載福之道；當力移寬大溫潤一路。

寸衷微有鬱積，總由中無所得。下學而不克上達，故世俗之見，尙不免膠擾於懷中耳！其所以然，便獲美譽。古之得虛名而值時艱者，往往不克保其終，思此不勝大懼；將具奏摺辭謝大權，不敢節制四省，恐蹈覆轍負乘之咎也。

日內與張廉卿屢談，渠學問又已大進；而余志學二十年，至今毫無進步，耄已及矣！觀人有鈔冊，鈔余文頗多；自以無實而享盛名，忸怩不甯。

余日衰老，而學無一成；應作之文甚多，總未能發奮爲之。忝竊虛名，毫無實際，愧悔之至！老邁如此，每日辦官事，尙不能畢，安能更著述邪？

念生平所作事，錯謬甚多；久居高位，而德行學問，一無可取。後世將譏議交加，愧悔無及！

余回憶生饗尤猶叢集，悔不勝悔；而精力疲憊，自問更無年晚之力。乃作一聯云：「莫苦悔已往饗尤，但求此日行爲，無慙神鬼；休預怕後來災禍，只要暮年心氣，感召祥和。」余此生學問文章，一無所成，愧悔無已！

自二月杪右目失明，至是四十餘日，不敢治事；每日暇逸愧悔，身閒而心亂。蓋生平之一無所養，甚矣！

易經有聖人之道四，而朱子專重「以下筮者尙其占」一句，似未的當。因言古人說經，多斷章取義；以意逆志，不必定符本義。

閱經義述聞，如「弗過遇之，弗過防之」等語，深有所會。余於本朝經學小學諸家，獨服膺王懷祖先生父子之精核；蓋以其於經文之虛神實訓，體味曲盡也。

擬閱校船山周易內傳。王氏說理之書，每失之艱深，而不能軒豁，與正義註相同。

今日看書經，見蔡傳訓詁，良多不講；如以敷衍爲「敷衍之言」之類，宜致漢學家之指摘。

溫召誥，於古人「周情孔思」四字，若有所會。

溫書經無逸，用吳文正公纂言本，若有所會。

思書經呂刑，於句法若有所會。

呂刑篇，於後世古文家蹊徑最近；惜不能盡通其讀！

余好讀呂刑而苦不能盡通其讀；茲閱戴氏之說，有愜余心者，如「制百姓於刑之中，天齊於民，俾我一口」暨「非從惟從」等句，皆犁然有當於人心，欣賞無已！

讀顧命康王之誥，喜戴氏治經，與余所見多同；惜其生前未與嚶談。

溫盤庚上整庚中，因戴存莊兩採宋元，及本朝治漢學者之說，每多當人意處，故樂觀之。

邵位西言：『詩序，係孟子萬章之徒所作；大序與小序，不當分而爲二，所以記次第，非所以明章旨也。猶史漢法言之有後序爾。』其言奇而頗確。

閱十月詩經說，學有根柢，其用意往往得古人深處；特證據太少，恐不足以大鳴於世。

耳！

自去年九月廿一日始讀儀禮，至是粗畢，老年能治此經，雖嫌其晚，猶勝於終不措意者。昔張蒿庵三十而讀儀禮，至五十九歲而通此經，爲國朝有數大儒。余今五十七歲，略通此經，稍增秉燭之明。惟蒿庵以前名儒，窮儀禮者絕少，能於荆棘荒蕪之中，獨闢康莊，斯爲大難。余生本朝經學昌明之後，窮此經者，不下數十人。有蒿庵之句讀，張臬文之圖，康莊共由之道，而又有以扶掖之，則從事甚易矣！

俞樾蔭甫所著羣經平議之十四卷，論考工記世室，重屋，明堂之制，駁正鄭注。思通鬼神，有超乎戴氏考工記圖者！

夜又批船山禮記二條。余閱此書，本爲校對譌字，以便修板，再行刷印。乃覆查全書，辨論經義者半，校出錯譌者半，蓋非校讎家之體例；然其中亦微有可存者。若前數年在安慶金陵時，則反不能如此之精勤。此軍營事簡，老年差可慰悅之境；而流寇縱橫，制敵無術，體衰目昏，學問無成，則又可深爲憂灼之境也！

閱桐城張承華蓉溪所爲學庸臆解三十四葉畢。其言大學文，須用古本，而不煩補傳義；須宗朱子，而不取陽明，與余平日之說相合。餘亦多獨得之見。

孟子所謂「善言德行者，」當爲後世理學諸家之源；「善爲辭令者」當爲後世詞章諸家之源。孔子自謙不能辭令，而以善言德行自許，蓋在己者實有盛德至行，而後能自道其所得也。論語一書，乃善言德行之尤著者；因默誦學而爲政，八佾三篇。

宋彬經傳考證，其訓詁考證，亦與王伯申先生相仿，其言書經大字，多語助辭，則前人所未發也。

閱戴東原緒言。閱錢竹汀聲類；此書未刻於本集，其義例亦不分明。

錢辛楣先生聲類一書，分釋詁，釋言，釋訓，釋語，釋天，釋地，名號之異等目，皆因聲得義者；足見古人先有聲音，後有文字。余前有意爲是書而未果，錢氏此書，亦未成之書，故未編入潛研堂叢書中。

陳勃秋所送之陳蘭甫澄著聲律通考一種，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一種；略一繙閱，服其精博。

樂律之不可不通，以其與兵事文章相爲表裏。

紀澤作音學考，約近五十字；於「考古」及「審音」二者，均有所得，爲之一慰。

澤兒呈所著分韻說文解字，略一繙閱，其法用廣韻之次第，佩文韻之字數，抄錄許氏注，及大徐翻切。其有申明原注之說，則以夾行注之；其於注外則有陳說，則於翻切之下，夾圈以別異之；其佩文韻所有，說文所無者，則有楷文而無篆文，仍用篇韻各說以注之；其佩文韻所無，說文所有者，則別爲補編，仍依翻切，以分東，冬，鍾，江各韻。

讀五代史，於歐公不僞梁一段，不以爲然。

閱周保緒所著晉略，趙惠甫所寄來者。周名濟，荆溪人，著成於道光十八年，亦近世著作才也。

諸子中，惟老，莊，荀子，孫子，自成一言之言；餘皆不免於剽襲。

王懷祖先生讀書雜誌，所校管子各條，似不如校他書之精實。

讀淮南子精神訓，至「大禹竭力以勞萬民」句，若有所感。

讀修務訓中功可強成，名可強立，若有所會。淮南子本道家者流，而此篇之旨，與荀子相近；大抵理之足以見極者，百家未嘗不相合也。

閱淮南子椒真訓，言「有道之士，亦須遇時，」爲之增感！

揚子法言究不如文中子之平實；蓋子雲文學中人，非道德中人也。

船山氏最推重正蒙一書；以余觀之，亦艱深而不能顯豁。其參兩篇，言天地日月五行之理數，尤多障礙。

正誼堂叢書凡五六十種，張清恪輯刻，吳竹莊所贈也。因取正誼堂中清恪公所輯程子二十篇讀之，至晡時讀畢；凡十卷，取論語二十篇之意，編采二程粹言，略分門類，頗爲精當。

張清恪公所輯朱子七篇，每篇各分上下，仿孟子七篇之意。張公蓋以程配孔，以朱配孟也。

讀張文端公聰訓齋語，文和公徵懷園語；此老父子學問，亦以「知命」爲第一義。

閱羅羅山人極衍義，姚江學辨等書，服其見理甚真，所志甚大，信爲吾鄉豪傑之士！鍾涵齋邇言，蓋理學之緒餘，而參以陰鷲果報者。

聖武記又閱一徧畢；中有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八篇未閱，以昔年在京閱過，嫌此八篇敘事冗亂也。

閱香墅先生漫鈔及各種；香墅，名廷枚，賓谷之伯父也。其書仿困學紀聞，容齋隨筆之類；特根柢不深耳！

莫子偲交出何願船二信，內有張石洲蒙古游牧記四本，又朔方備乘凡例數頁，信爲當世積學之士！

古文之道，謀篇布勢，是一段最大工夫。書經左傳，每一篇空處較多，實處較少；旁面較多，正面較少。精神注於眉宇目光，不可周身皆眉，到處皆目也；綫索要如蛛絲馬跡，絲不可過粗，跡不可太密也。

古人文筆，有雲屬波委，官止神行之象，實從熟後生出；所謂「文入妙來無過熟」者此也。

古文之道，布局須有千巖萬壑，重巒複嶂之觀；不可一覽而盡，又不可雜亂無紀。古文之道，亦須有奇橫之趣，自然之至；二者并進，乃爲成體之文。

古文之法，全在「氣」字上用功夫。

爲文全在氣盛；欲氣盛全在段落清。每段分束之際，似斷不斷，似咽非咽，似吞非吞，似吐非吐；古八無限妙境，難於領取。每段張起之際，似承非承，似提非提，似突非突，似紆非紆；古人無限妙用，亦難領取。

奇辭大句，須得瑰瑋飛騰之氣，驅之以行；凡堆重處，皆化爲空虛，乃能爲大篇。所謂「氣力有餘於文之外」也。否則氣不能舉其體矣。

吾嘗取姚姬傳先生之說，文章之道，分陽剛之美，陰柔之美。大抵陽剛者，氣勢浩瀚；陰柔者，韻味深美。浩瀚者，噴薄而出之；深美者，吞吐而出之。就吾所分十一類言之，論著類，詞賦類，宜噴薄，序跋類，宜吞吐。奏議類，哀祭類，宜噴薄；詔令類，書牘類，宜吞吐。傳誌類，叙記類，宜噴薄；典志類，雜記類，宜吞吐。其一類中微有區別者，如哀祭類，雖宜噴薄，而祭郊社，祖宗，則宜吞吐；詔令類雖宜吞吐，而檄文則宜噴薄；書牘類雖宜吞吐，而論事則宜噴薄。此外各類，皆可以意推之。

類纂所選書牘，有不盡厭於吾心者。未知古人書牘何者最善？

古文中，惟書牘一門，竟鮮佳者；八家中，韓公差勝，然亦非書簡正宗，此外則竟無可采。諸葛武侯王右軍兩公書翰，風神高遠，最愜吾意；然患太少，且乏大篇，皆小簡耳！

閱駢體文鈔，將其所分類歸併於吾所分三門十一類之中；嫌其繁碎，不合古義也。

余所編經史百家雜鈔，編成後，有文八百篇上下，未免太多，不足備簡練揣摩之用。宜另鈔小冊選文五十首鈔之，朝夕諷誦，庶爲守約之道。

往年余思古文有八字訣，曰，雄，直，怪，麗，澹，遠，茹，雅。近於「茹」字似更有所得，而音響節奏，須一「和」字爲主；因將「澹」字改作「和」字。

文章陽剛之美，莫要於「慎」「湧」「直」「怪」四字；陰柔之美，莫要於「憂」「茹」

「遠」「潔」四字。惜余知其意而不能竟其學！

嘗慕古文境之美者，約有八言。陽剛之美，曰，「雄」，「直」，「怪」，「麗」，「陰柔之義」，曰，「茹」，「遠」，「潔」，「適」。「著」之數年，而余未能發爲文章，略得八美之一，以副斯志。是夜將此八言者，各作十六字贊之；至次日辰刻，作畢。附錄如左。

（雄）劃然軒昂，盡棄故常；跌宕頓挫，捫之有芒。

（直）黃河千曲，其體仍直；山勢如龍，轉換無迹。

（怪）奇趣橫生，人駭鬼眩；易玄山經，張韓互見。

（麗）青春大澤，萬卉初葩；詩騷之韻，班揚之華。

（茹）衆義輻湊，吞多吐少；幽獨咀含，不求共曉。

（遠）九天俯視，下界聚蚊；寤寐周孔，落落寡羣。

（潔）冗意陳言，類字盡芟；慎爾褻貶，神人共監。

（適）心境兩閒，無營無待；柳記歐跋，得大自在。

偶思古文古詩，最可學者，占八句云：詩之節，書之括，孟之烈，韓之越，馬之咽，莊之跌，陶之潔，杜之拙。

離騷三百二十四句誦畢；老年讀生書成誦，稍補少壯之缺陷，亦一樂也！

鄒陽獄中上梁王書，千古傳誦；余究不知其深處。太史公以鄒陽與魯仲連並列，余亦不知其所以相合之處。

夜溫長楊賦，於古人行文之氣，似有所得。

與中讀上林賦千餘言，略能成誦；少時所深以爲難者，老年乃頗能之。非聰明遺於昔時，乃由稍知其節奏，氣勢，與用意之所在，故略記之。

余近年最好揚馬班張之賦，未能迴環朗誦；偶一誦讀，如逢故人，易於熟洽。但衰年讀書，未必能久記耳！

漢魏人作賦：一貴訓詁精確，一貴聲調鏘鏗。

古文之道，與駢體相通；由徐庾而進於任沈，由任沈而進於潘陸，由潘陸而進於左思，由左思而進於班張，由班張而進於卿雲；韓退之之文，比卿雲更高一格；解學韓文，則可窺六經之闢奧矣。

二日內，始悟昌黎諸文，皆學書經。

二日內，因讀辛劉詞，又大悟韓文之妙，實從子雲相如得來。

二日內，覺於古文大有所得，乃悟韓文實從揚馬得來，而參以孔孟之義理，所以雄視千古。

韓文柳州羅池廟碑，覺情韻不匱，聲調鏘鏗，乃文章中第一妙境。情以生文，文亦以生情；文以引聲，聲亦足以引文。循環互發，油然不能自己，庶漸漸可入佳境。

閱韓文送高閑上人，所謂機應於心，不挫於物；姚氏以爲韓公自道作文之旨，余謂機應於心，熱極之候也；莊子養生篇之說也。不挫於物，自慊之候也；孟子養氣章之說也。不挫

於物者；體也，道也，本也。機應於心者；用也，技也，末也。韓子之於文，技也，進乎道矣！

讀原毀，伯夷頌，獲麟解，龍雜說……諸首；岸然想見古人，獨立千古，確乎不拔之象。

知本。
韓公「周情孔思」四字，非李漢知之極深，焉能道得出？爲文者要須窺得此四字，乃爲

韓文誌傳中，有兩篇相配偶者，如曹成生王宏兩篇爲偶，柳子厚鄭羣兩篇爲偶，張署張徹兩篇爲偶；推此而全集中可以爲偶者甚多，古人之文可爲偶者甚多，惜不能一一稱量而配合之耳！

溫韓文數篇，若有所得。古人之不可及，全在行氣；如列子之御風，不在義理字句間也。

柳子厚山水記，似有得於陶淵明冲淡之趣；文境最高，不易及。

夜闋古賦識小錄，深有味於柳子厚之囚山篇。

姚公謂蘇氏學莊子外篇之文；實則談諧處，不逮遠甚。

蘇子由謂東坡晚年，以文章爲鼓吹，真知文章中之樂境；余亦微知之，惜無寬閒歲月，竟其所學耳！

讀震川文數首，所謂風塵中讀之，一似嚼冰雪者，信爲清潔；而波瀾意度，猶嫌不足以

發揮奇趣。

閱震川古文，遂并翻其四書文閱之；其渾灑流轉之氣，乃更勝於古文也。

閱湯文正集，惟傳，狀，碑，銘，之類，不愜吾意；餘如語錄，告諭，書牘之屬，皆有誠意挾正氣以行。學問本極淵博，講學又甚公允，不可及也！

程伯敷出示洪稚存上成親王書，即嘉慶己未獲咎，發遣新疆者。當時直聲震於天下；今觀之，亦無甚觸忌諱之處。

閱梅伯言文集，歎其鑽研之久，工力之深！

至錢警石先生久談，得見其族兄衍石先生家書數十封，攜歸一閱；實嘉道間一碩儒也！

閱錢衍石先生，與其弟警石先生家信，服其學問精博，機趣洋溢。

閱陳秋舫吳偉卿所作應制賦，氣勢流利，古不乖時，今不同弊；心賞其能，而自愧弗如也！

吳竹如文集，方存之代爲編出者，計十二卷；粗閱數十葉，於儒釋朱陸之辨，剖晰最精。

閱吳南屏梓湖文錄數十首，歎其少而能文，老而不倦，爲不可及！

左季高信內寄祭胡潤師文稿一篇，情文并茂，殊爲傑構。

馮敬亭，名桂芬，奇校邪廬初稿二冊，共議四十二篇；粗讀數十篇，雖多難見之施行，然自是名儒之論。

寶蘭泉近作辨論十餘首，多閱歷之言，而文義未能入古。

與次青論古文之法。次青天分高，成就當未可量。

蔣琦齡所陳時政十二事，約計萬餘言，多可見之施行，文筆亦雅健暢達，末條請崇宋學而抑漢學，似與各條不類。

申甫在此暢談，言渠文筆所以不甚暢者，爲在己之禁令太多，難於下筆耳。余勸其破除禁令，一以條暢爲主，凡辦事者，先貴敷陳朗暢也。

劉霞仙所作辨蔡壽祺誣劾一疏，置身甚高，辭旨深厚，真名作也！

閱邸抄，中見霞仙以本年覆奏一疏降調；如此名奏議；而反以獲譴，頗不可解。

張廉卿文有王介甫之風；日進不已，可畏可愛！

閱張廉卿近所爲古文。喜其入古甚深，因爲加圈批。

石芸齋所作房山石經，山訪碑記，亦偉觀也！

思白香山陸放翁之襟懷澹宕，殊不可及。古文家胸懷雖淡泊，而筆下難於寫出，思一爲之，以寫淡定之懷；古所謂「一卷冰雪文」者也！

古文一事，平日自覺頗有心得；而握管之時，不克殫精極思，作成總不稱意。安得屏去萬事，酣睡旬日，神完意適，然後作文一首，以攄胸中奇趣？

余於古文一道，十分已得六七，而不能竭智畢力於此。匪特世務相擾，時有未閑，亦實志有未專也；此後精力雖衰，官事雖煩，仍當篤志斯文，以卒吾業。

久不作文，機軸甚生，心思遲鈍，尙不能成篇。亦因見客太多，瑣事煩瀆，神智昏擾故也。

昔年每作一文，輒數日不能成寐，不知老年何以轉無此病？豈反健於壯歲耶？抑用心未能銳入耶？

念生平稍致力於古文，思欲有所述作。今老憊而一無所成，深用自愧！

與兒子一論所作之文，考據與筆力，兩無可取。每一作文，未下筆之先，若有佳境；既下筆則無一是處。由於平日用功浮泛，全無實際故耳。

作孫芝房芻論序一首，約九百字，至三更始畢。老年作文，預覺吃力，而機勢全不湊泊，總由少作太生之故耳。

作莫猶人墓表，文筆平衍，無復昔年傲岸勁折之氣；蓋老境日增耳！

思作金陵官紳昭忠祠碑，而不能成，遂竟日昏睡，如醉癡。向來習態如此。而數十年因循不肯苦學作文，至今已衰老，悔無及矣！

作苗君墓志銘畢，細閱竟無一字是處。昔余終年不動筆作文，而自度能知古人之堂奧，以爲將來爲之，必有可觀；不料今年試作數首，乃無一合於古人筆法，媿赧何極！

作唐公墓志，覆視無一是處：乃知昔年自詭爲知文，而曾不一動筆爲之，不可恃也。天下事知得十分，不如行得七分；非閱歷何由大明哉？

郭壻銘辭作畢，全不合古人筆法，深以爲愧！

思作江甯府學宮記，苦探力索。竟不能成一字。固屬衰憊之象，亦由昔年本無實學，故枯竭至此，深爲歎愧。

作星岡公墓表，文成視之，無一當意之處。甚矣！余思之鈍，學之淺，而精力之衰也！余前有信寄筠仙云：『近世達官，無如余也荒陋者。』頃筠仙信，力雪此語之誣。余自知甚明，豈有誣乎？

紀澤所作擬莊三首，頗能善談名理，亦略通訓詁奇字之學。

余昔年鈔古文、分氣勢，識度，情韻，味趣爲四屬。擬再鈔古近讀詩，亦分爲四屬，而別增一機神之屬；機者，無心遇之，偶然觸之，姚惜抱謂「文王周公繫易彖辭爻辭，其取象亦偶觸於其機；假令易一日而爲之，其機之所觸少變，則其辭之取象亦少異矣。」余嘗歎爲知言。神者，人功與天機相湊泊，如卜筮之有繇辭，如左傳諸史之有童謠，如佛書之有偈語，其義在可解不可解之間；古人有所託諷，如阮嗣宗之類，故作神語以亂其辭；唐人如太白之豪，少陵之雄，龍標之逸，昌谷之奇，及元白張王之樂府，亦往往多神到機到之語。卽宋世名家之詩，亦皆人巧極而天工錯，徑路絕而風雲通；蓋必可與言機，可與言神，而後極詩之能事。余鈔詩，擬增此一種，與古文微有異同。

是日思詩既選十八家矣；古文當選百篇，鈔置案頭，以爲揣摩，因自爲之記曰：『爲政十四門，爲學十五書，鈔文一百首，鈔詩十八家。』

余既鈔選十八家之詩，雖存「他樂不請」之懷，未免「足已自封」之陋；乃近日意思尤爲簡約，五古擬專讀陶韞謝眺兩家，七古擬專讀韓愈蘇軾兩家，五律專讀杜甫，七律專讀黃庭堅。七絕專讀陸游。以一二家爲主，而他家則參觀互證，庶幾用志不紛。然老境侵尋，亦只能長吟以自娛，不能抗手以入古矣！

五言古詩有二種：最高之境一種，比興之體，始終不說出正意，始知碩人但頌莊姜之美盛，而無子兆亂，已在言外；太叔于田，但誇叔段之雄武，而耦國兆亂，已在言外；曹阮陳張李杜往往有之。一種盛氣噴薄而出，跌宕淋漓，曲折如意，不復知爲有韻之文；曹鮑杜韓往往有之。余解此二境，而曾未一作此等詩，自愧亦自憾也！

夜閱陶公述酒詩，爲南宋鄱陽湯文清公漢所注；於陶公瘦詞微旨，盡得解釋，欣悅無已。

閱陶詩全部，取其太閑適者記出；將鈔一冊，合之杜韋白蘇陸五家之閑適詩，纂成一集，以備朝夕諷誦，洗滌名利爭勝之心。

閱文選雜擬。古人措詞之深秀，實非唐以後人所可及，特氣有騫翥駿適者，亦有不盡然者，或不免爲詞所累耳！若以顏謝鮑謝之辭，而運之以子雲退之之氣，豈不更可貴哉？

批校太白樂府。每日僅校二十首或十餘首；蓋余於樂府向未用功，茲稍一措意，全無入處也。

日來讀杜詩，頗有小得，無事則心頭口頭不離杜詩；雖細加咀嚼，而究有爲人的意思。

杜詩韓文所以能百世不朽者，彼自有知言養氣工夫。惟其知言，故常有一二見道語；談及時事，亦甚識當世要務。惟其養氣，故無纖薄之響。

溫杜詩五古。觀其筆陳伸縮吐茹之際，絕似史記；憶古人有謂杜少陵似太史公者。不記是東坡之言乎？抑他人之言乎？

閱杜詩五古。古人妙處，只是造句之法，變幻無窮，故終身無一複句，猶之毛詩無相疊之調也。昔嘗以作古人，宜用杜詩造句之法；近來久未溫習及此矣。

溫杜詩五古，愛其句法瘦勁，變化通於古文造句之法；憾吾能知之而手不能爲之耳！夜誦杜韓七古，頗多似有會於古人沈鬱頓挫之義。

閱白香山集；因近日胸襟鬱結不開，故思以陶白蘇陸之詩，及張文端公之言解之也。車中看義山詩，似有所得；夜繙樊川集證之，亦然。知何大復明月篇之有心得也。

與李眉生談詩，極佩杜牧之俊偉。

日內於蘇詩似有新得；領其沖淡之趣，灑落之機。

溫蘇詩，朗誦頗久，有聲出金石之樂；因思古人文章所以與天地不敵者，實賴氣以昌之，聲以永之。故讀書不能求之聲氣二者之間，徒糟粕耳！

放翁七言絕句，實能道得空曠胸懷出。

將祁文端公詩集閱二三卷。昔年深不以公詩爲然，茲多閱數十百首，其中多可取者。朱伯韓詩，所詣在韓白之間。

至易念國處，觀選所爲詩，宗法晚唐，頗有法度；子性好言詩，蕙西謂余於詩太自主張，不免自是，細思良然。

吳南屏寄毛西垣詩，繙讀一過，信爲朋輩中所不可多得；宜南屏之亟稱之也。

何廉舫，信附七律十六章。才人之筆，人人歎之不置。

作七律五首，和何廉舫詩次韻；同和者是李次青、吳子序、甘子大、許仙屏等數人，而王霞軒、鄧彌之、何敬齋等亦將和之。余見廉舫詩才軒舉，所著益文樂府，皆有可觀，憫其闔家殉節，因欲和詩一二章以慰勞之；本無意次韻也。子序次青諸君皆次其韻，余亦遂勉爲之。

閱馮焯詩稿；焯，代州人，字穉華。其七世祖如京，官廣東左布政使；六世祖壘，以進士官至同知；五世祖光裕，以舉人官至湖南巡撫；四世祖祁，官編修；曾祖均弼，以舉人廕生，官至湖北按察使；祖斌，以舉人官浙江知縣。焯爲潛山縣天堂巡檢，又署屯溪巡檢；刻詩四卷，清穩不俗。昨和余詩八首，今日聞之程伯敷，始知其人；因取其詩披閱數十首，兼閱其曾祖及祖刻詩，乃知其世家淵源有自也。

觀李眉生詩，愛其俊拔而有情韻，將來必爲詩人。紀澤前後作次蕙字韻詩二首，韻穩而脈清，吐屬亦尙名貴，將來或亦爲詩人，殊以爲慰。

趙惠甫近作書懷五章，又錄舊作詞十調見示，皆才人之筆也！

海秋言七律須講究藻采聲調，不可專言上乘證果，反味初開，切中予病；又盛贊予五律。

昔年每作一詩，輒不能睡，後遂閑筆不復爲詩。今試一爲之，又不成寐，豈果體弱不耐苦吟耶？抑機軸太生，成之艱辛耶？

作字之法，繇繇如蠶之吐絲，穆穆如玉之成璧。

作字之道，用筆貴勤貴努，而不可過露勤努之迹；精心運之，出以和柔之力，斯善於用勤用努者。

寫字之道，如修脚匠之修脚；古人所謂撥鐙法較空靈，余所謂修脚法較平穩。

凡用之筆，未有十分合手者，往往有小毛病不稱人意。善書者於每用一筆，先識其病，即因其病勢而用之；或筆之病，次日又有小變，又因其變症而用之；或者因病成妍，則善於用筆矣。

用狼筆寫新宣紙，悟古人頓挫之法，撲筆之法；只是筆不入紙，使勁撲下耳。

京中翰林善寫白摺者，相傳中有一絲牽貫於行間；作大字亦當知此意味。

作書之道，寓沈雄於靜穆之中，乃有別味；雄字須有長劍快戟，龍拏虎踞之象。鋒鋌森森，不可逼視者爲正宗，不得以劍拔弩張四字相鄙。作一種鄉愿字，名爲含蓄深厚，舉之無舉，刺之無刺，終身無入處也。作古文古詩亦然，作人之道亦然，治軍亦然。

摹書譜一過，乃知藝之精，其致力全在微妙處；若人人共見共聞之處，必無通微妙之詣。若一向在浮名時譽上措意，豈有是處！

作字之道，點如珠，畫如玉，體如鷹，勢如龍；四者缺一不可。體者，一字之結構也；

勢者，數字數行之機勢也。

大抵作字，及作詩，古文，胸中須有一段奇氣，盤結於中，而達之筆墨者，却須遏抑掩蔽，不令過露，乃爲深至。若將絲毫求知見好之心，洗滌淨盡，乃有合處。故曰「七均斯無聲，五和常主淡」也。

因讀李太白杜子美各大篇，悟作書之道，亦須先有驚心動魄之處，乃能漸入證果。若一向由靈妙處著意，終不免描頭畫角伎倆。

作字之道，全以筆陣爲主；直以取勢，橫以出力，當少勝矣。

讀孫子「驚鳥之疾，至於毀折者，節也」句，悟作字之法，亦有所謂節者；無勢則節不緊，無節則勢不長。

出筆宜顛腹互用，取勢宜正斜并見，用筆之顛，則取正勢，有破空而下之狀；用筆之腹，則取斜勢，有猗厲踴躍之象。

夜寫零字頗多，略有所會。於昔年「體如鷹……」四句之外，又添四句曰：「點如珠，畫如玉，體如鷹，勢如龍，內跌宕，外拙直，鵝轉頸，屋漏痕。」

古來詩家，文家，書家，皆有所謂筆陣者。厚蓄於陣之初，而不必究極於陣之終；陣將酣時，又已另作變態矣。

作書，思偃筆多用之於橫，抽筆多用之於豎；豎法宜努抽並用，橫法宜勒偃並用。又首貴有俊拔之氣，後貴有自然之勢。

大約書法不外義獻父子：余以師義不可遽幾，則先師歐陽信本；歐陽不可遽幾，則先師李北海。師獻不可遽幾，則先師虞永興；師虞不可遽幾，則先師黃山谷。二路并進，必有合處；杜陵言書貴瘦硬，乃千古不刊之論，東坡駁之非也。

閱皇甫碑，識得歐字意思；知顏柳之硬，褚歐之瘦，學書者，不可不領略也。

因寫零字，偶有所得，知歐虞用筆，與褚相通之故。書家之有歐虞褚及李北海，猶詩家之有李杜韓蘇，實不祧之祖也。

悟北海上取直勢，下取橫勢，左取直勢，右取橫勢之法；大約直勢本於秦篆，橫勢本於漢隸。直勢盛於右軍，暨東晉諸帖；橫勢盛於三魏諸碑。唐初歐公用直勢，褚公用橫勢，李公則兼用二勢。

孫過庭書譜，稍得王大令之法。

余往歲好黃魯直書，深得晉人真意，而逸趣橫生；當更致力。

作書之法，劉石菴善用偃筆，鄭板橋善用蹲筆，王夢樓善用縮筆，惟努筆近人無善用者；古人惟米元章最擅勝場，吾當於此自極其思耳。

董香光專用渴筆，以極其縱橫使轉之力，但少雄直之氣；余當以渴筆寫吾雄直之氣耳！作書之法，古人師歐李劉黃，今人師鄧鄭劉王。

作字之法，亦有所謂陽德之美，陰德之美。余所得之意象，爲陽德之美者四端：曰，直；曰，觥；曰，勒；曰，努。爲陰德之美者四端：曰，勦；曰，偃；曰，綿；曰，遠。兼此八

者，庶幾其爲成體之書。在我者以八德自助，又於古今人中擇八家以爲法。曰，歐，虞，李，黃，鄧，劉，鄭，王。

作字之道，二者并進，有著力而取險勁之勢，有不著力而得自然之味；著力如昌黎之文，不著力如淵明之詩；著力，則右軍所稱如錐畫沙也；不著力，則右軍所稱如印印泥也。二者闕一不可，猶文家所謂陽剛之美，陰柔之美矣。

閱劉石菴清愛堂帖，其起筆多師晉賢，及智永千字文，用逆蹴之法，故能藏鋒；張得天之筆多師褚顏兩家，用直來橫受之法，故不藏鋒而聯絲縈帶，以發其機趣。二者其理本一貫，特逆蹴與直來橫受，形迹判然，難合而爲一耳。

看劉文清公清愛堂帖，略得自然之趣，方悟文人技藝佳境有二：曰，雄奇；曰，淡遠。作文然，作詩然，作字亦然。若能含雄奇於淡遠之中，尤爲可貴。

夢劉文清公，與之周旋良久，說話甚多，都不記憶；惟記問其：『作字果用純羊毫乎？抑用純紫毫乎？』文清答以：『某年到某處道員之任，曾好寫某店水筆，夢中記其店名甚確，醒後亦忘之矣。』

作字之法，「險」字，「和」字，二者缺一不可；本日閱王著林騰語，亦於此二字三致意焉。

● 偶思作字之法，可爲師資者，作二語云：『時賢一石兩水，古法二祖六宗。』一石謂劉石菴，兩水謂李春湖程春海；二祖謂羲獻，六宗謂歐虞褚李柳黃也。

余在三十以前，作字未能盡心，間架不穩，手腕不穩；四十以後，雖略有長進，而手腕時靈時鈍。鈍時則如古人所謂「薑芽凍癡蠅」者，可自笑也！

日內於作字之道，若有所會；惜精神疲乏，目光眇花，老境日臻，不克竟其所學。古人所以貴「及時力學」也。

作字之道，剛健，婀娜，二者闕一不可；余既奉歐陽率更李北海黃山谷三家，以爲剛健之宗，又嘗參以褚河南董思白婀娜之致，庶爲成體之書。

余年始略解書法，而無一定規矩態度，仍歸於一無所成。今定以間架師歐陽率更，而輔之以李北海。丰神；師虞永興而輔之以黃山谷。用墨之鬆秀；師徐季海所書之朱巨川告身，而輔之以趙子昂天冠山諸種，庶乎其爲成體之書。

用狼毫筆寫寸以外字，足以發摠心中邁往之氣，爲之神怡。

久未作小楷，下筆輒重而不入；是日筆輕稍能入紙，乃悟輪扁甘苦疾徐之說。日內作書，常有長進，蓋以每日不間斷之故。

古之書家，字裏行間，別有一種意態；如美人之眉目，可畫者也，其精神意態，不可畫者也。意態超人者，古人謂之韻勝。余近年於書，略有長進，以後當更於意態上著些體驗工夫。因爲四語，曰：翫鸞鷹視，撥鐙嚼絨，欲落不落，欲行不行。

近來作書，略有長進，但少蕭然物外之致，不能得古人風韻耳。

余作字不專師一家，終無所成。定以後楷書學虞劉李王，取橫勢以求自然之致，利在稍

肥；行書學張歐黃鄭，取直勢以盡睨視之態，利在稍瘦。二者兼營並進，庶有歸於一條鞭之時。

日內作字，手甚喫力，擬用「跌」「欵」「注」「卷」四字訣爲之；用力輕勻，或轉可歷久不變。

余近習字，非求字佳；老年手指硬拙，有如薑芽，借古帖使運動稍活耳。

習字一紙，似有所會。因就前所作詩二句，復增二句云：「側勢遠從天上落，橫波雜向努端涵；刷如丹漆輕輕抹，換似龍蛇節節銜。」自此專從側橫刷換致力，不復以他妙雜縈吾慮矣。

子愚處觀宋高宗書斷風，字畫雅潔，圖亦工雅絕倫。

黎壽民送手卷，係劉石菴翁覃溪二公，乾隆四十八年在順天闈中所寫，各臨蘭亭一本；又書詩跋甚多。余以其物尤可珍貴，璧之。

李少荃贈以姚惜抱先生所書草字千卷；書蘇公登徑山詩中有缺脫。姚君學懷素書，不甚沈着；特字以人重耳。

觀錢子密家藏書畫二種：一爲其太高祖母陳太夫人畫冊，凡十幀：內一幀畫一黑犬一幀畫一蝶，未入花叢；時一幀畫一蝦一蟹二小魚；一幀花籃；一幀古柏；一幀梅花仙女；一幀修篁茂林；一幀楊梅，枇杷，二桃；一幀喜雀；一幀蘿蔔，白菜；皆清華名貴，秀絕人寰。每幀有其夫錢綸光廉江先生題詩二句。乾隆三十一年，其子文端公陳羣進呈御覽，高宗於每幀

題七絕一首，并御題一跋於後發還；文端公及其子侍郎汝誠各作十詩，恭和元韻，而汝誠詳跋於後，以誌慶幸。逮乾隆四十七年，文端與侍郎皆歿，而高宗因閱錢選所畫烏犬，偶憶陳太夫人原冊，遣人回浙，取至京師，再呈御覽。高宗再題七律一首，長跋一幀，仍歸錢氏，信名蹟奇遇也！其一種爲直廬間寢圖，圖文端公早朝，先至其母陳太夫人所問安之象，爲王肇基所繪；亦非俗筆。

子惲以所藏董香光等尺牘，王孟津草稿，乞與一觀。諦觀之，非真蹟也。

錢子密出示其先世錢文端之母夜紡受經圖，高宗及諸名臣題詠甚多；觀玩甚久，信家寶也。

休甯瞿令福田送右軍帖一本；王夢樓跋斷爲淳化祖本；且定爲唐刻，考核未必確鑿。而神采奕奕，如神龍矯變，不可方物，實爲希世至寶；余行年五十有一，得見此奇，可爲眼福。瞿令又送趙待制仲穆所畫飛白竹，上有施愚山沈釋堂諸先生題跋，亦可寶也！余以世間尤物，不敢妄取，審玩片刻，仍爾璧還。去年黎令福疇送劉石菴翁覃溪二公在闈中所書手卷，余亦璧卻。此三件，可稱祔門三寶！

莊思永帶來法帖多種，中有三希堂帖；又有宋拓皇甫碑，王虛舟跋，非真蹟也；又有大觀帖，王夢樓姚姬傳手蹟，賞玩片時。

劉伯山攜其所藏西岳華山廟碑，在世所傳三名本之外。三名本者；一長垣本，宋漫堂成親王等所遞藏，後歸劉燕庭者也；一四明本，全謝山及范氏天一閣所遞藏，後歸阮文達者

一華陰本，王山史朱笥河等所遞藏，後歸梁臣林者也；劉氏本，則其父文祺孟瞻於揚州市肆得之，久不見稱於世，亦可寶也。

楊海琴信，寄到湖南永州等處金石各種，及彙刻鄧石如篆隸，又集中與頌字爲聯見贈，展玩良久。楊以乙巳翰林，出守永州。性耽金石，新升鎮筸道者也。

在李小湖處借得宋揚閣帖，觀玩良久。

至李小湖處久談，觀其先人春湖先生所藏四寶中之丁道護碑，善法寺碑，又觀明刻本夏承碑。

李小湖所藏法帖：一曰，褚書孟法師碑，筆意似虞永興，而結體絕似歐陽率更，與褚公他書不類；一曰，丁道護書啓法寺碑，隋碑，而字體有類晚唐，矮方而勻整，聞春湖侍郎以千金購之蘇州陸恭家；一曰，宋揚虞廟堂碑，即春湖侍郎曾經翻刻者也。一曰，善才寺碑，名爲褚河南書，實魏棲梧書，仿褚法耳；又有晉唐小楷共十一種，其中樂毅論東方贊絕佳。乃悟古人用筆之道，如強弩引滿，蓄而不發。歸途作詩二句云：『側勢遠從天上落，橫波旋向弩端涵。』

觀李小湖所藏法帖：一，唐揚虞書廟堂碑；一，褚書孟法師碑；一，丁道護書啓法寺碑；一，魏栖梧書善才寺碑。余於褚書尤愛不忍釋。又觀大觀帖三卷，亦舊搨也。展玩良久。至李小湖處，看其所藏法帖，如歐書化度寺碑，褚書孟法師碑，虞書廟堂碑，皆天下之至寶也；又有魏棲梧書善才寺碑，丁道護書啓法寺碑，蔡伯喈書夏承碑，亦皆上品。

在李壬叔處見陳香泉法帖。見其草書題畫一首，飛舞變化，賞玩無已。惜余老年學書，不復能副吾意之所至耳！

莫子偲得唐人寫本說文，僅本鄒下半年一百八十篆，自作校勘記，比較孫刻大徐本，祁刻小徐本異同。其佳處不可勝舉，大喜，以爲天下之至寶也！

馬徵銘有影宋鈔本集韻；今東南亂後；僅存之本；可貴也！

至莫子偲處，觀渠近年所得書，收藏頗富！內有汲古閣開化經初印十七史，天地甚長；又有白紙初印五禮通考，其殊字，相傳係秦文恭公手校；又有通志堂另刻之體記釋文；又有明刻千家注杜詩，均善本也。歸後，子偲以杜詩本見贈，嘉靖丙申玉几山人校刻，竟莫知爲何人也。

至丁雨生家，喫飯之後，看渠所藏書，其富甲於江蘇之官紳。最精者，有宋刻世綵堂韓文，東都事略等書。渠欲以之饋余。余素不奪人之好，因取其次等者，如明刻內經，東雅堂韓文，笠澤叢書三種，攜之以歸。

汪梅村寄新刻皇朝中外一統輿圖，凡三十二冊。首冊序跋，凡例；中卷爲京師北二十度至俄羅斯北海止，南十度至越南國。大致以康熙乾隆兩朝內府圖，及近人李兆洛圖爲藍本，而增小地名頗多；亦鉅製也。

與劉開生同觀蘇松常鎮太五府州新圖，東西十九號，每號十格，南北十四排，每排十格；每格見方二里半。中國自有地圖以來，以此爲最精矣！

苗仙露，河間人，精六書諧聲之學；觀所藏君子館磚開元瓦詩冊，屬予題詩。

雷蕃邨以誠送一硯，云係韓襄毅雍之硯，刻一瓶形。襄毅自題曰：「韓襄毅。」後歸王文成公，題硯背數十字。至本朝乾隆中，歸阿文成公，王蘭泉侍郎題硯匣百餘字。成豐中，孔宥涵繼鏤以贈雷侍郎，今雷又以詒我也。

(以上日記)

聞此閒有工爲古文詩者，就而審之，乃桐城姚郎中鼎之緒論；其言誠有可取，於是取司馬遷，班固，杜甫，韓愈，歐陽修，曾鞏，王安石，及方苞之作，悉心而讀之。其他六代之能詩者，及李白，蘇軾，黃庭堅之徒，亦皆泛其流而究其歸；然後知古之道者，未有不明於文字者也！能文而不能知道者，或有矣；烏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？古聖觀天地之文，默追鳥迹，而作書契，於是乎有文；文與文相生而爲字，字與字相續而成句，句與句相續而成篇。口所不能達者，文字能曲傳之；故文字者，所以代口而傳之千百世者也。伏羲既深知經緯三才之道，而畫八卦以著之；文王，周公，恐人之不能明也，於是立文字以彰之；孔子又作十翼，定諸經以闡顯之；而道之散列於萬事萬物者，亦略盡於文字中矣。所貴乎聖人者，謂其立行與萬事萬物相交錯而曲當乎道，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；吾儒所賴以學聖賢者，亦藉此文字以考古聖之行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。然則此句與句續字與字續者，古聖之精神語笑，胥寓於此；差若毫釐，謬以千里。詞氣之緩急，韻味之厚薄；屬文者一不慎，則規模立變，讀書者一不慎，則鹵莽無知。故國藩竊謂：今日欲明先王之道；不得不以精研文字爲要務；三代盛時，聖君賢相，承繼熙洽，道德之精，淪於骨髓；而問學之意，達於閭巷。是以其時雖宜兔之野人，漢

陽之游女，皆含性貞嫻吟咏；若伊，萊，周，召，凡伯仲，山甫之倫，其道足文工，又不待言。降及春秋，王澤衰竭，道固將廢，文亦殆殊已；故孔子覩獲麟曰：『吾道窮矣！』畏匡曰：『斯文將喪！』於是慨然發憤，修訂六籍，昭百王之法戒，垂千世而不刊；心至苦，事至盛也。仲尼既歿，徒人分布，轉相流衍；厥後聰明魁傑之士，或有識解譔著，大抵孔氏之苗裔。其文之醜駁，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爲差；見道猶多者，文猶醜焉；——孟軻是也——次多者，醜次焉；見少者，文駁焉；尤少者，尤駁焉；自荀，揚，莊，列，屈，賈，而下，次第等差，略可指數。夫所謂見道多寡之分數何也？曰：深也，博也。昔者，孔子贊易以明天道，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當，可謂深矣！孔子之門有四科：子路知兵；冉求富國；問禮於柱史；論樂於魯伶；九流之說，皆悉其原，可謂博矣！深，則能研萬事微芒之幾；博，則能究萬物之情狀而不窮於用。後之見道，不及孔氏者，其深有差焉，其博有差焉；能深且博，而屬文，復不失古聖之誼者，孟氏而下，惟周子之通書，張子之正蒙，醇厚正大，邈焉寡儔。許，鄭，亦能深博而訓詁之，文或失則碎；程，朱，亦且深博而指示之，語或失則隘；其他若杜佑，鄭樵，馬貴與，王應麟之徒，能博而不能深，則文流於蔓矣！游，楊，金，許，薛，胡，之儔，能深而不能博，則文傷於易矣！由是有「漢學」「宋學」之分，斷斷相角，非一朝矣。僕竊不自揆，謬欲兼取二者之長，見道既深且博，而爲文復臻於無累；區區之心，不勝奢願，譬若以蚊而負山，盲人而行萬里也。亦可哂已！蓋上者仰企於通書正蒙，其次則篤嗜司馬遷韓愈之書；謂二子誠亦深博而頗窺古人屬文之法。今論者不究二子之識解，輒謂：遷之

書憤懣不平，愈之書傲兀自喜；而足下或不深察，亦偶同於世人之說，是猶觀盤詰之齧牙，而謂尙書不可讀，觀鄭衛之淫亂，而謂全詩可刪。其毋乃漫於一概而未之細推也乎。孟子曰：『君子所性，雖大行不加焉；雖窮，居不損焉。』僕則謂君子所性，雖破萬卷不加焉，雖一字不識無損焉。離書籍而言道，則仁，義，忠，信，反躬皆備；堯舜孔孟非有餘，愚夫愚婦非不足，初不關乎文字也。卽書籍而言道，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，文字猶人身之血氣也；血氣誠不可以名理矣，然舍血氣則性情亦胡以附麗乎？今世雕蟲小夫，既溺於聲律續藻之末，而稍知道者，又謂讀聖賢書當明其道，不當究其文字；是猶論觀人者當觀其心所載之理，不當觀其耳目言動血氣之末也，不亦誣乎？知舍血氣無以見心理，則知舍文字無以窺聖人之道矣。周濂溪氏稱『文以載道』，而以虛車譏俗儒。夫虛車誠不可，無車又可行遠乎？孔孟沒而道至今存者，賴有此行遠之車也。吾輩今日苟有所見而欲爲行遠之計，又可不早具堅車乎哉？故凡僕之鄙願，苟於道有所見，不特見之，必實體行之；不特身行之，必求以文字傳之後世。雖曰不逮，志則如斯。其於百家之著述，皆就其文字以梭其道之多寡，剖其銖兩而殿最焉。於漢宋二家構訟之端，皆不能左袒，以附一闕；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，尤不敢雷同而苟隨。極知狂謬爲有道君子所深屏，然默而不宣，其文過彌甚！

來示甚以拋棄詩書爲慮，殊非所宜：將藉此以博取青紫，則未得之時，邛若神仙，既得之後，睨如敗履。身外浮名，何足加損？若謂積軸在胸，烈芬在後，則傳人之目，談何容易？見有握粟懷鉛，窮老寒氣，當時自誇，沒亦汶汶；凡若此者，不勝數也！

凡僕之所志，其大者蓋欲行仁義於天下，使凡物各得其分；其小者則欲寡過於身，行道於妻子，立不悖之言以垂教於宗族鄉黨。其有所成與？以此畢吾生焉；其無所成與？以此畢吾生焉！

昔石徂徠師事孫泰山，湯文正師事孫夏峯；皆以宏名碩學宦成之後，退然自居於弟子之列。賢者之意量，度越尋常萬萬也！

比歲以來，讀書之志愈篤而力愈不副，人事愈雜；如瘖思語。外若石頑，中極了了也！自孔孟以後，惟濂溪通書，橫渠正蒙，道與文可謂兼至交盡；其次如昌黎原道，子固學記，朱子大學序，寥寥數篇而已！此外，則道與文，竟不能不離而爲二。鄙意，欲發明義理，則當法經說理窟及各語錄節記；（如讀書錄居業錄因知記思辨錄之屬）欲學爲文，則當掃蕩一副舊習，赤地新立，將前此所業，蕩然若喪其所有，乃始別有一番文境。望溪所以不入古人之閫奧者，正爲兩下兼顧，以致無可怡悅。輒妄施批點，極知無當高深之萬一；然各有本師，未敢自誣其家法以從人也。

先哲經世之書，莫善於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；其論古皆折衷至當，開拓心胸；如因三家分晉而論名分；因曹魏移祚而論風俗；因蜀漢而論正閏；因樊英而論名實……皆能窮物之理，執聖之權，又好敘兵事，所以得失之由，脈絡分明；又好詳名公巨卿，所以興家敗家之故，使士大夫悚然知戒。實六經以外不刊之典也！

作古文者，例有傲骨；惟歐陽公較平和，此外皆剛介倔強，與世齟齬。足下傲骨嶙峋，所

以爲文之質，恰與古人相合；惟病在貪多，動致冗長。可取國朝二十四家古文讀之，參之侯朝宗，魏叔子，以寫胸中磊落不平之氣；參之方望溪，汪鈍翁，以藥平日浮冗之失。兩者並進，所謂自當日深，易以有成也。

閣下讀書，專取宋元人佳刻；僕意時代不足計，但取校刊尙精，刷印最初者爲妙。苟宋元明之板而刷印於今日，猶漢唐碑帖而今日搨之，剝落補湊，夫何足貴？苟有佳紙初搨，則官板如康熙之周易折中書畫譜，乾隆之十三經廿四史之類；私板如國初之汲古閣，近日之黃丕烈孫星衍秦恩復胡克家張敦仁諸影宋本，亦何嘗不可奉爲至寶？

早歲有志著述，自馳驅戎馬，此念久廢，然亦不敢遂置詩書於不問也。每日稍閑，則取班馬韓歐諸家文，舊日所酷好者，一溫習之。用此以養吾心而凝吾神。

吾鄉讀書，間斷時多，有恆者少；幸得名師誨導，祈於「有恆」二字加意。一暴十寒，聖賢所誡。

足下爲古文筆力稍患其弱；昔姚惜抱先生論古文之途，有得於陽與剛之美者，有得於陰與柔之美者；二端判分，畫然不謀。余嘗數陽剛者約得四家：曰莊子，曰揚雄，曰韓愈，柳宗元；陰柔者約得四家：曰司馬遷，曰劉向，曰歐陽修，曾鞏。然柔和淵懿之中，必有堅勁之質，雄直之氣，運乎其中，乃有以自立。足下氣體近柔，望熟讀揚韓各文，而參以兩漢古賦以救其短。何如？

學者於看，讀，寫，作，四者，缺一不可。看者，涉獵宜多，宜速；讀者，諷詠宜熟，

宜專；看者，日知其所亡；讀者，月無忘其所能。看者，如商賈趨利，聞風卽往，但求其多；讀者，如富人積錢，日夜摩挲，但求其久。看者如攻城拓地；讀者如守土防險；二者截然兩事，不可闕，亦不可混。至寫字不多則不熟，不熟則不速；無論何事，均不能敏以圖功。至作文，則所以淪此心之靈機也；心常用則活，不用則窒。如泉在地，不鑿汲則不得甘醴；如玉在璞，不切磋則不成令器。今古名人，雖韓歐之文章，范韓之事業，程朱之道術，斷無久不作文之理。張子云：「心有所開，卽便札記；不思，則還塞之矣。」

國藩生平，坐「不敬」「無恆」二事；行年五十，百無一成，深自愧恨！故近於知交門徒，及姻戚子弟，必以此二者相告。「敬」字，惟「無衆寡」「無小大」「無敢慢」三語，最爲切當。僕待人處事，向來多失之慢；今老矣，始改前失，望足下及早勉之。至於「有恆」二字，尤不易言；大抵看書與讀書，須畫然分爲兩事。看書宜多宜速，不速則不能看畢，是無恆也；讀書宜精宜熟，而不能完，是亦無恆也。足下現閱八家文選，卽須將全部看完；如其中最好歐陽公之文，卽將歐文抄讀幾篇；切不可將看與讀混爲一事，尤不可因看之無味，遂不看完，致蹈無恆之弊。

文章之事，究以精力盛時，易於進功；足下年力方強，志趣拔俗，宜趁此時，併日而學，絕塵而奔。雖未必遽躋作者；而看，讀，寫，作，四者兼營並進，亦自有一番之功效。退之論文，先貴沈浸醞郁，含英咀華；陸士衡劉舍人輩，皆以骨肉停勻爲上，姬傳先生，亦以格律，聲色，與神，理，氣，味，四者並稱。閣下之文，有骨有肉；似宜於「聲色」二

字，少加講求。

南屏不願在桐城諸君子灶下討生活，真吾鄉豪傑之士也！而直以姚氏爲呂居仁之比，則貶之已甚；姚氏要爲知言君子，特才力薄弱，不足以發之耳。其古文辭類纂一書，雖闌入劉海峯氏，稍涉私好；而大體固是有倫。其序跋類，淵源於易繫；詞賦類，仿劉歆七略，則不刊之典也！國藩之爲是叙，不過於伯宜處，略開甫生平之言論風指而縱筆及之；非謂時流諸君子者，果足以名於世而垂於後。不特不和之，且私獨薄之。南兄識得鄙意，曰：『侍郎之心，殊未必然。』所謂搔著癢處，固當相視而笑，莫逆於心也。

僕嘗稱古文之道，無施不可，但不宜說理耳。送人序，退之爲之最多且善；然僕意，宇宙間乃不應有此一種文體。後世生日有壽序，遷官有賀序，上梁有序，字號有序，皆此體濫觴，至於不可究詰，昔年作書歸熙甫文集後，曾持此論，譏世人不能糾正退之之謬，而遂其波而拾其藩。

尊書以弟所作歐陽生集序中，稱引並世文家，妄將大名臚於諸君子之次，見謂不倫；李耳與韓非同傳；誠爲失當。然贊末一語曰：『而老子深遠矣！』子長胸中，固非全無涇渭；今之屬辭連類，或亦同科。至姚惜抱氏雖不可遽語於古之作者，尊兄至比之呂居仁，則亦未爲明允；惜抱於劉才甫不無阿私，而辨文章之源流，識古書之正僞，亦實有突過歸方之處。尊兄鄙其宗派之說，而并沒其篤古之功，揆之事理，甯可謂平？

清勁爲尊兄本色，所短者乃在聲色之間；弟嘗勸人讀漢書文選，以日漸於腴潤。姚惜抱

論詩文，每稱當從聲音證入。尊兄或可以此二義參證得失。弟夙昔好楊雄韓愈瓌璋奇崛之文，而近時所作，率傷平直，不稱鄙意。亦緣軍中日接俗務，不克精心營度耳。

尊書隸字，似不如草篆。少陵「瘦硬通神」專爲隸字言之；東坡欲泛及於真草諸體，以爲未公不憑，非至論也。僕不解作字，昔年治說文，曾廣購漢魏各碑，討尋源流；如禮器碑，結體方雅，要爲隸家正範。張猛龍碑，將隸楷融成一氣，尤足津逮來學；唐隸稍肥，有乖大雅。敢爲足下陳一戒律。近姚伯昂先生，專師曹全碑；相沿成風，亦旁門也。

四部之書，浩如淵海；而其中自爲之書，有原之水，不過數十部耳。經，則十三經是已；史，則廿四史暨通鑑是已；子，則五子暨管晏韓非淮南呂覽……等十餘是已；集，則漢魏六朝百三家之外，唐宋以來，廿餘家而已。此外，入子集部之書，皆賈作也，皆剿襲也；入經史部之書，皆類書也，不特太平御覽事文類聚等，爲類書；卽三通，亦類書也。小學近思錄，衍義，衍義補，亦類書也。故嘗謬論修藝文志四庫書目者，當以古人自爲之書，有原之川瀆，另行編列別白而定一尊；其分門別類，雜纂古人成書者，別爲一編。則蕩除廓清，而書之可存者日少矣！

凡讀書筆記，貴於得閒。戴東原謂：「閩百詩善看書。」以其能蹈瑕抵隙，能環攻古人之短也。近世如高郵王氏，凡讀一書，於正文注文，一一求其至是；其疑者非者，不敢苟同，以亂古人之真，而欺方寸之知。若專校異同某字某本作某，則謂之考異，謂之校；不得與精覈大義參稽疑誤者同日而語。當時批寫書眉，本不以爲著述之事；後人概以編入筆記之

內，殆非黃鳩及惜抱之意！

古今書籍，浩如煙海；而本根之書，不過數十種。經，則十三經是已；史，則廿四史暨通鑑是已；子，則十子是已；（五子之外，管，列，韓非，淮南，鶡冠。）集，則文選百三名家，暨唐宋以來專集數十家是已。自斯以外，皆割襲前人之說以爲言，編集衆家之精以爲書。本根之書，猶山之幹龍也；編集者，猶枝龍護砂也。

乾嘉以來，士大夫爲訓詁之學者，薄宋儒爲空疏；爲性理之學者，又薄漢儒爲支離。鄙意由博乃能返約，格物乃能正心；必從事於禮經，考覈於三千三百之詳，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細，然後本末兼賅，源流畢貫。雖極軍旅，戰爭，食貨，凌雜，皆禮家所應討論之事。故嘗謂：江氏禮書綱目，秦氏五體通考，可以通漢宋二家之結，而息頓漸諸說之爭。

古文者，韓退之之氏厭棄，魏晉六朝駢儷之文，而反之於「六經」兩漢，從而名焉者也；名號雖殊，而其積一而爲句，積句而爲段，積段而爲篇，則天下之凡名爲文者一也。國藩以爲：欲着字之古，宜研究爾雅，說文，小學，訓詁之書，故嘗好觀近人王氏段氏之說；欲造句之古，宜倣效漢書文選，而後可砭俗而裁僞；欲分段之古，宜熟讀班馬韓歐之作，審其行氣之短長，自然之節奏；欲謀篇之古，則羣經諸子以至近世名家，莫不各有匠心以成章法，如人之有肢體，室之有結構，衣之有要領。大抵以力去陳言，戛戛獨造爲始事；以聲調鏗鏘，包蘊不盡爲終事。

文縱不能全讀，其中詩數本，則須全卷熟讀，不可刪減一字；餘文亦以多讀爲妙，蓋

京都，田獵，江海，諸賦雖難於成誦，而造字形聲訓詁之學，卽已不待他求。此外各文，則并無難成誦者也。

(以上書札)

〔禮〕古之君子之所以盡其心養其性者，不可得而見；其修身，齊家，治國，平天下，則一秉乎禮。自內焉者言之，舍禮無所謂道德；自外焉者言之，舍禮無所謂政事。故六官經制大備，而以周禮名書；春秋之世，士大夫知禮善說辭者，常足以服人而強國。戰國以後，以儀文之瑣爲禮，是女叔齊之所譏也。荀卿，張戴，兢兢以禮爲務，可謂知本好古，不逐乎流俗。近世張爾岐作中庸論，凌廷堪氏作復禮論，亦有以窺見先王之大原；秦蕙田氏輯五禮通考，以天文算學，錄入爲觀象授時門，以地理州郡，錄入爲禮國經野門。於著書之例義，則或駁而不精；其於經世之禮之無所不賅，則未爲失也。

〔赦〕牧馬者，去其害馬者而已；牧羊者，去其亂羣者而已；牧民之道，何獨不然？諸葛武侯治蜀，有言公惜赦者；答曰：『治世以大德，不以小惠。』故匡衡吳漢，不願爲赦。先帝亦言：『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。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，曾不語赦也；若劉景升季玉父子，歲歲赦宥，何益於治蜀？』人稱亮之賢。厥後費禕秉政，大赦河南；孟光責費禕曰：『赦者偏枯之物，明世所宜有也。』國藩嘗見家有不孝之子，其父曲宥其過，衆子相率而流於不肖；又見軍士有失律者，主者鞭責不及數，又故輕賈之，厥後衆士傲慢，日常戲侮其管轄之官。故知小仁者，大仁之賊；多赦不可以治民，溺愛不可以治家，寬縱不可以治軍。

(世澤)士大夫之志趣學術，果有異於人者，則修之於身，式之於家；必將有流風餘韻，

傳之子孫，化行鄉里，所謂「君子之澤」也。就其最善者，約有三端：曰，詩書之澤；禮讓之澤；稼穡之澤。詩書之澤，如韋玄成議禮，王吉傳經，虞魏之昆，顧陸之裔，代有名家，不可殫述；我朝如桐城張氏，自文端公而下，鉅卿碩學，世濟其美；宣城梅氏，自定九徵君以下，世精算學，其六世孫梅伯言郎中，曾亮，自謂莫紹先緒，而所爲文章詩篇，一時推爲祭酒；高郵王氏，自文肅公安國以下，世爲名儒；而懷祖先生，訓詁之學，實集古今之大成。國藩於此三家者，常低回歎仰，以爲不可及。禮讓之澤，如萬石君之廉謹，富平侯之敬慎；唐之河東柳氏，宋之藍田呂氏；門庭之內，彬彬有君子之風。余所見近時搢紳，未有崇禮法而不與，習傲慢而不敗者。稼穡之澤，惟周家開國，豳風陳業；述生理之艱難，導民風於醇厚，有味乎其言之。近世張敦復之恆產瑣言；張楊園之農書；用意至爲深遠。國藩竊以爲稼穡之澤，視詩書禮讓之澤，尤爲可大可久；吾祖光祿大夫星崗公嘗有言曰：「吾子孫雖至大官，家中不可廢祖宗舊業。」懿哉至訓，可爲萬世法已！

（悔吝）吉，兇，悔，吝，四者相爲循環；吉非有祥瑞之可言，但行事措之咸宜，無有人非鬼責，是即謂之吉，過是，則爲吝矣。天道忌滿，鬼神害盈，日中則昃，月盈則虧；易爻多言貞吝，易之道，當隨時變易以處中。當變而守此不變，則貞而吝矣，凡行之而過，無論其非義也，即盡善之舉，盛德之事，稍過則吝隨之。余官京師，自名所居之室曰求闕齋，恐以滿盈致吝也。人無賢愚，遇凶皆知自悔，悔則可免於災戾；故曰：震无吝者存乎悔。動心忍性，斯大任之基，側身修行，乃中興之本。自古成大業者，未有不自困心橫慮覺悟知非而來

者也。吝則馴致於凶，悔則漸趨於吉；故大易之道，莫善於悔，莫不善於吝。吾家子弟，將欲自修而免於僇尤，有二語焉；曰：『無好快意之事，常存省過之心。』

（儒緩）論語兩稱『敏則有功。』敏有得之天事者，才藝膽給，裁決如流，此不數數觀也；有得之人事者，人十己千，習勤不輟。中材以下，皆可勉焉而幾。余性魯鈍，他人目下二三行，余或疾讀不能終一行；他人頃刻立辨者，余或沈吟數時不能了。友人陽湖周駿甫騰虎嘗謂余儒緩不及事，余亦深以舒緩自愧。左傳齊人責魯君不答稽首，因歌之曰：『魯人之臯，數年不覺，使我高蹈。』惟其儒，書以爲二國憂，言魯人好儒術而失之臯緩，故二國興師來問也。漢書傅博傳齊部舒緩養名，博奮髯抵几曰：『觀齊兒欲以此爲俗耶！』皆斥罷諸吏。門下椽轅遂，者老大儒，拜起舒遲；博謂轅老生不習吏禮，令主薄教之拜起閑習。又以功曹官屬，多裘衣大褶，不中節度；敕令椽吏皆去地二尺，此亦惡儒術之舒緩不足了事也。通鑑涼驃騎大將軍宋混曰：『臣弟澄，政事愈於臣；但恐儒緩，機事不稱耳。』胡三省注曰：『凡儒者多務爲舒緩，而不能應機以趨事赴功。』大抵儒術非病，儒而失之疏緩，則從政多積滯之事；治軍少可趁之功。

（名望）知識愈高，則天之所以責之者愈深；名望愈重，鬼神之所以伺察也愈嚴。故君子之自處，不肯與衆人絜量長短；以爲己之素所自期者大，不肯自欺其知識以欺天也。己之名望素尊，不肯更以鄙小之見貽譏於神明也。

（居業）古者，英雄立事，必有基業；如高祖之關中，光武之河內，魏之兗州，唐之晉

陽；皆先據此爲基，然後進可以戰，退可以守。君子之學道也，亦必有所謂基業者；大抵以規模宏大，言詞誠信爲本。如居室然，宏大則所宅者廣，託庇者衆；誠信則置址甚固，結構甚牢。易曰：「寬以居之。」謂宏大也。「修辭立其誠。」所以居業，謂誠信也。大程子曰：「道之浩浩，何處下手？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。誠，便是忠信，修省言辭，便是要立得這忠信；若口不擇言，逢事便說，則忠信亦被汨沒動盪立不住了！」國藩按：立得住，卽所謂居業也；今世俗言「興家立業」是也。子張曰：「執德不宏，信道不篤，焉能爲有？焉能爲亡？」亦謂苟不能宏大誠信，則在我之知識浮泛動盪；指爲我之所有也不可，指爲我之所無也亦不可，是則終身無可居之業，程子所謂「立不住」者耳！

（英雄誠子弟）古之英雄，意量恢拓，規模宏遠；而其訓誡子弟，恒有恭謹斂退之象。劉先主臨終，敕太子曰：「勉之！勉之！勿以惡小而爲之，勿以善小而不爲；惟賢惟德，可以服人。汝父德薄，不足效也；汝與丞相從事，事之如父。」西涼李暠手令戒諸子，以爲：「從政者當審慎賞罰，勿任愛憎；近忠正，遠佞諛，勿使左右竊弄威福。毀譽之來，當研覈真僞，聽訟折獄，必和顏任理。慎勿逆詐僂必，輕加聲色；務廣諮詢，勿自專任。吾蒞事五年，雖未能息民；然含垢匿瑕，朝爲寇讎，夕委心膂，粗無負於新舊。事任公平，坦合無類，初不容懷有所損益，計近則如不足，經遠乃爲有餘，庶亦無愧前人也。」宋文帝以弟江夏王義恭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，爲書誡之曰：「天下艱難，國家事重；雖曰守成，實亦未易。隆，替，安，危，在吾曹耳！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？汝性褊急，志之所滯，其欲必行；

意所不存，從勿回改，此最弊事。宜念裁抑，衛青遇士大夫以禮，與小人有恩，西門安于矯性，齊美關公。張飛任偏同弊。行已舉事，深宜鑒此，若事異今日，嗣子幼蒙，司徒當周公之事，汝不可不審祇順之理。爾時天下安危，決汝二人耳。汝一月自用錢，不可過三十萬，若能省此益美，西楚府舍，略所諳究，計當不須改作日求新異。凡訊獄多決，當時難可逆慮，此實爲難，至訊日虛懷博盡，慎無以喜怒加人，能擇善者而從之。美歸自己，不可專意自決，以矜獨斷之明也。名器深宜慎惜，不可妄以假人；昵近爵賜，猶應裁量。吾於左右，雖爲少恩，如聞外論，不以爲非也。以貴凌物物不服，以威加人人不厭，此皆達事耳。聲樂嬉遊，不宜令過，捕魚漁獵一切，勿爲供用。奉身皆有節度，奇服異器，不宜與長，又宜數引見佐史，相見不數，則彼我不親，不親無因得盡人情，人情不盡，復何由知衆事也？」數君者，皆雄才大略，有經營四海之志，而其教誡子弟，則約旨卑思，斂抑已甚。伏波將軍馬援，亦曠代英傑，而其誡兄子書曰：「吾欲汝曹聞人過失，如聞父母之名，耳可得聞，口不可得言也。好議論人長短，妄是非政法，此吾所大惡也。甯死不願子孫有此行也！龍伯高敦厚周慎，口無擇言，謙約節儉，廉公有威。吾愛之重之，願汝曹效之。杜季良豪爽好義，憂人之憂，樂人之樂，交喪致客，數郡畢至。吾愛之重之，不願汝曹效也。效伯高不得，猶爲謹敕之士，所謂「刻鵠不成尚類鶩」者也；效季良不得，陷爲天下輕薄子，所謂「畫虎不成反類狗」者也。」此亦謙謹自將，斂其高遠之懷，卽於卑近之道；蓋不如是，則不足以自致於遠大，藏之不密，則放之不準。蘇軾詩「始知真放本精微。」卽此義也。

(氣節) (傲) 自好之士。多講氣節；講之不精，則流於傲而不自覺。風節，守於己者也；傲，則加於人者也。漢蕭望之，初見霍大將軍光，不肯露素挾持，王仲翁譏之，望之曰：「各從其志。」魏孫資劉放用事，辛毗不與往來；子敬諫之，毗正色曰：「吾立身自有本末；就與孫劉不睦，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！」宋顧覲之不肯降意於戴法興等，蔡興宗嫌其風節太峻；覲之曰：「辛毗有言，孫劉不過使我不作三公耳！」人稟命有定分，非智力可移。」因命弟子原，著定命論以釋之。此三事者，皆風節之守於己者也。若汲黯不下張湯，宋璟不禮王毛仲，此自位高望重，得行其志，已不得不以風節目之矣。然猶不可謂之傲也。以傲加人者，若寬饒之於許伯，孔融之於曹操，此傲在言詞者也；稽康之於鍾會，謝靈運之於孟覲，此傲在神理者也；殷仲文之於何無忌，王僧達之於路瓊之，此傲在儀節者也；息夫躬歷詆諸公，暨彈射百寮，此傲在奏議者也；此數人者，皆不得令終。大抵人道害盈，鬼神福謙；傲者內恃其才，外溢其氣，其心已不固矣。如蓋孔稽謝殷王等，僅以加諸一二人，猶且無德不報，有毒必發；若息夫躬暨之徒，忤同列，安有幸全之理哉？

裴子野曰：「夫有逸羣之才，必思冲天之據；蓋俗之量，則償常均之下。其能守之以道，將之以禮，殆爲鮮乎！大抵懷材負奇，恆冀人以異眼相看；若一概以平等視之，非所願也。韓信含羞於噲等，彭寵積望於無異；彼其素所挾持者高，誠不欲與庸庸者齊耳。君子之道，莫善於能下人，莫不善於矜；以齊桓公之盛業，蔡邱之會，微有振矜，而叛者九國；以關公之忠勇，一念之矜，則身敗於徐晃，地喪於呂蒙；以大禹之聖，而伯益贊之以滿招損，謙受

益，以鄭伯之弱，而楚莊王曰：『其君能下人，必能信用其民矣。』不自恃者，雖危而得安；自恃者，雖安而易危。自古國家，往往然也。故挾貴，挾長，挾賢，挾故勳勞，皆孟子之所不答；而怙寵，怙侈，怙非，怙亂，皆春秋士大夫之所深譏爾。

一，敬。（整齊嚴肅，無時不懼；無事時，心在腔子裏；應事時，專一不雜。清明在躬，如日之升。）

二，靜坐。（每日不拘何時，靜坐四刻。體驗來復之仁心，正位凝命，如鼎之鎮。）

三，早起。（黎明即起，醒後勿需戀。）

四，讀書不二。（一書未完，不看他書。東繙西閱，徒務外爲人。）

五，讀史。（丙申年講念三史，大人曰：『爾借錢買書，吾不惜極力爲爾彌縫；爾能圈點一遍，則不負我矣。』嗣後每日圈點十葉，間斷不孝。）

六，謹言。（刻刻留心，第一工夫。）

七，養氣。（氣藏丹田，無不可對人言之事。）

八，保身。（十二月奉大人手諭曰：『節勞，節欲，節飲食；時時當作養病。』）

九，日知所亡。（每日讀書，記錄心得語；有求深意是徇人。）

十，月無亡所能。（每月作詩文數首，以驗積理之多寡，養氣之盛否；不可一味耽著，最易溺心喪志。）

十一，作字。（飯後寫字半時；凡筆墨應酬，當作自己課程。凡事不可待明日。愈積愈

難清。）

十二、夜不出門。（曠功疲神，切戒切戒！）

勸學篇示直隸士子

人才適十風爲轉移，信乎？曰：是不盡然，然大較莫能外也。前史稱燕趙慷慨悲歌，敢於急人之難，蓋有豪俠之風。余觀直隸先正，若楊忠愍趙忠毅鹿忠節孫徵君諸賢；其後所謂各殊，其初皆於豪俠爲近。即今日士林，亦多剛而不搖，質而好義，猶有豪俠之遺；才質本於土風，殆不誣與。豪俠之質，可與入聖人之道者，約有數端；俠者薄視財利，棄萬金而不眇，而聖賢則富貴不處，貧賤不去，痛惡夫播閒之食，饕餮之登。雖精粗不同，而輕財好義之迹則略近矣。俠者，忘已濟物，不惜苦志脫人於厄；而聖賢以博濟爲懷，鄒魯之汲汲皇皇，與夫禹之猶已溺，稷之猶已飢，伊尹之猶已推之溝中，曾無少異。彼其能力救窮交者，卽其可以進援天下者也。俠者輕死重氣，聖賢罕言及此；然孔曰成仁，孟曰取義，堅確不移之操，亦未嘗不與之同類。昔人譏太史公好稱任俠，以余觀此數者，乃不悖於聖賢之道；然則豪俠之徒，未可深貶，而直隸之士，其爲學當較易於他省，烏可以不致力乎哉？致力如何？爲學之術有四：曰義理，曰考據，曰辭章，曰經濟；義理者，在孔門爲德行科，今世目爲「宋學」者也；考據者，在孔門爲文學科，今世目爲「漢學」者也。辭章者，在孔門爲言語科，從古爲文；及今世制義詩賦皆是也。經濟者，在孔門爲政事科，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掌故皆是也。人之才智，上哲少而中下多，有生又不過數十寒暑，勢不能求此四術，徧觀而

盡取之；是以君子貴慎其所擇，而先其所急。擇其切於吾身心不可造次離者，則莫急於義理之學；凡人身所自具者，有耳目口體心思；日接於吾前者，有父子兄弟夫婦，稍遠者有君臣，有朋友。爲義理之學者，蓋將使耳目口體心思各敬其職，而五倫各盡其分；又將推以及物，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，而無憾於倫紀。夫使舉世皆無憾於倫紀，雖唐虞之盛，有不能逮，苟通義理之學，而經濟賅乎其中矣。程朱諸子，遺書具在，曷嘗舍末而言本，遺教民而專事明德？觀其雅言雅聞，反覆而不厭者，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，居敬以養德，窮理以致知，克己以力行，成物以致用；義理與經濟，初無兩術之可分，特其施功之序，詳於體而略於用耳。今與直隸多士約，以義理之學爲先，以立志爲本；取鄉先達楊，趙，鹿，孫，數君子者爲之表。彼能艱苦困餓堅忍以成業，而吾何爲不能？彼能置窮通榮辱禍福死生於度外，而吾何爲不能？彼能以功績稱當時，教澤牖後世，而吾何爲不能？洗除舊日腌味卑污之見，矯然直趨廣大光明之域；視人世之浮榮微利，若蠅蚋之觸於目而不留。不憂所如不耦，而憂節概之少貶；不恥凍餒在室，而恥德不被於生民。志之所向，金石爲開，誰能禦之？志既定矣，然後取程朱所謂「居敬窮理力行成物」云者，精研而實體之；然後求先儒所謂考據者，使吾之所見，證諸古制而不謬；然後求所謂辭章者，使吾之所獲，達諸筆筭而不差。擇一術以堅持，而他術固未敢竟廢也。其或多士之中，質性所近，師友所漸；有偏於考據之學，有偏於辭章之學，亦不必遽易前轍，即二途皆可入聖人之道。其文經史百家，其業學問思辨，其事始於修身，終於濟世；百川異派，何必同哉？同達於海而已矣。若夫風氣無常，隨人事而變遷；

有一二人好學，則數輩皆思力追先哲。有一二人好仁，則數輩皆思康濟斯民。倡者啓其緒，和者衍其波；倡者可傳諸同志，和者又可擅諸無窮；倡者如有本之泉，放乎川瀆，和者如支河溝澮，交匯旁流。先覺後覺，互相勸誘；譬之大水小水，互相灌注。以直隸之士風，誠得有志者導夫先路，不過數年，必有體用兼備之才，彬蔚而四出，泉湧而雲興。余忝官斯土，自媿學無本原，不足儀型多士；嘉此邦有剛方質實之學，鄉賢多堅苦卓絕之行，粗述舊聞，以助羣士。亦冀通才碩彥，告我昌言，上下交相勸勉；仰希古昔與人爲善，取人爲善之軌，於化民成俗之道，或不無小補云。

(以上雜著)

中國書名

治

一

新式
標點
曾國藩名言類鈔

治家

予生平於倫常中，惟兄弟一倫，抱愧尤深；蓋父親以其所知者，盡以教我，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，盡教諸弟，是不孝之大者也！

余欲盡孝道，更無他事；我能教諸弟進德業一分，則我之孝有一分，能教諸弟進十分，則我孝有十分。若全不能教弟成名，則我大不孝矣！

聞四妹起最晏，往往其姑反服事他。此反常之事，最是折福。天下未有不孝之婦而可得好處者。

爲人子者，若使父母見得我好些，謂諸兄弟俱不及我，這便是不孝；若使族黨稱道我好些，謂諸兄弟俱不如我，這便是不弟。何也？蓋使父母心中有賢愚之分，使族黨口中有賢愚之分，則必其平日有討好底意思，暗用機計，使自己得好名聲，而使其兄弟得壞名聲，必其後日之嫌隙由此而生也。

但願兄弟五人，各各明白這道理，彼此互相原諒。兄以弟得壞名爲憂，弟以兄得好名爲快，兄不能使弟盡道得令名，是兄之罪。弟不能使兄盡道得令名，是弟之罪，若各各如此存心。則億萬年無纖芥之嫌矣。

凡人必有師。若無師，則嚴憚之心不生。既以丁君爲師，此外擇友，則慎之又慎。昌黎曰：「善不吾與，吾強與之附，不善不吾惡，吾強與之拒」。一生之成敗，皆關乎朋友之賢否，不可不慎也！

信中有云：「於兄弟則直達其隱，父子祖孫間，不得不曲致其情」。此教語，有大道理。余之行事，每自以爲至誠可質天地，何妨直情徑行？

若果威儀可則，淳實宏通，師之可也！若僅博雅能文，友之可也！或師或友，皆宜常存敬畏之心，不宜視爲等夷；漸至慢褻，則不復能受其益矣。

今人都將學字看錯了。若細讀賢賢易色一章，則絕大學問，即在家庭日用之間。於「孝」「弟」兩字上盡一分，便是一分學；盡十分，便是十分學。今人讀書，皆爲科名起見，於孝弟倫紀之大，反似與書不相關。殊不知書上所載的，作文時所代魏賢說的，無非要明白這箇道理。若果事事做得，卽下筆說不出，何妨，若事事不能做，並有虧於倫紀之大，卽文章說得好，亦祇算箇名教中之罪人！賢弟性情真摯，而短於詩文，何不日日在孝弟兩字上用功？曲禮內則所說的，句句依他做出，務使祖父母，父母，叔父母，無一時不安樂，無一時不順適；下而兄弟妻子，皆諱然有恩，秩然有序，此真大學問也。若詩文不好，此小事不足計；卽好極，亦不值一錢，不知賢弟肯聽此語否？科名之所以可貴者，謂其足以承堂上之歡也，謂祿仕可以養親也；今吾已得之矣，卽使諸弟不得，亦可以承歡，可以養親，何必兄弟爭得哉？賢弟若細思此理，但於孝弟上用功，不於詩文上用功，則詩文不期進而自進矣！

兒女聯姻，但求勤儉孝友之家，不願與宦家結契聯婚，不使子弟長奢惰之習。

兄妹之子女，猶然骨肉也。古者婚姻之道，所以厚別也。故同姓不婚。中表爲婚，此俗禮之大失！譬如嫁女而號泣，奠禮而三獻，喪事而用樂，此皆俗禮之失，我輩不可不力辨之。

毫無學識，而官至學士，頻邀非分之榮；祖父母父母皆康強，可謂極盛矣！現在京官翰林中，無重慶下者，惟我家獨享難得之福；是以男慄慄恐懼，不敢求分外之榮。但求堂上大人眠食如常，閤家平安，卽爲至幸。

家中蒙祖父厚德餘蔭，我得忝列卿貳。若使兄弟妯娌不和睦，後輩子女無法則，則驕奢淫佚，立見消敗；雖貴爲宰相，何足取哉？我家祖父，父親，叔父三位大人，規矩極嚴，榜樣極好；我輩踵而行之，極易爲力。

溫弟天分本高，若能改去蕩佚一路，歸入勤儉一邊，則兄弟之幸也！合家之福也！我待溫弟，似乎近於嚴刻；然我自問此心，尙覺無愧於兄弟者。蓋有說焉！大凡做官的人，往往厚於妻子，而薄於兄弟，私肥於一家，而刻薄於親戚族黨。予自三十歲以來，卽以做官發財爲可恥，以官囊積金遺子孫爲可羞可恨；故私心立誓，總不靠做官發財，以遺後人。神明鑒臨，予不食言！此時事奉高堂，每年僅寄些須，以爲甘旨之佐；族戚中之窮者，亦卽每年各分少許，以盡吾區區之意。蓋卽多寄家中，而堂上所食所衣，亦不能因而加豐。與其獨肥一家，使戚族因怨我而並恨堂上，何如分潤戚族，使戚族戴我堂上之德，而更加一番欽敬乎！將來若

作外官，祿入較豐，自警除廉俸之外，不取一錢。廉俸若日多，則周濟親戚族黨者日廣，斷不蓄積銀錢，爲兒子衣食之需。蓋兒子若賢，則不靠官囊，亦能自覓衣食；兒子若不肖，則多積一錢，渠將多造一孽，後來淫佚作惡，必且大玷家聲。故立定此志，決不肯以做官發財，決不肯留銀錢與後人。若祿入較豐，除堂上甘旨之外，盡以周濟親戚族黨之窮者，此我之素志也。至於兄弟之際，吾亦惟愛之以德，不欲愛之以姑息；教之以勤儉，勸之以習勞守樸，愛兄弟以德也；豐衣美食，俯仰如意，愛兄弟以姑息也。姑息之愛，使兄弟惰肢體，長驕氣，將來喪德虧行，是卽我率兄弟以不孝也。吾不敢也。我仕宦十餘年，現在京寓所有，惟書籍衣服二者；衣服則當差者必不可少，書籍則我生平嗜好在此，是以二物略多。將來我能官歸家，我夫婦所有之衣服，則與五兄弟拈鬮均分；我所辦之書籍，則存貯利兒齋中，兄弟及後輩，皆不私取一本。除此二者，予斷不別存一物，以爲宦囊。一絲一粟，不以自私，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。

吾細思凡天下官宦之家，多只一代享用便盡；其子孫始而驕佚，繼而流蕩，終而溝壑；而慶延一二代者鮮矣！商賈之家，勤儉者能延三四代；耕讀之家謹樸者，能延五六代；孝友之家，則可以綿延十代八代。我今賴祖宗之積累，少年早達，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盡，故教諸弟及兒輩，但願其爲耕讀孝友之家，不願其爲仕宦之家。

吾自入官以來，卽思爲曾氏置一義田，以贍救孟學公以下貧民；爲本境置義田，以贍救念四都貧民。不料世道日衰，余之處境未裕。無論京官者自治不暇；卽此外放，或爲學政，

或爲督撫，而如今年三江兩湖之大水災，幾於嗷鴻半天下；爲大官者，更何忍於糜俸之外，多取半文乎？是義田之願，恐終不能償！然余之定計，苟仕宦所入，每年除供奉堂上甘旨外，或稍有贏餘，吾斷不肯買一畝田，積一文錢，必皆留爲義田之用；此我之定計，望諸弟皆體諒之。

鄉間若有孝友書香之家，不必問其貧富，亦可結親。

凡人一身，只有「遷善改過」四字可靠；凡人一家，只有「修德讀書」四字可靠。此八字者，能盡一分，必有一分之慶；不盡一分，必有一分之殃。其或休咎相反，必其中有不誠；而所謂改過修德者，不足以質諸鬼神也。吾與諸弟勉之又勉。務求有爲善之實，不使我家高曾祖父之積累，自我兄弟而剝喪，此則余家之幸也！

子姪半耕半讀，以守先人之舊，慎無存半點官氣；不許坐轎，不許喚人取水添茶等事。其拾柴收糞等事，須一一爲之；插田蒔禾等事，亦時時學之。庶漸漸務本，而不習淫佚矣。

兒姪輩，總須教之讀書，凡事當有收拾。宜令勤慎，無作欠伸懶慢樣子，至要！至要！吾兄弟中惟澄澄弟較勤；吾近日亦勉爲勤敬。即令世運艱屯，而一家之中，勤則興，懶則敗，一定之理；願告弟及兒姪等聽之省之。

諸弟在家教子姪，總須有勤敬二字。無論治世亂世，凡一家之中，能勤能敬，未有不興者；不勤不敬，未有不敗者。至切！至切！余深悔往日，未能實行此二字也！千萬叮囑！

家中兄弟子姪，總宜以勤敬二字爲法。一家能勤能敬，雖亂世亦有興旺氣象；一身能勤能敬，雖愚人亦有賢智風味。吾生平於此二字少工夫，今諄諄以訓吾昆弟子姪；務宜刻刻遵守。至要！至要！

諸子姪輩，於勤敬二字，略有長進否？若盡與此二字相反，其家未有不落者。若箇箇勤而且敬，其家未有不興者，無論世亂與世治也。諸弟須刻刻留心，爲子孫作榜樣。

諸弟及兒姪輩，務宜體我寸心，於父親飲食起居，十分檢點，無稍疎忽；於母親祭品禮儀，必潔必誠；於叔父處，敬愛兼至，無稍隔閡；兄弟娣姒，總不可有半點不和之氣。凡一家之中，勤敬二字，能守得幾分，未有不興；若全無一分，未有不敗。和字能守得幾分，未有不興；不和未有不敗者。諸弟試在鄉間將此二字，於族戚人家，歷歷驗之，必以吾言爲不謬也。

母喪未除，斷不敢受官職；若一經受職，則二年來之苦心孤詣，似全爲博取高官美職，何以對吾母於地下？何以對宗族鄉黨？方寸之地，何以自安？

仕宦之家，不蓄積銀錢，使子弟自覺一無可恃；一日不勤，則將有飢寒之患，則子弟漸漸勤勞，知謀所以自立矣。

紀澤兒授室太早，經書尙未讀完。上溯江太夫人來嬪之年，吾父亦係十八歲；然常就外傳讀書，未久耽閣。紀澤上繩祖武，亦宜速就外傳，慎無虛度光陰。聞賀夫人博通經史，深明禮法。紀澤至岳家，須緘默寡言，循循規矩；其應行儀節，宜詳問諳習，無臨時忙亂，爲

岳母所鄙笑。

新婦始至吾家，教以勤儉；紡績以事縫紉，下廚以議酒食，此二者，婦職之最要者也；孝敬以奉長上，溫和以待同輩，此二者，婦道之最要者也。但須教之以漸，渠係富貴子女，未習勞苦，由漸而習，則日變月化，而遷善不知；若改之太驟，則難期有恆。

新婦初來，宜教之入廚作羹，勤於紡績；不宜因其爲富貴子女，不事操作。大，二，三諸女，已能做皮鞋否？三姑一嫂，每年做鞋一雙寄余，各表孝敬之忱，各爭鍼黹之工。所織之布，做成衣襪寄來，余亦得察閨門以內之勤惰也。

近世人家一入宦途，即習於驕奢，吾深以爲戒。三女許字，意欲擇一儉樸耕讀之家，未必定富室名門也。

余之第三女，即另行擇壻，望弟詳稟父大人，可將此事中輟；縱已過女庚，亦可取還。緣羅子係恩賜舉人，恐人疑爲佳壻而爭之也。

家中種蔬一事，千萬不可怠忽！屋門首塘養魚，亦有一種生機；養豬亦內政之要者。下苔臺上新竹，過伏天後，有枯者否？此四事者，可以覘人家興衰氣象。

家中養魚，養豬，種竹，種蔬四事，皆不可忽。一則上接祖父來相承之家風；二則望其外而有一種生氣，登其庭而有一種旺氣。雖多花幾箇錢，多請幾箇工，但用在此四事上，總是無妨。

後輩子姪總宜教之以禮，出門宜常走路，不可動用輿馬，長其驕惰之氣。一次姑息，二

次，三次姑息，以後驕慣難改，不可不慎！

去年在家，因小事而生嫌衅，實吾度量不闕，辭氣不平，有以致之，實有愧於爲長兄之道。千愧萬悔，夫復何言！

去年我兄弟意見不和，今遭溫弟之大變；和氣致祥，乖氣致厲，斯言明徵。嗣後我兄弟當以去年爲戒，力求和睦。

事多傲，一人之生氣。勤者，生動之氣；儉者，收斂之氣。有此二字，家運斷無不興之理。余去年在家未將此二字切實做工夫，至今愧憾，是以諄諄言之。

禍福由天主之，善惡由人主之。由天主者無可如何，只得聽之；由人主者，盡得一分算一分，撐得一日算一日，吾兄弟斷不可不洗心滌慮，以求力挽家運。第一貴兄弟和睦。去年兄弟不和，以致今冬三河之變，嗣後兄弟當以去年爲戒。凡吾有過失，澄沅洪三弟，各進箴規之言，余必力爲懲改；三弟有過，亦當互相箴規而懲改之。第二貴孝道。推祖父母之愛以愛叔父，推父母之愛以愛溫弟之妻妾兒女，及蘭蕙二家；又父母墳域，必須改葬，請沅弟作主，澄弟不可過執。第三要實行「勤」儉」二字。內間妯娌不可懈怠奢華；後輩諸兒須走路，不可坐轎騎馬；諸女莫太嫻，宜學燒茶煮菜。書蔬魚豬，一家之生氣；

居家要勤儉；吾家後輩子女，皆趨於逸欲奢華，享福太平，將來恐難到老。嗣後諸男在家勤灑掃，出門莫坐轎；諸女學洗衣，學煮菜，燒茶。少勞而老逸猶可；少甘而老苦則難矣！至於家中用度，斷不可不分；凡吃藥染布，及在省在縣託買貨物，若不分明，則彼此以多

爲貴，以奢爲尚，漫無節制，此敗家之氣象也！

運氣不來，徒然慳氣，人，則委曲從人，尙未必果能相合！獨立則勞心苦力，尙未必果能自立。如真能受委曲，能喫辛苦，則家庭亦未始不可處也。

沅弟信，言家庭不可說利害話，言精當之至，足抵萬金。余生平在家在外，行事尙不十分悖謬，惟說些利害話，至今悔憾無極！

不求好地，但求平安。洪夏之地，余心不甚願：一則嫌其經過之處，山嶺太多；一則既經爭訟，恐非吉壤。地者鬼神造化之所祕惜，不輕予人者也。人力所能謀，只能求免水，蟻，兇煞三事，斷不能求富貴利達。明此理，絕此念，然後能尋平穩之地；不明此理，不絕此念，則並平穩者亦不可得。

吾鄉僻陋，眼界甚淺，稍有修造，已駭聽聞；若太閎麗，則傳播尤過；苟爲一方首屈一指，卽亂世恐難倖免。

改葬先人之事，須將求富求貴之念，消除淨盡；但求免水蟻以妥先靈，免兇煞以安後嗣而已！若存一絲求富求貴之念，則必爲造物鬼神所忌。以吾所見所聞，凡已發之家，未有續尋得大地者。

家中一切，自沅弟去冬歸去，規模大備；惟書，蔬，魚，豬，及掃屋，種竹等事，係祖父以來相傳家法，無論世界之興衰，此數事不可不盡心。

凡屋高而天井小者，風難入，日亦難入，必須設法祛散溼氣，乃不生病，至囑！至囑！

余與沅弟謂治家之道，一切以星岡公爲法。大約有八字訣：其四字，卽上年所稱「書、蔬、魚、豬」也；又四字，則曰：「早，掃，考，寶。」早者，起早也；掃者，掃屋也；考者，祖先祭祀，敬奉顯考，王考，曾祖考，而妣可該也；寶者，親族鄉里，時時周旋，賀喜弔喪，問疾濟急。星岡公嘗曰：「人待人，無價之寶也。」星岡公生平於此數端，最爲認真，故余戲述爲八字訣曰：「書蔬魚豬，早掃考寶也。」

家中之事，望賢弟力爲主持，切不可日趨於奢華；子弟不可學大家口吻，動輒笑人之鄙陋，笑人之寒村，日習於驕縱而不自知。至戒！至戒！

照料家事，總以「儉」字爲主。情意宜厚，用度宜儉；此居家居鄉之要訣也。

當此大亂之世，興造過於壯麗，殊非所宜，恐劫數或有他慮，弟與邑中諸位賢紳熟商。去年沅弟起屋太大，余至今以爲隱慮。此事又繫沅弟與弟作主，不可不慎之於始。弟向來於「盈虛消長」之機，頗知留心；此事亦當三思，至囑！至囑！

余在京十四年，從未得人二百金之贈，余亦未嘗以此數贈人。雖由余交游太寡，而物力艱難，亦可概見。余家後輩子弟，全未見過艱苦模樣，眼孔大，口氣大，呼奴喝婢，習慣自然；驕傲之氣，入於膏肓而不自覺，吾深以爲慮。吾函以「傲」字箴規兩弟，兩弟猶能自省自惕；若以「傲」字誥誡子姪，則全然不解。蓋自出世以來，祇做過大，並未做過小，故一切茫然；不似兩弟做過小，喫過苦也。

教訓後輩子弟，總以「勤苦」爲體，「謙遜」爲用，以藥伏驕之積習，餘無他囑。

總怕子姪習於「驕」「奢」「佚」三字。家敗，離不得箇「奢」字；人敗，離不得箇「逸」字；討人嫌，離不得箇「驕」字。

子姪須教一「勤」字，一「謙」字。謙者，驕之反也；勤者，佚之反也。「驕奢淫佚」四字，惟首尾二字，尤宜切戒！至諸弟中外家居之法，則以「考寶早掃書蔬魚豬」八字爲本，千萬勿忘！

吾祖星岡公在時，不信醫藥，不信僧巫，不信地仙；此三者，弟必能一一記憶。今我輩兄弟，亦宜略法此意，以紹家風。

合家大小老幼，幾於無人不藥，無藥不貴。迨至補藥喫出毛病，則又服涼藥以攻伐之；陽藥喫出毛病，則又服陰藥以清潤之。展轉差誤，不至大病大弱不止！

地仙僧巫二者，弟向來不甚深信，近日亦不免爲習俗所移；以後尙祈卓識堅定，略存祖父家風爲要。天下信地信僧之人，曾見有一家不敗者乎？

凡畏人不敢妄議論者，謙謹者也；凡好譏評人短者，驕傲者也。諺云：「富家子弟多驕，貴家子弟多傲。」非必錦衣玉食，動手打人，而後謂之驕傲也；但使志得意滿，毫無畏忌，開口議人短長，即是極驕極傲耳。余正月初四信中，言戒「驕」字，以不輕非笑人爲第一義；戒「惰」字，以不晏起爲第一義。望弟常常猛省，並戒子姪也。

家中兄弟子姪，惟當記祖父之八箇字，曰：考，寶，早，掃，書，蔬，魚，豬。又謹記祖父之三不信，曰：不信地仙，不信醫藥，不信僧巫。余日記冊中，又有八本之說，曰：

讀書以訓詁爲本，作詩文以聲調爲本，事親以得歡心爲本，養生以戒惱怒爲本，立身以不妄語爲本，居家以不晏起爲本，作官以不要錢爲本，行軍以不擾民爲本。

家中無論老少男婦，總以習勤勞爲第一義，謙謹爲第二義；勞則不佚，謙則不傲，萬善皆從此生矣。

大抵富貴人家氣習，禮物厚而情意薄，使人多而親到少；吾兄弟若能彼此常常互相規誡，必有裨益。

傲爲凶德，惰爲衰氣；二者皆敗家之道。戒惰莫如早起，戒傲莫如多走路，少坐轎，望弟留心儆戒。

日中則昃，月盈則虧，吾家亦盈時矣！管子云：「斗斛滿，則人概之；人滿，則天概之。」余謂天之概無形，仍假手於人以概之。霍氏盈滿，魏相概之，宣帝概之。諸葛恪盈滿，孫峻概之，吳主概之。待他人之來概，而後悔之，則已晚矣！吾家方豐盈之際，不待天之來概，人之來概，吾與諸弟當設法先自概之。自概之道云何？亦不外「清」「慎」「勤」三字而已。吾近將「清」字改爲「廉」字，「慎」字改爲「謙」字，「勤」字改爲「勞」字，尤爲明淺，確有可下手之處。沅弟昔年於銀取與之際，不甚斟酌，朋輩之譏議菲薄，其根實在於此。去冬之賈翠頭背粟子山，余亦大不爲然。以後宜不妄取與，不寄銀回家，不多贈親族。此「廉」字工夫也！謙之存諸中者，不可知；其著於外者，約有四端：曰，面色；曰，言語；曰，書函；曰，僕從屬員。沅弟一次添招六千人；季強并未稟明，徑招三千人，也在他統領員中做不著者，在弟

尙能集事，不算順手。而弟每每次來信，索取帳棚子藥等件，常多譏諷之詞，不平之語。在兄書函中，此，則與別處書函，更可知已！沅弟之僕從隨員，頗有氣餒。面色言語，與人酬接時，吾未及。而申夫曾述及往年對渠之詞氣，至今抱憾。以後宜於此四端，痛加克治，此「謙」字工夫也。每日臨睡之時，默數本日勞心者幾件，勞力者幾件，則知宜勤王事之處無多，更竭誠以圖之，此「勞」字工夫也。余以名位太隆，常恐祖宗留詒之福，自我一人享盡，故將「勞」「謙」「廉」三字，時時自惕，亦願兩賢弟之用以自惕，且即以自概耳！

良田美宅，來人指摘，弟當三思，不可自是。吾位固高，弟位亦實不卑；吾名固大，弟名亦實不小。而猶沾沾培墳墓以永富貴，謀田廬以貽子孫，豈非過計哉？

弟一極早，飯後始天明，甚爲喜慰！吾輩仰法家訓，惟早起，務農，疏醫，遠巫四者，尤爲切要。

莫買田產，莫管公事，吾所囑者，二語而已。盛時常作衰時想，上場當念下場時。「富貴人家，不可不牢記此二語也。」

爲兄弟者，總宜獎其所長，而兼規其短；若明知其錯，而一概不說，則非特一人之錯，而一家之錯也！吾家於本縣父母官，不必力贊其賢，不可力詆其非；與之相處，宜在若遠若近，不親不疏之間。渠有慶弔，吾家必到；渠有公事，須紳士助力者，吾家不出頭，亦不躲避。渠於前後任之交代，上司衙門之請託，則吾家絲毫不可與聞。弟既如此，并告子姪輩常常如此。子姪若與官相見，總以「謙謹」二字爲主。

古人云：「祭不欲數；數則煩，煩則不敬。」祭尙不可煩瀆，况喪禮而可煩瀆乎？

弟之志事，頗近春夏發舒之氣；余之志事，頗近秋冬收蓄之氣。余意以發舒而生機乃旺，弟意以收蓄而生機乃厚。平日最好以昔人「花未全開月未圓」七字，爲惜福之道；保泰之法，莫精於此，曾屢次以此七字教誡春霆，不知與弟道及否？星岡公昔年待人，無論貴賤老少，純是一團和氣；獨對子孫諸姪，則嚴肅異常；遇佳時令節，尤爲凜凜不可犯。蓋亦具一種收蓄之氣，不使家中歡樂過節，流於放肆也。余於弟營保舉銀錢軍械等事，每每稍示節制，亦猶本「花未全開月未圓」之義。至危迫之際，則救焚拯溺，不復稍有所吝矣。

生日在即，萬不可宴客稱慶。此間謀送禮者，余已力辭之；弟在營亦宜婉辭而嚴卻之。家門太盛，常存日慎一日，而恐其不終之念，或可自保；否則顛蹶之速，有非意計所能及者。

余往年撰聯贈弟，有「儉以養廉，直而能忍」二語。弟之直，人人知之，其能忍，則爲阿兄所獨知；弟之廉，人人料之，其不儉則阿兄所不及料也！以後望弟於「儉」字加一番工夫，用一番苦心；不特家常用度宜儉，即修造公費。周濟人情，亦須有一「儉」字意思。總之，愛惜物力，不失寒士之家風而已。吾弟以爲然否？

弟家之漸趨奢華，即因人客太多之故；此後總須步步收緊，切不可步步放鬆。總之家門太盛，「有福不可享盡，有勢不可使盡」人人須記此二語也。

余身體平安，合署內外俱好；惟「儉」字日減一日。余兄弟無論在官在家，彼此常以儉

字相助，則可久矣！

吾不欲多寄銀物至家，總恐老輩失之奢，後輩失之驕，未有錢多而子弟不驕者也。吾兄弟欲爲先人留遺澤，爲後人惜餘福，除卻「儉」「勤」二字，別無做法。弟與沅弟皆能勤而不能儉，余微儉而不甚儉。子姪看大眼，吃大口，後來恐難挽回，弟須時時留心，

後輩兄弟，極爲和睦，行坐不離，共被而寢，亦是家庭興旺之象。

新正人客甚多，不似往年軍營光景；余雖力求節儉，總不免失之奢靡。日日以「儉」字誥戒妻子，現略知遵守，亦望吾弟常告內外周知也。

閨家中內外大小，及姊妹親族，無一不和睦整齊，皆弟連年籌畫之功。願弟出以廣大之胸，再進以儉約之誠，則盡善矣！

後輩體氣，遠不如吾兄弟之強壯，吾所以屢教家人崇儉習勞；蓋艱苦則筋力漸強，嬌養則筋力愈弱也。

儉之一字，弟言時時用功，極慰！極慰！然此事殊不易易，由既奢之後而返之於儉，若登天然；卽如僱夫赴縣，昔年僅轎夫二名，挑夫一名，今已增至十餘名。欲挽回僅用七八名，且不可得；况挽回三四名乎？隨處留心，牢記有減無增四字，便極好耳！

弟軍今年餉項之少，爲歷年所無，余豈忍更有挑剔；况近來外侮紛至迭乘，余日夜戰兢恐懼，若有大禍卽臨眉睫者。卽兄弟同心禦侮，尙恐衆推牆倒，豈肯微生芥蒂；又豈肯因弟詞氣稍懇，藏諸胸臆；又豈肯受他人千言萬懼，遂不容胞弟片語乎？老弟千萬放心！千萬保

養！此時之兄弟，實患難風波之兄弟，惟有互勸互勗，互恭維而已！

弟之聲名，即余之聲名也！弟之性命，即余之性命也；二者比較，究以保重身體爲大。弟自問，身體足以久磨久鍊，則余自赦心矣！

余中廳懸「八本堂」匾，跋云：「養生以少惱怒爲本；事親以得歡心爲本」。弟久勞之軀，當極力求少惱怒。

余於家庭，有一欣慰之端。聞妯娌及子姪，和睦異常，有姜被同眠之風，愛敬兼至。此足卜家道之興；然亦全賴老弟分家時，布置妥善，乃克臻此。

余蒙先人餘蔭，忝居高位，與諸弟及子姪諄諄慎守者，但有二語；曰：「有福不可享盡；有勢不可使盡」而已！福不多享，故總以「儉」字爲主！少用僕婢。少花銀錢，自然惜福矣！勢不多使，則少管事，不斷是非，無感者，亦無怕者，自然悠久矣。

殊恩異數，萃於一門；祖宗積累陰德，吾輩食此厚報，感激之餘，彌增歉悚！

余欲上不愧先人，下不愧沅弟，惟以力教家中「勤儉」爲主；余於「儉」字，做到六七分；「勤」字則尚無五分工夫。弟與沅弟於「勤」字做到六七分；「儉」字則尚欠工夫。以後各勉其所長，各戒其所短。弟每用一錢，均須三思。

近日家中內外大小，勤儉二字，做得幾分？門第太盛，非此二字，斷難久支。

吾家子姪，人人須以「勤儉」二字自勉，庶幾長保盛美。觀漢書霍光傳，而知大家所以速敗之故；取金日磾張安世二傳，解示後輩可也。

吾不望代代得富貴，但願代代有秀才；秀才者，讀書之種子也，世家之招牌也，禮義之旗幟也。

爲人與爲學并進，切戒「驕奢」二字，則家中風氣日厚，而諸子姪爭相磨矣。

余與沅弟同時封爵開府，門庭可謂極盛；然非可常恃之道。記得己亥正月，星岡公訓竹亭公曰：「寬一雖點翰，我家仍靠作田爲業，不可靠他吃飯。」此語最有道理。今亦當守此二語爲命脈，望吾弟專在作田上用些工夫，輔之以「書，蔬，魚，豬，早，掃，考，寶」八字。任憑家中如何貴盛，切莫全改道光初年之規模。凡家道所以可久者，不恃一時之官爵，而恃長遠之家規；不恃一二人之驟發，而恃大衆之維持。我若有福，罷官回家，與弟當竭力維持。老親舊眷，貧賤族黨，不可怠慢，待貧者，亦與富者一般，當盛時預作衰時之想，自有深固之基矣。

吾兄弟處此時世，居此重名，總以錢少產薄爲妙。一則平日免於覬覦，倉卒免於搶掠；二則子弟略見窘狀，不至一味奢侈。

吾自嘉慶末年，至道光十九年，見王考星岡公日日有常，不改此度。不信醫藥，地仙，和尚，師巫，禱祝等事，亦弟所一一親見者。吾輩守得一分，則家道多保得幾年。

木器但求堅實，不尙雕鏤；漆水卻須略好，乃可經久。屋宇不尙華美，卻須多種竹柏，多種菜園；即占去田畝，亦自無妨。

家中婦女漸多，外則講究種蔬，內則講究曬小菜，醃菜之類，乃是興家氣象，請弟倡

之。

星岡公之家法，後世當守者極多。而其不信巫醫地仙，吾兄弟尤當竭守之。

處茲亂世，錢愈多則慮愈大；兄家與弟家，總不宜多存現銀現錢，每年足敷一年之用，便是天下之大富，人間之大福。家中要得興旺，全靠出賢子弟；若子弟不賢不才，雖多積銀，積錢，積穀，積產，積衣，積書，總是枉然。子弟之賢否，六分本於天生，四分由於家教。吾家代代，皆有世德明訓；惟星岡公之教，尤應謹守牢記。吾近將星岡公之家規，編成八字句云：「書蔬豬魚考實早掃」，常說常行，八者都好。地命醫理，僧巫祈禱，留客久住，六者俱惱。蓋星岡公於地命醫僧巫五項人，進門便惱。即親友遠客，久住亦惱。此八好六惱者，我家世世守之，永爲家訓。子孫雖愚，亦必略有範圍也。

吾家現雖鼎盛，不可忘寒士家風味，子弟力戒傲惰。戒傲以不大聲罵僕從爲首；戒惰以不晏起爲首。吾則不忘蔣市街賣菜籃情景，弟則不忘竹山凹施碑車風景；昔日苦况，安知異日不再？書之，自知謹慎矣。

吾自五十以後，百無所求，惟望星岡公之後，丁口繁盛；此念刻刻不忘。吾德不及祖父遠甚，惟此心則與祖父無殊。弟與沉弟，望後輩添丁之念，又與阿兄無殊。或者天從人願，鑑我三兄弟之誠心。從此丁口日盛，亦未可知。且即此一念，足見吾兄弟之同心；無論那房添丁，皆有至樂。和氣致祥，自有可卜昌盛之理。

內人率兒婦輩久居鄉間，將一切規模立定，以耕讀二字爲本，乃是長久之計。

吾兄弟叨忝爵賞，亦望後嗣子孫，讀書敦品，略有成立，乃不負祖宗培植之德。吾自問服官三十餘年，無一毫德澤及人，且愆咎叢積，恐罰及於後裔；老年痛自懲責，思蓋前愆。望兩弟於吾之過失，時寄箴言；並望互相切磋，以勤儉自持，以忠恕教子。要令後輩洗淨驕惰之氣，各執恭敬之風，庶幾不墜家聲耳！

細思吾兄弟三人之信，斷未有不互觀者，仍以共寫一封爲妥；兩弟信皆甚密，阿兄目病，而又懶惰，去信較稀，致弟殷殷懸盼，殊抱不安。

仕途巨細，皆關時運，余持此說久矣！然亦只可言於仕宦，若家事亦雖有運，然以盡人事爲主，不可言運也。

(以上家書)

吾見家中後輩，體皆虛弱，讀書不甚長進，曾以養生六事勗兒輩：一曰，飯後千步；一曰，將解洗脚；一曰，胸無惱怒；一曰，靜坐有常時；一曰，習射有常時（射足以習威儀，強筋力，子弟宜多習）；一曰，黎明吃白飯一盃，不沾點菜。

凡人多望子孫爲大官，余不願爲大官，但願爲讀書明理之君子：勤儉自持，習勞習苦，可以處樂，可以處約，此君子也。余服官二十年，不敢稍染官宦氣習，飲食起居，尚守寒素家風；極儉也可，略豐也可，太豐則我不敢也。凡仕宦之家，由儉入奢易，由奢返儉難。爾年尚幼，一切不可貪愛奢華，不可慣習懶惰。無論大家小家，士農工商，勤苦儉約，未有不興；驕奢倦怠，未有不敗。

爾當體我此意，於叔祖各叔父母前，盡些愛敬之心，常存休戚一體之念，無懷彼此歧視

之見。則老輩內外必器愛爾；後輩兄弟姊妹必以爾爲榜樣；日處有親，愈久愈敬。若使宗族鄉黨，皆曰，「紀澤之量，大於其父之量，」則余欣然矣！

我家高曾祖考，相傳早起。吾得見竟希公星岡公皆未明即起，冬寒起坐，約一箇時辰，始見天亮。吾父竹亭公亦甫黎明即起，有事則不待黎明，每夜必起看一二次不等。余近亦黎明即起，思有以紹先人之家風。既冠受室，當以早起爲第一先務；自力行之，亦率新婦力行之。

昔吾祖星岡公，最講治家之法：第一，要起早；第二，要打掃潔淨；第三，誠修祭祀；第四，善待親族鄰里：凡親族鄰里來家，無不恭敬款接，有急必周濟之，有訟必排解之，有喜必慶賀之，有疾必問，有喪必弔。此四事之外，於讀書種菜等事，尤爲刻刻留心，故寫家信，常常提及「書蔬魚豬」四端者，蓋祖父相傳之家法也。

銀錢田產，最易長驕氣惰氣，我家中斷不可積錢，斷不可買田！爾兄弟努力讀書，決不怕沒飯吃，至囑！

吾教子弟，不離八本，三致祥：八者，曰：讀古書，以訓誥爲本；作詩文，以聲調爲本；養親，以得歡心爲本；養生，以少惱怒爲本；立身，以不妄語爲本；治家，以不妄起爲本；居官，以不要錢爲本；行軍，以不擾民爲本。三者，曰：孝致祥；勤致祥；恕致祥。吾父竹亭公之教人，則專重「孝」字；其少壯敬親，暮年愛親，出於至誠，故吾纂墓誌僅叙一事。吾祖星岡公之教人，則有八字，三不信：八者，曰：考，寶，早，掃，書，蔬，魚，

猪；三者，曰：僧巫。地仙，醫藥，皆不信也。

處茲亂世，銀錢愈少，則愈可免禍；用度愈省，則愈可養福。爾兄弟奉母，除勞字儉字之外，別無安身之法。吾嘗軍事極危，輒將此二字叮囑一遍，此外亦別無遺訓之語。

鄉間早起之家，蔬菜茂盛之家，類多興旺；晏起無蔬之家，類多衰弱。於省城菜園中，用重價雇人至家種蔬，或二人亦可。

省雇園丁來家，宜廢田一二坵，用爲菜園。吾現在營，課勇夫種菜。每塊土約三丈長，五尺寬；窄者四尺餘寬，務使芸草及摘蔬之時，人足行兩邊溝內，不踐菜土之內。溝寬一尺六寸，足容便桶。大小橫直，有溝有澮。下雨則水有所歸，不使積潦傷菜。四川菜園極大，溝澮終歲引水長流，頗得古人井田遺法。吾鄉一家園土有限，斷無橫溝，而直溝則不可少。吾鄉老農雖不甚精，猶頗認真；老圃則全不講究。我家開此風氣，將來荒山曠土，盡可開墾，種百穀雜蔬之類。知種茶亦獲利極大，吾鄉無人試行；吾家若有山地，可試種之。

居家之道，惟「崇儉」可以長久；處亂世尤以「戒奢侈」爲要義。衣服不宜多製，尤不宜大鑲大緣，過於絢爛。爾教導諸妹，敬聽父訓，自有可久之理。

古今文人學人，莫不有家常瑣事之勞，其身莫不有世態冷暖之攪其心。爾現當家門鼎盛之時，炎涼之狀，不接於目；衣食之謀，不縈於懷。雖奔走煩勞，猶遠勝於寒士困苦之境也。

在家，卻不宜過露痕蹟；人所以稍顧體面者，冀人之敬重也。若人之傲惰鄙棄，業已露

出，則索性蕩然無恥，拚棄不顧，甘與正人爲仇，而以後不可救藥矣。大約世家子弟，錢不可多，衣不可多；事雖至小，所關頗大。

凡世家子弟，衣食起居，無一不與寒士相同，庶可以成大器；若沾染富貴氣習，則難望有成。吾忝爲將相，而所有衣服，不值三百金。願爾等常守此檢樸之風，亦惜福之道也。其照例應用之錢，不可過吝。

余每見嫁女，貪戀母家富貴，而忘其翁姑者，其後必無好處。余家諸女，當教之孝順翁姑，敬事丈夫，慎無重母家而輕夫家，效澆俗小家之陋習也。

吾家累世以來，孝弟儉勤。輔臣公以上，吾不及見；竟希公星岡公，皆未明即起，竟日無片刻暇逸。竟希公少時，在陳氏宗祠讀書，正月上學，輔臣公給錢一百，爲零用之需，五月歸時，僅用去二文，尙餘九十八文還其父，其儉如此。星岡公，當孫入翰林之後，猶親自種菜收糞。吾父竹亭公之勤儉，則爾等所及見也。今家中境地，雖漸寬裕，姪與都昆弟，切不可忘卻先世之艱難。有福不可享盡，有勢不可使盡。「勤」字工夫，第一貴早起；第二貴有恆；「儉」字工夫，第一莫着華麗衣服，第二莫多用僕婢雇工。凡將相無種，聖賢豪傑亦無種，只要人肯立志，都可做得到的。

世家子弟門第過盛，萬目所屬。臨行時，教以三戒之首末二條，及力去「傲惰」二弊，當已牢記之矣！場前不可與州縣來往，不可送條子。進身之始，務知自重。

爾等奉母在寓，總以勤儉二字自惕，而接物出以謙慎。凡世家之不勤不儉者，驗之於內

眷而畢露。余在家深以婦女之奢逸爲慮。爾二人立志；撐持門戶，亦宜自端內教始也。

吾近夜飯不用葷菜；以肉湯沌蔬菜一二種，令極爛如粥，味美無比，必可以資培養；（菜不必貴，適口則足養人，）試沌爾母食之。（星岡公好於日入時，手摘鮮菜，以供夜餐。吾當時侍食，實覺津津有味。今則加以肉湯，而味尙不逮於昔時。）後輩則夜飯不葷，專食蔬而不用肉湯，亦養生之宜，崇儉之道也。顏黃門（推之）顏氏家訓，作於亂離之世；張文端英聰訓齊語，作於承平之世。所以教家者極精。

仕宦之家，往往貪戀外省，輕棄其鄉；目前之快意甚少，將來之受累甚大，吾家宜力矯此弊。

吾家門第鼎盛，而居家規模禮節，未能認真講求。歷觀古來世家長久者，男子須講求耕讀二事，婦女須講求紡績酒食二事。斯干之詩，言帝王居室之事，而女子重在酒食是議；家人卦，以二爻爲主，重在中饋；內則一篇，言酒食者居半。故吾屢教兒婦諸女，親主中饋，後輩視之，若不要緊。此後還鄉居家，婦女縱不能精於烹調，必須常至廚房，必須講求作酒，作醃醢小菜之類。爾等可須留心於蒔蔬，魚，此一家興旺氣象，斷不可忽！紡績雖不能多，亦不可間斷。大房唱之，四房皆和之，家風自厚矣！

家之興衰，人之窮通，皆於勤惰卜之。澤兒習勤有恆，則諸弟七八人皆學樣矣。

吾家婦女，須講究作小菜，如腐乳，醬油，醬菜，好醋，倒筍之類，常常做些，寄與我吃。內則言事父母舅姑，以此爲重；若外間買者，則不寄可也。

家中外須講求蒔蔬，內須講求曬小菜，此足驗人家之興衰，不可忽也。

家中興衰，全係乎內政之鞏散。爾母率二婦諸女，於酒食紡績二事，斷不可不常常勤習。曰下官雖無恙，須時時作罷官衰替之想。

李申夫之母，嘗有二語云：『有錢有酒款遠親，火燒盜搶喊四鄰』。戒高貴之家，不可敬遠親而慢近鄰也。我家初移富垵，不可輕慢近隣；酒飯宜鬆，禮貌宜恭，或另請一人款待賓客亦可。除不管閒事，不幫官司外，有可行方便之處，亦無吝也。

家中遇祭酒菜，必須夫人率婦女親自經手。祭祀之器皿，另作一箱收之，平日不可動用。內而紡績做小菜，外而蔬菜養魚，款待人客，夫人均須留心。吾夫婦居心行事，各房及子孫皆依以榜樣，不可不勞苦，不可不謹慎。

讀書乃寒士本業，切不可有官家風味；吾於書箱及文房器具，但求為寒士所能備者，不求珍異也。

率兒婦輩在家，事事須立個一定章程，作官不過偶然之事，居家乃是長久之計。能從勤儉耕讀上做出好規模，雖一旦罷官，尚不失為興旺氣象；若貪圖衙門之熱鬧，不立家鄉之基業，則罷官之後，便覺氣象蕭索。凡有盛必有衰，不可不預為之計。望夫人教訓子孫婦女，常常作家中無官之想，時時有謙恭省儉之意。則福澤悠久，余心大慰矣！

孝友為家屏之祥瑞，凡所稱因果報應，他事或不盡驗，獨孝友則立獲吉慶；反是則立獲殃解，無不驗者。吾早歲久宦京師，於孝養之道多疏；後來展轉兵間，多獲諸弟之助，而吾

毫無裨益於諸弟。余兄弟姊妹各家，均有田宅之安，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。我身歿之後，爾等視兩叔如父，事叔母如母，視堂兄弟如手足。凡事皆從省嗇，獨待諸叔之家，則處處從厚。待堂兄弟以德業相勸，過失相規，期於彼此有成，爲第一要義。其次則親之欲其貴，愛之欲其富；常常以吉祥善事，代諸昆季默爲禱祝，自當神人共欽。

治家貴嚴。嚴父常多孝子，不嚴，則子弟之習氣日就佚惰，而流弊不可勝言矣！故易曰：『威如吉』欲嚴而有威，必本於莊敬；不苟言，不苟笑。故曰：『威如之吉，反身之謂也。』

意味深者，面自粹潤；保養完者，神自充足。此不可以僞爲，必火候既到，乃有此驗。吾祖父星岡公在時，不信醫藥，不信僧巫，不信地仙；卓識定志，確乎不可搖奪，實爲子孫者所當遵守。近年家中兄弟子姪，於此三者皆不免相反。余之不信僧巫，不信地仙，頗能謹遵祖訓父訓，而不能不信藥。自八年秋季起，常服鹿茸丸；是亦不能繼志之一端也。以後當漸漸止；並函誡諸弟，戒信僧巫，地仙等事，以紹家風。

家人上九曰：『有孚威如。』論語曰：『望之儼然！』要使房闈之際，僕婢之前，燕昵之友，常以此等氣象對之，方好，獨居則火滅修容。切記！切記！此予第一要藥。能如此，乃有轉機；否則墮落下流，不必問其他矣！

余德薄能鮮，忝竊高位，又竊虛名，已干造物之忌；恐家中老少習於驕奢佚三字，實深

悚懼！

(以上家訓)

吾平日以儉字教人；而吾近來飲食起居，殊太豐富，昨聞魁時若將軍言，渠家四代一品，而婦女在家，並未穿著綢緞軟料；吾家婦女亦過於講究，深恐享受太過，足以折福。

與萬麓軒偶談家常：渠家百萬之富，而日用極儉；其內眷終年不辦葷菜，每書房先生所吃之葷菜餘贖者，撤下則內室吃之。其母過六十後，麓軒苦求，始準添葷菜一樣。今亂後而家，甚破，子孫俱好，皆省儉所惜之福也！

心緒憧憧，如有所失，念人生苦不知足。方望溪謂「漢文帝之終身常若自覺不勝天子之任者，」最善形容古人心曲。大抵人常懷愧對之意，便是載福之器，入德之門。如覺天待我甚厚，我愧對天；君之待我過優，我愧對君；父母之待我過慈，我愧對父母；兄弟之待我過愛，我愧對兄弟；朋友之待我過重，我愧對朋友，便覺處處皆有善氣相逢。如自覺我已無愧無怍，但覺他人待我太薄，天待我太吝，則處處皆有戾氣相逼。德以滿而損，福以驕而減矣！此念願刻刻凜之。

昔年曾以居官四敗，居家四敗，書於日記，以自儆惕。茲恐久而遺忘，再書於此，與前次微有不同。居官四敗，曰：昏惰任下者敗，傲狠妄為者敗，貪鄙無忌者敗，反覆多詐者敗。居家四敗，曰：婦女奢淫者敗，子弟驕恣者敗，兄弟不和者敗，侮師慢客者敗。仕宦之家，不犯此八敗，庶有悠久氣象。

余蓋屋三間，上為擺設地球之用；不料工料過於堅緻，簷過於深，費錢太多，而地球仍將黑暗，不能明朗，心為悔歎。余好以「儉」字教人，而自家實不能儉。傍夕與紀澤談，令

其將銀錢賬目自行經理，講求儉約之法。

紀官姪得取縣案首。縣令考試甚嚴，當可免於物議，甚以爲慰。吾每慮吾兄弟功名太盛，發洩殆盡；觀近年添丁之漸多，子弟之向學，或者祖澤尙厚，方興未艾，且喜且惴惴也。在京酒食應酬，雖不甚多，而每日疲精以徇物，遠不如外省之得以自由；自問胸次，添出鄙俗之見，殊無謂也！

余生平於酬酢之際，好察人情之順逆厚薄。京師勢利之藪，處處皆有冷暖向背之分。余老矣！尙存於心而不能化。甚矣，余之鄙也！

余以老年吃齋，風中行路，殊非所堪。又念百姓麥稼已失，稷梁不能下種，將成非常之災；又念紀澤兒在運河一帶，風大河淺，家眷各船，膠滯難行；又念施占琦運書箱在海中，恐有不測。種種懸念，不勝焦灼。

人而不勤，則萬事俱廢，一家俱有衰象。余於三，四月內不治一事，於居家之道，大有所損，愧悚無已！

至花園一覽。園在署西，現在修工未畢，正值趕辦之時，偶一觀玩，深愧居處太崇，享用太過。

余精神散漫已久，凡遇應了結之件，久不能完；應收拾之件，久不能檢，如敗葉滿山，全無歸宿。通籍三十餘年，官至極品，而學業一無所成，德行一無可許；老大徒傷，不勝悚惶慙報！

萬化始於閭門：除「刑于」以外無政化，除「用賢」以外無經濟。

所貴乎世家者，不在多置良田美宅，亦不在多蓄書籍字畫；在乎子孫能自樹立，多讀書，無驕矜習氣。

聞溫弟信，聞家事故，憂鬱填膺，不能辦一事，夜不成寐。

念溫弟不得歸骨，其賦命太苦；余於手足之間，抱愧多矣！

九弟所寫溫甫哀辭，字秀勁近古，刻工亦佳。家有賢子弟，爲之欣然！

沉弟專二人送信，勸我速移東流建德；情詞懇惻，令人不忍卒讀。余復信云：「讀出師表而不動心者，其人必不忠；讀陳情表而不動心者，其人必不孝；讀沉季此信，而不動心者，其人必不友。」遂定於二十四日，移營東流，以慰兩弟之心。

沉弟來久談，教以胸襟宜淡遠，游心虛靜之域，獨立萬物之表；又每日宜讀書少許，以擴識見。弟圍安慶，前後皆有強寇，人數甚眾，地段甚廣，晝夜辛勤，事事躬親；雖酷暑大雨，而每日奔馳往返，常五六十里。余憐其太勞，故欲其以虛靜養心也。

紀澤兒體氣清瘦，系念殊深。或稱其讀書太勤，用心太過，因教以遊心虛靜，雖有榮觀，晏處超然之義。

閱張清恪之子張懋敬公師載所輯課子隨筆，皆節鈔古人家訓名言。大約與家之道，不外內外勤儉，兄弟和睦，子弟謙謹等事；敗家則反是。夜接周中堂之子文翁謝余致賻儀之信，則別字甚多，字跡劣不堪；大抵門客爲之，主人全未寓目。聞周少君平日眼孔甚高，口好

雖黃，而與事潦草如此，殊爲可歎！蓋達官之子弟，聽慣高議論，見慣大排場，往往輕慢師長，譏彈人短，所謂驕也。由驕而奢，而淫，而佚，以致於無惡不作，皆從驕字生出之弊；而子弟之驕，又多由於父兄爲達官者，得運乘時，幸致顯宦，遂自忘其本領之低，學識之陋，自驕自滿，以致子弟效其驕而不覺。吾家子姪輩亦多輕慢師長，譏彈人短之惡習；欲求稍有成立，必先力除此習，力戒其驕。欲禁子弟之驕，先戒吾心之自驕自滿，願終身自勉之！因周少君之荒謬不堪，既以面諭紀澤，又詳記之於此。

接沅弟信；知紀官姪於正月初九日申刻生子，欣慰之至！吾兄共得五孫，丁口漸盛；只望兒姪輩讀書，少有所成，將來孫輩看作榜樣，便是世家好氣象。若兒姪輩不能發奮用功，文理不通，則榜樣太壞，將來孫輩斷難成立。此中關鍵，全在紀鴻紀瑞二人；吾家後輩之興衰，視此二人爲轉移也。

與紀澤一談，囑其看理學書，俾志氣日趨於剛大，心思日入於沈細。

鴻兒稟稱澄弟臨別，以火狐馬褂送我；蓋眉生述杜小舫之言，謂天下之最暖者，莫如火狐；勝如紫貂玄狐云。余曾兩次述此言與澄弟聽；或弟意疑我畏寒，遂解已所著衣以贈我耶？余本有貂馬褂，狍狍馬褂；而弟歸途少此禦寒之具，寸心十分不安！

接澄沅兩弟信。澄勸送眷回籍，沅擬以晚女許聶家，皆有肫誠顧恤之意。久官於外，疾病相尋，如舟行海中，不得停泊；惟兄弟骨肉至親，能亮之也！

但求安先人之體魄，而無毫髮富貴之見者存；此人子心根上工夫，當與鬼神相質證者。

(以上日記)

此宜時時自省。

舍間凡事費用，日趨奢靡，殊以爲慮！蒔蔬，養魚，二事；先人累代皆時時認真經理，敬求足下代我照料。各種書籍，亦求常拂塵埃，勿令潮溼；卽賤兄弟在外寄回信緘奏稿等件，亦宜聚置一處，免致散失。至人客來往，非房族，卽親友。切不可稍稍怠慢，矣恭敬相待。雖舍弟等不在家，亦可款留酒飯也。

新式
標點
曾國藩名言類鈔

治世

近來聞好友甚多，予不欲先去拜人，恐徒標榜虛聲。蓋求友以匡己之不逮，此大益也；標榜以盜虛名，是大損也。天下有益之事，即有足損者寓乎其中，不可不辨。

凡有借我銀者，皆光景甚窘之人。此時我雖窘迫，亦不必向人索取。

凡與人交際，當求其誠信之素孚；求其協助，當亮其力量所能爲。弟每求人，好開大口，言不脫官場陋習；余本不敢開大口，而人亦不能一一應付，但略亮我之誠實耳！

媚嫉傾軋，從古以來共事者，皆所不免；吾輩當「躬自厚而薄責於人」耳。

悠悠之口，本難盡信；然君子愛惜聲名，常存冰淵惴惴之心。蓋古今因名望之劣而獲罪者極多，不能不慎修以遠罪，吾兄弟於有才而無德者，亦當不沒其長而稍遠其人。

大抵清議所不容者，斷非一口一疏所能挽回，只好徐徐以待其自定。近世保人，亦有多少爲難之處；有保之而旁人不以爲然，反累斯人者；有保之而本人不以爲德，反成仇隙者。余閱世已深，即薦賢亦多顧忌，非昔厚而今薄也。

末世好以不肖之心待人，欲媒孽老弟之短者，必先說與阿兄不睦；吾之常常欲弟點檢者，即所以杜小人之讒口也。

用人極難，聽言亦殊不易，全賴見多識廣，熟思審處，方寸中有一定之權衡。

事至今日，惟有「小心安命，埋頭任事」二語。兄弟互相助勉，舍此更無立腳之處。據寶蘭泉云：「大丹將成，衆魔環伺，必思所以敗之。」

凡官運極盛之事，子弟經手公事，格外順手，一倡百和；然閒言即由此起，怨謗即由此興。吾兄弟當於極盛之時，預作衰時設想，當盛時百事平順之際，預爲衰時百事拂逆地步。弟此後若到長沙衡州湘鄉等處，總以不干預公事爲第一義。

獨享大名，爲折福之道；與人分名，即受福之道矣。

凡鬱怒最易傷人，余有錯處，弟儘可一一直說。人之忌我者，惟願弟做錯事，惟願弟之不恭；人之忌弟者，惟願兄做錯事，惟願兄之不及。弟看破此等物情，則知世路之艱險，而心愈抑畏，氣反愈平和矣。

天下之道，無感不應，無絀不伸。以吾心之且憐且敬，知外間必千里應之，亦必憐弟敬弟，萬口同聲。弟少耐數月以待之，而後知吾言之不謬也。

建非常之功勳，而疑謗交集。雖賢哲處此，亦不免於抑鬱牢騷；然蓋世之事業，既已成就，寸心究可自怡而自慰，悠悠疑忌之來，只堪付之一笑。

吾常言：「天道忌巧，天道忌盈，天道忌貳。」若甫在夔用之際，而遽萌前卻之見，是貳也；即與他人交際，亦須略省己之不是。

欲求學問文章之日進，又似宜在省習，多求良友，以擴充其識，而激發其志。二者利害

參半。若不得良友，而親損友，則居富之利少矣！

藥能活人，亦能害人。良醫則活人者十之七，害人者十之三；庸醫則害人者十之七，活人者十之三。余在鄉在外，凡目所見者，皆庸醫也；余深恐其害人，故近三年來，決計不服醫生所開之方藥，見理極明，故言之極切。

天下事無所爲而成者極少，有所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；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。竹如言：交情有天有人，凡事皆然。」然人定亦可勝天，不可以適然者委之於數；如知人之哲，友朋之投契，君臣之遇合，本有定分，然亦可以積誠而致之。故曰：『命也，有性焉；君子不謂命也。』

(以上家訓)

鏡丈言：『讀書有心得，不必輕言著述。注經者，依經求義，不敢支蔓；說經者，置身經外，與經相附麗，不背可也；不必說此句，即解此句也。』

今早友人見示一文稿，讀之使人忠義之氣，勃然而生，鄙私之萌，斬焉而滅。甚矣。人之不可無良友也！

盜虛名者，有不測之禍；負隱慝者，有不測之禍；懷忮心者，有不測之禍。

是夜思人之見信於朋友，見信於君父，見信於外人，皆絲毫不可勉強，猶四時之運，漸推漸移，而成歲功；自是不可欲速，不可助長。

望欲常念男兒淚；愆忿當思屬纊時。

讀東坡「但尋牛矢覓歸路」詩，陸放翁「斜陽古柳趙家莊」詩，杜工部「黃四娘東花滿

蹊」詩，念古人胸次瀟灑曠遠，毫無渣滓，何其大也？余飽歷世故，而胸中猶不免計較將迎，何其小也？沈吟玩味久之。

思夫人皆爲名所驅，爲利所驅，而尤爲勢所驅：當孟子之時，蘇秦張儀公孫衍輩，有排山倒海，飛沙走石之勢，而孟子能不爲所搖；真豪傑之士，足以振厲百世者矣！

夜閱荀子三篇，三更盡睡，四更即醒；又作一聯云：『天下無易境，天下無難境；終身有樂處，終身有憂處。』至五更，又改作二聯。一云：『取人爲善，與人爲善；樂以終身，憂以終身。』一云：『天下斷無易處之境遇，人間那有空閒的光陰？』

天下事一一責報，則必有大失所望之時。佛氏因果之說，不可盡信；亦有有因而無果者。憶蘇子瞻詩云：『治生不求富，讀書不求官；譬如飲不醉，陶然有餘歡。』吾更爲添數句云：『治生不求富，讀書不求官；修德不求報，爲文不求傳。譬如飲不醉，陶然有餘歡；中含不盡意，欲辨已忘言。』

安得一二好友，胸襟曠達，蕭然自得者，與之相處，砭吾之短；其次則博學能文，精通訓話者，亦可助益於我？

讀書之道，以胡氏之科條論之，則經義當分小學，理學，詞章，典禮四門；治事當分吏治，軍務，食貨，地理四門。

凡做好人，做好官，做名將；俱要好師，好友，好榜樣。

當今之世，富貴無所圖，功名亦斷難就，惟有自正其心，以維風俗，或可補救於萬一。

所謂正心者，曰「厚」曰「實」厚者，恕也。己欲立，而立人；己欲達，而達人；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存心之厚，可以少正天下澆薄之風。實者，不說大話，不務虛名，不行駕空之事，不談過高之理；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僞之習。

送人銀錢，隨人用情之厚薄。一言之輕重，父不能代子謀，兄不能代弟謀，譬如食水，冷暖自知而已！

「與人爲善，取人爲善」之道，如大河水盛，足以浸灌小河；小河水盛，亦足以浸灌大河。無論爲上爲下，爲師爲弟，爲長爲幼，彼此以善相浸灌，卽日見其益，而不自知矣。

孟子光明俊偉之氣，惟莊子與韓退之待其彷彿；近世如王陽明亦殊磊落，但文辭不如三子者之跌宕耳！

靜中細思古今億萬年，無有窮期；人生其間，數十寒暑，僅須臾耳！大地數萬里，不可紀極；人於其中，寢處游息，晝僅一室耳！夜僅一榻耳！古人書籍，近人著述，浩如烟海，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，不過九牛之一毛耳！事變萬端，美名百途，人生才力之所能辦者，不過太倉之一粟耳！知天之長，而吾所歷者短，則遇憂患橫逆之來，當少忍以待其定，知地之大，而吾所居者小，則遇榮利爭奪之境，當退讓以守其雌；知書籍之多，而吾所見者寡，則不敢以一得自喜，而當思擇善而約守之。知事變之多，而吾所辦者少，則不敢以功名自矜，而當思舉賢而共圖之。夫如是則自私；自滿之見，可漸漸蠲除矣！

讀原毀，伯夷頌，護麟解，龍雜說諸首，岸然想見古人獨立千古確乎不拔之象。

小珊前與予有隙，細思皆我之不是。苟我素以忠信待人，何至人不見信？苟我素能禮人以敬，何至人有慢言？且卽令人有不是，何至肆口慢罵，忿戾不顧，幾於忘身及親若此？此事余有三大過：平日不信，不敬，相持太深，一也；比時一語不合，忿很無禮，二也；齟齬之後，人反平易，我反悍然，不近人情，三也。

凡睽起於相疑；相疑由於自矜明察。我之於小珊，其如上九之於六三乎？吳氏謂合睽之道，在於推誠守正，委曲含宏，而無私意猜疑之弊。戒之！勉之！此我之要藥也。

客來示以時藝，讚歎語不由中。余此病甚深，孔子之所謂巧令，孟子之所謂誣，其我之謂乎？以爲人情好譽，非是不足以悅其心。試思此求悅於人之念，君子乎？女子小人乎？且我誠能言必忠信，不欺人，不妄語，積久人自知之；不讚，人亦不怪。苟有試而譽人，人且引以爲重。若日日譽人，人必不重我言矣；欺人自欺，滅忠信，喪廉恥，皆在於此。切戒！切戒！

竹如說理，實有體驗；言舍「敬」字，別無下手之方；總以嚴肅爲要。自問亦深知敬字是喫緊下手處；然每日自旦至夜，惡個赫喧之意，曾不可得行坐自如，總有放鬆的意思。及見君子時，又偏覺整齊些，是非所以揜著者耶？

於與人往還，最小處計較，意欲俟人先施，純是私意縈繞。克去一念，旋生一念。飯後靜坐，卽已成寐。神昏不振，一至於此！

早起心多游思，因算去年共用銀數，拋却一早，可惜！

會客時，有一語極失檢；由然字伏根甚深，故有觸即發耳！

飯後語及小故，予大發忿語，不可遏，有忘身及親之忿；雖經友人理論，猶復肆口慢罵；比時絕無忌憚。樹堂昨夜云：「心中根子未盡，久必一發；發則救之無及矣！」我自著此忿，僅自反數次，餘則但知尤人。本年立志重新換一個人，才過兩天，便決裂至此；雖痛哭而悔，豈有及乎？真所謂「與禽獸奚擇」者矣！

車中無戒懼意，爲下人不得力，屢動氣。每日間，總是忿字，慾字，往往知而不克去。總是此志頹放耳！可憾！可恥！

坐車中頻生氣，雖下人不甚能幹。實由慾忿絕無工夫，遂至瑣細足以累其心。

自去年十二月廿後，心常忡忡不自持，若有所失亡者，至今如故；蓋志不能立，時易放倒，故心無定向。無定向則不能靜；不靜則不安其根。只在志之不立耳！又有鄙陋之見，檢點細事，不忍小忿，故一毫之細，竟夕躊躇；一端之忤，終日沾戀，坐是所以忡忡也。志不立，識又鄙，欲求心之安，不可得矣！是夜竟不成寐；展轉千思，俱是鄙夫之見。於應酬小處計較，遂以小故引伸成忿；懲之不暇，而更引之，是引盜入室矣！

言多諧謔，又不出自心中之誠。每日言語之失，直是鬼蜮情狀！遑問其他？

觀人作應酬詩，面諛之；不忠不信，何以爲友？聖人所謂「善柔便佞」之損友，我之謂矣！

年在壯歲而頹惰稱病，可恥孰甚？今年警已四十日矣！一事不成，晏安自甘；再不懲

戒，天其殃汝！惕之！惕之！

予對客有怠慢之容。對此良友，不能生嚴憚之心，何以取人之益？是將拒人於千里之外矣！况見賓如此，遑問閒居；火滅修容之謂何？小人哉！

作梅言：『見得天下皆是壞人，不如見得天下皆是好人；存一番薰陶玉成之心，使人樂於爲善』云云。蓋諷余近日好言人之短，見得人多不是也。

洪琴西來，與之言風俗移人，凡才人皆隨風氣爲移，雖賢者不能自拔於風尚之外，因言：『余老無能有所樹立，但不欲開壞風氣，導天下以惡習耳。』

見隋觀察時，詞色太厲，令人難堪，退而悔之。

近來事有不如意者，方寸鬱塞殊甚，亦足見器量之不闊，養氣之不深也。

寸心鬱鬱不自得，因思日內以金陵甯國危險之狀，憂灼過度；又以江西諸事掣肘，悶損不堪，皆由平日於養氣上欠功夫，故不能不動心。欲求養氣，不外「自反而縮，行慊於心」兩句。欲求行慊於心，不外「清」一慎「勤」三字，因將此三字各綴數句，爲之疏解。清字曰：無貪無競，省事清心，一介不苟，鬼伏神欽。慎字曰：戰戰兢兢，死而後已；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。勤字曰：手眼俱到，心力交瘁；困知勉行，夜以繼日。此十二語者，吾當守之終身；遇大憂患，大拂逆之時，庶幾免於尤悔耳！

五更醒，展轉不能成寐；蓋寸心爲金陵甯國之賊變悖者十分之八，而因僚屬不和順，恩怨憤薄者，亦十之二三。實則處大亂之時，余所遇之僚屬，尙不十分傲慢無禮，而鄙懷忿恚

若此；甚矣；余之隘也！余天性褊急，痛自刻責懲治者有年，而有觸即發，仍不可遏，殆將終身不改矣！愧悚何已？

古人辦事掣肘之處，拂逆之端，世世有之，人人不免，惡其拂逆而必欲順從，設法以誅鋤異己者，權臣之行徑也；聽得拂逆而動心忍性，委曲求全，且以無敵國外患而亡爲慮者，聖賢之用心也；吾正可借人拂逆，以磨厲我之德性，其庶幾乎？

近日心緒之惡，襟懷之隘，可鄙可恥！甚矣，變化氣質之難也！

光陰似箭，冉冉又過十年，念德業之不進，愧名位之久竊，此後當於「勤」「儉」「謹」「信」四字之外，加以「忍」字，「渾」字，痛自箴砭，以求益秉燭之明，作補牢之計。

近日常見得人多不是，鬱鬱不平；毋乃明於責人，而暗於責己乎？

何子貞來談詩文，甚知要，得「藝通於道」之旨。子貞能自樹立者也。

樹堂至情動人，惜不得使舍弟見之興感，又惜不得使霞仙見之也；說到家庭，誠有味乎言之。

看子貞所批圈古文及史記，信乎其能自立者。揚子雲云：「其爲人也，多暇日者，其過人也不遠矣。」自念如此悠悠，何以自立者？子貞者，名不苟立，可敬也！

竹如兄與人交，雖人極濃厚，渠常冷淡，使人穆然，與之俱深；真是可敬！

何子貞來，談及渠在國史館，每去手鈔書十頁，錄東華錄所不載而事有關繫者，約五千字；聞之服其敏而好學。予前冬入史館，而絕不供職，對之愧殺！

羅椒生來久談，有志之士，聞然日章，不勝欽服。

朱廉甫得福建道御史；有志獻納，得居言路，可喜也！讀廉甫詩數首，知其用力已深；其心血亦足，可以力戰不衰，予所不及。

吳子序言：『賢人言保國保天下，老氏言取國取天下；吾道只自守，老氏有變機，』云云，其義甚精；好學深思，子序不愧。

接霞仙書，懇懇千餘言，識見博大而平實；其文氣深穩，多養到之言。一別四年，其所造遽臻此，對之慚愧無地。再不努力，他日何面目見故人耶？

劉蔭渠自新城來見；六年不面，一面即深相愛重。喜其與三十年在京相見無異，仍是樸訥書生氣象，未染軍營氣習，亦無官場氣習也。

孫芝房信，寄近作古文一本，夜閱論治六首，通達事理，文亦勁快；傑作也！

汪梅村，名士鐸，績學士也；江甯人，庚子舉人，出胡中丞門下。江甯城破，陷賊中，年餘後逃出，至績溪山中。去年胡中丞請之來鄂署，修讀史兵略一書。其學精於輿地，曾補畫水經注圖，又精於小學，又曾作南北史補注。其師友爲胡竹莊培輩，胡雲莊承珙，陳頌甫煥，徐星伯松，張石舟穆之屬。又言胡鑿莊六種，胡竹莊禮儀，及焦理堂羣經宣室圖等書，最好。

馬徵麟業師陳雪樓，乙未進士，曾任甘肅知縣，著有周易廓，及詩集，古文。馬讀書頗有淵源，曾著三立明辯，謂立德，立功，立言三者，各纂集諸書，自爲條例。又有馬華，

號小坡；馬復震，號星平，皆桐城人，在此投效；志趣亦不卑。

鄧守之頗通小學；蓋其父完白先生與李申耆先生，皆當代名宿，濡染較深也。

與季高次青嚮談，夜又與季高久談；季高言：『凡人須從喫苦中來。收積銀錢貨物，固無益於子孫；即收積書籍字畫，亦未必不爲子孫之累』云云。多見道之語。

羅澹村中丞，以乙未進士，歷官直隸湖北浙江等省，凡二十五年，家無一錢；舊屋數椽，極爲狹陋。聞前後僅寄銀三百兩到家；夫人終身未著皮襖。真當世第一清官，可敬也。

胡中丞熟商江南軍事；又言凡事皆須精神貫注，心有二用，則必不能有成。余亦言軍事不日進則日退，斷無中立之理。二人皆許爲知言。

周毀甫頗習夷務，所言亦曉粵事理。

賀宏勳帶瀏陽精於古樂者邱慶籥……等六人來。邱係毅士先生之子；六人者，皆承毅士之教，講求古樂。帶來樂器，琴一，瑟一，鳳簫一，洞簫一，篳一，塤一，笙一，因令奏樂，以鼓節之。音節清雅，穆然令人想三代之盛。古昔聖王脩己治人之術，其精者全存乎樂；而後世之獨闕者，乃首在樂。余因古人治兵之說，作詩之法，皆與音樂相通，而懵然不知，深以爲恥。思訪尋毅士先生之徒黨，相與講求一二，故招集六人者自瀏陽來皖；兒子紀澤粗曉音律，明年當令來營，究心茲事。

錢子密送其尊甫錢警石先生泰吉文稿。泰吉爲香樹先生之曾孫，警石先生之弟；爲海甯教官二十七年，在海甯爲山長九年。現避亂寓江西新建鄉間。生平最喜校書；所校各本題

識，名曰：曝書雜記。

嚴渭春中丞信中，抄寄渠與司道論湖北軍務一函。地勢之熟，詞氣之謙，均不可及。

李少荃親蘇州降王八人，殊爲眼明手辣。

李善蘭壬叔楊峴見山來坐，攜陳碩甫先生奩片一紙，知已由賊中逃出到滬，言將來皖，年八十二歲，段茂堂之弟子；東南之精於經學，小學，歸然僅存矣。

李壬叔帶來二人，一張駢桂，浙江蕭山人，工於製造洋器之法；一張文虎，江蘇南匯人，精於算法，兼通經學，小學，爲阮文達公所器賞。

柳實叔，名與恩，丹徒壬辰舉人。七十六歲，精於穀梁之學，曾在阮文達家，課讀十餘年；學術頗有家法也。

單地山於席間盛稱所作江忠烈神道碑，背誦如流；老輩好善，不可及也。

馮樹堂來久談；三十年前老友，自祁門一別，至是忽十餘年矣。暢叙一切，渠殊無老態，在山中善於調養也。

聞龔仙近年所作詩文，淵懿暢達，較昔年已大進。

邵蕙西示以方世兄所作論，年方十五而才華如此；黃子壽來示以所作選將論，真奇才也！吳翔岡言：「一讀見高明者，特患踐履不真實。」高明則崇效天，真實則卑法地。因進之以腳踏實地，專事踐履上功。

次青又作懷人詩十六首，再用何廉訪原韻；綿麗遒勁，才人之筆！

觀鄧彌之吳竹莊和詩。竹莊詩牢騷，噴薄而出，不忍卒讀；蓋其中鬱抑深矣！接何廉舫信，寫作俱佳；依戀之意，溢於言表。才士不遇，讀之慨然！

張廉卿近日好學不倦，作古文亦極精進；余門徒中望有成就者；端推此人。臨別依依，余亦篤愛不忍舍去。求爲其祖作墓志，近日當應之也。

陳大力來，與之言：『襟懷貴宏大；世俗之功名得失，須看得略平淡些。』

趙蕙甫上條陳一篇，識解闊遠，文辭通雅；逸才也！

劉仲良庶常秉璋，廬江人，李少荃之門生；氣象崢嶸，志意沈著，美才也！

嚴仙舫信來，薦其內姪向師棣，果令器也！

郭雨三之胞弟用中，與其子階自東台來，談最久。階字慕徐，其業師爲揚州劉孟瞻文淇之子；經學已有師法矣。

閱嚴秋農先器識而後文藝論。嚴係仙舫通政之子，樂園廉訪之孫，年十八，中咸豐丁巳舉人。今僅二十三歲，而史事爛熟，識見遠大，洵吾鄉英俊也！

與許仙屏談：氣節，文章，二者缺一不可；囑其勉於此，以與鄉人相切磋。

歙人汪宗沂者，王子懷之壻，呈所作禮樂一貫錄；雖學識尙淺，而頗有心得。

孫文川買鍾麟，皆紳士之有才者也。

薛曉帆之子薛福成所遞條陳，約萬餘言；閱畢，嘉賞無已。

戴醅士之長子有恆，季子穗孫來見，尙能世其家學。穗孫新得優貢，器宇軒昂，可喜

也！

蒙陰管縣令福曜，河南駐防，係倭良峯相國之胞姪，福新伯觀察咸之堂弟；字煥卿，雅飭有循吏風。

石琢堂之曾孫，名師鑄，字似梅者，自湖南來。筠仙有書薦之，盛稱其才；果俊才也！雷州舉人陳喬森，談甚久。陳號逸山，許仙屏有書，極贊其文行不羣也。

監印委員莫祥芝患病入城醫治，求一見，語言時明時昧，頗連可憫！

黎宗銘，零陵人，向在王璞山營；聰明警敏，字仿左季高，體絕肖，志趣高亢。方期漸進於誠實，遽以疾歿，殊為可惜！

成章鑑在吳城病故，不勝悲悼！成以武弁而知忠義愛民，謀勇兼優；方冀其繼塔楊而起，不意其遽逝也！

夢江岷樵，如平生歡。多年未一入夢，茲忽夢之，不勝傷感！但不知溫甫弟果尚生存否？溫與岷，亦至交也。

接孫芝房信，告病勢垂危，託以身後之事；並請作其父墓志，及刻所著詩十卷，河防紀略四卷，散文六卷。又請邵位西作墓志，亦自為手書別之，託余轉寄。又接意誠信，告芝房死矣！芝房於去歲六月，面求作其父墓志，余已許之；十一月，又寄作古文一本，求余作序，余因循未及即為，而芝房遽歸道山，負此良友，疚憾何極！芝房十三歲入縣學，十六歲登鄉舉，二十六歲入翰林；少有神童之目，好學勵品，同輩所欽。近歲家運極蹇；其胞弟鰲洲主

事，叔孚孝廉，相繼下世；又喪其長子，次子；又丁母憂；又喪其妻；又喪其妾，皆在此十年之內；憂能傷人，遂以隕生。如此美才，天不假之以年，俾成大器，可悲！可憫！因憶道光二十八年劉茶雲將死之時，亦先爲一書寄京以告別，請余爲作墓志。凡內傷病，神氣清明不亂，使生者愈難爲情耳！

子序寄其姪昌籌之文，因閱一過，識見卓越，有子序之風；惜其早死也！

袁漱六有志讀書，期至於古之作者，而竟百不能償其一二，良可深痛！今年六月，郭兩三親家陣亡，茲又聞漱六之喪。中年哀樂，觸緒生感，古人所云：「既悲逝者，行自念也！」

胡宮保於八月廿八日亥時去世，哀痛不已；赤心以愛國家，小心以事友生，苦心以讒諸將，天下常復有似斯人者哉！

羅伯宜來談極久，深歎黎壽民之敦厚早逝爲可惜！

周毀甫在滬淪逝。老年一膺薦牘，遽被參劾，抑鬱潦倒以死。悠悠毀譽。竟足殺人，良可憐傷！

趙景賢竹生以一在籍紳士，苦守孤城，四面援絕，至半年之久。城陷身殉，良可痛憫！擬爲一疏，歷敘其實行勛績，而自請不能赴援之咎。

聞姚秋浦之喪，深以爲憂。姚自去年五月署皖南道，至今年餘，無日不在艱地困苦之中。茲於疫病，四日不起，可勝悲惋！

鄧守之子——解——字作卿，於本日寅正在公館內去世，完白先生之孫也。余派人料理殮殮，未刻昇出。其父曾諱託教訓培植，余以公私繁冗，久未一省視；不知其一病不起，有負重託，殊爲歉仄！

至楊樸菴處看病，觀其安閒淡定，視死如歸，不愧學道君子之自然。病則十分沈重，無可挽回矣！

袁午橋臨終有遺函寄余，中云：『勿以苗逆爲易翦，勿以長淮爲易收，』讀之悚動哀感！

李希菴於十月廿八日子刻棄世。苦戰多年，家無長物；忠盡廉介；可敬可傷！旋又聞錢警石先生仙逝；老成凋謝，彌深悵惘！

范雲吉於十二日戌刻棄世。仁厚正派，而有識見；方意其大有爲於時，而止於此，良可痛也！

聞張鍊渠沒於安慶，爲之怛然不釋！蓋鍊渠於微休鬧餉時，百計維持，大受毆辱。而余查辦之札，復過於嚴厲也！

至塔軍門家，直延入上房，具酒相待，其母八十歲，相對涕泣；其三弟咸豐四年已死。其次弟本年八月十三日亦死，其兩弟婦寡居，并出拜見。三弟皆無子，僅塔軍門一女；次弟阿陵布四女。親房無可承繼之人，實爲可慘！其妹其女，并出拜見，泣求提拔其婿等。

(以上日記)

蓋嘗抉剔平生之病源，養癰藏瘤，百孔雜出；而其要，在不誠而已矣！竊以爲天地所以不息，國之所以立，賢人之德業之所以可大可久，皆誠爲之也。故曰：『誠者，物之終始；不誠無物。』今之學者，言考據，則持爲聘辨之柄，講經濟，則據爲獵名之津。言之者不忤，信之者貴耳。轉相欺誑，不以爲恥！至如仕途積習，益尙虛文；奸弊所在，蹈之而不怪，知之而不言，彼此塗飾，聊以自保；泄泄成風，阿同駭異。故每私發狂議，謂：『今日而言治術，則莫若綜核名實；今日而言學術，則莫若取篤實踐履之士。』物窮則變，救浮華者莫如質；積翫之後，振之以猛，意在斯乎？方今時事孔棘，追究厲階之生，何嘗不歸咎於發難者；彼豈實見天下之大計，當痛懲而廓清之哉？豈預知今日之變，實能自我收之哉？不過以語言欺人，思先登要路耳！國藩以茲內省，早歲所爲涉覽書冊講求衆藝者，何一非欺人之事！所爲高談古今，嚶嚶自許者，何一非欺人之言！中夜以思，汗下如雷！頃觀先生所爲楹帖：『道在存誠』……云云。旨哉！其闡然君子之言乎？果存誠而不自欺，則聖學王道又有他哉？君子之自處常嚴重而不可干；其待人也，以敬其身者敬之，道勝己者，抑志事之。僕雖蠢頑，亦頗識輕重之分閒者。

緩急之求，無貴賤賢否皆有之者也。求人而甘言謝之，夫人而能也；德於人而責報，亦夫人而能也。至知道者，有進焉；其受人賜，中心藏之，不以口舌云報也；其忠於謀人，過輒忘之。彼德我，吾安焉；彼不德我，吾安焉。徐以觀其他，他行合義，友之如故；他行不義，而後絕之，終不相督責也。所謂「道濟萬物而不自居，施及後世而不伐」皆自於此。

君子有高世獨立之志，而不予人以易闕；有藐萬乘卻三軍之氣，而未嘗輕於一發。道之未光，忠信之未孚；而欲人之坦坦以相諒，蓋其難矣！

天下之道，非兩不立；是以立天之道，曰陰與陽；立地之道，曰柔與剛；立人之道，曰仁與義；乾坤毀則無以見易，仁義不明，則亦無所謂道者。傳曰：『天地溫厚之氣，始於東北，而盛於東南；此天地之盛德氣也，此天地之仁氣也。天地嚴凝之氣，始以西南，而盛於西北；此天地之尊嚴氣也，此天地之義氣也。斯二氣者，自其後而言之，因仁以育物，則慶賞之事起；因義以正物，則刑罰之事起；中則治，偏則亂。自其初而言之，太和綢繆，流行不息，人也，物也，聖人也，常人也，始所得者均耳；人得其全，物得其偏，聖人者既得其全，而其氣質又最清且厚，而其習又無毫髮累，於是曲踐乎所謂仁義者，夫是之謂盡性也。推而放之凡民而準。推而放之庶物而準，夫是之謂盡人性盡物性也。常人者，雖得其全；而氣質拘之，習染蔽之，好不當則賊仁，惡不當則賊義，賊者日盛，本性日微。蓋學問之事，自此興也。學者何？復性而已矣。所以學者何？格物誠意而已矣。格物，則剖仁義之差等而縷析之；誠意，則舉好惡之當於仁義者而力卒之，茲其所以難也。吾之身，與萬物之生，其理本同一源；乃若其分，則紛然而殊矣。親親與民殊，仁民與物殊，鄉鄰與同室殊；親有殺，賢有等，或相倍蓰，或相什百，或相千萬，如此其不齊也。不知其分而妄施焉；過乎仁，其流爲墨，過乎義，其流爲楊，生於心，害於政，其極皆可以亂天下，不至率獸食人不止！故凡格物之事，所爲委曲繁重者，剝判其不齊之分焉爾。朱子曰：『人心之靈，莫不有

知。」此言好惡之良知也。曰；「天下之物，莫不有理。惟於理有未窮，故其知有未盡。」此言吾心之知有限，萬物之分無窮；不究乎至殊之分，無以洞乎至一之理也。今王氏之說曰：「致良知而已。」則是任心之明，而遂曲當乎萬物之分，果可信乎？冠履不同位，鳳凰鴟鴞不同栖；物所自具之分殊也。瞽瞍殺人，臯陶執之，舜負之；鯀堙洪水，舜殛之，禹郊之；物與我相際之分殊也。仁義之異施，即物而區之也。今乃以即物窮理爲支離，則是吾心虛懸一成之知於此，與凡物了不相涉，而謂皆當乎物之分，又可信乎？朱子曰：「知爲善以去惡，則當實用其力，務決去而求必得之。」此言仁義之分既明，則當舉吾好惡以既其事也。今王氏之說曰：「即知即行，格致即誠意工夫。」則是任心之明，別無所謂實行；心苟明矣，不必屑屑於外之迹；而迹雖不仁不義，亦無損於心之明。是何其簡捷而易從也？循是說而不辨，幾何不胥天下而浮屠之趨哉？堯，舜，禹，湯，文，武，周公，孔子之學，豈有他與？即物求道而已。物無窮，則分殊者無極，則格焉者無已時；一息而不格，則仁有所不熟，而義有所不精。彼數聖人者，惟息息格物而又以好色惡臭者竟之，乃其所以聖也；不如是，吾未見其聖也。自大賢以下，知有精粗，行有實不實，而賢否以次區焉；國藩不肖，亦謬欲從事於此。凡倫類之酬酢，庶務之磨礱，雖不克衷之於仁，將必求所謂藹然者焉；雖不克裁之於義，將必求所謂秩然者焉。日往月來，業不加修，意言意行，尤悔叢集，求付一物之當其分而不可得，蓋陷溺者深矣！自維此生縱能窮萬一之理，亦不過窺鑽奇零；無由底於逢原之域；然終不敢棄此而他求捷徑，謂靈心一覺，立地成聖也。下愚之人，甘守下愚已耳！智有

所不照，行有所不慊，故常餒焉，不敢取彼說者廓清而力排之，愚者多柔，理有固然。

僕寡昧不資，不自振厲，恆資輔車以自疆；故生平於友誼，兢兢焉嘗自慮執德不宏。量既隘而不足以來天下之善，故不敢執一律求之；雖偏長薄善，苟其有裨於吾，未嘗不博取焉以自資益。其有以謙言諍論陳於前者，即不必有當於吾，未嘗不深感其意，以爲彼之所以愛我者，異於衆人泛然相遇之情也。

大抵事機之轉，其始賴一二人者，默運於淵深微莫之中；而其後人亦爲之和，天亦爲之應。無兵不足深憂，無餉不足痛哭；獨舉自斯世，求一攘利不先，赴義恐後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。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，往往抑鬱不伸，以挫，以去，以死；而貪饕退縮者，果驪首而上騰，而富貴，而名譽，而老健不死。此其可爲浩嘆者也！

干戈之後，自縉紳先生，下逮廝役走卒，皆宜有怵惕創痛之意，以懲前而毖後；若仍酣歌恆舞，事過忘憂，漫無悔禍之意，而各逞亡等之欲，則此開之亂萌，尙恐未能遽息！

今日百廢莫舉，千瘡並潰，無可收拾；獨賴此精忠耿耿之寸衷，與斯民相對於骨髓血淵之中。冀其塞絕橫流之人欲，以挽回厭亂之天心，庶幾萬有一補。不然，但就局勢而論之，則滔滔者，吾不知其所底也！

君子處道而行，豈肯以機械險巇與人相競禦哉？

國藩入世已深，厭聞一種寬厚論說，模稜氣象；養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癢之世界！誤人家國，已非一日。

平昔有相信之素，則臭腐皆變芬芳；平昔有相疑之端，則見聞無非荆棘。

兩心炯炯，各有深信之處，爲非毀所不能入，金石所不能穿者，別自有在：今欲多言，則反以晦真至之情，古人所謂「窗櫺愈多則愈蔽明」者也。

虹貫荆卿之心，而見者以爲淫氛而薄之；碧化蓑宏之血，而覽者以爲頑石而棄之。古今同慨，我豈伊殊？屈彙之所以一沈，而萬世不復返顧者，良有以也！僕之不能推誠與人，若有歲年；今欲矯揉而炯炯向人，是再僞耳！

蟾蜍觸沙而不行，於菟騰風而萬里；士各有志，不相及也。

吾鄉數人，均有薄名：尙在中年，正可聖可狂之際。惟當競競業業，互相箴規；不特不宜自是，並不宜過於獎許，長友朋自是之心。彼此恒以過相砭，以善相資；千里同心，庶不終爲小人之歸。

國家之強，以得人爲強；所謂「無競維人」也。若不得其人，則羽毛未滿，亦似難以高飛。昔在宣宗皇帝亦嘗切齒發憤，屢悔和議而主戰守；卒以無良將帥，不獲大雪國恥。今欲罷和主戰，亦必得三數引重致遠折衝禦侮之人以擬之；若僅恃區區楚材，目下知名之數人，則「干將」「莫邪」，恐亦未必終不剗折；且取數太少，亦不足以分布海隅。

「高明」「平實」二義，張楊園先生嘗言之矣；大抵蒞事以「明」字爲第一要義；明有二，曰高明，曰精明。同一境，而登山獨見其遠，乘城者獨覺其曠，此高明之說也；同一物，而臆度者不如權衡之審，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確，此精明之說也。凡高明者，欲降心抑志以遠

趨於平實，頗不易易；若能事事求精，輕，重，長，短，一絲不差，則漸實矣。能實則漸平矣。

耿介人類不耐事，從古已然；更與飽諳世態，當無是慮。

莊生有言：「禮義法度者，應時而變者也。行周於魯，猶推舟於陸也。」古今之異，猶獫狁之異乎周公也。

來示謂「求才之效，不可必得；求才之道，仍須自盡。」自是破的之論！近好求筋力健整能吃苦之人，一藥吾黨往弱之風，尙未遽見。

年來飽嘗艱險；窮途白眼，所在多有。渠自賦詩有云：「沈舟轉側波濤裏，敗絮周旋荆棘中！」蓋實錄也。

惠書稱申夫有攬轡澄清之志，只愧尺波不足以縱巨鱗，陋邦不足以發盛業。昔有巨盜發冢，椎掘方畢，棺中人忽欠伸起坐曰：「我乃伯夷，何爲見訪？」盜遂巡去。易一邱，方開鑿墓門，見前欠伸者隨至曰：「此舍弟叔齊冢也。」今將施巨鉤轄餌於蹄涔之水，是猶索珠襦玉押於伯夷之壙，多恐有辜薦賢之盛心；至於推誠揚善，力所能勉，不敢或忽。

手示敬悉。安樂棄予，世態之常；侍去年過此，與今年情形迥異。所示「莫危於漸，」誠爲篤論！然此時只當用老僧不見聞法；天下惟忘機可以消衆機，惟懵懂可以祓不祥也。萬事無成四字，是鄙人一生考語，公安得撰而有之？

前曾語閣下以「取人爲善，與人爲善。」閣下默記，近數日內，取諸人者若干事，與人

者若干事？大抵取諸人者，當在小處實處，與人者，當在大處空處。

昔邵子將天下萬事萬理，看成四片；近姚惜抱論古文之法，有陽剛陰柔兩端。國藩亦看得天下萬事萬理，皆成兩片。與友石所云「陽智陰智」，殆有同符。第邵子四片之說，頗多安排附會；友石亦不免此弊。能進於自然，則幾矣！

既隸其麾下，尙祈忠於所事，無存歧異之見。古人有言：『行衢路者不至；事兩君者不容。鏗而舍之。朽木不折，鏗而不舍，金石可鏤。其儀一兮，心如結兮。』竊願以尸鳩之詩奉勸也。

閣下昔年舌端或有彈射，筆端亦頗刻酷；若禍生有胎，則亦不可不自省而斂抑也。

大抵亂世之所以彌亂者，第一在黑白混淆，第二在君子愈讓，小人愈妄；侍不如往年風力之勁，正坐好讓，公之稍遜昔年，亦坐此耳。

(以上書札)

(功效)天下之事，有其功必有其效；功未至而求效之遽臻，則妄矣！未施敬於民，而欲民之敬我；未施信於民，而欲民之信我；鹵莽而耕，滅裂而耘；而欲收豐穰十倍之利，此必不得之數也。在易；恆之初六曰，浚恆貞凶，无攸利；胡瑗釋之曰：『天下之事，必皆有漸，在乎積日累月而後能成其功。』是故爲學既久，則道業可成，聖賢可到；爲治既久，則教化可行，堯舜可至。若是之類，莫不由積日累久而後至，固非驟而及也。初六，居下卦之初，爲事之始，責其長久之道，永遠之效；是猶爲學之始，欲亟至於周孔；爲治之始，欲化及於堯舜。不能積久其事，而求常道之深，故於真正之道見其凶也。无攸利者，以此而往，

必無所利。孔子曰：『欲速則不達』也。是故君子之用功也，如雞伏卵，不舍而生氣漸充；如燕營巢，不息而結構漸牢；如滋培之木，不見其長，有時而大；如有本之泉。不舍晝夜，盈科而後進，放乎四海；但知所謂功，不知所謂效，而效亦徐徐以至也。

稽康曰：『夫爲稼於湯之世，偏有一溉之功者，雖終歸於燋爛，必一溉者後枯；然則一溉之益，固不可誣也。』此言有一分之功，必有一分之效也。程子曰：『修養之所以引年，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，常人之至於聖賢，皆工夫到這裏，則自有此應。』此言有真積力久之功，而後有高厚悠遠之效也。孟子曰：『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，謂其人曰：『予助苗長矣。』其子趨而往視之，苗則稿矣。』此言不候功候之至，而遽期速效，反以害之也。蘇軾曰：『南方多沒人，日與水居也；七歲而能涉，十歲而能浮，十五而能沒矣。北方之勇者，生不諳水，問於沒水，而求所以沒，以其言試之河，未有不溺者也。』此言不知致功之方而但求速效，亦反以害之也。

（以上雜著）

新式曾國藩名言類鈔

治政

我自從己亥年在外把戲，至今以爲恨事。將來萬一作外官，或督撫，或學政，從前施情於我者或數百，或數千，皆釣餌也！渠若到任上來，不應則失之刻薄；應之則施一報十，尙不足以滿其欲。故自庚子到京以來，於今八年，不肯輕受人惠。情願人占我的便益；斷不肯我占人的便益。

見可而留，知難而退；但不得罪東家，好去好來，卽無不可耳。

事斷不可求速效；求速效必助長，非徒無益，而又害之。祇要日積月累，如愚公之移山，終久必有豁然貫通之候；愈欲速則愈錮蔽矣。

凡事皆貴專，求師不專，則受益也不入；求友不專，則博愛不親。心有所專宗，而博觀他途，以擴其識，亦無不可。無所專宗，而見異思遷，此眩彼奪，則大不可。

在外與居鄉不同；居鄉者緊守銀錢，自可致富；在外者有緊有鬆，有發有收，所謂大門無出，耳門亦無入，全仗名聲好，乃扯得活。若名聲不好，專靠自己收藏之銀，則不過一年，卽用盡矣。

山向吉凶之說，亦未可盡信。山向之說，地理也；祖父有命而子孫從之，天理也；祖父

之意已堅，而爲子孫者，乃拂違其意，而改卜他處，則祖父一怒，肝氣必鬱，病勢必加。是已大逆天理；雖得吉地，猶將變凶，而況未必吉乎？自今以後，不必再提改葬之說；或吉或凶，聽天由命。只要事事不違天理，則地理之說，可置之不論不議矣。

凡大員之家，無半字涉公庭，乃爲得體。爲民除害之說，爲所轄之屬言之，非謂去本地方官也。

不貪財，不失信，不自是。有此三者，自然鬼服神欽，到處人皆敬重。此刻初出茅廬，尤宜慎之又慎。若三者有一，則不爲人所與矣！

澄弟每以我升官得差，便謂我是肖子賢孫，殊不知此非賢肖也！如以此爲賢肖，則李林甫盧懷慎輩何嘗不位極人臣，烏弈一時；詎得謂之賢肖哉？要令罷官家居之日，己身可以淡泊，妻子可以服勞，可以對祖父兄弟，可以對宗族鄉黨；如是而已，

予又思得一法，如朱子「社倉」之制；若能做而行之，則更爲可久。朱子之制，先捐穀數十石，或數百石，貯一公倉內；青黃不接之月，借貸與飢民，冬月取息二分收還（每石加二斗）。若遇小歉，則蠲其息之半（每石加一斗）；大凶年，則全蠲之（借一石，還一石），但取耗穀三升而已！朱子此法，行之福建；其後天下法之，後世效之。今各縣所謂「社倉穀」者是也。其實名存實亡，每遇凶年，小民曾不得借貸顆粒；且並社倉而無之，僅有常平倉穀；前後任尙算交代，小民亦不得過而問焉。蓋事經官吏，則良法美政，後皆歸於子虛烏有。國藩今欲取社倉之法，而私行之我境。我家先捐穀二十石，附近各富家，亦勸其量爲捐

穀。於夏月借與貧戶，秋冬月取一分息收還（每石加一斗），豐年不增，凶年不減。凡貧戶來借者，須於四月初間，告知經管社倉之人。經管人量穀之多少，分佈於各借戶，令每人書券一紙，冬月還穀銷券。如有不還者，同社皆理斥議罰加倍。以後每年我家量力添捐幾石。或有地方爭訟理曲者，罰令量捐社穀少許。每年增加，不過十年，可積至數百石，則我境可無飢民矣。蓋夏月穀價昂貴，秋冬價漸平落，數月之內，一轉移之間，而貧民已大占便宜，受惠無量矣。

現在人才不振，皆謹小而忽於大，人人皆習脂韋唯阿之風。欲以此疏，稍挽風氣，冀在廷皆趨於骨鯁，而遇事不敢退縮；此余區區之餘意也。

鄉民可與謀始，難與樂成；恐歷時稍久，不能人人勇躍輸將，亦未必奏効無滯，我家倡義，風示一邑；但期鼓舞風聲，而不必總攬全局；庶可進可退，綽綽餘裕耳。

余向來有無恆之弊，自此寫日課本子起，可保終身有恆矣。蓋明師益友，重重夾持，能進不能退也。

向來書吏之中飽，上則喫官，下則喫民，名爲包徵包解。其實當徵之時，則以百姓爲魚肉而吞噬之；當解之時，則以官爲雉媒而播弄之。官索錢糧於書吏之手，猶索食於虎狼之口；再四求之，而終不肯吐，所以積成巨虧，並非實欠在民，亦非官之侵蝕入己也。

可珍之物，固應愛惜，卽尋常器件，亦當彙集品分，有條有理；竹頭木屑，皆爲有用，則隨處皆取攜不窮也。

功名之地，自古難居。兄以在籍之官，募勇造船，成此一番事業，名震一時。人之好名，誰不如我？我有美名，則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者；相形之際，蓋難爲情。兄惟謹慎謙虛，時時省惕而已。

但願官階不再進，虛名不再張，常保此以無咎，即是持身守家之道。

名者，造物所珍重愛惜，不輕以予人者；余德薄能鮮，而享天下之大名。雖由高曾祖父累世積德所致，而自問總覺不稱，故不敢稍涉驕奢，家中自父親，叔父奉養宜隆外，凡諸弟及吾妻，吾子吾姪，吾諸女姪，女輩，概願儉於自奉，不可倚勢驕人。古人謂「無實而享大名者，必有奇禍。」吾常常以此儆懼，故不能不詳告賢弟；尤望賢弟時時教戒吾子，吾姪也。

用紳士不比用官；彼本無任事之責，又有避嫌之念，誰肯挺身出力以急公者。貴在獎之以好言，優之以廩給，見一善者，則痛譽之；見一不善者，則渾滅而不露一字。久久，善者勸；而不善者，亦潛移而默轉矣。

官場交接，吾兄弟患在賂識世態，而又懷一肚皮不合時宜；既不能硬，又不能軟，所以到處寡合。迪庵妙在全不識世態，其腹中雖也懷些不合時宜，却一味渾含，永不發露；我兄弟則時時發露，終非載福之道。

民宜愛，而刁民不必愛；紳宜敬，而劣紳不必敬。弟在外能如此調理分明，則凡兄之缺憾，弟可一一爲我彌縫，而匡救之矣！昨信言無本不立，無文不行，大抵與兵勇及百姓交

際，則心雖有等差，而外之儀文，不可不稍隆。余之所以不獲於官場者，此也。去年與弟握別之時，諄諄囑弟，以教我之長，戒我之短。數月以來，視弟一切施行，果能體此二語，欣慰之至！惟作事貴於有恆，精力難於持久，必須日新又新，慎而加慎，庶幾常保令名，益崇德業。

先皇岡公云：『濟人須濟急時無。』又云：『隨緣布施，專以目之所觸爲主。』即孟子所稱：『是乃仁術也。』若目無所觸，而泛求被害之家而濟之，與造冊發賑一例，則帶兵者專行沽名之事，必爲地方官所譏，且有挂一漏萬之慮。

昔耿恭簡公謂：『居官以耐煩爲第一要義。』帶勇亦然。兄之短處在此，屢次諄諄教弟亦在此。二十七日來書有云：『仰鼻息於傀儡羶腥之輩，又豈吾心之所樂？』此已露出不耐煩之端倪，將來恐不免於齟齬。去歲握別時，曾以懲余之短相箴，乞無忘也。

善覘國者，視賢哲在位，則卜其將興；見冗員浮雜，則知其將替。善覘軍者亦然，似宜路爲分別。其極無用者，或厚給途費，遣之歸里；或酌貸民房，令住營外，不使軍中有惰漫喧雜之象，庶爲得宜。

聲聞之美，可恃而不可恃。兄昔在京中，頗著清望；近在軍營，亦獲虛譽。善始者不必善終，行百里者半九十里，譽望一損，遠近滋疑。弟目下名望正隆，務宜力持不懈，有始有卒。

當常以求才爲急；其闕冗者，雖至親密友，不宜久留，恐賢者不願共事一方也。

余在外，未付銀至家，實因初出之時，默立此誓；又於發州縣信中，以「不要錢，不怕死」六字自明，不欲自欺其志，而令老父在家受盡窘迫，百計經營，至今以爲深痛！

現在上下交譽，軍民咸服，頗稱適意；不可錯過時會，當盡心竭力，做成一個局面。聖門教人，不外「敬」「恕」二字，天德王道，徹始徹終，性功事功，俱可包括。余生平於「敬」字無工夫，是以五十而無所成；至於「恕」字，在京時亦曾講求及之。近歲在外，惡人以白眼藐視京官，又因本性倔強，漸近於愎，不知不覺，做出許多不恕之事，說出許多不恕之話，至今愧恥無已！弟於「恕」字頗有工夫，天質勝於阿兄一籌。至於「敬」字，則亦未嘗用力，宜從此日致其功；於論語之九思，玉藻之九容，勉強行之。臨之以莊，則下自加敬；習慣自然，久久遂成德器，庶不至徒做一場話說，四五十而無聞也！

以精力極疲之際，肩艱大難勝之任，深恐竭蹶，貽笑大方；然好事如此，惟有勉力作去，成敗禍福，不敢計也。

以私事言之，則余爲地方官；若僅帶一胞弟在身邊，則好事未必見九弟之功，壞事必專指九弟之過；嫌疑之際，不可不慎！

弟此次出山，行事則不激不隨，處位則可高可卑；上下大小，無人不翕然悅服，因而凡事皆不拂意，而官階亦由之而晉。或者前數年抑塞之氣，至是將暢然大舒乎？易曰：『天之所助者，順也；人之所助者，信也；』我弟若常常履信思順，如此，名位豈可限量？吾湖南近日風氣蒸蒸日上，凡在行間，人人講求將略，講求品行，並講求學術。弟與沅弟，既在行

間，望以講求將略爲第一義，點名看操等粗淺之事，必躬親之；練膽料敵等精微之事，必苦思之。品學二者，亦宜以餘力自勵。目前能做到湖南出色之人，後世卽推爲天下罕見之人矣！大哥豈不欣然哉？

吾批李詳文云：「須完員少而能事者多；入款多而坐支者少。」又批云：「力除官氣，嚴裁浮費。」弟須囑輔卿二語：無官氣，有條理；守此行之，雖至封疆，不可改也。凡養兵，以爲民；設官，亦爲民也。官不愛民，余所痛憾！

默觀近日之吏治人心，及各省之督撫將帥，天下似無戡定之理。吾惟以一「勤」字報吾君，以「愛民」二字報吾親。才識平常，斷難立功；但守「勤」一字，終日勞苦，以少分宵旰之憂。行軍本擾民之事；但刻刻存「愛民」之心，不使先人之積累，自我一人耗盡。

然不輕進人，卽異日不輕退人之本；不妄親人，卽異日不妄疏人之本。爲平世之官；則兄弟同省，必須迴避；爲勤王之兵，則兄弟同行，愈覺體面。

余近年在外，問心無愧，死生禍福，不甚介意；惟接到英法美各國通商條款，大局已壞，令人心灰！時事日非，吾家子姪輩，總以「謙」「勤」二字爲主；戒「傲」「戒」惰」，保家之道也。

吾家兄弟帶兵，以殺人爲業，擇術已自不慎；惟於禁止擾民，解散脅從，保全鄉官三端，痛下工夫，庶幾於殺人之中，寓止暴之意。

凡說話不中事理，不担斤兩者，其下必不服。故說文「君」字「后」字從口，言在上位者出

口號令，足以服衆也。

近世所稱羨督撫之榮，不外宮室衣服安富尊榮等事，而姪則受任於敗軍之際，奉命於危難之間，所居僅營中茅屋三間，瓦屋一間；所服較往歲在京，尤爲減省。自去冬至三月，常有賊黨十餘萬，環繞於所門之左右前後，幾無日不戰，無一路不梗。晝無甘食，宵有警夢。軍士欠餉至五月六月之久，姪亦不忍獨處富饒，故年來不敢多寄銀錢回家，並不敢分潤宗族鄉黨者，非矯情也；一則目擊軍士窮窘異常，不忍彼苦而我獨甘；一則上念高曾以來，歷代寒素，國藩雖忝食舊德，不欲饗受太過，爲一已存惜福之心，爲闔族留不盡之澤。此姪之微意，十叔如訪得營中，家中，有與此論不相符合之處，即請賜書詰責，姪當猛省懲改。

一門之內，迭被殊恩，無功無德，忝竊至此，慚悚何極？惟當同心努力，仍就「拚命報國，側身修行」八字上，切實做去！

辦大事者，以多選替手爲第一義；滿意之選不可得，姑節取其次，以待徐徐教育可也。勢利之天下，強陵弱之天下，此豈今日始哉？蓋從古已然矣！從古帝王將相，無人不由自立自強做出；卽爲聖賢者，亦各有自立自強之道，故能獨立不懼，確乎不拔。昔余在京，好與諸有大名大位者爲仇，亦未始無挺然特立不畏強禦之意。近來見得天地之道，剛柔互用，不可偏廢；太柔則靡，太剛則折。剛，非暴虐之謂也，強矯而已；柔，非卑弱之謂也，謙退而已。趨事赴公，則當強矯；爭名逐利，則當謙退。開創家業，則當強矯；守成安樂，則當謙退。出與人物應接，則當強矯；入與妻孥享受，則當謙退。若一面建功立業，外享大

名；一面求田問舍，內圖厚實。二者皆有盈滿之象，全無謙退之意，則斷不能久！

鹽務利弊，萬言難盡，然扼要亦不過數語。太平之世兩語曰：「出處防偷漏，售處防侵佔。」亂離之世兩語曰：「暗販抽散釐，明販收總稅。」何謂出處防偷漏？鹽出於海濱場，商販赴場買鹽，每斤完鹽價二三文，交釐丁收；納官課五六文，交院司收。其有專完釐丁之鹽價，不納院司之官課者，謂之私鹽，即偷漏也。何謂售處防侵佔？如兩湖江西，均係應銷准鹽引之地；主持准政者，即須霸住三省之地，只許民食淮鹽，不許鄂民食川私，湘民食粵私，江民食閩私。亦不許川粵閩各販，侵我淮地，此所謂防侵佔也。何謂暗販抽散釐？軍興以來，細民在下游販鹽，經過賊中金陵安慶等處，售於上游華陽吳城武穴等處，無引無票無照，是爲暗販；無論賊卡官卡，到處完釐，是謂抽散釐也。何謂明販收總稅？去年官帥給票與商人和意誠號，本年喬公給票與商人和駿發號，目下余亦給票與和駿發，皆令其在泰州運鹽，在運司納課，用洋船拖過九洲洲，在於上游售賣。售於湖北者，在安慶收稅，每斤十文半，在武昌收九文半。售於江西者，在安慶每斤收十四文，在吳城收八文。此所謂明販收總稅也。

古來成大功大名者，除千載一郭汾陽外，恆有多少風波，多少災難，談何容易？願與吾弟兢兢業業，各懷臨深履薄之懼，以冀免於大戾。

吾兄弟誓拚命報國；然須常存避名之念。總從冷淡處著筆，積勞而使人不知其勞，則善矣！

不帶勇則已，帶勇則死於金陵，猶不失爲志士。弟以季之歿於金陵，爲悔爲憾，則不可也。袁簡齋詩云：「男兒欲報君恩重，死到沙場是善終。」當時以爲名句。

余三年以來，因位高望重，時時戰兢省察，默思所行之事，惟保舉太濫，是余亂政；不辦團，不開捐，是余善政；此外尙不了了。

兩宮太后，友恭邸，力求激濁揚清，賞罰嚴明；但患無可賞之實，不患無不次之賞，而罰罪亦毫不假借。如去年之誅二王一相，今年之戮林米何，與近日拿問勝帥，又拿問前任蘇藩司蔡映斗進京，諭旨，皆嚴切異常，吾輩忝當重任，不恃無意外之罰，而恃無可罰之實。處大位大權，而兼享大名，自古曾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？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，推讓少許，減去幾成，則晚節漸漸可以收場耳。

吾兄弟報稱之道，仍不外「拚命報國，側身修行」八字。至軍務之要，亦有二語曰：「堅守已得之地，多檄游擊之師」而已。

初膺開府重任，心中如有欲說之話，思自獻於君父之前者，僅可隨時陳奏。奏議是人臣最要之事，弟須加一番工夫。弟文筆不患不詳明，但患不簡潔。以後從「簡當」二字上著力。

來信「亂世功名之際，尤爲難處」十字，實獲我心。本日余有一片，亦請將欽篆督篆二者，分出一席，另簡大員。吾兄弟常存此兢兢業業之心，將來遇有機緣，即便抽身引退，庶幾善始善終，免蹈大戾乎。至於担当大事，全在「明強」二字，中庸「學問思辨行」五者，其要

歸於「愚必明，柔必強。」弟向來倔強之氣，却不可因位高而頓改。凡事非氣不舉，非剛不濟，即修身齊家，亦須以「明強」爲本。

無形之功，吾輩不宜形諸奏牘，並不必騰諸口說，見諸書牘。此是「謙」字之真功夫，所謂君子之所不可及，在人之所不見也。

凡有咨送摺稿到弟處者，弟皆視如學生之文，圈點批抹。每摺看二次：一次看其辦事之主意，大局之結構；一次看其造句下字之穩否。一日看一二摺，不過月餘，即可周知時賢之底蘊；然後參看古人奏稿，自有進益。

弟於吾勸誠之信，每不肯虛心體驗，動輒辨論，此最不可。吾輩居此高位，萬目所瞻。凡督撫是己非人，自滿自足者，千人一律。君子大過人處，只在「虛心」而已；不特吾之言當細心尋釋，凡外間有逆耳之言，皆當平心考究一番。故古人以居上位而不驕爲極難。

凡大臣密保人員，終身不宜提及一字；否則近於挾長，近於市恩。此後余與湘中函牘，不敢多索協餉，以避挾長市恩之嫌；弟亦不宜求之過厚，以避盡歡竭忠之嫌。

江西自道光年間，從無銷足額引之事。亂後人口減少，即令全食淮引官鹽，亦不能銷至六萬大引之多。况引地被鄰私侵殆盡，焉能一一驟爾奪回。商人湊辦三萬引之成本四十餘萬，已極不易。二分之利，又不足動其涎羨之心。加以引地毫無把握，銷售難期暢旺，時日稍滯，獲利愈微。商利既薄，則所謂包繳釐金盈餘者，皆成拖欠展緩之局。

不特余之並未身臨前敵者，不敢涉一毫於張之念。卽弟備嘗艱苦，亦須知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；勞績在臣，福祚在國之義。刻刻存一有天下而不與之意；存一盛名難副，成功難居之意。蘊蓄於方寸者深，則儻倖克成之日，自有一段謙光，見於面而盎於背。

大事實有天意與國運爲之主持，非吾輩所能爲力，所能自主者：「虛心實力勤苦謹慎」八字，盡其在我者而已！

余昨日具疏告病，一則以用事太久，恐中外疑我兵權太重，利權太大，不能不縮手以釋羣疑；一則金陵倖克；弟皆當引退，卽以此爲張本也。

事事落人後著，不必退悔，不必怨人。此等處，總須守定「畏天知命」四字。金陵之克，千古之大名，全憑天意主張，豈盡關乎人力？天於大名，吝之惜之，千磨百折，艱難拂亂而後予之，老氏所謂不敢爲天下先者，卽不敢居第一等大名之意。弟前歲初進金陵，余屢信多危悚儆戒之辭，亦深知大名之不可強求。今少荃二年以來，屢立奇功，肅清全蘇。吾兄弟名望雖減，尙不致身敗名裂，便是家門之福。老師雖久，而朝廷無貶辭，大局無他變，卽是吾兄弟之幸。只可畏天知命，不可怨天尤人，所以養身却病在此，所以持盈保泰亦在此，千囑！千囑！無煎迫而致疾也。

弟肝氣不能平伏，深爲可慮；究之弟何必鬱鬱？從古有大勳勞者，不過本身一爵耳；吾弟於國事家事，可謂有志必成，有謀必就，何鬱鬱之有？

大凡才大之人，每不甘於岑寂；如孔翠灑屏，好自耀其文彩。林文忠晚年在家，好與大

吏議論時政，以致與劉玉坡制軍不合，復思出山；近徐松龕中丞，與地方官不合，復行出山。二人皆有過人之才，又爲本籍之官所擠，故不願久居林下。沅弟雖積勞已久，而才調實未能盡展其長，恐難久甘枯寂。

不如兄弟盡力王事，各懷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」之志，終不失爲上策。

吾兄弟受厚恩，享大名，終不能退藏避事；亦惟循前信所言，置禍福毀譽於度外，坦然做去，行法俟命而已。

弟此次赴鄂，雖不必效沈蔣之違道干譽；然亦不可如雲仙之譏侮紳士，動輒荆棘。大約禮貌宜恭，銀錢宜鬆，背後不宜多著貶詞；縱不見德，亦可以遠怨矣。

督撫本不易做，近則多事之秋，必須籌兵籌餉。籌兵則恐以敗挫而致謗；籌餉則恐以搜括而致怨。二者皆易壞聲名。而其物議沸騰，被人參劾者，每在於用人之不當。沅弟愛博而輒，向來用人失之於率，失之於冗。以後宜慎選賢員，以救率字之弊；少用數員，以救冗字之弊。位高而資淺，貌貴溫恭，心貴謙下。天下之事理人才，爲吾輩所不深知，不及料者，多矣；切勿存一自是之見！用人不率冗，心存不自滿，二者本末俱到，必可免於咎戾，不墜令名，謝絕陋習；慎重公事，嚴密以防門內，推誠以待制府，數者皆與余見相合，聲譽亦必隆隆日起矣。

提鎮副將、官階已大，苟非有叛逆之實蹟實據，似不必輕言正法。如王清泉，係克復金陵有功之人，在湖北散營，欠餉尙有數成未發。既打金陵，則欠餉不清，不能全歸咎於湖

北，余亦與有過焉。因欠餉不清，則軍裝不能全繳，自是意中之事；即實缺提鎮之最可信爲心腹者，如蕭孚泗、朱南桂、唐義訓、熊登武等，若有意搜求其家，亦未必全無軍裝，亦難保別人不誣之爲哥老會首。余意凡保至一二三品武職，總須以禮貌待之，以誠意感之；如有犯事到官，弟在家常常緩頰而保全之。即明知其哥老會，喚至密室，誠切勸諭，令其自悔，而貸其一死。惟柔可以制剛很之氣，惟誠可以化頑梗之民。即以吾一家而論，兄與沅弟帶兵，皆以殺人爲業，以自強爲本；弟在家當以生人爲心，以柔弱爲用，庶相反而適以相成也。

古稱郭子儀功高望重，招之未嘗不來，麾之未嘗不去；余之所處，亦不能不如此。以後調度文書，以少爲好。昔胡文忠亦失之太多，多則未有不紛亂者。殄滅等字，不可輕用也。

嗣後奏事，宜請人細閱熟商，不可壹意孤行，是己非人。爲囑！弟克復兩省，勳業斷難磨滅，根基極爲深固。但患不能達，不患不能立；但患不穩適，不患不崢嶸。此後總從波平浪靜處安身，莫從掀天揭地處着想。吾亦不甘爲庸庸者；近來閱歷萬變，一味向平實處用功，非委靡也，位太高，名太重。不如是，皆危道也。

少陞屢言：「疏語不可太堅，徒覺痕跡太重，而未必能即退休。即使退休，一二年而他處或有兵事，仍不免詔旨促行，尤爲進退兩難。」等語。皆屬切中事理。余是以反覆籌思，迄無善策。

大約凡作大官，處安榮之境，即時時有可危可辱之道；古人所謂「富貴常蹈危機」也。

紀澤臘月信，言宜堅辭江省，余亦思之爛熟。平世辭榮避位，卽爲安身良策；亂世僅辭榮避位，尙非良策也。

吾所過之處，千里蕭條，民不聊生。當亂世，處大位，而爲軍民之司命者，殆人生之不幸耳！弟信云：「英氣爲之一阻。」若兄，則不特氣阻而已；直覺無處不疼心，無日不懼禍也！

余意此時，名望大損。斷無遽退之理；必須忍辱負重，齧牙做去，待軍務稍轉，人言稍息，再謀奉身而退。處茲亂世，凡高位，大名，重權，三者皆在憂危之中。余已於三月六日入金陵城，寸心惕惕，恆懼罹於大戾；弟來信，勸我總宜遵旨辦理，萬不可自出主意。余必依弟策而行，儘可放心。禍咎之來，本難逆料；然惟不貪財，不取巧，不沽名，不驕盈；四者，究可彌縫一二。

弟自任鄂撫，不名一錢；整頓吏治，外間知者甚多，并非全無公道。從此反求諸己，切實做去，安知大慙之後，無大伸之日耶？

大局日壞，氣機不如辛壬癸甲等年之順；與其在任而日日如坐針氈，不如引退而寸心少受煎逼，亦未始非福。惟余辭江督，筠仙辭淮運司，均不能如願，恐弟事亦難必允准。至於官相入覲，第一日未蒙召見，聖眷亦殊平平。弟謂其受恩彌重，係閱歷太少之故。大抵中外人心，皆以弟之彈章多係實情，而聖意必留此公，爲旗人稍存體面，亦中外人所共亮也。

世局日變，物論日淆，吾兄弟高爵顯官，爲天下第一指目之家；總須於奏疏中加意檢

點，不求獲福，但求免禍。

諸事棘手焦灼之際，未嘗不思遁入眼閉箱子之中，昂然甘寢，萬事不視，或比今日人世差覺快樂。乃焦灼愈甚，公事愈煩，而長夜快樂之期，杳無音信！且又晉階端揆，任責愈重，指摘甚多；人以極品爲榮，吾今實以爲苦惱之境！然時世所處，萬不能置身事外，亦惟有「做一日和尚，撞一日鐘」而已！

閱歷數十年，豈不知宦途有夷必有險，有興必有衰，而當前有不能遽釋者；但求不大干咎戾，爲宗族鄉黨之羞足矣。

宦途險巇，在官一日，卽一日在風波之中；能妥貼登岸者，實不易易！以上家書。

自以非材，久竊高位，兢兢慄慄，惟是不貪安逸，不圖豐豫，以是報國家之厚恩，卽以是稍惜祖宗之餘澤。

凡經制之現行者，查典；凡因革之有由者，查事例。武職養廉，記始於乾隆四十七年補足名糧案內；文職養廉記，始於雍正五年耗羨歸公案內。爾細查武養數目，卽日先寄。又督提之官，見明史職官志，都察院條內。本與總督巡撫等官，皆係文職而帶兵者，不知何時改爲武職？

沿途州縣有送迎者，除不受禮物酒席外，爾兄弟遇之，須有一種謙謹氣象，勿恃其清介，而生傲惰也。

余決計此後不復作官，亦不作回籍安逸之想。但在營中照料雜事，維繫軍心。不居大位

享大名，或可免於大禍大謗。若小小凶咎，則亦聽之而已。

余自咸豐三年募勇以來，即自誓效命疆場。今老年病軀，危難之際，斷不肯吝於一死，以自負其初心。

(以上家訓)

聞劉覺香先生言：渠作外官景况之苦，愈知我輩舍節儉、別無可以自立。若冀俸得一外官，以彌縫罅漏，缺瘠則無以自存；缺肥則不堪問矣！可不懼哉？

自正月以來，日日頹放，遂已一月。志之不立，一至於此！每觀此冊，不知所謂。可以爲人乎？聊存爲「告朔之餼羊」爾！

看書眼朦如老人，蓋安肆日偷；積儉之至，腠理都極懈弛，不復足以固肌膚，束筋骸；於是風寒易侵，日見疲軟。此不能居敬者之不能養小體也。又心不專一，則雜而無主；積之既久，必且伎求迭至，忿慾紛來；其究也，則搖搖如懸旌。皇皇如有所失。總之曰：『無主則已，而乃釀爲心病；此不能居敬者之不能養大體也！』是故吾人行父母之遺體，舍居敬更無別法。內則專靜純一，以養大體；外則整齊嚴肅，以養小體。如是而不自強，吾不信也。嗚呼！言出汝口，而汝則背之，是何肺腸？

見羅隴江三縣令，因語言不合理，余怒斥之甚厲，頗失「爲人上者，泰而不驕，威而不猛」之義。

九弟信，言：『古稱君有諍臣，臣有諍君，今兄有諍弟。』余近以居位太高，虛名太大，不得聞規諫之言爲慮。若九弟果能隨事規諫，又得一二嚴憚之友，時以正言相勸勉；內有直

弟，外有畏友，庶幾其免於大戾乎？居高位者，何人不敗於自是？何人不敗於惡聞正言哉？古人言：『晝課妻子，夜課夢寐。』吾於睡中夢中，總乏一種好意味；蓋猶未免爲鄉人也！夜因武甯楊令與鄭奠互訐之案，頗爲鬱悒不平；誰思謙抑之道，凡事須力戒爭勝之心，痛自懲艾。

身體若有病者，奄奄思睡；或以積閣文牘太多，此心歉然！若有所負疚者而然與？少荃論余之短處，總是儒緩，與往年周毀甫所論略同。

誠中形外，根心生色。古來有道之士，其淡雅和潤，無不達於面貌。余氣象未稍進，豈嗜欲有未淡邪？機心未消邪？當猛省於寸衷，而取驗於顏面。

二日因作摺，將公事拋荒未斷。古人有兼人之材，余不特不能兼人，卽一日兼治數事，尙有未逮；甚矣，余之鈍也！

日內應酬繁多，神昏氣乏，若不克支持者；然後知高官巨職，足以捐人之智，而長人之傲也。

古人云：『其爲人也，多暇日者；其出人也，不遠矣！』余身當大任，而月餘以來，竟日暇逸，不事事；公私廢閣，實深慚懼。惟當迅速投劾去位，冀免愆尤耳！

是日應辦奏稿，方不誤次日發報之期。一念之情，遂廢本日之常課，又愆奏事之定期。乃知天下百病，生於懶也。

近日省察自己短處，每日怠玩時多，治事時少；看書作字，治私事時多，察人看稿，治

公事時少；職分所在，雖日讀古書，其曠官廢弛，與廢於酒色遊戲者，一也。莊子所謂「臧穀所業不同，其於亡羊均也！」本無知人察吏之才，而又度外置之，對京察褒嘉之語，殊有愧矣！

日內鬱鬱不自得，愁腸九迴者：一則餉項太絀，恐金陵兵譁，功敗垂成，徽州賊多，恐三城全失，貽患江西。一則以用事太久，恐中外疑我擅權專利，江西爭釐之事，不勝則餉缺而兵潰，固屬可慮；勝則專利之名尤著，亦爲可慮。反復籌思，惟告病引退，少息二三年，庶幾害取其輕之義。若能從此事機日順，四海銷兵，不用吾，引退而長終山林，不復出而與聞政事，則公私之幸也！

戶部奏摺，似有意與此間爲難，寸心抑鬱不自得，用事太久，恐人疑我兵權太重，利權太大，意欲解去兵權，引退數年，以息疑謗；故本日具摺請病，以明不敢久握重柄之義。自古高位重權，蓋無日不在憂患之中，其成敗禍福，則天也。

因念家中多故，紀澤兒病未全愈，心中焦慮之至；而天氣陰雨作寒，恐傷麥收；又不知兵事之變態何如，觸覺憂皇，不能自甯。因集古人成語，作一聯以自箴曰：彊勉行道，莊敬日強。」上句箴余近有鬱抑不平之氣，不能彊勉以安命；下句箴余近有懶散不振之氣，不能莊敬以自奮。惜強字相同，不得因發音變讀，而易用耳。

沅弟談久，稍發摭其抑鬱不平之氣；余稍沮止勸解，仍令畢其說，以暢其懷。沅弟所陳，多切中事理之言，遂相與縱談，至三更。其諫余之短。言：「處兄弟骨肉之間，不能養

其生機，而使之暢，遂深爲忠告曲盡。」

聞家中修整「富厚堂」屋宇，用錢共七千串之多，不知何以浩費如此，深爲駭歎：余生平以起屋買田，爲仕宦之惡習，誓不爲之！不料奢靡若此，何顏見人？平日所說之話，全不踐言，可羞孰甚？李鴻藻言：『照李希帥之樣，打銀壺一把，爲炖人參燕窩之用，費銀八兩有奇，深爲愧悔。』今小民皆食草根，官員亦多窮困，而吾居高位，驕奢若此；且盜廉儉之虛名，慚愧何地？以後當於此等處，痛下鍼砭。

初到直隸，頗有民望；今諸事皆難振作，恐虎頭蛇尾，爲人所笑，尤爲內疚於心。輾轉慚沮，刻不自安。

日月如流，倏已秋分。學業既一無所成，而德行不修，尤悔叢集；自顧竟無漸除改徙之時，憂媿曷已！

夢在場中考試，枯澀不能下筆，不能完卷，焦急之至！驚醒，余以讀書科第，官躋極品，而於學術一無所成，亦不能完卷之象也，媿歎無已。

余年來出處之間，多可媿者，爲之跼蹐不安，如負重疚。年老位高，豈堪常有咎悔之事？

到江甯任，又已兩月餘；應辦之事，全未料理。悠悠忽忽，忝居高位，每日飽食酣眠，慚愧至矣！

閱溫公謹習疏，慨然有感。

隋開皇之十二年，有司家府藏皆滿；無所容，積於廊廡。曾不一紀，煬帝嗣位，東征高麗，南幸江都，遂至困窮。唐天寶之八載，帝觀帑藏，金帛充牣，古今罕儔。曾不數年，祿山反叛，九廟焚燬，六飛播遷，遂以大變。故國之富不足恃，獨特人主有兢兢業業之心耳！

李牧在趙，匈奴不侵；汲黯在朝，淮南寢謀；林甫爲相，閻鳳反；盧杞柄政，李懷光叛。反叛，非其本心也。故人君謹置左右之臣，其益於人國者，多矣！

陳湯斬郅支單于之首，匡衡抑其功，僅得封關內侯；郝靈荃得突厥默啜之首，宋璟抑其功，僅得授郎將；其後湯以非罪而流，靈荃以慟哭而死，宰相妨功，病能人之不得伸於其志者，多矣！

唐宣宗之立，不能平於李德裕，至毛髮爲之灑淅；此與霍光驂乘，而宣帝芒刺在背者，何以異？功高震主，或不無自伐之容；「公孫碩膚赤鳥几几，」此周公所以爲大聖也！

裴耀卿置諡場於河口。河口，卽汴水達於黃河之口也！南人舟運江淮之米，自汴以達河口。吳人不習海漕，便令輸米於河口之倉而去，則吳人便矣。三門，卽砥柱山，在洛陽之東；地最險，不可行舟。耀卿於三門之東西，各置一倉；又鑿山開車路十八里，以避三門之險。江淮之米既輸於河口之倉矣！官爲別雇舟，沂河漕至三門之東。視水可通，則徑以舟過三門；水險，則由車路挽過三門，輸入三門以西之太原倉，然後入滑，以漕關中。自江淮至河口，自河口至三門，自三門入滑，至長安，凡三次轉搬，乃得達也。今天下之漕糧，概用

長運。漕至袁浦；黃高於清，則百端營謀；行灤塘渡舟之下策，虞黃倒汗湖之巨患。種種敝壞，未知所底。故鄙意常欲行搬運之法，於袁浦置倉；楊莊各倉，亦修葺之；分天下之漕艘，半置河以南，半置河以北，每年各運兩次。爲河帥者，治河則不顧淮，治淮則不顧河。治運則不顧河；庶幾易爲力乎？

天下之大事，宜考究者，凡十四宗：曰，官制；曰，財用；曰，鹽政；曰，漕務；曰，錢法；曰，冠禮；曰，昏禮；曰，喪禮；曰，祭禮；曰，兵制；曰，兵法；曰，刑律；曰，地輿；曰，河渠；皆以本朝爲主，而歷溯前代之沿革本末；衷之以仁義，歸之以易簡。前世所襲誤者，可以自我更之；前世所未及者，可以自我創之。其苟且者，知將來之必敝；其至當者，知將來之必因。所謂「雖百世可知也。」

文官加養廉，始於雍正三年之耗羨歸公；武官加養廉，始於乾隆四十六年之補缺額名糧。

王霞軒來辭行，將以明日往南豐；余告以用紳士之法，宜少予以名利，而仍不說破，以養其廉恥。霞軒深以爲然。

溫循吏傳，太史公所謂「循吏者，法立令行，能識大體」而已。後世專尙慈惠，或以煦煦爲仁者當之，失循吏之義矣；思爲將帥之道，亦以法立令行，整齊嚴肅爲先，不貴煦嫗也。

三代下不矯激，不足以得美名；不要結，不足以得民心。人才以陶冶而成；不可眼孔甚高，動謂無人可用，

胡中丞言：「州縣辦上司衙門之差，所費不過百千；而其差總家丁開報，至三四千串之多。縣令無所出，則於錢糧不解，積爲虧空，皆天家受其弊。故湖北州縣，現無絲毫差事。如有何例由州縣辦差者，皆由藩庫發實銀與州縣，令其發給，不使州縣賠墊分毫。其名則夫家喫虧，其實則州縣無可藉口，錢漕掃數清解，爲天家添出數十倍之利。」信爲知言！

居高位之道，約有三端：一曰，不與，謂若於己毫無交涉也；二曰，不終，古人所謂日慎一日，而恐其不終；蓋居高履危，而能善其終者，鮮矣！三曰，不勝，古人所謂「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。」慄慄危懼，若將隕於深淵，蓋惟恐其不勝任也。「鼎折足，覆公餗，其形渥凶，」言不勝其任也。方望溪言：「漢文帝之爲君，時時有謙讓，若不克居之意；」其有得於不勝之義者乎？孟子謂：「周公有不合者。仰而思之，夜以繼日；」其有得於惟恐不終之義者乎？

盛世創業垂統之英雄，以襟懷豁達爲第一義；末世扶危救難之英雄，以心力勞苦爲第一義。

料理官事：摘由備查，一也；圈點京報，二也；注解摺紳，三也。此三者，夜間之功課，亦留心庶事之一法也。

沉弟信，極論文士之涉於虛空，不可用其言；頗切當。

李次青赴徽州，余與之約法五章：曰，戒浮；謂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。曰，戒諷；謂次青好爲逾恆之諫，啓寵納侮也。曰，戒濫；謂銀錢保舉，宜有限制也。曰，戒反覆；謂次青

好朝令暮改也。曰，戒私；謂用人當爲官擇人，不爲人擇官也。

委員之道，以四者爲最要：一曰，習勞苦以盡職；一曰，崇儉約以養廉；一曰，勤學問以廣才；一曰，戒傲惰以正俗。紳士之道，以四者爲要：一曰，保忠懦以庇鄉；一曰，崇廉讓以奉公；一曰，禁大言以務實；一曰，擴才識以待用。

九弟臨別深言：馭下宜嚴，治事宜速。余亦深知馭軍，馭吏，皆莫先於嚴；特恐明不旁燭，則嚴不中禮耳！

治世之道，專以致賢養民爲本；其風氣之正與否，則絲毫皆推本於一己之身與心。一舉一動，一語一默，人皆化之，以成風氣。故爲人上者，專重修身，以下效之者，速而且廣也。

一省風氣，依乎督撫司道及首府數人；此外官紳，皆隨風俗爲轉移者也。

周馥甫將赴上海催餉，余勉之以維持風教，勿自菲薄；引顧亭林日知錄「匹夫之賤，與有責焉。」一節以助之。

爲督撫之道：卽與師道無異；其訓飭屬員殷殷之意，卽與人爲善之意，孔子所謂誨人不倦也；其廣諮忠益，以身作則。卽取人爲善之意，孔子所謂爲之不厭也；爲將帥者之於偏裨，此皆以君道而兼師道，故曰：「作之君，作之師。」又曰：「民生於三，事之如一。」皆此義爾。爲政之道；得人，治事，二者並重。得人不外四事：曰廣收，慎用，勤教，嚴繩；治事不外四端：曰經分，綸合，詳思，約守。操斯八術以往，其無所失矣！

近日公事不甚認真，人客頗多，志趣較前散漫。大約吏事、軍事、翰事、文事，每日須以精心果力，獨造幽奧，直湊軍微，以求進境。一日無進境，則日且漸退矣！以後每日留心吏事，須從勤見僚屬，多問外事下手；留心軍事，須從教訓將領，屢閱操練下手；留心翰事，須從慎擇卡員，比較入數下手；留心文事，須從恬吟聲調，廣徵古訓下手。每日午前，於吏事軍事加意；午後，於翰事加意！燈後於文事加意。以一縷精心，用於幽微之境；縱不日進，或可免於退乎？

每日應辦之事，積閣甚多，當於清早，單開本日應了之件，日內了之；如農家早起分派本日之事，無本日不了者，庶積壓較少。

國家以生殺予奪之權授之督撫將帥，猶東家以銀錢貨物授之店中衆夥；若保舉太濫，視名器不甚愛惜，猶之賤售浪費，視東家之貨財不甚愛惜也。介之推曰：『竊人之財，猶謂之盜；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？』余則略改之曰：『竊人之財，猶謂之盜；况假國家之名器，以市一己之私恩乎？』余忝居高位，惟此事不能力挽頹風，深爲慚愧！

是日在途中，見麥稼爲旱所傷，高不過二三寸；節氣已屆收割，而吐穗極少。間有用人力施水灌溉者，高或六七寸；色青而穗亦可觀。嵇康所云「一溉者後亡」，信人力足以補天事之窮。然百分中不過二三，餘則立見黃稿；縱三日之內大雨，亦無救矣！目擊心傷，不忍細看！

爲疆吏者，全仗年豐民樂，此心乃可以自恬；若事事棘手，則竟日如在桎梏中矣！

閱吳文節公集，觀其批屬員之稟，甚爲嚴明，對之有愧。吾今日之爲督撫，異戶位耳！古聖王制作之事，無論大小精粗，大抵皆本於平爭，因勢，善習，從俗，便民，救敝；非此六者，則不輕於制作也。吾曩者志事，以老莊爲體，禹墨爲用；以不與，不違，不稱三者爲法；若再深求六者之旨，而不輕於有所興作，則咎戾鮮矣！（以上日記）

蘇垣爲仕宦鱗萃之場，以弟所聞：大抵揮霍者豪卓聲，謹守者沈散秩；生辣者鵠起，和厚者蟻伏；標榜者互相援引，務實者獨守岑寂。揆斯三者，於吾兄俱未爲諧叶；然君子之道，不汲汲於名望。

耐乎不爲大府所器重，則耐冷爲要；薪米歲時迫窘，則耐苦爲要；聽鼓不勝其煩，酬應不勝其擾，則耐勞爲要；與我輩者，或以聲氣得利，在我後者，或以干譎得榮，則耐閒爲要。安分竭力，泊然如一無所求者，不過二年；則必爲上官僚友所欽屬矣。此二年中，悉力講求捕盜之法，催科之方；此兩事爲江南尤急之務，一旦沒任，則措之裕如。人見其耐也如此，又見其有爲如彼，雖欲不彪炳，其可得乎？

外吏之難，蓋十倍於京輦。大約佩章多休，佩弦多咎，而閣下尤爲要務。語曰：「察見淵中魚者不祥。」願閣下爲璞玉之渾含；不爲水晶之光明；則有以自全而亦不失已。

國家政體，當持其大端；不宜區區類施周罔，遽人於過。卽清釐籍貫一事，亦謂宜崇寬大，未可操之太切，使人欲歸不得，欲留不許，邁退獲尤，非盛朝宏采庶士之誼。

命敵有定，李林甫，秦檜，自以爲得之人謀，而不知其縱不奔營，亦自得爲宰相；徒枉

爲小人，叢詬罵也！

國藩近况本窘迫，然際此歲年，卽更得江浙試學差，尙忍於廉俸之外，絲毫有所取耶？外顧斯民，內顧身累，雖同一無可奈何；然當此之時，區區身家之困窮，奚足言哉？况困窮尙未甚耶？

自客春求言以來，在廷獻納，不下數百餘章；其中豈乏嘉謨至計？或下所司核議，輒以「毋庸議」三字了之；或者通諭直省，則奉行一文之後，已復高閣束置，若風馬牛之不相及。如足下所條數事，蓋亦不能出乎交議通諭之外；其究亦歸於簿書塵積堆中，而書生之血誠，徒以供胥吏唾棄之具！每念及茲，可爲憤懣！

國藩嘗私慮以爲天下有三大患：一曰，人才；二曰，財用；三曰，兵力。

簪紱之榮，驕人之態，雖在不肖，猶能滌此腥穢；足下乃以銜版見投，毋乃細人視我，而鄙爲不足深語？今亦不復相壁，但求捐此陋僞，而時以德言箴我，幸甚無量！

「有所畏而不敢言者，人臣貪位之私心也；不務其本而徒言其末者，後世苟且之學也。」四語，國藩讀之尤復悚感。蓋古之君子，不鄙其君爲不可與語堯舜之道，不薄其友爲不足與言孔孟之學，不自菲其身不可爲聖賢，而始悠悠浮沈於庸衆之中；豈好爲高論哉？非此則不完其本然之量，是不敬其君，不敬其友；而自蹈其身於侮辱之途者也。

方今之務，莫急於勦辦土匪一節：會匪，邪教，盜賊，痞棍，數者，在在多有；或嘯聚山谷，糾結黨羽。地方官明明知之而不敢嚴辦者，其故何哉？蓋搜其巢穴，有拒捕之患；畏其

夥黨，有報復之懼；上憲勸轉，有文書之煩；解犯往來，有需索之費；以此數者躊躇於心，是以隱忍不辦。幸其伏而未動，姑相安於無事而已。豈知一旦竊發，輒釀成巨案；劫獄戕官，卽此伏而未動之士匪也。然後悔隱忍慈悲之過，不已晚哉？自粵匪滋事以來，各省秀民，常懷不肖之心，狡焉思犯上而作亂；一次不懲，則膽大藐法，二次不懲，則聚衆橫行矣！

刻下所志，惟在「練兵」「除暴」二事；練兵，則猶七年之病，求三年之艾；除暴，則借一方之良，鋤一方之莠。故急急訪求各州縣公正紳耆，佐我不逮；先與以一書，然後剴切示諭之。

自知百書一能，聊貢此不敢畏死之身，以與城中父老，共此患難！

義不敢潛身顧私，以自鄰於退縮畏死者之所爲！

三四十年來，一種風氣；凡凶頑醜類，概優容而待以不死。自謂寬厚載福，而不知萬事墮壞於冥昧之中。浸漬以釀今日之流寇，豈復可關弱寬縱，又令風子鋒起？

三四十年来，應殺不殺之人，充滿山谷；遂以釀成今日流寇之禍。豈復可姑息優容，養賊作子，重興萌蘖而貽大患乎？

二三十年來，應辦不辦之案，應殺不殺之人，充塞於郡縣山谷之間。民見夫命案盜案之首犯，皆得逍遙法外，固已藐視王章而弁髦官長矣；又見夫粵匪之橫行。土匪之屢發，乃益囂然不靖，痞棍四出，劫搶風起，各霸一方，凌藉小民而魚肉之。鄙意以爲宜大加懲創，擇其殘害於鄉里者，重則處以斬梟，輕亦立斃杖下。戮其尤兇橫者，而其黨始稍戢；誅其尤害民

者，而良民始稍息。但求於孱弱之百姓；少得安恬；即吾身得武健嚴酷之名，或有損於陰險慈祥之說，亦不敢辭！

世風既薄，人人各挾不靖之志：平居造作謠言，幸四方有事，而欲爲亂；稍待之以寬仁，愈囂然自肆，白晝劫掠都市，視官長蔑如也。不治以嚴刑峻法，則鼠子紛起，將來無復措手之處；是以壹意殘忍，冀回頽風於萬一。書生豈解好殺，要以時勢所迫，非是則無以鋤強暴而安我孱弱之民。

保甲之法，誠爲善政；然刊定科條，散布鄉愚，求能行法之人，不苛斂於民間，蓋或百里而不得一賢焉！世教既衰，人人各逞其亡等之欲，魚肉孱民而刀匕之；官司布一甲令，徒以供若輩橫索暴斂之名目。故團練保甲，爲今日之要務；而鄙人妄謂皆不可鹵莽以行，滅裂以舉，人心陷溺，固已抵此！獨嚴縛匪黨，動與磔死，差令鄉里善良，得以伸彼之氣而應吾之令耳。

集思廣益，本非易事；而施之於城會之內，尤易爲人欺蔽。日之抵吾門者，或上書獻策，或面陳機宜；大抵不出尊書三端之外，抑所謂「陽驕」者也！然因此而盡廢吐握之風，則又不可；要當內持定見而六轡在手，外廣延納而萬流赴壑，乃爲盡善。我思古人，殆應如此，而區區則未逮矣。

方今民窮財困，吾輩勢不能別有曠昧生息之術；計惟力去害民之人，以聽吾民之自孳自活而已矣！

用法從嚴，非漫無條律，一師屠伯之爲；要以精微之意，行吾威厲之事，期於死者無怨，生者知警，而後寸心乃安。

勸捐一事，此間亦自有藩籬；過爾淺易，則小民有以朝廷之陋，而視名器爲無足重輕。捐輸本非民所樂從，卽奏請別樹一幟，徧札州縣委員守催，官樣愈多，去題愈遠；不若擇好友較多，地方較富之縣，以鄙人肫肫之意，宣布於人。精衛填海，杜鵑泣血，或者諒我寸誠，猶有一二起而應者，亦未可知。紳以通其情，官以助其勢；其并無交好，官亦隔閡之縣，則不復過而相問。非愛惜道學門面，亦實見官樣文章之不足集事；芻狗已陳，斯民之厭棄也久矣。

今大局糜爛至此，不欲復執守制不出之初心；能盡一分力，必須拚命效此一分！成敗利鈍，付之不問。

家有父兄，病勢沈重；衆子弟禱神求醫，晝夜拯治。不得謂子弟愚陋，遂不使與聞醫藥之事；亦不得令愚陋之子弟，攘臂專主，亂投誤劑。國藩亦子弟中之愚陋者也。攘臂亂投，則吾豈敢？若割股和羹，籲誠請代之事，則亦嘗聞古人之風。跛者未嘗不思千里，眇者未嘗不慕離朱也。

二三十年來，士大夫習於優容苟安；揄修袂而養綢步，倡爲一種不白不黑不痛不癢之風。見有慷慨感激以鳴不平者，則相與議其後；以爲是不更事，輕淺而好自見。國藩昔廁六曹，目擊此等風味，蓋已痛恨刺骨！今年承乏國務，見一二當軸者，自藩彌善，深閉固拒，

若惟恐人之攘臂而與其間也者。欲固執謙德、則於事無濟，而於心亦多不可耐；於是攘臂越俎，誅斬匪徒，處分重案，不復以相關白。方今，主愛國弱，僕以近臣而與聞四方之事，苟利民人，即先部治而後上聞；豈爲一己自專威福，所以尊朝廷也。

國藩從宦有年，飽閱京洛風塵；達官貴人，優容養望，與在下者稔熟和同之象，蓋已稔知之而慣嘗之。積不能平，乃變而有慷慨激烈軒爽骯髒之一途，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來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習；而矯枉過正，或不免流於意氣之偏。以是屢蹈愆尤，叢譏取戾；而仁人君子，固不當責以中庸之道；且當憐其有所激而爲之之苦衷也。

大局糜爛至此，志士仁人，又豈宜晏然袖視，坐聽狂賊之屠戮生靈而不一省顧耶？

僞軍帥旅帥之怙惡者，鄙意誅其身，不必及其孥，戮其人，不必焚其屋；大江南北。陷入賊中，數十州縣，每縣污僞命受僞職者，不下千家。每家皆有親黨，有仇怨，親黨則謂其被脅可憐！仇怨則言其從逆可誅；欲一一宥過刑辜，情真罪當，實非易易。

時事愈艱，則挽回之道，自須先之以戒懼惕厲。

討賊則可，服官則不可；義正辭嚴，何能更贊一語？惟今日受討賊之任者，不若地方官之確有憑藉，晉宋以後之都督三州四州六州八州軍事者，必求領一州刺史。唐末之招討使，統軍使。團練使，防禦使，處置應援……等使，遠不如節度使之得勢；皆以得治土地人民故也。

細釋孔子所稱：「從其利者，吾弗知也。」似苟非從其利者，聖人猶將許其舍禮而行

權；從世不講於此心之謀利與否，而概援一「權」字以自覆，往往爲史氏所譏；或稱陰規起復，或稱風某某奏請起復。覆軌相尋，雖以安溪之賢，而彭古愚彈章，不能無登於青簡。

竊觀自古大亂之世，必先變亂是非，而後政治顛倒，災害從之；屈平之所以憤激沈身而不悔者，亦以當日是非淆亂爲至痛。故曰：「蘭芷變而不芳，荃蕙化而爲茅。」又曰：「固時俗之從流，又孰能無變化？」傷是非之日移日滑，而幾不能自主也！後世如漢晉唐宋之末造，亦由朝廷之是非先紊，而後小人得志，君子有皇皇無依之象。推而至於一省之中，一軍之內，亦必是非不詭於正，而後其政績少有可觀。賞罰之任，視乎權位，有得行，有不得行；至於維持是非之公，則吾輩皆有不可辭之任。顧亭林先生所稱：「匹夫與有責」焉者也！國藩昔年銳意討賊，思慮頗專，而事機未順，援助過少；拂亂之餘，百務俱廢，接人應事，恆多怠慢，公牘私書，或未酬答。坐是與時乖舛，動多齟齬。此次再赴軍中，銷除「事求可，功求成」之宿見，虛與委蛇，絕去叮咛；無不復之械吝，無不批之稟牘，小物克勤，酬應少周。籍以稍息浮言。

取利多而民怨，參劾多而官誹；有以此見告者，非不當自省，但不宜以鬱著心中耳。吾輩所慎之又慎者；只在「用人」二字上，此外竟無可著力之處。古人云：「若從流俗毀譽上討消息，必至站脚不牢。」待平日短處，亦只是在毀譽上討消息；近則思在用人當否上討消息耳。

邇來儀文彌加檢點，而真意反遜於前；將求一中之道而從事，又不可以遽幾。蓋囁然

也！

宦途人情，薄本似紙！不獨蘇省爲然，卽他省亦如出一轍；不獨節壽等例款爲然，卽借出之項，賠出之款，一旦本官物故，便爾百呼罔應。

惟志所規，實不克踐；推之齊家治身讀書之道，何一不然？故弟近不課功效之多寡，但課每日之勤惰；來示企望鄙人於將來者，卽以此語卜之。自揣此後更無可望，但當守一「勤」字以終吾身而已！吾於「千羊之裘，非一腋可成；大廈之傾，非一木可支。」今人心日非，吏治日壞；軍興十年至，而內外臣工惕厲悔禍者，殆不多見。縱有大力匡持，尙恐瀾狂莫挽，况如弟之碌碌乎！

方今東南糜爛，時局多艱；吾輩當屏去虛文，力求實際。或者保全江西兩湖，以爲規復三吳之本。整躬率屬，黜浮崇真，想閣下亦有同情也。

三年之艾，不以未病而不蓄；九畹之蘭，不以無人而不芳。至要至要！

道光十九年，在漢口長沙會館見抽船釐收者，皆賣買微賤之人；坦然交易，無詐無虞。今雖以官抽濟餉，仍須帶幾分賣買交易氣象，不宜多涉官氣；牙帖尤賣買場中鄙瑣之事。尤不可經衙門人手。減冗員，裁浮費；二語似迂，而關繫極鉅。批中所謂坐支者少，卽去浮費也。

楚材晉用，但當禮羅江西賢紳，兼進並收；不宜過示偏重，使豫章才俊有向隅之憾。其自湘來者，先給薪水，優加禮貌，不必遽授以事。收之欲其廣，用之欲其慎；大約有操守而

無官氣，多條理而少大言。本此四者以衡人，則於抽釐之道思過半矣。

如有文可爲牧令，武可爲將領者，望無惜時時汲引，冀收「拔茅連茹」之效；若無實在出色之處，介乎有用無用之間，則可不必多薦。以不收則空勞往返，收之則漸成冗員也。大概觀人之道，以樸實廉介爲質；有其質而更傳以他長，斯爲可貴，無其質則長處亦不足恃。「甘受和，白受采。」古人所謂無本不立，義或在此。

軍興太久，地方糜爛；鄙意一面治軍剿賊，一面擇吏安民，二者斷斷不可偏重。擇吏之道，亦不外乎「有操守而無官氣，多條理而少大言」二語。

細觀今日局勢，若不從吏治人心上痛下工夫，滌腸盪胃，斷無挽回之理。

次青擅長過人處極多，惟弟與閣下知之最深；而短處，則患在無知人之明，於在高位者，猶或留心察看，分別貞邪；至於位卑職小，出已之下者，則一概援「善善從長」之義，無復覺有奸邪情僞。凡有請託，無不曲從；卽有詭狀發露，亦必多方徇容；此次青之短。將來位望愈高，終不免爲其所累。

吾輩均屬有志之士，亦忍辱耐苦之士；所差者，咬文嚼字，習氣未除。一心想學戰，一心又想讀書；所謂「梧鼠五技而窮」也。

求人之道，須如白圭之治生，如鷹隼之擊物，不得不休；又如蚨之有母，雉之有媒，以類相求，以氣相引，庶幾得一而可及其餘。大抵人才約有兩種：一種官氣較多，一種鄉氣較多。官氣多者，好講資格，好問樣子，辦事無驚世駭俗之象，語言無此防彼礙之弊；其失也，

資始於我心者，不可謂之至靜之境也。然則靜極生陽，蓋一點生物之仁心也。息息靜極，仁心之不息，其參天兩地之至誠乎？顏子三月不違，亦可謂洗心退臧，極靜中之真樂者矣；我輩求靜，欲異乎禪氏入定，冥然罔覺之旨。其必驗之此心，有所謂一陽初動，萬物資始者，庶可謂之靜極，可謂之未發之中，寂然不動之體也。不然，深閉固拒，心如死灰，自以為靜；而生理或幾乎息矣！况乎其並不能靜也！有或擾之，不且憧憧往來乎？深觀道體，蓋陰先於陽信矣；然非實由體驗得來，終掠影之談也。

人心中虛，不著一物，而後能真實無妄，蓋實者，不欺之謂也，人之所以欺人者，必心中別著一物，心中別有私見，不敢告人，而後造僞言以欺人；若心中了不著私物，又何必欺人哉？其所以自欺者，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；所知在好德，而所私在好色，不能去好色之私，則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。是故誠者，不欺者也；不欺者，心無私著也；無私著者，至虛者也。是故天下之至虛，天下之至誠者也；當讀書，則讀書，心無著於見客也；當見客，則見客，心無著於讀書也；一有著，則私也。靈明無著，物來順應，未來不迎，當時不雜，既過不戀；是之謂虛而已矣，是之謂誠而已矣。以此讀無妄咸中孚三卦，蓋扞格者鮮矣。

凡作文詩，有情極真摯，不得不一傾吐之時；然必須平日積理既富，不假思索，左右逢原，其所言之理，足以達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。作文時無鐫刻字句之苦，文成後無鬱塞不吐之情，皆平日讀書，積理之功也；若平日醞釀不深，則雖有真情欲吐，而理不足以達之，不得不隨時尋思義理。義理非一時所可取辦，則不得不求工於字句。至於雕飾字句，則巧言取

悅，作僞日拙；所謂修辭立誠者，蕩然失其本旨矣！以後真情激發之時，則必視胸中義理何如，如取如攜，傾而出之可也；不然，而須臨時取辦，則不如不作，作則必巧僞媚人矣！在何宅聽唱崑腔，我心甚靜且和；因思古樂陶情淑性，其入人之深，當何如？禮樂不興，小學不明，天下所以少成材也。

竹如教我曰：「耐」。予嘗言竹如「貞」足幹事，予所闕者「貞」耳！竹如以一「耐」字教我，蓋欲我鎮躁以歸於靜，以漸幾於能「貞」也。此一「耐」字，足以醫心病矣！

寫字時，心稍定，便覺安恬些；可知平日不能耐，不能靜，所以致病也。寫字可以驗精力之注否，以後即以此養心。

萬事付之空寂，此心轉覺安定；可知往時只在得失場中過日子，何嘗能稍自立志哉？

記云：「君子莊敬，日強。」我日日安肆，日日衰繭，欲其強，得乎？譬諸草木，志之不立，本則撥矣；是知千言萬語，莫先於立志也。

唐先生言：「國朝諸大儒，推張楊園陸稼書兩先生，最爲正大篤實，雖湯文正猶或小遜；李厚庵方望溪，文章究優於德行。」

夜讀楊園先生集，中有數條，如破我伎求之私，當頭棒喝。

讀楊園近古錄，真能使鄙夫寬，薄夫敦。

因作字，思用功所以無恆者，皆助長之念害之也。本日因聞竹如言，知此事萬非疲軟人所能勝；須是剛猛，用血戰功夫，斷不可弱。二者，不易之理也，時時謹記；朱子語類：「

雞伏卵」及「猛火煮」二條，刻刻莫忘。

凡讀書，有爲人爲己之分；爲人者，縱有心得，亦已「的然日亡」。予於杜詩，不無一隙之見；而批點之時，自省良有爲人之念，雖欲蘊蓄而有味，得乎？

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，無少偏倚，而其守不失，則極其中而天地位。

此綿綿者，由動以之靜也；自謹獨而精之，以至於應物之處，無少差謬，而無適不然，則極其和，而萬物育。此穆穆者，由靜以之動也；由靜之動，有神主之，由動之靜，有鬼司之，終始往來，一敬貫之。

莊子曰：「美成在久。驟而見信於人者，其相信必不固；驟而得名於時者，其爲名必過情。君子無赫赫之稱，無騷著之美；猶四時之運，漸成歲功。使人不覺。」則人之相孚如桃李，不言下自成蹊矣。

有蓋寬饒諸葛豐之勁節，必兼有山巨源謝安石之雅量，於是乎言足以興，默足以容；否則，嶢嶢易缺，適足以取禍也！雅量雖由於性生，然亦恃學力以養之；惟以聖賢律己，躬自厚而薄責於人，則度量閎深矣。

知己之過失，即自爲承認之地，改去豪無吝惜之心；乃最難事。豪傑之所以爲豪傑，聖賢之所以爲聖賢，便是此等處，磊落過人；能透過此一關，寸心便異常安樂，省得多少膠葛，省得多少遮掩裝飾醜態。

有義理之學，有詞章之學，有經濟之學，有考據之學。義理之學，即宋史所謂道學也！

在孔門爲德行之科；詞章之學，在孔門爲言語之科；經濟之學，在孔門爲政事之科；考據之學，卽今世所謂「漢學」也。在孔門爲文學之科。此四者，闕一不可；予於四時，略涉津涯，天質魯鈍，萬不能造其奧窔矣。惟取其尤要者，而日日從事，庶以漸磨之久，而漸有所開。義理之學，吾之從事者，二書焉：曰四子書，曰近思錄。詞章之學，吾之從事者，二書焉：曰曾氏讀古文鈔，與曾氏讀詩鈔；二書皆尙未纂集成帙，然胸中已有成竹矣。經濟之學，吾之從事者，二書焉：曰會典曰皇朝經世文編；考據之學，吾之從事者，四書焉：曰易經，曰詩經，曰史記，曰漢書。此十種者，須要爛熟於心中；凡讀書者，能附於此十書。如室有基而丹牖附之；如木有根而枝葉附之；如雞伏卵，不稍歇而使冷；如蛾成怪，不見異而思遷。其斯爲有本之學乎？

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；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。頤，君子以慎言語，節飲食；損，君子以懲忿窒慾；益，君子以見善則遷，有過則改；鼎，君子以正位凝命。此六卦之大象，最切於人；頤以養身養德，鼎以養心養腎，尤爲切要。

座右爲聯語以自箴云：「不爲聖賢，便爲禽獸！莫問收穫，但問耕耘。」除却進德修業，乃是一無所恃；所謂「把截四路頭」也。若不日日向上，則人非鬼責，身敗名裂，不旋踵而至矣！可不畏哉？

治心之道，先去其毒：陽惡曰忿，陰惡曰慾。治身之道，必防其患：剛惡曰暴，柔惡曰慢。治口之道，二者交惕：曰慎言語，曰節飲食。凡此數端，其樂維何？禮以居敬，樂以導

和。陽剛之惡，和以宜之；陰柔之惡，敬以持之；飲食之過，敬以檢之；言語之過，和以斂之。敬極肅肅，和極雍雍，穆穆繇繇，斯爲德容。容在於外，實根於內；動靜交養，睟面盎背。

余生平雖頗好看書，總不免好名好勝之見，參預其間；是以無孟子深造自得一章之味；無杜元凱優柔，壓飭一段之趣。故到老而無一書可恃，無一事有成；今雖暮齒衰邁，當從「敬靜純淡」四字上痛加工夫。縱不能如孟子元凱之所云，但養得胸中一種恬靜書味，亦稍足自適矣！

處逆境之道，惟西銘「無所逃而待烹，申生其恭也；勇於從而順令者，伯奇也。」等句，最爲親切。

偶作聯語以自箴云：「禽裏還人，靜由敬出；死中求活，淡極樂生。」一本孟子夜氣章之意，一本論語蔬水曲肱章之意，以絕去枯亡營擾之私。

本朝博學之家，信多閎儒碩士，而其中爲人者多，爲己者少。如顧閎並稱；顧則爲己，閎則不免人之見者存。江戴並稱；江則爲己，戴則不免人之見者存。段王并稱；王則爲己，段則不免人之見者存。方劉姚并稱；方姚爲己，劉則不免人之見者存——其達而在上者，李厚庵朱可亭秦味經，則爲己之數多；紀曉嵐阮芸台則不免人之見者存；學者用力，固宜於幽獨中，先將爲己爲人之界，分別明白；然後審端致力，種桃得桃，種杏得杏。未有根本不在，而枝葉發生，而自豐茂者也。

邵子所謂觀物，莊子所謂觀化，程子所謂觀天地生物氣象；須要放大胸懷，游心物外，乃能絕去一切繳繞，鬱悒，煩悶，不甯之習，

讀書之道，朝聞道而夕死，殊不易易；聞道者，必真知而篤信之。吾輩自己不能自信，心中已無把握，焉能聞道？

胸襟廣大，宜從「平」「淡」二字用功；凡人我之際，須看得平，功名之際，須看得淡，庶幾胸懷日闊。

傍夕，與子序登樓，論老年用功，不可有驕氣，暮氣。

念不知命，不知禮，不知言三者，論語以殿全篇之末，良有深意。若知斯三者，而益之以孟子取人爲善，與人爲善之義，則幾庶可爲完人矣！

聞子序談養氣章末四節，言孔子之所以異於伯夷伊尹者，不在高處，而在平處；不在隆處，而在汗處。汗者，下也；平者，庸也；夷尹之聖，以其隆高而異於衆人也。宰我之論堯舜以勳業而隆，孔子以並無勳業而汗，子貢之論百王以禮樂而隆，孔子以并無禮樂而汗，有若之論他聖人以出類拔萃而隆，孔子以即在類萃之中不出不拔而自處於汗；而汗下而同於衆人，此其所以異於夷尹也，此其所以爲生民所未有也！

爲人之道有「四知」，「天道有「三惡」。「三惡之目：曰天道惡巧，天道惡盈，天道惡貳。貳者，多猜疑也；不忠誠也；無恆心也。四知之目：卽論語末章之知命，知禮，知言，而吾更加以知仁。仁者，恕也；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，恕道也。立者，足以自立也；達

者、四達不悖，遠近信之，人心歸之。詩云：『自西自東，自南自北，無思不服。』禮云：『推而放諸四海而準。』達之謂也。我欲足以自立，則不可使人無以自立，我欲四達不悖，則不可使人一步不行，此立人達人之義也。孔子所云『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』孟_子所云：『取人爲善，與人爲善。』皆恕也，仁也。知此則識大量；不知此則識小量。故吾於三知之外，更道知仁。

讀書之道，杜元凱稱若江海之浸，膏澤之潤。若見聞太寡，蘊蓄太淺，譬猶一勺之水，斷無轉相灌注，潤澤豐美之象。故君子不可以小道自域也。

與子序言聖人之道，亦曰：『學問閱歷，漸推漸廣，漸習漸熟，以至於四達不悖。』因戲稱曰：『鄉人有終年賭博，而破家者。語人曰：『吾賭則輸矣，而賭之道精矣！』從來舉賢未有不由勉強以幾自然，由閱歷悔悟以幾成熟者也。程子解孟子苦，勞，餓，乏，拂，亂，動，忍，等語曰：『若爲熟也，須從這裏過。』亦與賭輸而道精之義爲近。』子序笑應之。

余近日常寫大字，微有長進，而不甚貫氣；蓋緣結體之際，不能字字一律，如：或上鬆下緊，或上緊下鬆，或左大右小，或右大左小，均須始終一律，乃成體段。余字取勢，本係左大右小，而不能一律，故恆無所成。推之作古文辭，亦自有體勢，須篇篇一律，乃爲成家；辦事亦自有體勢，須事事一律，乃爲成章；言語動作，亦自有體勢，須日日一律，乃爲成德。否則載沈載浮，終無所成矣！

作書者宜臨帖摹帖；作文作詩，皆宜專學一家，乃易長進。然則作人之道，亦宜專學一

古人，或得今人之賢者，而師法之，庶易長進。

德成以謹言慎行爲要，而敬，恕，誠，靜，勤，潤，六者闕一不可。學成以三經，三史，三子，三集爛熟爲要；而三者亦須提其要而鉤其元。藝成以多作，多寫爲要；亦須自闢門徑，不依傍古人格式。功成以開疆安民爲要，而亦須能樹人，能立法；能是二者，雖不拓疆，不澤民，不害其爲功也。四者能成其一，則足以自怡。此雖近於名心，而猶爲得其正。念天道三惡之外，又覺好露而不能渾，亦天之所惡也。

余復胡中丞信中有云：「惟忘機可以消乘機，惟懵懂可以蔽不祥。」似頗有意義，而婉未能自體行之。

凡人涼薄之德，約有三端最易觸犯：聞有惡德敗行，聽之娓娓不倦，妒功忌名，幸災樂禍。此涼德之一端也。人受命於天，如臣受命於君，子受命於父；而或不能受命，居卑思尊，日夜自謀，置其身於高明之地，譬諸金躍冶而以鑊錙干將自命。此涼德之二端也。

胸包清濁，口不臧否者，聖賢之用心也；強分黑白，過事激揚者，文士輕薄之習，優伶風切之態也。而吾輩不察而效之，動輒區別善惡，品第高下，使優者未必加勸，而劣者幾無以自處。此涼德之三端也。余今老矣！此著，尙加戒之。

君子有三樂：讀書聲出金石，飄飄意遠一樂也；宏獎人才，誘人日進，二樂也；勤勞而後憩息，三樂也。

孔子所謂：「性相近習相遠上智下愚不移」者，凡事皆然。卽以圍棋論，生而爲國手者，

上智也；屢學而不知局道，不辨死活者，下愚也。此外皆相近之資，視乎教者何如；教者高，則習之而高矣，教者低，則習之而低矣。以作字論，生而筆姿秀挺者，上智也；屢學而拙如薑芽者，下愚也。此外則皆相近之資，視乎教者何如：教者鍾王，則衆習於鍾王矣，教者蘇米，則衆習於蘇米矣；推而至於作文亦然，打仗亦然，皆視乎在上者一人之短長，而衆人之習，隨之爲轉移。若在上者不自咎其才德之不足以移人，而徒致慨上智之不可得，是猶執策而嘆無馬，真是無馬哉？

李申甫黃州歸來，稍論時事：余謂當豎起骨頭，竭力撐持。三更不眠，因作一聯云：『養活一團春意；撐起兩根窮骨頭。』用自警也。余生平作自箴聯句頗多，惜皆未寫出！丁未年在家作一聯云：『不怨不尤，但反身爭箇一壁靜；勿忘勿助，看平地長得萬丈高。』曾用木板刻出，與此聯意相近，因附識之。今夜醒後，心境不甚恬適，於愛憎恩怨，未能悉化，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蕩遠甚。夫子所稱：「日月至焉」者，或亦似此乎？

近日之失，由於心太弦緊，無舒和之意；以後作人，當得一「鬆」字意味。日來每思吾身能於十三字者用功，尚不失晚年進境；十三字者：謂三經，三史，三子，三集，三實，三忌，三薄，三知，三樂，三寡也。三經，三史，三子，三集，三實，余在京師嘗以扁其室，在江西曾刻印章矣。三忌者，卽所謂天道忌巧，天道忌盈，天道忌貳也；三薄者：幸災樂禍，一薄德也；逆命億數，二薄德也；臆斷皂白，三薄德也。三知者：論語末章所謂知命，知禮，知言也。三樂者，卽前所記，讀書聲出金石，一樂也；宏獎人材，誘人日進，二

樂也；勤勞而後憩息，三樂也。三寡者：寡言養氣，寡視培神，寡欲養精。十三字者，時時省察，其猶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者乎？

聖人所言，有所不言：積善餘慶，其所言者也；萬事由命不由人，其所不言者也。禮樂政刑，仁義忠信，其所言者也；虛無清靜，無爲自化，其所不言者也。吾人當以不言者爲體，以所言者爲用；以不言者存諸心，以所言者勉諸身；以莊子之道自怡，以荀子之道自克，其庶爲聞道之君子乎？

日來心緒總覺不自在，殆孔子所謂「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也？」軍中乃爭權繫勢之場，又實非處約者所能濟事；求其貞白不移，淡泊自守，而又足以驅使羣力者，頗難其道爾！

孔子所謂「下學上達」達字中必自有一種「洞澈無疑」意味，卽蘇子瞻晚年意思深遠，隨處自得；亦必有脫離塵垢，卓然自立之趣。吾困知勉行，久無所得；年已五十，胸襟意識猶未免爲庸俗之人。可愧也已！

此身無論處何境遇，而「敬」「恕」「勤」字無片刻可弛；苟能守此數字，則無入不自得，又何必斤斤計較得君與不得君，氣誼孤與不孤哉？

凡事皆有至淺至深之道，不可須臾離者，因欲名其堂曰：「八本堂。」其目曰：讀書以訓詁爲本，詩文以聲調爲本，事親以歡心爲本，養生以少惱怒爲本，立身以不妄語爲本，居家以不妄起爲本，居官以不要錢爲本，行軍以不擾民爲本；古人格言儘多，要之每事有第一義，必不可不竭力爲之者；覺之如探驪得珠，失之如舍根本而圖枝葉。古人格言雖多，亦在乎吾

人之慎擇而已矣。

九弟諫余數事，余亦教九弟「靜虛涵泳，蕭然物外。」

余身旁須有一胸襟恬淡者，時時伺吾之短，以相箴規，庶不使「矜心」生於不自覺。

憶八年所定「敬」「怒」「誠」「靜」「勤」「潤」六字，課心課身之法，實爲至要至該。吾近於靜字欠工夫耳！

東坡「守駿莫如跛」五字，凡技皆當知之。若一味駿快奔放，必有顛躓之時；一向貪美名，必有大污辱之事。余以「求闕」名齋，即求自有缺陷不滿之處，亦「守駿莫如跛」之意也。

古人「修身」「治人」之道，不外乎「勤」「大」「謙」。勤若文王之不遑，大若舜禹之不與，謙若漢文之不勝。而勤謙二字，尤爲徹始徹終，須臾不可離之道。勤所以傲惰也，謙所以傲傲也；能勤且謙，則大字在其中矣。千古之聖賢豪傑，卽奸雄，欲有立於世者，不外一勤字，千古有道自得之士，不外一謙字。吾將守此二字以終身，儻所謂「朝聞道夕死可矣」者乎？

勞謙二字，受用無窮，勞所以戒惰也；謙所以戒傲也；有此二者，何惡不去，何善不臻？

立身之道，以禹墨之「勤」「儉」兼老莊之「靜」「虛」，庶於「修己」「治人」之術，兩得之矣。

周末諸子各有極至之詣；其所以不及孔子者。此有所偏至，即彼有所獨缺，亦猶夷惠之不及孔子耳！若游心能如老莊之虛靜，治身能如墨翟之勤儉，齊民能如管商之嚴整，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，偏者裁之，缺者補之，則諸子皆可師，不可棄也。

修己治人之道，止「勤於邦，儉於家，言忠信，行篤敬」四語，終身用之有不能盡；不在多，亦不在深。

天下凡物，加倍磨治，皆能變換本質，別生精彩，何況人之於學；但能日新又新，百倍其功，何患不變化氣質，超凡入聖？

閱王而農所注張子正蒙，於盡性，知命之旨，略有所會。蓋盡其所可知者，於己性也；聽其不可知者，於天命也。易繫辭「尺蠖之屈」八句，盡性也；「過此以往」四句，知命也。農夫之服田力穡。勤者有秋，惰者歉收，性也；爲稼湯世，終歸焦爛，命也。愛人，治人，禮人，性也；愛人而不親，治人而不治，禮人而不答，命也。聖人之不可及處，在盡性以至於命。盡性猶下學之事；至於命，則上達矣；當盡性之時，功力已至十分，而効驗或有應不應。聖人於此淡然，泊然；若知之，若不知之，若著力，若不著力。此中消息，最難體認。若於性分當盡之事，百倍其功以赴之；而俟命之學，則以淡如泊爲宗；庶幾其近道乎？

古聖人之道，莫大乎與人爲善。以言誨人，是以善教人也！以德薰人，是以善養人也！皆與人爲善之事也！然徒與人，則我之善有限，故又貴取諸人以爲善。人有善則取以益我；我有善則與以益人。連環相生，故善端無窮；彼此挹注，故善源不竭。君相之道，莫大乎此；

師儒之道，亦莫大乎此。仲尼之學，無常師，即取人爲善也！無行不與，即與人爲善也！爲之不厭，即取人爲善也！誨人不倦，即與人爲善也！念忝竊高位，劇寇方張，大難莫平，惟有就吾之所見，多教數人；因取人之所長，還攻吾短。或者鼓盪斯世之善機，因以挽回天地之生機乎？

處人處事之所以不當者，以其知之不明也；若巨細周知，表裏洞澈，則處之自有方術矣。吾之所以不能周知者，以不好問，不善問耳！

修己治人之道，果能常守「勤」「儉」「謹」「信」四字，而又能取人爲善，與人爲善，以禮自治，以禮治人，自然寡尤寡悔，鬼伏神欽，特恐言道不篤，間或客氣用事耳！

溫孟子分類記出，寫於每章之首，如言心，言性之屬，曰：「性道至言；」言取與出處之屬，曰：「廉節大防；」言自况自許之屬，曰：「抗心高望；」言反躬刻厲之屬，曰：「切己反求。」

百種弊病，皆從懶生。懶則弛緩；弛緩則治人不嚴，而趣功不敏。一處遲則百處懈矣！前以八德自勉，曰：勤，儉，剛，明，孝，信，謙，渾。近日於勤字不能實踐；於謙，渾二字，尤覺相遠，慄愧無已。勤，儉，剛，明四字，皆求諸己之事；孝，信，謙，渾四字，皆施諸人之事。孝以施於上，信以施於同列，謙以施於下，渾則無往不宜。大約與人忿爭，不可自求萬全處；白人是非，不可過於武斷，此渾字之最切於實用者耳！

閱劉石菴清愛堂帖，其起筆多師晉賢，及智永千文，用逆就之法，故能藏鋒。張得天之

筆，多師褚顏兩家，用直來橫受之法，故不藏鋒，而聯絲縈帶，以發其機趣。二者其理本一貫，特逆蹴與直來橫受，形迹判然難合而爲一耳。

看劉文清公清愛堂帖，留得其自然之趣，方悟文人技藝，佳境有二；曰雄奇；曰淡遠。作文然，作詩然，作字亦然；若能含雄奇於淡遠之中，尤爲可貴。

作字之法，險字和字，二者缺一不可。本日閱王箬林謄語，亦於此二字三致意焉。

偶思作字之法，可爲師資者，作二語云：『時賢一石兩水；古法二祖六宗。』一石謂劉石菴，兩水謂李春湖程春海。二祖謂羲獻；六宗謂歐虞褚李柳黃也。

日內頗好寫字，而年老手鈍，毫無長進，故知此事須於三十歲前寫定規模。自三十歲以後，只能下一熟字工夫；熟極則巧妙出焉。筆意閒架，梓匠之規矩也；由熟而得妙，則不能與人之巧也。吾於三四十歲時，規矩未定，故不能有所成。人有恆言曰：『妙來無過熟。』又曰：『熟能生巧。』又曰：『成熟故知妙也。』巧也，成也，皆從極熟之後得之者也。不特寫字然，凡天下庶事百技，皆先立定規模，後求精熟。即人之所以爲聖人，亦係先立規模，後求精熟，即顏淵未達一間，亦只是欠熟耳！故曰：『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！』

觀何廉舫書扇頭小字，個個權奇，自成風格。余年已五十，而作書無一定之風格，屢有遷變，殊爲可愧。古文一事，寸心頗有一定之風格，而作之太少，不足以自證自慰。至於居家之道，治軍之法，與人酬應之方，亦皆無一定之風格，傳曰：『君子也者，人之成名也。』又曰：『君子成德之稱。』余一無所成，其不足爲君子也明矣！

余往年在京，深以學書爲意，苦思力索，幾於困心衡慮；但胸中有字，手下無字。近歲在軍不甚思索，但每日筆不停揮，除寫字及辦公事外，尙習字一張，不甚間斷，專從間架上用心，而筆意筆力，與之俱進；十年前胸中之字，今竟能達之腕下；可見思與學不可偏廢。作字之道，剛健婀娜，二者闕一不可。余奉歐陽率更，李北海，黃山谷三家，以爲剛健之宗。昔年於慎獨居敬等事，全未用功，至今衰老，毫無把握，悔之晚矣！

記性日壞，過目之事，頃刻即忘，因立記事冊；於應記者，逐日略記一二，從本日爲始。

古來聖哲，胸懷極廣，而可達天德者，約有四端：如篤恭，修己，而生睿智，程子之說也；至誠感神，而致前知，子思之訓也；安貧，樂道，而潤身，晬面，孔顏曾孟之旨也；觀物，閒吟，而意適，神恬，陶白蘇陸之趣也。自恨少壯不知努力，老年常多悔懼，於古人心境，不能領取一二；反復尋思，歎喟無己！

近年焦慮過多，無一日遊於坦蕩之天，總由於名心大切，俗見太重二端。名心切，故於學問無成；德行未立，不勝愧其餒。俗見重，故於家人之疾病，子孫及兄弟子孫之有無賢否強弱，不勝縈擾；用是憂慚踟躕，如繭自縛。今欲去此二病，須在「淡」字上著意。不特富貴，功名，及身家之順逆，子孫之旺否，悉由天定；即學問德行之成立與否，一大半關乎天事，一概淡而忘之，庶此心稍得自在。

近來每苦心緒鬱悶，毫無生機，因思尋樂約有三端：勤勞而後憩息，一樂也；至淡以消

伎心，二樂也；讀書聲出金石，三樂也。一樂三樂，是咸豐八年所曾有志行之，載於日記者；二樂則近日搜求病根，迄未拔去者，必須於未死之前，拔除淨盡，乃稍安耳。

閱理學宗傳中朱子、陸子、孫氏所錄。朱子之語，多取其與陸子相近者；蓋偏於陸王之途，去洛閩甚遠也！

將周易之象及常用之字，分爲條類，別而錄之，庶幾取象於天文，地理；取象於身，於物者，一目了然。少壯不學，老年始爲此蹇淺之舉，抑何陋也？

前曾以四語自儆：曰，慎獨則心安，主敬則身強，求仁則人悅，習勞則神欽。近日又添四語：曰，內訟以去惡；曰，日新以希天；曰，宏獎以育才；曰，貞勝以蒙難。與前此四語互相表裏。而下手工夫，各有切要之方，不知垂老尙能實踐一二否？

憶自辛卯年改號滌生。滌者，取滌其舊染之污也；生者，取明袁了凡之言，「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，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」也。改號至今九年，而不學如故，豈不可歎？余今年已三十，資稟頑鈍，精神虧損，此後豈復能有所成？但求勤儉有恆，無縱逸欲，以喪先人元氣；困知勉行，期有寸得，以無失詞臣體面；日日自苦，不至佚而生淫。如種樹然，斧斤縱尋之後。無使牛羊又從而牧之；如燕燈然，膏油欲盡之時，無使微風乘之，庶幾稍稍培養精神，不至自速死。誠能日日用功有常，則可以保身體，可以自立，可以仰事俯畜，可以惜福，不使祖宗積累，自我一人享用而盡；可以無愧詞臣，尙能以文章報國。

與小岑譚，有不合處。自念一二知心，亦復見疑，則平日之不自修，不見信於人，亦可

地方雖寬，分別極衝，次衝，究無多處。前圍城賊當衝者，不過數處；後拒援賊當衝者，亦不過數處。於極衝次衝之地，擇人守之，則他處雖有劣營，亦可將就支持。

臨戰之際，預先愛惜士卒精力，以備屆時辛苦熬夜，猶考試者場前靜養也。

大約選將以訂仗堅忍爲第一義；而說話宜有條理，利心不可太濃，兩者亦第二義也。

凡善將兵者，日日申誡將領，訓練士卒，遇有戰陣小挫，則於其將領，責之戒之，甚者或殺之，或且泣且教，終日絮聒不休，正所以愛其部曲，保其本營之門面聲名也；不善將兵者，不責本營之將弁，而妬他軍之勝，已不求部下之自強，而但恭維上司，應酬朋輩，以要名譽，則計更左矣！

身居絕地，只有死中求生之法，切不可專盼多軍，致將卒始因求助而懈弛，後因失望而氣餒也。

待賊疲乏散漫之時，猛然出隊力戰。如用此法，總須善於相機：第一要看賊散布在我營外最近之處；第二要看賊疲乏思歸之時；第三要辨得賊之強枝安在，弱枝安在，乃可交手。凡用兵最重「氣勢」二字；此次弟以二萬人駐於該處，大不得勢。兵勇之力，須常留其有餘，乃能養其銳氣。縮地約守，亦所以蓄氣也。

既不能圍城賊，又不能破援賊，專圖自保，自以氣斂局緊爲安，何必以多占數里爲美哉？及今縮攏，少幾箇當衝的營盤，每日少用幾千斤火藥，每夜少幾百人露立，亦是便益。「氣斂局緊」四字，凡用兵，處處皆然，不僅此次也。

制勝之道，實在人而不在器。鮑春霆并無洋槍洋藥，然亦屢當大敵。前年十月，去年六月，亦曾與忠會接仗，未聞以無洋人軍火爲憾。和張在金陵時，洋人軍器最多，而無救於十年三月之敗。弟若專從此等處用心，則風氣所趨，恐部下將士，人人有務外取巧之習，無反己守拙之道，或流於和張之門徑而不自覺，不可不深思，不可不猛省。真美人不甚爭珠翠，真書家不甚爭筆墨；然則將士之真善戰者，豈必力爭洋槍洋藥乎？

凡危急之時，只有在己者靠得住，其在人者皆不可靠。恃之以守，恐其臨危而先亂；恃之以戰，恐其猛進而驟退。

兵無常法，弟不可泥左之法以爲法，拘左之機以爲機；然亦可資參探。大約與巨寇戰，總須避其銳氣，擊其惰氣，乃爲善耳。

凡長濠以內，總須主兵強於客兵，一切皆由弟作主，號令歸一，而後不至僨事。至囑！至囑！

凡兵勇須有甯拙毋巧，甯故毋新之意，而後可以持久。弟莫笑我爲老生迂談也。

一蠟潰隄，此等最險之著，只可一試再試，豈可屢屢試之，以爲兵家要訣乎？望弟早早定計。賊不解圍，則忍心堅守；賊若解圍，則以追爲退，不著痕跡。行兵最貴機局生活。

吾兄弟既誓拚命報國，無論如何勞苦，如何有功，約定終始不提一字，不誇一句；知不知壹聽之人，順不順壹聽之天而已！審機審勢，猶在其後，第一先貴審力。審力者，知己知彼之切實工夫也。弟當初以孤軍進雨花臺，於審力工夫微欠。自賊到後，壹意苦守，其好處

又全在審力二字。更望將此二字直做到底。古人云：「兵驕必敗。」老子云：「兩軍相對，哀者勝矣！」不審力，則所謂驕也。審力而不自足，即老子之所謂哀也。

我軍仍當以擗鳥刀矛及劈山礮爲根本。譬之子弟於經書八股之外，兼工詩賦雜藝則佳；若借雜藝以拋棄經書八股。則浮矣！

凡行兵須蓄不竭之氣，留有餘之力，左傳所稱「再衰三竭」，必敗之道也！弟營現雖士氣百倍，而不肯浪戰，正所謂留有餘之力也。孤軍駐雨花臺，後無退路，勢則竭矣！吾欲弟於賊退後，趁勢追賊，由東壩進溧陽宜興，所謂蓄不竭之勢也。

凡行軍最忌有赫赫之名，爲天下所指目，爲賊匪所必爭。莫若從賊所不經意之處下手。既得之後，賊乃知其爲要隘，起而爭之，則我占先著矣。

吾輩當一面順天意，一面盡人事，改弦更張，另謀活著。古人用兵，最重「變化不測」四字。

用兵之道，全軍爲上，保城池次之；弟自行默度，應如何而後保全本軍。如不退而後能全軍，不退可也；如必退而後能全軍，退可也。

凡讀文太多，而實無心得者，必不能文者也；用兵亦宜有簡練之營，有純熟之將領；陣法不可貪多而無實。

宜多用活兵，少用呆兵；多用輕兵，少用重兵；進退開合，變化不測，活兵也；屯宿一處，師老人頑，呆兵也；多用大礮輜重，文員太衆，車船難齊，重兵也；器械輕靈，馬馱輜

重，不用車船轎夫，馳驅電掣，輕兵也。弟軍積習已深，今欲全改爲活兵輕兵，勢必不易；姑且改爲半活半呆半輕半重，亦有更戰互休之時。

大礮守牆，余嫌太笨；現造劈山礮，專爲守牆之用。弟以後宜少用笨重之物，此陸軍第一要訣。

余所以不願多立新營者，一則餉項極細，竊恐有斷炊之虞。二則局面愈大，真氣愈少。和張晚年覆轍，只是排場廓大，真意消亡；一處挫敗，全局瓦裂，不可不引爲殷鑒。

雨花臺老營，須十分堅固；能於最衝地方，築石壘數處，宜以五百人守者，可以三百守之而無慮；宜用勁旅守者，可以次等守之而無妨，則臨分兵之時，便益多矣！

軍中消息甚微，見以爲旺，卽寓驕機。老子云：『兩軍相對，哀者勝矣！』其義最宜體驗。

中外皆稱向兵爲天下勁旅，而余不甚以爲然者，以其不能從大處落墨，空處著筆也。弟用兵之規模，遠勝於和，而與向相等。杏南甫成一枝活兵，而又急於調回，則空處全不著筆，專靠他軍，可盡恃乎？

只要水路無接濟進城；陸路縱有接濟文報，賊亦終無可久之道。若必圍得水洩不通，恐因獸猶將死鬥，一蟻潰隄，全局皆震，不可不防。

傍城而戰，例爲彼此殺傷相當之局。以後若非賊來撲營，似不必常惹賊開仗。蓋賊糧路將絕，除開仗別無生路。我則斷糧路爲要著，不在日日苦戰也。

凡辦大事，以識爲主，以才爲輔；凡成大事，人謀居半，天意居半。往年攻安慶時，余告弟不必代天作主張；牆濠之堅，軍心之固，嚴斷接濟，痛剿援賊，此可以人謀主張者也；克城之遲速，殺賊之多寡，我軍士卒之病否，良將之有無損折，或添他軍來助圍師，或減圍師分援他處，或功墜於垂成，或無心而奏捷，此皆由天意主張者也。營之場屋考試，文有理法才氣，詩不錯平仄擡頭，此人謀主張者也；主司之取舍，科名遲早，此天意主張者也。若恐天意難憑，而廣許神愿；若恐人謀未臧，而多方設法，皆無識者之所爲。弟現念求克城，頗有代天主張之意。願弟常存畏天之念，而慎靜以緩圖之，則善耳。

古人用兵，最貴變化不測。吾生平用兵，失之太呆，弟亦好從呆處著想。靈軍五月從燕子磯南渡，本是呆著；挖地道則更呆。此際皖南危急，不能不調之使活耳。

大凡辦一事，其中常有曲折交互之處；一處不通，則處處皆窒矣！

蓋大致米糧難入，則城中強者可得，弱者難求，必有內變爭奪之事；若合圍太緊。水洩不通，無分強弱，一律顆粒難通，則反足以固其心，而無爭奪內變，投誠私逃之事矣。

古來大戰爭，大事業，人謀僅占十分之三，天意恆居十分之七，往往積勞之人，非即成名之人；成名之人，非即享福之人。

大礮守壘，只可偶一用之，多用則可不必。吾在水營多年，深知大礮之長短。凡礮火之利有二：曰，及遠；曰，命中。大礮之大小可以及遠，而難以命中，謂其愈遠則行愈遲慢，且有聲可以迴避；又往往自上落下，不能橫穿也。其羣子可以命中，而難以及遠。包得合

聲，築得極緊，可及二三箭之遠，否則僅及一箭而已。羣子所能及之處，先鋒包亦幾能及之。軍興日久，各弁勇事事外行，徒慕大礮之名；見賊在二三里外，紛紛開大礮大子擊之，喜其響之震。烟之濃而已。見賊不畏砲而排進如故，則以爲凶悍無匹，而不知大子實不傷人。昔余在水營時，教將弁專用羣子「包得圓，築得緊，開得近」，三語者，內滿各營，罕能做到；外江間有做到者，便是無敵之將。

四五萬人，同時遣散，必無許多銀錢；而坐轎者願息，抬轎者不肯，其中又有許多人情物理，層次曲折。勇退是吾兄弟一定之理，而退之中，次序不可凌亂，痕迹不可太露。

凡子弟生徒，平日懶惰，場文荒謬而不售者，則當督責之；至平日勞苦，場文極佳而不售者，則當獎勵之。弟所統諸將，皆勞苦佳文之生徒也。

擒匪長處，在專好避兵，不肯輕戰；偶爾接戰，亦復凶悍異常。好用馬隊，四面包圍，而正兵則馬步夾進。馬隊衝突時，多用大刀長棒；步隊冒煙衝突時，專用長鎗猛刺。我軍若能據此數者。則槍砲傷人較多。究非擒匪所可及；劈山砲。尤爲擒匪所畏。

各軍得悉萃於西南山多田多之處，剿辦當稍易爲力。恐其半過沙河以南，半留沙河以北，則尤疲於奔命耳。

百戰之寇，屢衰屢盛；卽僅存數十人，尙是鉅患，况數萬乎？人心日僞，大亂方長；吾兄弟惟勤勞謙謹，以邀神佑；選將練兵，以濟時艱而已！

此賊故智，有時疾馳狂奔，日行百餘里，連數日不少停歇，有時盤於百餘里之內，如蟻

旋磨，忽左忽右，賊中相傳祕訣曰：「多打幾個圈，官兵之追者自疲矣。」僧王曹縣之敗，係賊以打圈之法疲之也。吾觀捻之長技，約有四端：一曰，步賊，長竿，於槍子如雨之中，冒煙衝進；二曰，馬賊，周圍包裹，速而且勻；三曰，善戰，而不輕試其鋒，必待官兵找他，他不先找官兵。得與匪初起之訣：四曰，行走，剽疾，時而數日千里，時而旋磨打圈。捻之短處，亦有三端：一曰，全無火器，不善攻堅，只要官吏能守城池，鄉民能守堡寨，賊即無糧可擄；二曰，夜不紮營，散住村莊，若得善偷營者，乘夜劫之，協從者最易逃潰；三曰，輜重，婦女騾驢極多，若善戰者與之相持，而別出奇兵，襲其輜重，必大受創。此吾所閱歷而得之者。

余與少荃皆坐視賊太輕，以致日久無功；弟則視賊尤輕。莊子曰：「兩軍相對，哀者勝矣。」咸豐三年以前，粵匪爲哀者；咸豐十年以後，官軍爲哀者。今肅匪屢勝，而其謹畏如故；官軍屢敗，其驕蹇如故。是哀者，尙在捻也！可慮孰甚？

准勇不足恃，余亦久聞此言。然物論悠悠，何足深信？所貴好而知其惡，惡而知其美。省三琴軒，均屬有志之士，未可厚非。申夫好作識微之論，而實不能平心細察。余所見將才傑出者，極少；但有志氣，即可予以美名，可獎成之。

傲爲凶德；凡當大任者，皆以此字致於顛覆。用兵者最戒驕氣，惰氣；作人之道，亦惟驕惰二字，誤事最甚。

(以上家書)

凡用兵，主，客，奇，正；夫人而能言之，未必果能知之也。守城者爲主，攻者爲客；

守營壘者爲主；攻者爲客，中途相遇，先至戰地者爲主，後至者爲客；兩軍相持，先吶喊放槍者爲客；後吶喊放槍者爲主；兩人持矛相格鬪，先動手戮第一下者爲客；後動手，卽格鬪而卽戳者爲主。中間排隊迎敵爲正兵，左右兩旁抄出爲奇兵；屯宿重兵，堅札老營，與賊相持者爲正兵，分出遊兵，飄忽無常，伺隙狙擊者爲奇兵；意有專向，吾所持以禦寇者爲正兵，多張疑陣，示人以不可測者爲奇兵；旌旗鮮明，使敵不敢犯者爲正兵，羸馬疲卒，偃旗息鼓，本強而故示以弱者爲奇兵；建旗鳴鼓，屹然不輕動者爲正兵，佯敗佯退，設伏而誘敵者爲奇兵。忽主忽客，忽正忽奇，變動無定時，轉移，無定勢，能一區而別之，則於用兵之道，思過半矣！

兵者，陰事也。哀戚之意，如臨親喪；肅敬之心，如承大祭，庶爲近之。今以羊牛犬豕而就屠烹，見其悲啼於割剝之頃，宛轉於刀俎之間，仁者將有所不忍；况以人命爲浪博輕擲之物？無論其敗喪也；卽使倖勝，而死傷相望，斷頭洞胸，折臂失足，血肉狼藉，日陳吾前，哀矜之不遑，喜於何有？故軍中不宜有歡欣之象；有歡欣之象者，無論或爲和悅，或爲驕盈，終歸於敗而已矣！田單之在即墨，將軍有死之心，士卒無生之氣，此所以破燕也；及其攻狄也；黃金橫帶，而騁乎淄澠之間，有生之樂，無死之心，魯仲連策其必不勝。兵事之宜慘戚，不宜歡欣，亦明矣！嘉慶季年，名將楊遇春屢立戰功，嘗語人曰：『吾每臨陣，行間覺有熱風吹拂而上者，是日必敗；行間若有冷風，身體似不禁寒者，是日必勝。』斯亦肅殺之義也！

田單攻狄，魯仲連策其不能下；已而果三月不下。田單問之，仲連曰：「將軍在即墨，坐則絀黃，立則仗鍤，爲士卒倡，將軍有死之心，士卒無生之氣，聞君言，莫不揮涕奮臂而欲戰，此所以破燕也。當今將軍，東有夜邑之奉，西有淄上之娛；黃金橫帶，而騁乎淄澗之間，有生之樂，無死之心，所以不勝也！」余嘗深信仲連此語，以爲不刊論。同治三年，江甯克復後，余見湘軍將士，驕盈娛樂，慮其不可復用，全行遣散歸農。至四年五月，余奉命至山東河南勦捻，湘軍從者極少，專用安徽之淮勇；余見淮軍將士，雖有振奮之氣，亦乏憂危之懷，竊用爲慮，恐其不能平賊。莊子云：「兩軍相對，哀者勝矣。」仲連所言以憂勤而勝，以娛樂而不勝，亦卽孟子「生於憂患，死於安樂」之旨也。其後余因疾病，疏請退休，遂解兵柄。而合肥李相國卒用淮軍，削平捻匪；蓋淮軍之氣尙銳，憂危以感士卒之情，振奮以作三軍之氣，二者皆可以致勝。在主帥相時而善用之已矣！余專主憂勤之說，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！聊志於此，以識吾見理之偏；亦見古人格言至論，不可舉一概百，言各有所當也。

史記敘韓信破魏豹，以木罌渡軍；其破龍且，以囊沙壅水，竊嘗疑之。魏以大將柏直當韓信，以騎將馮敬當灌嬰，以步將項它當曹參，則兩軍之數，殆亦各不下萬人。木罌之所渡幾何？至多不過二三百人，豈足以制勝乎？沙囊壅水，下可滲漏，旁可橫溢，自非興工嚴塞，斷不能築成大堰，壅之使下流竟絕；如其寬河盛漲，則塞之固難，決之亦復不易。若其小港微流，易壅易決，則決後未必遂不可涉渡也。二者揆之事理，皆不可信。叙兵事莫善於

史記，史公叙兵，莫詳於淮陰傳，而其不足據如此。孟子曰：「盡信書，則不如無書。」君子之作事，既徵諸古籍，諏諸人言，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，庶不至冒昧從事耳！

約期打仗，最易誤事；然期不可約，信則不可不通也。

治軍之道，以「勤」字爲先：身勤則強，佚則病；家勤則興，懶則衰；國勤則治，怠則亂；軍勤則勝，惰則敗。惰者，暮氣也；常常提其朝氣爲要。

凡打仗，一鼓再鼓，而人不動者，則氣必衰減；凡攻壘，一撲再撲，而人不動者，則氣必衰減。

守城煞非易事！銀米，子藥，油鹽，有一不備，不可言守備矣——又須得一謀勇兼優者爲一城之主。

軍中須得好統領營官，統領營官，須得好真心實腸，是第一義，算路程之遠近，算糧仗之闕乏，算彼己之強弱，是第二義。二者微有把握，此外良法雖多，調度雖善，有效有不效，盡人事以聽天而已；

兵者，不得已而用之，常存一不敢爲先之心；須人打第一下，我打第二下。

近年從事戎行，每駐紮之處，周歷城鄉，所見無不毀之屋，無不伐之樹，無不破之富家，無不欺之窮民；大抵受害於賊者十之七八，受害於兵者亦二三。目擊心傷，喟然私歎行軍之害民，一至此乎！故每於將官委員告戒，總以禁止騷擾爲第一義。

軍事有驕氣，惰氣，皆敗氣也！孔子之「臨事而懼，」則絕驕之源；「好謀而成，」則

絕情之源。無時不謀，無事不謀，自無情時矣。

古人有言曰：「作事威克厥愛，雖小必濟。」婁敬所謂「逆取順守，」亦此意也。軍營用民夫，其先則廣取之，虐役之；其後則體卹必周，給錢必均。法可隨處變通，總須用人得當耳。

洋煙爲壞營規之最！毒行汰去，不可稍存姑待之意。黎明點名，卯正辰初，即可點畢，嗣後每早，或查營，或點名，或看操，三者總行其一，不專行查營一事也。

練勇之道，必須營官晝夜從事，乃可漸幾於熟；如雞伏卵，如鑪鍊丹，未宜須臾稍離。戰陣之事，須半動半靜；動如水，靜如山。

軍事不可無悍驚之氣，而驕氣卽與之相連；不可無安詳之氣，而惰氣卽與之相連。有二氣之利，而無其害，有道君子，尙難養得恰好，况弁勇乎？

凡用兵之道，本強而故示弱以弱者，多勝；本弱而故示弱以强者，多敗。敵加於我，審量而後應之者，多勝；漫無審量，輕以兵加於敵者，多敗。

凡修壘以濠深爲妙；木城及外牆，均有流弊。恐反爲賊遮蔽砲子也。

修碉之事，軍士四出征剿，有老家以爲基址，亦行軍一法也，擇地有兩法：有自固者；有阨賊者。自固者，擇高山，擇要隘；阨賊者，擇平坦必經之路，擇淺水津渡之處。嗣後每立一軍，則修碉二十座，以爲老營；環老營之四面，方三百里，皆可往來檢剿，庶幾可戰可守，可奇可正。得四軍可靠者，則變化無窮。於景鎮作一榜樣，而他軍效法行之，可得也。

但不知何爲法術？亦可得見乎？

與李少荃、許仙屏，言圍練之無益於辦賊，直可盡廢；如必欲圍練，則不可不少假以威權。

近年取將，失之寬厚，又與諸軍相距過遠，危險之際，弊端百出；然後知古人所云：『作事威克厥愛，雖小必濟。』反是，乃敗道也。

持之以敬，臨之以莊，無聲無形之際，常有懷然難犯之象，則人知威矣。孟子曰：『君子以仁存心，以禮存心。』守是二者，雖犛貊之邦可行，又何兵勇之不治哉？

帶勇之法，用恩莫如用仁，用威莫如用禮；仁者，卽所謂欲立立人，欲達達人也。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，嘗望其成立，望其發達，則人知恩矣。禮者，卽所謂無衆寡，無小大，無敢慢，泰而不驕也；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視，儼然人望而畏之，威而不猛也；持之以敬，臨之以莊，無形無聲之際，常有懷然難犯之象，則人知威矣。守斯二者，雖犛貊之邦行矣；何兵勇之不可治哉？

余至武昌火藥局，看造火藥之法。以銅爲輪，以鐵爲輻；圍地爲大磨盤，以牛碾之，盤大徑二丈三尺，周圍七丈許。每盤用四牛，每牛速曳兩輪。盤外周圍溝槽，約寬八寸許。火藥在槽內，牛行槽外。馱牛之人行槽內，每牛以一人馱之；每兩牛四輪之後，則有鎗藥者一人，隨之執銅鎗，於槽內鎗動；庶碾過之後，火藥不患大緊也。又有小磨盤，磨礮與磨麥相似，僅用一人。又有櫃、篩礮，篩炭，其法絕精，非圖說不能明。

營務處之道。一在樹人，一則立法。有心人不以不能戰勝攻取爲恥，而以不能樹人立法爲恥。樹人之道有二：一曰，知人善任；一曰，陶鑄造就。

凡軍驕氣，則有浮淫之色；惰氣，則有醜滯之色。須時時察看，而補救之。帶兵之道。「勤」「恕」「廉」「明」四字，缺一不可也。但兵以力作主，巧作客。

軍務須從日用眠食上下手。

呂蒙誅取鑑之卒，魏絳戮亂行之僕；古人處此，豈以爲名？非是則無以警衆。窄路打勝仗，不係頭敵數人；若頭敵站不住，後面雖有好手，亦被八擠退了。

出青之法，卽漢書趙充國傳所謂就草。

天下之人，稍有才智者，心思有所見，以自旌異於人。好勝者，此也；好名者，亦此也。同當兵勇，則思於兵勇翔然而出其類；同當長夫，則思於長夫中翹然而出其類；同當將官，則思於將官中翹然而出其類；同爲主帥，則思於衆帥中翹然而出其類。雖才智有大小，淺深之不同，其不知足，不安分，則一也。能打破此一副庸俗之見，而後可與言道。

古人以用兵之道，通於聲律；故聽音樂而知兵之勝敗，國之存亡。余生平於音律，算法，二者一無所解，故不能知兵耳。

用兵之難，莫大於見人危急而不能救。

明戚繼光紀效新書中有立牌，卽古之盾也，有圓牌，卽今之藤牌也；統謂之曰，攔牌。又有所謂剛柔牌者，其法以生漆牛皮蒙於外，而以湖綿搓成小團，及頭髮裝於內。蓋戚氏自

以巧思製造，非有所師於古也。古之干盾，所以捍禦矢石；今之攔牌，所以捍禦礮子，礮子所當，無堅不破，豈矢石所可同年而語哉？國藩初辦水師時，嘗博求禦礮子之法。以魚網數層，懸空張挂，礮子一過即穿，不能禦也；以絮被漬濕張挂，礮子一過即穿，不能禦也；以生牛皮懸於船旁。以藤牌陳於船稍，不能禦也；又作數層厚牌，以竹鱗排於外爲一層，牛皮爲一層，水絮爲一層，頭髮爲一層，合而成牌，亦不能禦也。以此而推，戚氏之剛柔牌，不足以禦礮子明矣。烏槍子如梧子大者，或有法以禦之；抬槍子，劈山礮子，凡大如黃豆以上者，竟無拒禦之法。近時楊軍門，載福等，深知礮子之無可禦，遂屏棄魚網，水絮，牛皮等物，一切不用，直以血肉之軀，植立船頭；可避者避之，不可避者聽之。而其麾下，水師弁勇，亦相率而植立直前，無所迴避。明於此義，而古來干盾檣牌諸器，皆可廢矣！友人劉騰鴻時衡治軍，刁斗森嚴，凜不可犯；臨陣則埋根行首，堅立如山，有名將之風；惟過於自烹，在武昌時嘗獨立城下，呼賊以礮子擊之；賊發十餘礮不中，堅坐良久乃還。在端州時亦如是，卒以殉難。殞我壯士，人百莫贖！此尉剛毅太過，於好謀而成之道，少有違耳。

余初不解造羣子之法，以生鐵令鑄工鑄之，渣滓未融，經藥輒散，且多蜂眼，鳴而不能及遠。乃與吳坤修竹莊，商用熟鐵打造；其法以鐵先練成直條，每條燒紅其端，截出半寸，打成圓顆；又燒其端，又打成顆。——每顆如葡萄大——後至江西，商之姚鑲，以此法打造。姚君又作爲鐵模，半滑截鐵條之端，置之模中，宛轉錘鍊，圓滑可愛；於是及遠較多一里有奇也。今湖南湖北江西三省，打造羣子，均用此法。每礮用百餘顆，多者或三四百顆，

噴薄而出，如珠如雨，殆無隙地，當之輒碎。不仁之器，莫甚於此矣！然流鏑尙未靖謐，此其亟宜講求者也。

行軍之道，有依次而進者，有越敵人守所之寨，而先攻他處者，姑以通鑑所紀兵事言之。宋明帝泰始二年，晉安王子勛之亂，袁顛相拒於濃湖，久未決。龍驤將軍張興世建議曰：『賊據上游，兵強地勝，我雖持之有餘，而制之不足。若以奇兵潛出其上，因險而壁，見利而動，使其首尾周遶，進退疑阻；中流既梗，糧運自艱。此制賊之奇也。鐵溪江岸最狹，去大軍不遠，下臨洄湫，船下必來泊岸；又有橫浦，可以藏船，千人守險，萬夫不能過；衝要之地，莫出於此。』沈攸之吳喜並贊其策，乃選戰士七十，輕舸二百，配與興世。興世率其衆，泝流稍上，尋復退歸，如是者屢日。賊將劉胡聞之，笑曰：『我尙不敢越彼，下取揚州；張興世何人，欲輕據我上？』不爲之備。一夕四更，值便風，興世舉帆直前，渡湖白，過鵲尾。胡既覺，乃遣其將胡靈秀，將兵於東岸，翼之而進。戊戌夕，興世宿景洪浦，靈秀亦留。興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十舸徑趨錢溪立營寨。己亥，興世引兵進擄之，靈秀不能禁。庚子，劉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，來攻錢溪。將士欲迎擊，興世禁之曰：『賊來尙遠，氣盛而矢驟；驟既易盡，盛亦易衰，不如待之。』令將士治城如故。俄而胡來，轉近船，入洄湫，興世命壽寂之任農夫帥壯士數百擊之，衆將相繼並進。胡收兵而下，興世遂於錢溪立城。國藩按是時官軍在下游赭圻，袁顛等在上遊之濃湖，劉胡等又在上遊之鵲尾，更上乃爲錢溪；越濃湖鵲尾兩寨而上，立城於錢溪，此險途也。厥後賊屢攻錢溪不勝，糧運中梗，而

鵠尾濃湖並以潰降。此越寨進攻，而得勝者也。

秦始三年，魏尉元上表言：「賊向彭城，必由清泗過宿豫，歷下邳，趨青州；亦由下邳沂水，經東安。此數者，皆爲賊用兵之要。今若先定下邳，平宿豫，鎮淮揚，戍東安，則青冀諸州可不攻而克。若四鎮不服，青冀難拔；百姓狼顧，猶懷僥倖之心，臣愚以爲宜釋青冀之師？先定東南之地，斷劉或北顧之意，絕愚民南望之心。如此，則淮北自舉，暫勞永逸。」國藩按宋與魏歷世兵爭，宋有青州歷城徐州諸鎮，遠在海岱與魏接畛；而下邳宿豫沂水東安四城，乃在淮南，去魏尙遠。魏越青州諸鎮，而進攻四城，此險途也。厥後四城破，而青州歷城徐州諸鎮相繼沒於魏。此越鎮進攻而勝者也。

梁簡文帝二年，侯景之變，郢州刺史蕭方諸以徐文盛軍在西陽，不設備，（西陽卽今黃州）侯景以江夏空虛，使宋子仙任約帥精騎四百，由淮內襲郢州。丙午，大風疾雨，天色晦冥，子仙等入城，方諸迎拜，遂擒鮑泉，虞豫，送於景所。景因便風，中江舉帆，送越徐文盛等軍直上，入江夏，文盛衆懼而潰。國藩按侯景與徐文盛皆在黃州夾江築壘，乃越徐軍而上入江夏，此險途也；而江夏以無備而破，徐軍以失勢而潰，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。

陳文帝天嘉元年，王琳屯西岸之柵口。侯瑱屯東岸之蕪湖，相持百餘日；旋均出江外，隔洲而泊。二月丙申，西南風急，琳引兵直趨建康；瑱等徐出蕪湖，躡其後。西南風翻爲瑱用，琳擲火炬以燒陳船，皆反燒其船。瑱發拍候擊琳艦，又以蒙衝小船，擊其艦。琳軍大敗，軍士溺死什二三，餘皆棄舟登岸。國藩按王琳與侯瑱同屯蕪湖之上，琳乃越瑱軍而直下

金陵，此險途也；而瑣軍自後躡之，反爲所破。此越秦進攻而敗者也。

唐貞觀十九年，太宗親征高麗，既拔遼東蓋牟諸城；至安市，將決戰。高麗靺鞨合兵爲陳，長四十里。江夏王道宗曰：『高麗傾國以拒王師，平原之守必弱，願假臣精兵千，覆其本根，則數十萬之衆，可不戰而降。上不應，後攻安市，竟不能拔。降將請先攻烏骨城，衆議不從，遂自安市班師。國藩按道宗請越安市而進攻平壤，此雖險途，而實制勝之奇兵也；太宗不從，無攻而返。此不能越攻而失者也。

安史之亂，李泌請命建甯王倓爲范陽節度大使，並秦北出，與李光弼南北犄角，以取范陽，（泌欲使建甯自靈夏並豐勝靈朔之寨直擣媯檀攻范陽之北，光弼自太原取恆定攻范陽之南）覆其巢穴。賊退則無所歸，留則不獲安然；後大軍四合而攻之，必成擒矣。上悅，已而不果行。國藩按是時大軍在扶風，郭子儀在馮翊，李光弼在太原，勢宜先取兩京；李泌欲先搗范陽賊巢，此亦制勝之奇兵也。事不果行，致史思明爲關洛之患，此亦不能越攻而失者也。

元和十二年，淮蔡之役，李祐言於李愬曰：『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；守州城者，皆羸老之卒，可以乘虛直抵其城；比賊將聞之，元濟已成擒矣！』愬然之，十月辛未，李愬李佑李忠義李進誠軍出，東行十六里，夜至張柴村，盡殺其戍卒及烽子，據其柵。命士少休，食乾糲，整羈勒；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，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。復夜引兵出門；時大風雪，旌旗裂，夜半雪愈甚。行七十里四鼓，愬至蔡州城下，無一人知者；李祐李忠義李進誠城爲坎，以先登；愬入居元濟外宅，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。國藩按：元濟精兵盡在洄曲董重

質麾下，李愬越之而直入蔡州。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。

朱梁均王四年，楚岳州刺史許德勳，將水軍巡邊；夜分南風暴起，都指揮使王環乘風趨黃州，以繩梯登城，徑趨州署，執吳刺史馬鄴，大掠而還。德勳曰：『鄂州將邀我，宜備之。』環曰：『我軍入黃州，鄂人不知；奄過其城，彼自救不暇，安能邀我？』乃展旗鳴鼓而行，鄂人不敢逼。國藩按楚之岳州東北，與吳爲隣，嘉魚陸日等處，吳必立寨設備；乃王環越之而直趨黃州，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。

唐光元年，後唐與朱梁相拒於楊劉德勝之間。時梁將段凝軍，臨河之南，（即檀淵今開州），王彥章進逼鄆州。（今東平府）唐臣李紹宏等，請棄鄆州與梁約合。帝獨召郭崇韜問之，對曰：『降者皆言大梁無兵；陛下若留兵守魏，固保楊劉，自以精兵長驅入汴；彼城中既空虛，必望風自潰。苟僞主授首，則諸將自降矣。』帝曰：『此正合朕志』冬，十月壬申，帝大軍自楊劉濟河；癸酉，至鄆州；甲戌，圍中都城，破之，擒王彥章。帝召諸將問進退之計，諸將請先下東方諸鎮城，然後觀釁而動。康延孝李嗣源請亟取大梁。乙亥，帝發鄆州中都；丁丑，發曹州；己卯，至大梁，滅梁。壬午，段凝將其衆五萬，自滑州濟河入援，解甲請降。國藩按：郭崇韜之初議直取大梁也，時梁將王彥章軍在鄆州，段凝軍在河上，越兩寨而進攻，此險途也；厥後破中都，擒王彥章，而段凝猶在河北；越一寨而進攻，亦險機也。然段凝隔於河北，若自白馬南濟，則阻於大河；若自下游直濟，則一阻於大河，再阻於新決之護駕水，勢難入援，遂得直取汴梁以成大功。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。

以上九事，張興世之據錢溪，宋子仙之取鄂州，許德勳之下黃州，皆水路越攻而勝；王琳之下金陵，以水路越攻而敗。尉元之取下邳四城，李愬之入蔡州，郭崇韜之策汴梁，以陸路越攻而得之；李道宗之策平壤，李泌之策范陽，以陸路不越攻而失之。成敗得失，固無一定之軌也！咸豐四年十月十一日，賊目陳玉成據蘄州，秦日綱據田鎮，我舟師越蘄州而直下。十三日，攻破田家鎮；十四日，蘄州之賊亦潰。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。十一月，水陸各軍，會於九江；時賊目林啓榮據九江，黃文金據湖口，石達開羅大綱等同在湖口；我舟師彭玉麟等，十六日越九江而下攻湖口，陸軍羅澤南等，十二月初五日，下攻湖口。十二日，水師敗挫；二十四日。陸軍亦無利而歸。此越寨進攻而敗者也。咸豐六年五月初二日，武漢黃州未破，楊載福以舟師駛下，直至蘄縣，往來如飛。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。故知「勝敗無常，視將才爲轉移」耳！當時越九江而下攻湖口之策，發於國藩，定於羅君羅山，劉君孟容二人；事敗之後，或深咎此策之失，且專歸罪於劉君者，非事實也。

(以上日記)

疆場之役，所以磨練豪傑之資也；前代如王伯安孫高陽，其初亦不過講求地利耳，其後遂爲儒將，豈不貴乎閱歷哉？

壯勇貴精而不貴多，設局宜合而不宜分；湘潭甯鄉兩縣，各交界之所，不必另立練局，但在城內立一總局，兩處多設探報。賊至則風雨疾驅，仍可禦於境上；城內總局人數亦不必多，但得敢死之士四百人，則固可以一戰。要須簡擇精嚴，臨陣不至獸駭鳥散，則雖少亦決

其有濟。

就現在之額兵，練之而化爲有用，誠爲善策；然習氣太盛，安能更鑄其面目，而盪滌其腸胃？恐岳王復生，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藝；孔子復生，三年不能變革其惡習！故鄙見竊謂：現在之兵，不可練之而爲勁卒；新募之勇，卻可練之使補額兵。

鄉村宜團而不宜練，城廂宜練而不宜多；如此立說，明知有日就懈散之弊，然懈散之弊尙少。若一意操切行之，則新進生事者，持札四出，訛索倡勒，無所不至；功無尺寸，而弊重邱山。亦良可深慮也！

今日將欲滅賊，必先諸將一心，萬衆一氣，而後可以言戰；而以今日營伍之習氣，與今日調遣之法，雖聖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氣，自非別樹一幟，改絃更張，斷不能辦此賊也。鄙意欲練鄉勇萬人，概求吾黨質直而曉軍事之君子將之，以忠義之氣爲主，而輔之以訓練之勤。相激相勵，以庶幾於所謂諸將一心萬衆一氣者，或可馳驅中原，漸望澄清。

今日之兵，極可傷恨者，在「敗不相救」四字：彼營出隊，此營張目而旁觀，哆口而微笑；見其勝則深妒之，恐其得賞銀，恐其獲保奏，見其敗則袖手不顧，雖全軍覆沒，亦無一人出而援手拯救於生死呼吸之頃者。以僕所聞，在在皆然。蓋緣調兵之初，此營一百，彼營五十；徵兵一千，而已抽選數營或十數營之多；其卒與卒已不相習矣，而統領之將，又非平日本管之官。一省所調若此，他省亦如之。卽同一營也，或今年一次調百人赴粵，明年一次調五十赴楚；出征有先後，赴防有遠近勞逸，亦遂乖然不能以相入。敗不相救之故，半由於

此。又有主將遠隔，不奉令箭，不敢出救者；又有平日搆隙，雖奉令箭，故遲回不往救者。至於兵與勇遇，尤嫉恨刺骨；或且伴爲相救，而倒戈以害勇，翼蔽以縱賊。

「團練」二字，當分爲兩層：團，卽保甲之法；清查戶口，不許容留匪人，一言盡之矣。練，則養丁，請師，製旗，造械；爲費較多，鄉人往往疑畏不行。今練或擇人而舉，團則宜偏地與辦；總以清查本境土匪以絕勾引爲先務，遂設一審案局。

民間倡爲謠言，反謂：「兵勇不如賊匪之安靜。」國藩痛恨斯言！恐民心一去，不可挽回；誓欲練成一旅，秋毫無犯，以挽民心而塞民口。每逢三八操演，集諸勇而教之，反復開說至千百語，但令其無擾百姓。

近時各營之兵，東調一百，西撥五十，將與將不和，卒與卒不習，勝則相忌，敗不相救；卽有十萬衆在我麾下，亦且各懷攜貳，離心離德。居今之世，用今之兵，雖諸葛復起，未必能滅此賊也。鄙意必須萬衆一心，諸將一氣，而後改絃更張，或有成功之一日。

帶勇之人：第一，要才堪治民；第二，要不怕死；第三，要不急急名利；第四，要耐受辛苦。治民之才，不外「公」「明」「勤」三字：不公，不明，則諸勇必不悅服；不勤，則營務細鉅皆廢弛不治。故第一要務在此。不怕死，則臨陣當先，士卒乃可效命，故次之。爲名利而出者，保舉稍遲則怨，稍不如意則怨；與同輩爭薪水，與士卒爭毫釐，故又次之。身體羸弱者，過勞則病；精神乏短者，久用則散。故又次之。四者似過於求備，而苟闕其一，則萬不可以帶勇。故弟嘗謂：帶勇須智深勇沈之士，文經武緯之才。

帶勇之人，不肯求乎全材，宜因量以器使；然血性爲主，廉明爲用。三者缺一，若失軛軌，終不能行一步也。

古來名將得士卒之心，蓋有在於錢財之外者；後世將弁，專恃糧重賞優，爲牢籠兵心之具，其本爲已淺矣。是以金多則奮勇蟻附，利盡則冷落獸散！

練卒宜十分精強，器械宜十分精緻，乃可以新營膽，艱難百戰；不然，則不敵之卒，窳敗之器，何省不可驟辦？而必出自湖南萬里長征多費餉項哉？

各勇不穿著輭料衣服，止許穿布衣，不許穿鞋，止許穿草鞋；哨長亦然，打仗同進同退，不許獨後，亦不許獨先。割首級，奪旗幟，亦無賞。

練勇之道，必須營官晝夜從事，乃可漸幾於熟；如鷄伏卵，如鑪鍊丹，未宜須臾稍離。前與璞山面議，每營有文武兼備之營官，始克照料一切。

此次募勇，成軍以出，要須臥薪嘗膽，勤操苦練，養成艱難百戰之卒，預爲東征不歸之計；若草率從事，驅不教之士，執窳脆之器，行三千里之遠，以當虎狼百萬之賊。未與交鋒，而軍士之氣固已餒矣！雖有一二主者忠義奮發，亦無以作其衆而貞於久也。

國藩立朝有年，更事孔多；曾不能以泛悠之毀譽，定倫類之優劣；豈有軍務所關，不揆事理之當否，而徒貴耳賤目，逞我私臆乎？

陣法原無一定；然以一隊言之，則以「鴛鴦」「三才」二陣爲要，以一營言之，則一正兩奇，一接應，一設伏，四者斷不可缺一。此外自爲變化，將多人以禦劇寇，斷不可無陣法也。

江中慶戰之船，須二百號；其餘雇備民船，隨助聲勢者，須八百號。戰船之中，每號配水勇二十人；民船之中，凡煤米油鹽百貨之需，無不裝載，技藝工匠雜流之人，無不備具。船行中流，兩岸陸兵，夾江而下；兵勇所得之銀，換舟中之錢，所用之錢，即買舟中之貨，庶兵勇所至，無米鹽缺乏之患，無昂貴數倍之苦；而展轉灌輸，其銀錢仍不出乎水陸兩營之內。

兩岸陸路之勇，夾江而下；兵勇所得之口糧銀兩，即換舟中之錢，所用之錢，即買舟中之貨。庶無鹽米缺乏之患，無昂貴數倍之苦；而銀錢展轉灌輸，仍不出水陸兩營之外。否則陸勇數千，貿然一行；九江以下，千里蕭條，無食可買，無錢可換。雖有忠憤凌霄，亦祇得向江水而痛哭耳！是以國藩私計，總須舟載食物，水陸並進。

水勇佳者難得，然不難於放礮，而難於盪漿使舵；國藩之意，擬即專雇水手。蓋水師不可遽學爲水手，水手卻能即學爲水師。

水路有戰船，必須兩岸勁兵夾江護行。

岳王復生，或可換辱兵之筋骨；孔子復生，難遽變營伍之習氣！雖語涉諧謔，實痛切之言也。今欲圖謀大局，萬衆一心，自須別開生面，斬新日月；專用新招之勇，求忠義之士將之。不雜入營稍久之兵，不用守備以上之將。

國藩數年以來，痛恨軍營習氣！武弁自守備以上，無一人不喪盡天良！故決計不用營兵，不用鎮將。

平昔營人出征遲滯，或咎人軍興浪費；及身膺斯責，則其遲滯尤久，而其浪費更多。履之後艱，於茲益信。

紮營宜深溝高壘，雖僅一宿，亦須爲堅不可拔之計；但使能守我營壘，安如泰山，縱不能進攻，亦無損於大局。

哨探嚴明；離賊既近，時時作敵來撲營之想。敵來之路，應敵之路，埋伏之路，勝仗追賊之路；一一探明，切勿孟浪！

未經戰陣之勇，每好言戰，帶兵者亦然；若稍有閱歷，但覺我軍處處瑕隙，無一可恃，不輕言戰矣。

進則爭前，退則散亂；三五人保住陣脚，卽是勁旅。無此三五人者，則其初每成先勝後敗之局，其後遂爲屢北不振之師。此蓋軍旅強弱之恆態。

衛青人奴，拜將封侯，身尙貴主；此何等時？又可以尋常行墨困倔奇男子乎？

凡善弈者，每於棋危劫急之時，一面自救，一面破敵；往往因病成妍，轉敗爲功。善用兵者亦然。

己無聲而後可以聽人之聲，己無形而後可以伺人之形；撫賊之備物太甚者，其中蓋有所不足也。以精心察之，冷眼窺之；無乘以躁氣。無淆以衆論，自能覷出可破之隙。若急於求效，難以浮情客氣；則或泰山當前而不克見。以瓦注者巧，以鈞注者憚，以黃金注者昏；外重而內輕，其爲蔽也久矣！

用兵無他妙巧；常存有餘不盡之氣而已；孫仲謀之攻合肥，受創於張遼；諸葛武侯之攻陳倉，受創於郝昭；皆初氣過銳，漸就衰竭之故。惟荀彧之拔偏陽，氣已竭而忽振；陸抗之拔西陵，預料城之不能遽下，而善養銳氣，先備外援，以待內之自敵。此善於用氣者也。足下忠勇內蘊，邁往無前；惟猛進有餘，好謀不足。吾願足下學陸抗氣未用而預籌之，不願學荀彧氣已竭而復振之；願算畢而後戰，不宜具戰而徐算。

士卒不許有一人閒言閒語，稍觸別營；不特宜戰本管六營，兼宜小心和協別營之將領。兵，猶火也；勿戰將自焚也。

軍事以氣爲主，淪去舊氣，乃能重生新氣；若不改頭換面，長守此堅壁，以日夜嚴防而不得少息，則積而爲陳腐之氣，如敗血之不足以養身也。

濠中之土，宜覆於牆上，不可覆於外濠；宜壁立斗絕，不可斜陂墮下。

『日中則昃，月盈則虧。』故古詩「花未全開月未圓」之句。君子以爲知道。自僕行軍以來，每介疑勝疑敗之際，戰兢恐懼上下怵惕者，其後常得大勝；或當志得意滿之候，各路雲集，狃於屢勝，將卒矜慢，其後常有意外之失。

軍行，以水泉甘潔爲最難得之境；其無活水清泉之處，不可駐也。

用兵之道，與讀書同，不日進則日退；須「日知其所亡，月無忘其所能」爲妙。

目下賊氣正盛，我軍宜蓄銳以俟時，沈幾以觀變；如必須退兵，則不妨少退以蓄勢，待得機然後再進。兵法有進有退，古名將非全無退時也，望斟酌行之。

崖角嶺一沖太長；進沖甚易，退回甚難，此行兵者所忌也。此時審幾度勢，但宜穩紮，不宜輕進；名將以救敗爲第一難事。

凡兵勇太少則軍威不壯，太多則弱者閒或反爲強者之累；弟之不肯輕用團勇，亦執是故。若能借其人多以助我之勢，而臨陣又不爲其所累，則有益而無損，到處鄉團皆可用矣！
團藩平日不善臨陣；故友人相戒，但宜在遠處調度，不宜至近處對敵。恐各統領營官分心以護衛鄙人，轉不能衝鋒應變，出奇制勝也。

連日各處募勇者甚多，應募者漸少；卒之擇將甚於將之擇卒。朝秦夕楚，輕去其主；辛苦教練，甫覺可用，轉瞬已失其所在矣。或在此營當散勇，則貪易一營以充什長；甫得什長，又思易一營以充哨長。若兵則壹列尺籍，終身不改；鄙意欲借兵呆板之風，稍變勇浮動之習。

吏治，有常者也，可先立法而後求人；兵事無常者也，當先求人而後立法。求人以統領爲最難，營官亦頗不易得。

耳不兩聽而聰，目不兩視而明；兵勇愚蠢，自須專習一途，以壹其心志。上岸殺賊，洗足上船之說；當築濡須塢時，已知其不可行矣。

軍家之一勝一敗，其炎涼意態，往往出素所親愛之人；若更事稍多，亦自見慣不驚。

兩次挫失之後，弁勇心目中，不無輕疑主將之意；田單拜神人爲師，亦以勢弱恐下不我信也。望於士卒前少存不自足之懷，無當大股，無貪奇功；得小小勝仗數次，則士氣漸轉而

可有爲矣。

防守之統領，已屬難得；游擊之統領，尤爲可遇而不可求。閣下靜能生明，專在人材上用心，猶爲費力少而收效多。何如？

將來賊平之後。勇則歸農，弁目之精強者，則得缺歸伍；亦銷患之一道也。

承詢選將一節，猥以湖湘俊彥，朋興推求汲引之原；鄙人替替，奚足以言衡鑒？風雲際遇，時或使之；生當是邦，會逢其適，於鄙鈍初無與也。抑又竊疑古人論將，神明變幻，不可方物，幾於百長并集，一短難容；恐亦史冊追崇之辭，初非當日預定之品。要以衡才不拘一格，論事不求苛細；無因寸朽而棄連抱，無施數罟以失巨鱗。斯先哲之恆言，雖愚蒙而可勉。穰紮堅守，嚴紀律而愛百姓，尙屬人力之所能勉；行之不懈，亦弭謗之一端也。

古來義士仁人，行軍用兵之道，專重救人之急，解人之圍；是以義聲播於遐邇。

來教「分制援賊，包打勝仗」等語，無乃期許過奢；鄙人教練之才，非戰陣之才也。守黃梅，守石牌，或可竭力任之；拒援賊，則敬謝不敏。「人貴自知，」不敢不確陳其短耳。

近年軍中閱歷有年，益知天下事，當於大處著眼，小處下手；陸氏但稱先立乎其大者，若不輔以朱子銖積寸累工夫，則下梢全無把握。故國藩治軍，屏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說，專就粗淺纖悉處致力；雖坐是不克大有功效，然爲純拙計則猶守約之方也。所最難者，近日調兵，撥餉，察吏，選將，皆以應酬人情之道行之；不問事勢之緩急，諭旨之寬嚴，苟無人情，百求罔應。卽舉劾賞罰，無人情則雖大賢莫薦，有人情則雖巨慝亦釋。故賊餒雖已漸衰，而人

心殊未厭亂；每獨居深念，憾不得與閣下促膝密語，一據積愆！

凡臨敵觀氣色，有二可慮：驕氣，則有浮淫之色；（淫溢也大也漫也）惰氣，則有臃滯之色；（臃晦也闇也）望體察而補救之。

驕氣惰氣等語，卻不宜與人說及；此等默察之而默救之可耳。凡與諸將語，理不宜深，令不宜煩；愈易愈簡愈妙也。不特與諸將語爲然，即吾輩治心治身，理亦不可太多，知亦不可太雜；切身日日用得著的，不過一兩句，所謂「守約」也。

鄙意，欲仿六年八月魯家港禦石逆之法，直待賊來撲營，堅壁不出；待其情歸而後出擊，亦不遠追。如是二日，彼之銳氣少沮，我之識力稍定，然後設法擊之；則真賊與裹者雇者，情狀分明矣。

河淮以北之民，賦性剛勁，耐寒習苦；囊裹乾糧，且行且食。以該處之兵，辦本地之賊，必可得力，若敵部皆衡湘之士，狃於南方風氣，不慣麵食；冬則風帽皮衣，炭盤手爐，刻不能離。羅李名將，亦不免於冬烘氣象。

凡兵勇與百姓交涉者，總宜伸民氣而抑兵勇，所以感召天和者在此，即所以要獲名譽者亦在此；望閣下實心行之，幸勿視爲老生常談也。至於戰勝攻取，雖無把握；若守之必固，則可以人力操其權。

軍事有驕氣惰氣皆敗氣也。孔子云：「臨事而懼，」則絕驕之源；「好謀而成，」則絕惰之源。平日無時不謀，無事不謀，自無惰時矣。外間或言閣下好籠罩人，已所不知者，以

言歸人使言之；人言未畢，則又以己意承接而引伸之，好以聰明細人而不至誠待人。國藩久聞此語，未便遽進箴規；今既受統領重任，務祈細己之聰明，貶己之智術。凡軍中大小事件，殷殷請教於朱雲崖；處處出於至誠，則人皆感悅而告之以善矣。

早夜站牆，日日操練，斷不可閒！勤字爲人生第一要義，無論居家居官行軍，皆以勤字爲本。黎明早起，勤字中之一端也。

用兵久，則驕惰自生；驕惰，則未有不敗者。勤字所以醫惰，慎字所以醫驕；此二字之先，須有一誠字以立之本。立志要將此事知得透辦得穿，精誠所至，金石亦開，鬼神亦避，此在己之誠也。人之生也直，與武員相交接，尤貴乎直；文員之心，多曲，多歪，多不坦白，往往與武員不相水乳。必盡去歪曲私衷，事事推心置腹，使武人粗人坦然無疑，此接物之誠也。以誠字爲之本，以勤字慎字爲之用；庶幾免於大戾，免於大敗。

楚軍水陸之好處，全在無官氣而有血性；若官氣增一分，則血性必減一分。八九兩年，余過湖口時，彼此皆不免有官氣；此次余與厚菴閣下，皆當力戒以挽風氣。

今大難之起，無一兵足供一割之用；實以官氣太重，心竅太多，滴撲散醅，真意蕩然。湘勇之興，凡官氣重心竅多者，在所必斥；歷歲稍久，亦未免沾染習氣。

軍事是極實之事；廿三史除班馬外，皆文人以意爲之，不知甲仗爲何物，戰陣爲何事，浮詞僞語，隨意編造，斷不可信。僕於通鑑中之不可信者，皆用筆識出矣。退菴若以編輯廿三史成書爲治軍之藍本，則門徑已差，難與圖功；閣下與之至交，須勸之盡棄故紙，專從

事於點名，看操，查牘子，諸事也。

鄙人近歲在軍，不問戰事之利鈍，但課一己之勤惰；蓋戰雖數次得利數十次得利，曾無小補，不若自習勤勞，猶可稍求一心之安。

家世寒素，深知一粒一絲之匪易，近年從事戎行，每駐紮之處，周歷城鄉。所見，無不毀之屋，無不伐之樹，無不破之富家，無不欺之窮民；大抵受害於賊者十之七八，受害於兵者亦有二三。喟然私嘆行軍之害民一至此乎！故每與將官委員告戒，總以禁止騷擾爲第一義；雖行之未必有効，差幸與閣下來示意趣相同。

主守則專守，主戰則專戰，主城則專修城，主壘則專修壘；初不可腳踏兩邊橋，臨時張皇也。

戰時無他謬巧，大約隊伍不錯亂，鎗礮不早發，二者即操可勝之權；賊若憑堅城而守，我軍仰攻，斷難得手。

大抵平日非至穩之兵，必不可輕用險著；平日非至正之道，必不可輕用奇謀。然則穩也，正也，人事之力行於平日者也；險也，奇也，天機之湊泊於臨時者也。

布置須四路照顧，不可擠在一處；賊若來時，當頭敵者，須擇一好手。窄路打仗，勝敗全係頭敵數人；若頭敵站不住，後面雖有好手，亦被人擠退了。

治軍之道，以勤字爲先；身勤則強，佚則病；家勤則興，嫻則衰；國勤則治，怠則亂；軍勤則勝，惰則敗。情者，暮氣也；求閣下以身率之，常常提其朝氣爲要。

治軍以勤字爲先，實閱歷而知其不可易。未有平日不早起而臨敵忽能早起者，未有平日不習勞而臨敵忽能習勞者；未有平日不能忍飢耐寒而臨敵忽能忍飢耐寒者；微防挈眷擾民，習氣已深，實難挽回。吾輩當共習勤勞，先之以愧厲，繼之以痛懲；閣下若有志斯事，或另招一二哨苦心訓練，繩以儆處營規，盡變微防積習。如果可用，則逐漸增加，以是保衛珂鄉，卽以是共維大局。

凡打仗，一鼓再鼓而人不動者，則氣必衰減；凡攻壘，一撲再撲而人不動者，則氣必衰減。

擇地有兩法：有自固者，有扼賊者。自固者，擇高山，擇要隘；扼賊者，擇平坦必經之路，擇淺水津渡之處。嗣後每立一軍，則修礮二十座以爲老營；環老營之四面方三百里，皆可往來梭剿。庶幾可戰可守，可奇可正；得四軍可靠者，則變化無窮。

凡用兵之道，本強而故示敵以弱者多勝，本弱而故示敵以強者多敗；敵加於我，審量而後應之者多勝，漫無審量輕以兵加於敵者多敗。閣下常犯此二忌，嗣後望勤加訓練，不患無交戰之時，但患無能戰之具耳。

石壘之法，約二丈二尺高；在土內基址砌四尺，出土外者一丈八尺。厚如修敦仁礮之式，一丈以上安門，門上不過一二尺耳。大可容一哨人，（合勇夫不過百二十人）斷不可再大；內作四艙，火藥艙，水艙，上不住人，子彈艙，米鹽艙，上可住人。牆不甚厚，則守禦者無子牆可站；宜於砌至丈五六尺時，用橫木砌於磚石之內，架板於橫木挑之上。如棧道

然，以備站牆之用。

凡出隊，有宜速者，有宜遲者；宜速者，我去尋賊，先發制人者也；宜遲者，賊來尋我，以主待客者也。主氣常靜，客氣常動；客氣先盛而後衰，主氣先老而後壯。故善用兵者，最喜爲主，不喜作客。或我尋賊去先發制人，或賊尋我以主待客；總須審定乃行，切不可於兩層一無所見，貿然一出也。

(以上書札)

凡用兵；主，客，奇，正，夫人而能言之，未必果能知之也。守城者爲主，攻者爲客；守營壘者爲主，攻者爲客；中途相遇先至戰地者爲主，後至者爲客；兩軍相持，先吶喊放鎗爲客，後吶喊放鎗者爲主；兩人持矛相格鬥；先動手戳第一下者爲客，後動手即格開而即戳爲主。中間排隊迎敵爲正兵，左右兩旁抄出爲奇兵；屯宿重兵堅禁老營與賊相持者爲正兵；分出遊兵飄忽無常伺隙狙擊者爲奇兵；意有專向，吾所持以禦寇者爲正兵，多張疑陣示人以不可測者爲奇兵；旌旗鮮明，使敵不敢犯者爲正兵，羸馬瘁卒偃旗息鼓本強而故示以弱者爲奇兵，建旗鳴鼓屹然不輕動者爲正兵，佯敗佯退設伏而誘敵者爲奇兵。忽主忽客，忽正忽奇，變動無定時，轉移無定勢；能一一區而別之，則於用兵之道思過半矣！

兵者，陰事也。哀戚之意，如臨親喪；肅敬之心，如承大祭；庶爲近之。今以牛羊犬豕而就屠烹，見其悲慟於割剝之頃，宛轉於刀俎之間，仁者將有所不忍；况以人命爲浪博輕擲之物，無論其敗喪也，即使倖勝而死傷相望，斷頭洞胸，折臂失足，血肉狼籍，日陳吾前，哀矜之不遑；喜於何有？故軍中不宜有歡欣之象；有歡欣之象者，無論或爲和悅，或爲驕

盈，終歸於敗而已矣。田單之在即墨，將軍有死之心，士卒無生之氣，此所以破燕也；及其攻狄也，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，有生之樂，無死之心，魯仲連策其必不勝。兵事之宜慘戚不宜歡欣亦明矣。嘉慶季年，名將楊遇春屢立戰功，嘗語人曰：『吾每臨陣行間，覺有熱風吹拂面上者，是日必敗；行間若有冷風，身體似不禁寒者，是日必勝。』斯亦肅殺之義也。

三軍聽我苦口說，教你陸戰真祕訣：第一紮營要端詳，營盤選個好山岡；不要低窪潮溼地，不要一坦大平洋。後有退步前有進，一半見面一半藏；看定地方插標記，插起竹竿牽繩牆。繩子圍出三道圈，內圈略窄外圈寬；六尺牆脚八尺壕，壕要築緊牆要牢。正牆高要七尺滿，子牆只有一半高，爛泥碎石不堅固，雨後倒塌一缸糟。一營只開兩道門，門外驅逐閒雜人；周圍挖些好茅廁，免得熱天臭氣薰。三里以外把個卡，日日守卡夜夜巡。第二打仗要細思，出隊要分三大支；中間一支且紮住，左右兩支先出去，另把一支打接應，再要一支埋伏定。隊伍排在山坡上，營官四處好瞭望；看他那邊是來路，看他那邊是去向。看他那路有伏兵，看他那路有強將；那處來的真賊頭，那邊做的假模樣。件件看清件件說，說得人人都膽壯；他吶喊來我不喊，他放鎗來我不放。他若撲來我不動，待他疲了再接仗；起手要陰後要陽，出隊要弱收隊強。初交手時如老鼠，越打越強如老虎；打散賊匪四山逃，追賊專從兩邊抄。逢屋逢山搜埋伏；隊伍切莫亂分毫。第三行路要分班，各營隊伍莫亂參，四六隊伍走前後，鍋帳擔子走中間。不許爭先太擁擠，不許落後太孤單；選個探馬向前探，要選明白真好漢。每日先走二十里，一步一步仔細看；遇着樹木探村莊，遇著河水探橋梁；遇著岔路探埋伏，

左邊右邊都要防，遇着賊匪來迎敵，飛馬回報不要忙；看定地勢并虛實；遲報一刻也不妨。前有探馬走前站，後有將官押尾幫；過了尾幫落後邊，插他耳箭打一千。第四規矩要肅靜，有禮有法有號令；哨官管兵莫太寬，營官也要嚴哨官。出營歸營要告假，朔日望日要請安；若有公事穿衣服，大家出來站箇班，營門擺設杖和枷，閒人進來便鎖拏；不許吸烟并賭博，不許高聲太喧嘩。姦淫擄掠定要斬，巡更傳令都要查；起更各哨就安排，傳齊夫勇點名來。營官三夜點一次，哨官每夜點一回；任憑客到文書到，營門一閉總不開。衣服裝扮要料峭，莫穿紅綠惹人笑；哨官不許穿長衣，兵勇不許穿軟料。脚上草鞋緊緊穿，身上腰帶緊緊纏，頭上包布緊緊紮，英雄樣子都齊全。第五軍器要整齊，各人製件好東西；雜木杆子溜溜圓，又光又硬又發酥，常常在手摸得久，越摸越熟越值錢；鎗頭只要六寸長，要出楊家梨花鎗。大刀要輕腰刀重。快如閃電白如霜；鎗礮鑽洗要乾淨，鉛子箇箇要合腔。生漆皮桶盛火藥，勤翻勤曬見太陽，鋤鍬鏟子要粗大，斧頭要嵌三分鋼。火毬都要親手製，六分淨硝四分礮；旂幟三月換一次；紅的印心白的鑲。統領八面營官四，隊長一面哨官雙；樹樹搖出如飛虎，對對走出似鴛鴦。第六兵勇要演操，清清靜靜莫號嘈；早習大刀並鎗子，晚習扒牆並跳壕。壕溝要跳八尺寬，牆子要扒七尺高，樹筒靶子十丈遠，火毬石子手中拋。閒時尋箇寬地方，又演跑隊又演鎗；鳥鎗手勁習箇穩，檯鎗眼力習箇準。灌起鉛子習打靶，翻山過水習跑馬；事事操習事事精，百戰百勝有名聲。者箇六條句句好，人人唱熟是秘寶；兵勇甘苦我盡知，任你你們吃了虧。仔細唱我得勝歌，保你福多壽又多。

三軍箇箇仔細聽，行軍先要愛百姓；賊匪害了百姓們，全靠官兵來救人；百姓被賊喫了苦，全靠官兵來作主。第一紮營不要爛，莫走人家取門板；莫拆民房搬磚石，莫端禾苗壞田產。莫打民間鴨和鷄，莫打民間鍋和碗；莫派民夫來挖壕，莫到民間去打館。築牆莫攔街前路，砍柴莫砍墳上樹；挑水莫挑魚塘，凡事都要讓一步。第二行路要端詳，夜夜總要支帳房；莫進城市占鋪店，莫向鄉間借村莊。人有小事莫喧嘩，人不躲路莫擠他；無錢莫扯道邊菜，無錢莫喫便宜茶。更有一句緊要書，切莫擄人當長夫。一人被擄挑擔去，一家啼哭不安居；娘哭子來眼也腫，妻哭夫來淚也枯。從中地保又訛錢，分派各團拜各都；有夫派夫無派錢，牽了騾馬又牽豬。鷄飛狗走都嚇倒，塘裏嚇死幾條魚。第三號令要嚴明，兵勇不許亂出營；走出營來就學壞，總是百姓來受害。或走大家訛錢文，或走小家調婦人；邀些地痞做夥計，賣些燒酒同喝醉。逢著百姓就要打，遇著店家就發氣；可憐百姓打出血，喫了大虧不敢說。生怕老將不自在，還要出錢去陪罪；要得百姓稍安靜，先要兵勇聽號令。陸軍不許亂出營，水軍不許岸上行；在家皆是做良民，出來當兵也是人。官兵賊匪本不同，官兵是人賊是禽；官兵不搶賊匪搶，官兵不淫賊匪淫。若是官兵也淫搶，便同賊匪一條心；官兵與賊不分明，到處傳出醜聲名，百姓聽得就心酸，上司聽得皺眉尖；上司不肯發糧餉，百姓不肯賣米鹽。愛民之軍處處嘉，擾民之軍處處嫌；我的軍士跟我早，多年在外名聲好。如今百姓更窮困；願我軍士聽教訓；軍士與民如一家，千記不可欺負他。日日熟唱愛民歌，天和地和又人和。

莫打鼓來莫打鑼，聽我唱箇解散歌；如今賊多有緣故，大半都是擄進去，擄了良民當長毛，箇箇心中都想逃；官兵若殺脅從人，可憐冤枉無處伸。良民一朝被賊擄，喫盡辛勞萬苦，初擄進去就挑擔，板子打得皮肉爛；又要煮飯又澱柴，上無衣服下無鞋，看看頭髮一寸長；就要逼他上戰場，初上戰場眼哭腫，又羞又恨又懵懂，向前又怕官兵砍；退後又怕長毛斬。一年兩載髮更長，從此不敢回家鄉，一封家信無處寄，背地落淚想爺娘，被擄太久家太貧，兒子餓死妻嫁人。半夜偷逃想回家，層層賊卡有盤查；又怕官軍盤得緊，跪求饒命也不准。又怕團勇來訛錢，搶去衣服并盤纏；種種苦情說不完，說起閻王也心酸。我今到處貼告示，凡有脅從皆免死；第一不殺老和少，登時釋放給護照。第二不殺老長髮，一尺二尺皆遣發；第三不殺面刺字，勸他用藥洗幾次。第四不殺打過仗，丟下軍器便釋放；第五不殺做偽官，被脅受職也可寬。第六不殺舊官兵，被賊圍捉也原情；第七不殺賊探子，也有愚民被驅使。第八不殺網送人，也防鄉團網難民；人人不殺都胆壯，各各逃生尋去向，賊要聚來我要散，賊要擄來我要放；每人給張免死牌，保你干妥又萬當。往年在家犯過罪，從今再不算前帳；不許縣官問陳案，不許仇人告舊狀。一家骨肉再團圓，九重皇恩真浩蕩；一言普告州和縣，再告兵勇與團練。若遇脅從難民歸，莫搶銀錢莫剝衣。

(以上雜著)

晉國藩傳——國史本——

晉國藩，湖南湘鄉人。道光十八年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授檢討；二十三年，大考二等；升侍講，充四川正考官，文淵閣校理；二十四年，充教習庶吉士，轉侍讀；二十五年，歷遷右庶子，左庶子，翰林院侍講學士。充會試同考官，日講起居注官；二十六年，充文淵閣直閣事；二十七年，大考二等，擢內閣學士，兼禮部侍郎銜；二十八年，稽察中書科；二十九年，擢禮部右侍郎，署兵部左侍郎。

三十年，文宗登極，國藩奏言：『今日所當講求者，惟在用人；人才不乏，欲作育而激揚之，則賴皇上之妙用。有轉移之道，有培養之方，有考察之法；三者不可廢一。臣觀今日京官辦事通病有二，曰，退縮；曰，瑣屑。外官辦事通病有二，曰，敷衍；曰，顛預。習俗相沿，但求苟安無過，不肯振作有爲；將來一遇艱鉅，國家必有乏才之患！今邇求振作之才，又恐躁競者因而倖進。臣愚以爲：欲令有用之才不出範圍之中，莫若使從事於學術；又必皇上以身作則，乃能操轉移風化之本。臣考聖祖登極後，勤勤學問，儒臣逐日進講，寒暑不輟，召見廷臣，輒與往復討論；當時人才濟濟，好學者多。康熙末年，博學偉才，大半皆聖祖教諭成就之。皇上春秋鼎盛，正符聖祖講學之年；臣請俟二十七月後，舉逐日進講例，四海傳播，人人向風。召見臣工，從容論難。見無才者，則勸之以學，以痛懲模稜能輒之習；見有才者，則愈勸之以學，以化其剛愎刻薄之偏。十年以後，人才必大有起色：——此轉移

之道也。內閣六部翰林，爲人才薈萃之地；內而卿相，外而督撫，率出於此。皇上不能一一周知也；培養之權，不得不責成堂官。所謂培養有數端：曰，教誨；曰，甄別；曰，保舉；曰，超擢。堂官於司員，一言加獎，則感而圖功，片語責懲，則畏而改過；此教誨不可緩也。榛棘不除，則蘭蕙減色，害馬不去，則駉驥短氣；此甄別不可緩也。嘉慶四年，十八年，兩次令部院各保司員；此保舉成案也。雍正間，甘汝來以主事而賞人參，放知府；嘉慶間，黃鉞以主事而充翰林，入南齋；此超擢成案也。蓋嘗論之，人才譬若禾稼：堂官之教誨，猶種植耘耔也；甄別去稂莠，保舉猶灌溉也；皇上超擢，譬之甘雨時降！苗勃然興也。堂官時常到署，猶農夫日在田間，乃熟穡事。今各衙門堂官，多內廷行走之員，或累月不到署。自掌印主稿外，司員半不識面；譬之嘉禾稂莠，聽其同生同落於畎畝之中，而農夫不問，教誨之法無聞，甄別之例亦廢。近奉明詔保舉，又但及外官，不及京秩；培養之道，不尙有未盡者哉？頃歲以來，六部人數日多，或二十年不得補缺，終身不得主稿；內閣翰林院人數亦三倍於前，往往十年不得一差，不遷一秩。而堂官多直內廷，本難分身入署；又或兼攝兩部，管理數處，縱有才德俱優者，曾不能邀堂官之顧，又烏能達天子之知？以數十人才近在眼前，不能加意培養，甚可惜也！臣愚欲請皇上稍爲酌量，每部須有三四堂官不入內廷者，令日日到署，與司員相砥礪。翰林掌院，亦須有不直內廷者，與編檢相濡染。務使屬官之性情心術，長官一一周知。皇上不時詢問，某也才，某也直，某也小知，某也大受；不特屬官優劣粲呈，卽長官淺深亦可互見，旁考參稽，而八衙門之人才，同往來聖主之胸中。彼屬官者，

但令姓名達於九重，不必升官遷秩，而已感激無地；然後保舉之法，甄別之例，次第舉行。舊章，皇上偶有超擢，則楨榘一升，而草木之精神皆振：——此培養之方也。古者：詢事，^{考言}，二者兼重；近來各衙門辦事，小者循例，大者請旨。本無才猷可見，莫若於言考之；而召對陳言，天威咫尺，不宜喋喋使佞，則莫若於奏摺考之。國家定例，內而九卿科道，外而督撫藩臬，皆有言事之責；各省道員，亦許專摺言事。乃十餘年間，九卿無一人陳時政得失，^{司道}無一摺言地方利病，科道奏疏，無一言及主德隆替，無一摺彈大臣過失；一時風氣，不解其所以然。本朝以來：匡言主德者，如孫嘉淦以「自是」規高宗，袁銑以「寡慾」規大行皇帝，皆優旨嘉納；糾彈大臣者，如李之芳劾魏裔介，彭鵬劾李光地；後四人皆爲名臣，至今傳爲美談，直言不諱，未有盛於我朝者也！皇上御極之初，特詔求言，而褒答倭仁之諭，^臣讀之至於忤舞感泣！——然猶有過慮者，誠見皇上求言甚切，諸臣紛紛入奏，或條陳庶政，頗多雷同，或彈劾大臣，懼長攻訐；臣愚願皇上堅持聖意，借奏摺爲考核人才之具，永生厭敷之心。涉於雷同者，不必交議而已；過於攻訐者，不必發抄而已；此外則但見有益，不見有損。今考九卿賢否，憑召見應對；考科道賢否，憑三年京察；考司道賢否，憑督撫考語。若人人建言，參互質證，豈不更爲核實乎？——此考察之法也。」

奏入，諭稱其：『劉切明辨，切中事情；著於百日後舉行日講。』國藩條陳日講事宜：一，考定日講設官之制；二，講官員數；三，每日進講員數；四，講官應用何項人？五，定保舉講官之法；六，進講之地；七，進講之儀；八，進講之時；九，所講之書；十，陳講之

道；十一，覆講之法；十二，纂成講書；十三，講官體制；十四，進講年數。下部議，格不行。

六月，署工部左侍郎；元年，署刑部右侍郎，充武闈正考官；二年，署吏部左侍郎，充江西正考官。丁母憂，回籍。

粵逆起，犯湖南，圍長沙不克，竄武昌陷之；連陷沿江郡縣，江南大震。十一月二十九日，上以國藩會同湖南巡撫，辦理本省團練，搜勦土匪。時塔齊布已以邵司署撫標參將，國藩奏稱其：「奮勇耐勞，深得民心。」並云：「塔齊布將來如打仗不力，臣甘同罪。」請旨獎敘，專令督隊勦賊。會賊破金陵逆流西上；皖鄂郡縣，相繼淪陷。上以國藩所練鄉勇得力，勦匪著有成效，諭令馳赴湖北勦賊。國藩以爲：賊所以恣意往來者，由長江無官軍扼禦故也；乃駐衡州造戰艦，練水軍，勸捐助餉。四年正月，督師東下，與賊接戰岳州，又戰靖港，皆不利；得旨革職，仍准專摺奏事。時國藩已遣楊岳斌，彭玉麟與塔齊布合擊賊湘潭，大破之，復其城，賊退踞岳州；七月，國藩攻克之，燬其舟，賊浮舟上犯，再破之，遂與塔齊布水陸追擊，自城陵磯二百餘里，勦洗淨盡。賞三品頂戴。九月，復武昌，漢陽，盡焚襄河賊舟。賞二品頂戴，署湖北巡撫，賞戴花翎，旋以國藩力辭，賞兵部侍郎銜，辦理軍務，毋庸署理巡撫。

國藩建「三路進兵策」，奏言：「江漢肅清，賊之回巢抗拒者，多集興國，蘄州，廣濟諸屬；自巴河至九江，節節皆有賊船。擬令塔齊布由南路進攻興國，大治，湖北督臣派兵由

北路進攻蘄州，廣濟；自由江路直下，與陸軍相輔爲進止。」上命如所請行。國藩揚帆而下，連戰勝賊；蘄州賊來犯，再破之。

會塔齊布復興國，大治；時賊以田家鎮爲巢穴，蘄州爲聲援。自州至鎮四十餘里，沿岸築土城，設礮位，對江轟擊，橫鐵鎖江上，以阻舟師；南岸半壁山，富池口，均大股悍賊駐守，舟楫往來如織。國家計欲破田家鎮，當先奪南岸；十月，羅澤南大破賊半壁山，克之；國藩部署諸將，分戰船四隊：一隊扼賊上犯，二隊備爐剪椎斧，剪斷鐵鎖，賊礮船護救，三隊圍擊之，沈二艘，賊不敢近。須臾，鎔液鎖斷，賊驚顧失色，率舟遁，四隊駛而下追，及於武穴；東南風大作，賊舟不能行，官軍圍而焚之，百里內外，火光燭天，浮尸蔽江。陸軍自半壁山呼而下，悉平田家鎮，富池口營壘，蘄州賊遁。是役也，斃賊數萬，燬其舟五千；遂與塔齊布復廣濟，黃梅，孔壠口，小池驛，上遊江而肅清，進圍九江。

十二月，上以國藩調度有方，賞穿黃馬褂，賞狐腿黃馬褂，白玉搬指，白玉巴圖魯翎管，玉靶小刀，火鏢各一；國藩遣水軍攻湖口，梅家洲，以通江西餉道，大小十餘戰；銳卒二千人陷入鄱湖，爲湖口賊所扞，水軍分爲兩。五年，賊竄武昌，分股乘夜由小池口襲樊國藩戰艦，戰失利；越數日，大風，復壞舟數十。國藩適以其餘遣李孟羣，彭玉麟及胡林翼所帶陸師，回援武漢；親赴江西。造船募勇，增立新軍，連破賊姑塘，都昌，進攻湖口，大敗之，七月，塔齊布卒，國藩馳往九江，兼統其軍。八月，水軍復湖口；九月，補兵部右侍郎。

九江不下，國藩以師久無功，自請嚴議。上諭：「會國藩督帶水師，屢著戰功；自到九江後，雖未能迅即克復，而鄱湖賊匪已就肅清。所有自請嚴議之處，著加恩寬免。」

六年，賊會石達開竄江西，郡縣多陷，國藩馳赴省城；遣彭玉麟統內湖水師，退駐吳城，以固湖防。李元度回勦撫州，以保廣信。諸將分扼要地，先後復進賢，建昌，東鄉，豐城，饒州，連破撫州，樟樹鎮，羅溪，瓦山，吳城之賊；會同湖北援師劉騰鴻，會國荃……等，大破賊瑞州，復靖安，安義，上高；自江西達兩湖之路，賴以無梗。

七年正月，復安福，新淦，武甯，瑞昌，德安，奉新；軍聲大振。不一歲，石逆敗遁，江西獲安——會國藩力也。

二月十八日，丁父憂。上諭：「會國藩現在江西軍務正當喫緊。古人『墨經從戎』，原可奪情不令回籍；惟念該侍郎素性拘謹，前因母喪未終，授以官職，具摺力辭，今丁父憂，若不令其回籍奔喪，非所以遂其孝思。著賞假三箇月，回籍治喪；俟假滿後，再赴江西督辦軍務。」尋固請終制，上諭：「會國藩本以母憂守制在籍，奉諭幫辦團練；當賊氛肆擾鄂皖，即能統帶湖南船勇，墨經從戎；敵載以來，戰功懋著，忠誠耿耿，朝野皆知。伊父會麟書因，聞水師偶挫，又令伊子會國荃帶勇遠來援應；尤屬一門忠義，朕心實深嘉尚！今該侍郎假期將滿，陳請終制，並援上年賈楨奏請終制蒙允之例；覽其情詞懇切，原屬人子不得已之苦心。惟現在江西軍務未竣，該侍郎所帶楚軍，素聽指揮；當茲勦賊喫緊，亟應假滿回營，力圖報效。會國藩身膺督兵重任，更非賈楨可比。著仍遵前旨，假滿後，即赴江西督辦

軍務，並署理兵部侍郎，以資統率。俟九江克復，江西肅清，朕必賞假，令其回籍營葬，俾得忠孝兩全，毫無餘憾。該侍郎殫心事主，即以善承伊父「教忠報國」之誠，當爲天下後世所共諒也。」國藩復奏稱：「江西各營安謐如常，毋庸親往撫馭。……」並瀝陳才難宏濟，心抱不安。奉旨：「先開兵部侍郎缺，暫行在籍守制；江西如有緩急，即行前赴軍營，以資督率。」

八年五月，奉命辦理浙江軍務，移師援閩；閩匪分股竄擾江西，遣李元度破之廣豐，玉山，張運蘭復安仁。時國藩駐軍建昌，東，南，北，三路皆賊；國藩計東路連城賊勢已衰，閩事不足深慮；北路景德鎮乃大局所關，又較南路信豐重，乃遣運蘭攻景德鎮，蕭啓江追勦信豐之賊。九年，啓江破賊南康，克新城墟池江賊巢，遂復南安，解信豐圍。賊竄湖南，將由粵黔入蜀；國藩隨檄啓江馳赴吉安，援應湖南。運蘭復景德鎮，浮梁縣，江西肅清，餘賊竄皖南。

國藩奉命防蜀，行至陽邏，奉諭以皖省賊勢日張，飭籌議由楚分路勦辦；國藩回駐巴河，簡校軍實。因奏言：「自洪楊內亂，鎮江克復，金陵逆首，凶饑久衰，徒以陳玉成往來江北，勾結捻匪，廬州，浦口，三河……等處，迭挫我師，遂令皖北之糜爛日廣，江南之賊糧不絕。欲廓清諸路，必先破金陵，欲破金陵，必先駐重兵滁和，而後可去江甯之外屏，斷蕪湖之糧路；欲駐兵滁和，必先圍安慶以破陳逆之老巢，兼搗廬州以攻陳逆所必救。進兵須分四路：南則循江而下，一由宿松，石牌規安慶；一由安湖，潛山規桐城。北則循山而進，

一由英山，霍山攻舒城；一由商城，六安規廬州。南軍駐石牌，則與楊岳斌，黃石磯之師聯爲一氣；北軍至六安，則與壽州之師聯爲一氣。國藩請自規安慶，多隆阿，鮑超取桐城，胡林翼取舒城，李續賓規廬州。」奏入，上是之。

十年二月，賊酋陳玉成犯太湖，國藩分兵破之；四月，賞兵部尚書銜，署兩江總督；六月，補兩江總督，以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；七月，命皖南軍務統歸國藩督辦。十一年，國藩進駐祁門，督飭楊岳斌，彭玉麟，曾國荃，鮑超……等，水陸夾擊，爲逐層掃蕩之計；先後復黟縣，都昌，彭澤，東流，建德，休甯，徽州，義甯。悍賊數萬據安慶，久不下，曾國荃，多隆阿……等圍之，陳玉成來援，諸軍擊走之，拔其城，賊無脫者。進復池州，鉛山，無爲，銅陵及泥汊，神塘河，運漕，東關各隘；賞太子少保銜，命統轄江蘇，安徽，江西，浙江四省軍務，巡撫提鎮以下，悉歸節制。國藩力辭，上不許；諭曰：「前令曾國藩以欽差大臣節制江浙等省巡撫提鎮以一事權。曾國藩自陳：『任江督後，於皖則無功可敘，於蘇則負疚良多。』」并陳：「用兵之要，貴得人和，而勿尙權勢；貴求實際，而勿爭虛名。懇請收回成命。」朕心深爲嘉許！仍諭令節制四省以收實效。曾國藩復陳下情，言：「一見在諸路出師，將帥聯翩，威柄太重；恐開斯世爭權競勢之風，兼防他日外重內輕之漸。」足見謙卑遜順，慮遠思深，得古大臣之體！在曾國藩遠避權勢，自應如此存心；而國家優待重臣，假以事權，從前本有成例。曾國藩曉暢戎機，公忠體國，中外咸知；當此江浙軍務喫緊，生民塗炭，我兩宮皇太后孜孜求治，南望增憂。若非曾國藩之惻忱真摯，豈能輕假事權？所有四省

巡撫提鎮以上各官，仍歸節制；該大臣務以軍事爲重，力圖攻勦，以拯蒼民於水火之中，毋再固辭。」

先是：賊圍杭州，國藩迭奉援浙之命，咨令太常寺卿左宗棠統軍入浙，檄派張運蘭，孫昌國……等水陸各營，均歸調度，以厚兵力；並撥給錢漕釐金，以清所部積欠。因奏稱：「左宗棠前在湖南撫臣駱秉章幕中，贊助軍謀，兼顧數省，其才實可獨當一面。懇請明降諭旨，令左宗棠督辦浙江全省軍務。」上以：「浙江巡撫王有齡及江蘇巡撫薛煥不能勝任，著會國藩察看具奏；並迅速保舉人員，候旨簡放。」國藩奏言：「蘇浙兩省，羣賊縱橫安危利鈍，繫於巡撫一人；王有齡久受客兵挾制，難期振作。欲擇接任之人，自以左宗棠最爲相宜。惟此時杭州被困，必須王有齡堅守於內，左宗棠援救於外；俟事勢稍定，乃可更動。至江蘇巡撫一缺，目前實無手握重兵之人可勝此任。查有臣營統帶淮揚水師之福建延建邵遠缺道員李鴻章；勁氣內斂，才大心細，若蒙聖恩將該員擢署江蘇巡撫，臣再撥給陸軍，便可馳赴下游，保衛一方。」

至是，杭州失守，國藩復奏陳補救之策：「一，擬令各軍堅守衢州與江西之廣信，皖南之徽州，爲犄角之勢；先據形勝，杭賊上竄。左宗棠暫於徽，衢，信三府擇要駐紮，相機調度；總須先固江西皖南邊防，保全完善之地，再籌進勦。一，請於浙江藩臬兩司內，將廣西按察使蔣益澧調補一缺，飭帶所部五六千人赴浙；隨左宗棠籌辦防勦，可收指臂之助。一，浙省兵勇，恃甯紹爲餉源；今全省糜爛，無可籌畫，懇恩飭下廣東粵海關，福建閩海關，按

月協撥銀兩，交左宗棠，以資軍餉」奏入，上皆如所請行。

同治元年正月，命以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。國藩奏言：「自去秋以來，疊荷鴻恩；臣弟國荃，又拜江浙按察使之命。一門之內，數月之間，異數殊恩，有加無已；感激之餘，繼以悚懼！懇求皇上念軍事之靡定，鑒微臣之苦衷；金陵未克以前，不再加恩於臣家。又前此疊奉諭旨，保薦江蘇，安徽巡撫；復蒙垂詢閩省督撫，飭臣保舉大臣，開列請簡。封疆將帥，乃朝廷舉措之大權；如臣愚陋，豈敢干預？嗣後如有所知，堪膺疆寄者，隨時恭疏入告，仰副聖主旁求之意。但泛論人才，以備採擇則可；指門某缺，徑請遷除則不可。蓋四方多故，疆臣既有征伐之權，不當更分黜陟之柄；風氣一開，流弊甚長，辦之不可不早。」

尋遣將擊走徽州、荻港之賊，復青陽、太平、涇縣、石埭；國荃會同水師，復巢縣、含山、和州，並銅陵關，雍家鎮，裕溪口，西梁山四隘。弟貞幹復繁昌，南陵，破賊三山，魯港。上以國藩前奏，情詞懇摯，出於至誠，不再加恩；而進國荃，貞幹……等職。國藩駐安慶督師，奏請仍建安徽省會於安慶；設長江水師督以下各官，指授諸將機宜，以次規取皖南北府縣各城。國荃率師進圍金陵，蘇浙賊酋李秀成等分道夾援；大小數十戰，力卻之。二年五月，復江浦，浦口，克九洲洲，長江肅清。因淮南運道暢通，籌復鹽務，改由民運；奏陳疏銷，輕本，保價，杜私之治。三年正月，官軍克鍾山，合圍金源；六月，金陵平。

上諭：「曾國藩自咸豐四年，在湖南首倡團練，創立舟師；與塔齊布，羅澤南……等，屢立戰功，保全湖南郡縣，克復武漢等城，肅清江西內境。東征以來，由宿松克潛山，太

湖，進駐祁門，迭復徽州郡縣；遂拔安慶省城，以爲根本，分檄水陸將士，規復下遊州郡。茲大功告成，逆首誅鋤，由該大臣籌策無遺，謀勇兼備，知人善任，調度得宜。曾國藩著加恩賞加太子少保銜，錫封一等侯爵，世襲罔替，并賞戴雙眼花翎；浙江巡撫曾國荃，賞加太子少保銜，錫封一等伯爵，并賞戴雙眼花翎，將士進秩有差。」

時捻匪倡亂日久，曾格林沁戰歿於曹州，賊勢日熾；四年四月，命國藩赴山東一帶，督兵勦辦捻匪。山東，河南，直隸三省旌綠各營，及地方文武員弁，均歸節制調遣。國藩將赴徐州督師，乃招集新軍，添練馬隊；檄調劉松山，劉銘傳，周盛波，潘鼎新諸軍會勦。五月，賊竄雒河集；國藩駐臨淮關，遣兵擊走之。先後奏言：「此賊已成流寇，飄忽靡常；宜各練有定之兵，乃足以制無定之賊。臣由臨淮進兵，將來安徽即以臨淮爲老營，及江蘇之徐州，山東之濟甯，河南之周家口，四路各駐大兵，爲重鎮；一省有急，三省往援。其援軍之糧草，即取給於受援之地；庶幾往來神速，呼吸相通。」

時捻酋張總愚，任柱，牛落紅，及髮逆賴汝光擁衆十數萬，條分條合。八月，國藩遣銘傳敗之潁州；賊東走曹州，國藩檄鼎新力扼運河，派軍馳赴山東助剿。賊不能渡運，遂南走徐州，踞豐沛，銅山境內。九月，國藩遣李照慶，鼎新敗之徐州，豐縣，賊復竄山東。十月，盛波，銘傳敗之甯陵，扶溝。賊竄湖北黃陂；五年正月，國藩遣銘傳破之，復其城。任逆回竄沈邱，將踞蒙亳老巢，遣銘傳，盛波擊之；張逆分股入鄆城，三月，銘傳，張樹珊敗之潁州，周口。羣賊合踞濮，范，鄆，鉅間，諸軍擊破之；張逆趨單縣，任逆走靈壁。國

藩駐徐州，修浚運河，以固東路；五月，遣諸將敗張逆於洋河，王家林，敗任逆於永城，徐州。時賊自二月北竄，堅圖渡運，徘徊曹，徐，淮，泗者，兩月有餘，迄不得逞。於是張逆入豫，任逆入皖。國藩遣盛波大破牛逆於陳州，敗任賴二逆於烏江河；樹珊敗張逆於周口，牛張二逆，渡沙河而南，任賴二逆，亦竄渡賈魯河。

國藩以前防守運河，粗有成效；必仿照於沙河設防，俾賊騎稍有遮攔，庶軍事漸有歸宿。定議自周家口下至槐店，扼守沙河；上至朱仙鎮，扼守賈魯河。因奏言：『河身七百餘里，地段太長；不敢謂防務既成，百無一失。然臣必始終堅持此議，不以艱難而自畫，不以浮言而中更，以求有裨時局。自古辦流寇本無善策，惟有防之使不得流，猶是得寸則寸之道；俟河防辦成，則令防河者與遊擊者，彼防此戰。更番互換，庶足以保常新之氣。』

六月，遣松山，張詩日大破賊於上蔡，西華；賊由河南巡撫所派防軍汎地逸出東竄，河防無成。七月，遣松山，宋慶大破之南陽，新野；九月，銘傳，鼎新破之鄆城，運防賴以無恙。

國藩自陳病狀，七月，上命國藩仍回兩江總督本任。以李鴻章代辦剿捻事宜。國藩請以散員留營自效，奏言：『朝廷體恤下情，不責臣以治軍，但責臣以籌餉；不令留營勉圖後效，但令回署調理病軀。臣屢陳痛狀，求開各缺，若爲將帥則辭之，爲封疆則就之，則是去危而就安，避難而趨易；臣內度病體，外度大義，減輕事權則可，竟回本任則不可。故前兩次奏稱，但求開缺，不求離營。蓋自抱病以來，反復籌思，必出於此，然後心安理得。請

開江督各缺，目下仍在周口軍營照料一切；維湘淮之軍心，聯將帥之情誼。凡臣材力所可勉，精神所能到，必殫竭愚忱，力圖補救；斷不因兵符已解，稍涉疏懈，致乖古人盡瘁之義。」上諭：『曾國藩請以散員仍在軍營自效之處，具徵奮前圖功，不避艱難之意；惟兩江總督責任綦重，湘淮各軍，尤須曾國藩籌辦接濟，與前敵督軍，同爲朝廷所倚賴。該督忠勤素著，且係朝廷特簡；正不必以避勞就逸爲嫌，致多過慮。著遵奉前旨，仍回本任，以便李鴻章酌量移營前進，並免後顧之憂。』國藩復奏陳：『江督之繁，非病軀所能勝任；與其勉強回任，辜恩溺職，不如量而後入，避位讓賢，籲請仍開各缺。』上諭：『前因曾國藩患病未痊，軍營事繁，特令回兩江總督本任，以資調攝；並因請以散員自效，復疊次諭令迅速回任，俾李鴻章得以相機進剿。曾國藩爲國家心膂之臣，誠信相孚已久；當此捻逆未平，後路糧餉軍火，無人籌辦，豈能無誤事機？曾國藩仰體朝廷之意，爲國家分憂；豈可稍涉疑慮，固執已見？著即懷遵前旨，勉期回任；俾李鴻章得以專意勦賊，迅奏膚功，該督回任以後，遇有湘淮軍事，李鴻章仍當虛心咨商，以期聯絡；毋許再有固請，用慰廑念。』

曾國藩回任後，六年，奏稱：『製造輪船爲救時要策，請將江海關洋稅酌留二成；一成爲專造輪船之用，一成酌濟淮軍及添兵等事。』從之。七月，補授體仁閣大學士，仍留兩江總督任。十二月，擒匪平，賞雲騎尉世職。七年四月，補武英殿大學士。七月，調直隸總督。十二月到京，賞紫禁城騎馬。八年二月查明積滯大窪地畝，應徵糧賦，請分別豁減，從之。三月，奏：『直隸刑案積多，與臬司張樹聲力籌清釐，甫有端緒，張樹聲調任山西；請暫

留幾輔一年，以清積案。」上諭：「曾國藩到任後，辦事認真，於吏治民風；實心整頓，力挽敝習。著如所請，俾收指臂之助。」又先後二次查明屬員優劣，開單具奏，得旨分別嘉勉降革，以肅吏治。

時直隸營務廢弛，廷議選練六軍；上諭：「國藩將前定練軍章程，妥籌經理。」五月，國藩奏言：「臣見內外臣工章奏，於直隸不宜屯留客勇一節，言之詳矣；惟養勇雖非長策，而東南募勇多年，其中亦有良法美意。爲此練軍所當參用者。一曰，文法宜簡。勇丁樸誠耐苦，不事虛文；營規祇有數條，別無文告。管轄祇論差事，不計官階。挖濠築壘，刻日而告成；運米搬柴，崇朝而集事。兵則編籍入伍，領應差使，講求儀節，及其出征，則行路須用官車，扎營須用民夫，油滑偷惰，積習使然。而前此所定練軍規制，至一百五十餘條之多；雖士大夫不能驟通而全記，文法太繁；官氣太重。此當參用勇營之意者也。一曰，事權宜專。一營之權，全付營官，統領不爲遙制；一軍之權，全付統領，大帥不爲遙制。近來江楚良將爲統領時，卽能大展其才，縱橫如意，皆由事權歸一之故；今直隸六軍統領，迭次更換，所部營哨文武各官，皆由總督派撥。下有翼長分其任，上有總督攬其全，統領並無進退人才總督餉項之權；一旦驅之赴敵，羣下豈有用命？加以總理衙門，戶部兵部，層層檢制；雖良將亦瞻前顧後，莫敢放膽任事，又焉能盡其所長？此亦當參用勇營之意者也。一曰，情意宜洽。勇營之制，營官由統領挑選，哨弁由營官挑選，什長由哨弁挑選，勇丁由什長挑選；營之木焉，統領如根，由根而生幹生枝生葉，皆一氣所貫通。是以口糧雖出自公款，而勇丁感營官

挑選之恩，皆若受其私惠；平日既有恩誼相孚，臨陣自能患難相顧。今練軍之兵，離其本營本汛，調入新哨新隊；其挑取多由本營主政，新諫之營官，不能操去取之權，而又別無優待親兵，獎拔健卒之柄。上下隔閡，情意全不相聯，緩急豈可深恃？此雖欲參用勇營之意，而勢有不能者也。又聞各營練軍，皆有冒名頂替之弊，防不勝防；蓋兵丁因口分不足自給，每兼小本手藝營生，此各省所同也。直隸六軍，以此處之兵調至他處訓練，其練餉二兩四錢，在練營支領；底餉一兩五錢，仍在本營支領。兵丁不願離鄉，往往仍留本處，於陳營左近，僱人頂替，應點應操；一遇有事遠征，受僱者又不肯行，則轉僱乞丐窮民代往。兵止一名，人已三變；練兵十人，替者過半，尙安望其得力？今嘗講永變通之方，自須先杜頂替之弊；擬嗣後一兵挑入練軍，即裁本營額缺；練軍增一兵，底營即減一兵。無論底餉練餉，均歸一處支放；或因革斥革，即由練營募補，底營不得干預，冀可少變積習。此外尙須有酌改：如馬隊不應雜於步隊各哨之內，應另立馬隊營。使臨敵不至溷亂；一隊不應增至二十五人，仍爲什人一隊，使士卒易知易從。若此之類，臣本擬定一簡明章程，重整練軍，練足萬人，以副朝廷殷勤訓飭之意；其未挑入練者，各底營存餘之兵，亦須善爲料理，未可聽其困窮墮壞。擬略仿浙江減兵增餉之法，不必大減兵額，但將老弱者汰而不補，病故者闕而不補；即以所節餉項，量發歷年底營欠款。俾各營微有公費，添製器械旗幟之屬，庶足壯觀瞻而作士氣。數年後，或將當日之五折七折八折者，全數賞發；兵丁之入練軍者，所得固優，即留底營者，亦足自贍。營務或漸有起色，而畿輔練軍之議，亦不至屢作屢輟，事同兒戲。請敕原議

各衙門核議施行。』尋飭：『國藩籌定簡明章程，奏報定議。』國藩奏書：臣維用兵之道，隨地形賊勢而變焉者也；初無一定之規，可泥之法；或古人著績之事，後人效之而無功；或今日制勝之方，異日狃之而反敗。惟知陳迹之不可狃，獨見之不可恃；隨處擇善而從，庶可常行無弊。即就紮營一事言之：湘勇初出，屢爲粵匪所破；既而高壘深濠，先圖自固，旋即用以制敵。淮勇繼起，亦以深溝高壘爲自立之本，善紮營者，即稱勁旅。後移師勦捻，每日計行路遠近，分各營優劣，曾無築壘挖濠之暇，而營壘之堅否，於勝敗全不相涉；陝甘勦回，貴州平苗，亦不以此爲先務。足知兵勢之無常矣。然斯乃古來之常法，終未可棄而不講。臣愚以爲直隸練軍，宜添學紮營之法；每月拔營一次，行二三百里爲率，令兵丁修壘浚濠。躬親畚築，以習勞動；不坐差車，以慣行走。增募長夫，以任樵汲負重之事。至部臣所議兵丁宜講衣冠禮節，臣意老營操演，可整冠束帶以習儀文，拔營行走，仍帕首短衣以歸簡使；凡此皆一張一弛，擇善而從者也。臣前摺所請重統領之權者，蓋因平日事權不一，則臨陣指揮不靈；臣在雨中，嘗見有巡撫大帥，所部多營，平日無一定之統領，臨時酌撥數營，派一將統之赴敵，終不能得士卒死力。而江楚數省，倖獲成功者，大抵皆有得力統領；其權素重，臨陣往來指揮，號令進退之人，即平日撥餉挑缺，主持賞罰之人。士卒之耳目有專屬，心志無疑貳，是以所向有功。臣所謂事權宜專，本意如此。然亦幸遇塔齊布，羅澤南，李續賓，楊岳斌，多隆阿，鮑超，劉銘傳，劉松山諸人；或隸臣部，或隸他部，皆假重權而樹偉績，苟非其人，權亦未可概施。部臣所議得良將則日起有功，遇不肖則流弊不可勝言。』洵

爲允當之論！良將者，可倖遇而不可強求者也；嗣後直隸練軍統領，臣當悉心察看，遇上選則破格優待，盡其所長，遇中材則隨處防維，無使越分，庶幾兩全之道。部臣復議及「兵將相習，可收一氣貫通之效」又言「轉弱爲強，不必借才於異地」等語。臣竊意就兵言之，斷無令外省客勇充補之理，客勇亦無願補遠省額兵之志；就官言之，則武職自一命以上至提鎮，皆可服官外省。况畿輔萬方輻輳，尤志士願效馳驅之地；是各路將弁有出色者，皆可酌調來直，不得以借才論。直隸練軍，詢諸衆論，不外二法：一曰，就本管之鎮將，練本管之弁兵；一曰，調南人之戰將，練北人之新兵。訪聞前此六軍，用本管鎮將爲統領者，其情易通，而苦閤營無振作之氣；用南人戰將爲統領者，其氣稍盛，而苦上下無聯絡之情。將欲救二者之弊，氣之不振，本管官或不勝統率之任，當察其懈弛，擇人而換之；情之不聯，南將或不知士卒之艱，當令其久處，積誠以感之。臣今擬於前留四千人外，先添三千人，稍復舊觀。

一於古北口暫添千人，該提督傅振邦老於戎行，安詳勤慎；一，於正定鎮暫練千人，該總兵譚達勝勇敢素着，志氣方新，皆以本管官統之者也；一，於保定暫添千人，令前瓊州鎮彭楚漢以南將統之，以中軍冷慶所轄千人，姑分兩起，俟查驗實在得力，而後合併一軍。——此因論兵將相孚而擬目前添練之拙計也。至練軍規模，臣仍擬以四軍爲斷：二軍駐京北，二軍駐京南；每軍三千人，統將功效尤着者，或添至四五百人。請旨交各衙門覆議，先行試辦；俟試行果有頭緒，然後奏定簡明章程，俾各軍一律遵守。」奏入允之。其後以直隸練軍有效，他省仿而行之，營務爲之一振。自國藩始。

九年五月，通商大臣崇厚奏：『天津民人因迷拐幼孩匪徒，有牽涉致堂請事；毆斃法國領事官，焚燬教堂。』上命國藩赴天津查辦。國藩奏言：『各省打毀教堂之案，層見迭出；而毆斃領事洋官，則從來未有之事。臣但立意不欲與之開衅，準情酌理，持平結案；使在彼有可轉圜之地，庶在不失柔遠之方。』尋奏誅爲首滋事之人，將辦理不善之天津府縣，革職治罪。因陳：『時事雖極艱難，謀畫必須斷決；伏見道光庚子以後，辦理夷務，失在朝戰夕和，無一定至計；遂至外患漸深，不可收拾！皇上登極以來，守定和義，絕無改更；用能中外相安，十年無事。津郡此案，因愚民一旦憤激，致成大變，初非臣僚有意挑衅；朝廷昭示大信，不開兵端，此實天下生民之福。以後仍當堅持一心，曲全鄰好，以爲保民之道；時時設備，以爲立國之本；二者不可偏廢。』

八月，調兩江總督；國藩瀝陳病狀，請另簡賢能，開缺調理。上諭：『兩江事務殷繁，職任綦重；曾國藩老成宿望，前在江南多年，情形熟悉，措置咸宜。現雖目疾未痊，但得該督坐鎮其間，諸事自可就理。該督所請另簡賢能之處，著無庸議。』十一月，命充辦理通商事務大臣。十年，以楚岸淮南引地爲川鹽侵占，與湖廣總督定議，與川鹽分岸行銷。奏請武昌，漢陽，黃州，德安四府，專銷淮鹽；安陸，襄陽，鄖陽，荊州，宜昌，荊門五府一州，暫行借銷川鹽。湖南巡撫請於永寶二府，試行官運粵鹽；國藩復力陳二府引地，不必改運，部議皆如所請。

十一年二月卒，遺疏入。諭曰：『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，學問純粹，器識宏深；秉性

忠誠，持躬清正。由翰林院蒙宣宗成皇帝特達之知，洊升卿貳；咸豐間，創立楚軍，勦辦粵匪，輒戰敗省，疊著勛勞。文宗顯皇帝優加擢用，補授兩江總督，命爲欽差大臣，督辦軍務；朕御極後，簡任綸扉，深資倚任，東南底定，厥功最多。江甯之捷，特加恩賞給一等毅勇侯，世襲罔替，並賞戴雙眼花翎；歷任兼圻，於地方利病，盡心籌畫，實爲股肱心膂之臣。方冀享遐齡，長承恩眷；茲聞溢逝，震悼良深！曾國藩著追贈太傅，照大學士例賜卹，賞銀三千兩治喪，由江甯藩庫給發；賜祭一壇，派穆騰阿前往致祭。加恩予諡「文正」，入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；於湖南原籍，江甯省城，建立專祠。其生平政績事實，宣付史館；任內一切處分，悉予開復。應得卹典，該衙門查例具奏；靈柩回籍時，著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。其一等侯爵，卽著伊子曾紀澤承襲，毋庸帶領引見；其餘子孫幾人，著何璟查明具奏，候旨施恩。」

尋湖廣總督李瀚章，安徽巡撫英翰，署兩江總督何璟，奏陳國藩歷年勛績。李瀚章奏略云：「……國藩初入翰林。卽與故大學士倭仁，太常寺卿唐鑑，徽甯道何桂珍，講明程朱之學；克己省身，得力有自。遭值時艱，毅然以天下自任，死生禍福，置之度外；其過人識力，在朝堅持定見，不爲浮議所搖。用兵江皖，陳四路進攻之策；勦辦捻匪，建四面蹙賊之議。其後成功，不外乎此。……」英翰奏略云：「……自安慶克復後，國藩督軍駐紮；整吏治，撫瘡痍，培元氣，訓屬寮若子弟，視百姓如家人，生聚教養，百廢具舉，至今皖民安堵，皆國藩所留貽。一聞出缺，士民奔走，婦孺號泣；以遺愛言，自昔疆臣湯斌，于或龍而

後，未有若此感人之深者！……」何璟奏略云：「……咸豐十年，國藩駐祁門，皖南北十室九空；自金陵至徽州八百餘里，無處無賊，無日無戰。徽州初陷，休祁大震；或勸移營他所，國藩曰：『吾初次進兵，遇險即退，後事何可言？吾去此一步，無死所也！』賊至環攻；國藩手書遺囑，帳懸佩刀，從容布置，不改常度，死守兼旬；檄鮑超一戰，驅之嶺外。以十餘載稽誅之狂寇，國藩受鉞四年，次第蕩平；皆因祁門初基不怯，有以寒賊膽而作士氣。臣聞其昔官京師，即已留心人物；出事戎軒，尤勤訪察。雖一材一藝，罔不甄錄；又多方造就，以成其才。安慶克復，則推功於胡林翼之籌謀，多隆阿之苦戰；金陵克復，又推功諸將，無一語及其弟國荃。談及僧親王及李鴻章，左宗棠諸人，皆自謂「十不及一。」清儉如寒素，廉俸盡充官中用，未嘗置屋一廬，田一區；食不過四簋，男女婚嫁，不過二百金，垂爲家訓，有唐楊綰宋李沆之遺風。其守之甚嚴而持之有恆者，曰：「不誑語，不晏起。」前在兩江任內，討究文書，條理精密；無不手訂之章程，點竄之批牘。前年回任，感激聖恩高厚，仍令坐鎮東南；自謂稍有意安，負疚滋重。公餘無客不見，見必博訪周諮，殷勤訓勵；於僚屬之賢否，事理之源委，無不默識於心。其患病不起，實由平日事無巨細，必躬必親，殫精竭慮所致也！」

上諭：「據何璟、英翰、李瀚章先後臚存曾國藩歷年勛績；英翰、李瀚章並請於安徽、湖北省城，建立專祠；又據何璟遵查該督子孫，詳晰覆奏。披覽之餘，彌增悼惜！曾國藩器識過人，盡瘁報國；當湘鄂江皖軍務棘手之際，倡練水師，矢志滅賊。雖屢經困阨，堅忍

卓絕，曾不少移，卒能萬衆一心，削平逋寇；功成之後，實畏小心，始終罔懈。其薦拔賢才，如恐不及，尤得以臣事君之義。忠誠克效，勿德在民；允宜迭沛恩施，以彰忠盡。曾國藩著於安徽，湖北省城，建立專祠；此外立功各分，并著准其一體建立專祠。伊次子附貢生曾紀鴻，伊孫曾廣鈞，均著賞給舉人，准其一體會試。曾廣鎔著賞給員外郎，曾廣銓著給主事；俟及歲時，分部學習行走。何璟，李瀚章，英瀚摺三件，均著賞付史館，用示旌念勛臣，有加無已之至意。欽此。」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三版

全一册定價大洋一元二角

發行者

上海法大馬路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
啓智書局

印刷者

上海法界西門路潤安里十九號
啓智印務公司

代售處

全國各大書局

新式標點
會國語名詞類鈔

